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一五冊目次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 （明）方孝孺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四十年王可大刻本 〇〇一
易齋稿十卷 （明）劉璟撰 附錄一卷 明刻本 六〇四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

（明）方孝孺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四十年王可大刻本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方孝孺撰。孝孺有雜誡，已著錄。是集凡雜著八卷，書三卷，序三卷，記三卷，題跋一卷，贊一卷，祭文、誄、哀辭一卷，行狀傳一卷，碑表誌一卷，古體詩一卷，近體詩一卷。史稱孝孺殉節後，文禁甚嚴，其門人王稌藏其遺稾，宣德後始稍傳播，故其中闕文脫簡頗多。原本凡三十卷，拾遺十卷，乃黃孔昭、謝鐸所編。此本併爲二十四卷，則正德中顧璘守台州時所重刊也。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於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志高氣銳，而詞鋒浩然，足以發之。然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周去唐虞僅千年，周禮一書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幾三千年，勢移事變，不知凡幾，而乃與惠帝講求六官，改制定禮。卽使燕兵不起，其所設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執講學家門戶之見，曲爲之諱。惟是燕王篡立之初，齊黃諸人爲所切齒，卽委蛇求活，亦勢不能存。若孝孺則深欲藉其聲名，俾草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就，未必不接跡三楊，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可謂貫金石、動天地矣。文以人重，則斯集固懸諸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也。都穆南濠詩話曰：方正學先生集傳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作。然兩集互見，古人多有。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存穆說備考焉。

重刻遜志齋集序

往予在京師得遜志先生方公集讀之
旣卒業數手其書不能釋去夫先生道
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勲業豈
暇韓栁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
公非知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潛
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數揚其所傳於世
其次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

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續斯道於
無極嗟乎斯豈謾言哉乃今考其時去
關洛漸遠學無所從受先生獨奮然起
身任之以遜志名其齋學者遂稱爲遜
志先生云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微言篤
論誠有冥契神解於其間而遠謨石畫
又時時於深慮論諸篇發之以紓其憂
患之思至論正統變統之辨則自左史

以來所未見道乃先生又豈徒言者以
今究觀其行已立朝本末所謂始終典
學死而後已者非邪論者謂先生行嚴
言峻激亢過烈未達從容之域予以爲
先生在聖門蓋孔子所願見之剛者跡
其所存立已足暴於世而垂教無窮矣
奚過言之云歲庚申予行縣由永嘉造
赤城見諸山遵海壁立森聳峭厲如端

人介士整襟正色凜凜不可犯而顥氣
飛越雲霞之上有終古常存者乃知先
生嶽降其地寔靈異所獨鍾慨然想見
其人爲之低徊不去久之已復延問長
老考其俗進諸生與之論德校藝察眡
其性術大抵彊軌侗直砥厲繩檢猶存
先生之風焉郡有遜志齋集故刑書東
橋顧公爲守時所刻予取讀焉見其編

漸漫漶因謀諸兵道唐君及新守王君
重刻之二君躍然敬諾越數月報訖工
予乃僭叙次所論以識景行之私云唐
名堯臣南昌人顧名璘王名可大皆予
同郡人
嘉靖辛酉夏五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督
學校副使吳郡范惟一撰

叙刻遜志齋集

君子脩辭立誠可與居業殆未睹其業而
人已試其誠矣惟誠故達達故利於用也
方先生之學一本於誠發而為文鑿鑿皆
實理是故其大者麗玄黃而細不遺於蚊
蚋之微明與日月爭光而幽贊默成若或
授之平造化之柄近而家庭孝弟雍叙所
横被者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夫其為志專
故詞無枝葉其行直故義存而不變其弘
毅故膚皂凝厚亦惟仁以為已任者能自
得之譬則水之為物緣理而行不靡小間
動之而下蹈深而不疑障防則清歷遠則
致卒成而不毀以生羣物成天能人槩有
未睹已而獨見其觸砥石撼頹波必決而
之海乃稱之曰水哉水哉云是集今昔具
有評近又折衷於范王二君子隱有定衡

子爲用復贅其詞第爲賓斯文者付囑之
曰請志之頃與宵壤俱敝爲可也亦竊附
志於二君子云是歲閏月三日後學南昌
唐堯臣書

重刻正學方先生文集叙

明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贊治尹浙江台州府知府吳郡王可大撰

文不足以語先生而先生之緼蓄底裡操
履経畧寔因文以見當元之季紀綱禮教
淪蕩澌盡
國朝受天明命誠意景濂諸君子起而倡率之
禮法聿興文命肆布先生歸依諸君子以
講明道學為已任以振作綱常為已責以
繼往緒開來學為已事以輔君德起民瘼
為已業養植既粹文彩自沃以故緒言餘
論見重當時而二百年來不問賢不肖皆
知有先生皆知有先生之文先生為郡寧
海人舊有刻在郡久而朽獘
督學中方范公謂
兵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士而正學先
生寔公分地也曷相與以新之秋九月
中方公校士於台則命司大校梓而叙之
夫寧海自天姥迤邐而東土根盡遠扶輿

清淑之氣已萃於卧龍諸山而桐柏蓊蒼
又環其左右滄濵之溪瀚海之浩渺三面
入之其産有異才也固宜且先生自童稚
時即歷齊魯之墟登周孔之廟慨然有意
於顔閔之學明粹毅直豈襲取者哉有伊
尹畢公之志而尤不滿於伯夷叔齊之死
有緹縈孔褒之孝而尤大其親濟寧公之
學有董仲舒王仲淹起遺經於絶學之功
而尤不雜以賈誼公孫弘之疵駁然則先
生之文其有裨於世教名義寧不重且偉
歟使其繼誠意景濂諸公立在
朝廷考故典敷文教薦
宗廟勳爲一代之言以澤
國家之盛則豈使後之人悲先生之心而益有
感先生之文耶先生之文醇正如紫陽朱
子理學如濂溪周子兩程子叙事如司馬
子長論議如陸宣公而精神縝密則與昌
黎韓子相上下耳讀其文想見其人後生

末學不復見先生者當於文而考之
嘉靖辛酉夏五月至日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

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翕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効之况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况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齪齪然無復有大

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

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遜志齋集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強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當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托

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弊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

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
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
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
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
其說於文稿之首
洪武三十年冬十一月金華王紳仲縉序

正學先生小像

蜀王賜方教授像贊

緑髮紅顏金精玉粹聘束帛於山林誦綸言於
殿陛身遊乎蓬島方壺之間道泝乎伊洛洙泗
之涯潛溪之後學名聞九重玄英之雲孫華聞
奕世是所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又贊　太平謝鐸

我台之學者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
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泝伊洛如麟在藪
如星在辰旁觀一世絶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
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欿然

銘盤書紳雜誡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迄宋歷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重刊遜志齋集凡例

一是集先生歿後六十年臨海趙學諭始得散落詩文三百一十四篇梓于蜀者爲蜀本又二十年太平謝文肅公實黄文毅公編輯四方所蒧得四十卷郡令尹梓于寧海者爲邑本又四十年郡守姑蘇顧公梓于郡齋者爲郡本今據三本而參酌之

一集中諸詩皆多遺闕近時丘文莊公稍加補正名爲論編梓行于世今據論編以補其闕他所訛誤若鞠辟緣子之類考諸經史子氏及正韻玉篇等書正之其無考者仍存疑

一宋學士文粹序眞義處士鄭公墓表皇明文衡爲金華樓公璉作然邑本郡本皆有疑先生與樓同門同官而代筆者仍存之

一勉學詩二十四首文章辨體刻爲吳人陳子平作而蜀本邑本皆有赤城集亦載爲先生詩懷麓堂詩話惟云未考識者謂子平未嘗至蜀而初本得自蜀中當爲先生作無疑故仍收之

一椑伯字說椑氏異辰辨贈雷峯樵叟遊平元亮等序復齋梅所等記溪漁子大笑生等傳闕

王廟碑樓君墓銘俱載邑本而闕王廟碑又載
寧海志及三先生文粹今悉補入
一送李叅政王文炯李生及方氏族譜序越國公
神道碑雖皆見潛溪集而邑本各題下有代太
史公作字則實爲先生筆故收之
一遊峨眉及歌風臺詩俱載蜀本而峨眉篇又載
四川志皆補入
一遺安堂記載三先生文粹中山堂望及閒居詩
舊傳民間併見吳越錢氏家乘謝文肅公嘗有
不及早見之歎故特收之

一慥慥齋記雖邑本郡本皆有然嘗刻于黃文獻
公集内而續文章正宗亦屬黃作且輯正宗者
乃先生友人鄭栢門人王褘也決知非先生筆
故去之與木綿花歌舊載邑本亦以正宗爲熊
彌谷作而郡本去之者同耳
一原本所載如送趙教諭及族譜序告佑順侯文
等作於先生文頗不類以無據不敢刪去又如
眾妙閣知靜學齋等賦七蘇范二先生等書皆
闕誤不可讀然實先生筆仍存之以俟知者
一附録原止録 蜀獻王及同時名公贈遺諸作

今以傳狀祠記及弔祭詩文而續附者存始末
也若愚菴 公墓文孝聞孝友二先生暨二烈女
詩傳此先生一門道德節義不容泯者亦併附
焉

卷之一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　　雜銘

雜誡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

四憂箴　　箴四首

克畏箴　　勵志箴

毀譽箴　　擇交箴

家人箴十五首　　四箴

九箴　　愼齋箴

宗儀九首

卷之二　雜著

釋統三首　　後正統論跋附

深慮論十首

卷之三　雜著

君學二首　　君量

君職　　治要

官政　　民政

成化　　明教

正俗　　重爵祿

正服

卷之四　雜著

周官二首　　周禮辨疑四首

西伯伐崇　　武王誅紂

畢命　　檀弓

讀三墳　　讀夏小正

讀汲冢周書　　讀司馬法

讀三畧　　讀子華子

讀曾子　　讀荀子

讀孫子　　讀吳子

讀愼子　　讀公孫龍子

讀尹文子　　讀鄧析子

讀尉繚子　　讀戰國策

讀呂氏春秋　　讀法言

讀風俗通義　　讀鹽鐵論

讀荀悅申鑒　　讀崔豹古今注

讀博物志　　讀聱隅子

讀朱子感興詩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卷之五　雜著

夷齊　　有子

鬻拳　鄭靈公二首
豫讓　樂毅
曹參　婁敬
條侯傳　霍光
丙吉　黃霸
東漢　漢章帝
嚴光　竇武
崔寔　馬融
趙苞　許劭
華歆　諸葛孔明

龐統　諸葛誕
晉二首　司馬孚
殷浩　郭巨
王彪之　梁武帝
魏孝文　崔浩
蕭懿　甄琛
沈約　袁粲
周齊之事　隋文帝
蘇威　唐
唐高祖　唐文宗

張九齡　郭子儀
唐莊宗
卷之六　雜著
毀譽　鄉原
閔俗　斥妄
啓惑　言命
越巫　吳士
明辨　學辨
指喻　溪喻
越車　公子對

蚊對　鼻對
醫原　雜問
策問十二首
卷之七　雜著
靈芝甘露論　郊祀頌
凝命神寶頌　省躬殿銘
慎獨齋銘　謹節堂銘
喜友堂銘　友于堂銘
慎思堂銘　寧野軒銘
双桂軒銘　五雲山房銘

林泉讀書齋銘　研銘
扇銘　王待制私謚議
試筆說　畏說
習菴說　王溫子栗字說
鄭叔度字說　王氏兄弟字說
戴樂和之字說　傅氏字說
東野翁字說　王子文字解
黃仲脩字說　劉士安字說
蔣伯孚字說　蔣氏與尽辨
卷之八　雜著
考祥文　誠妖文
諸伯牙文　弔茂陵文
籲天文　告風伯文
里社祈晴文　告佑順侯文
靈谷賦　靜學齋
憫知賦　友筠軒賦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釋思辭
文會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卷之九　表　箋　啓　書
代董學士謝表　上蜀府箋啓十七首

謝太史公書　上胡先生書二首
與蘇先生書三首　上范先生書
與宋伯清長史書　寄徐教授先生書
與王先生書　與葉夷仲先生書
與潘擇可先生書　答林公輔書
與士修書二首　寄士修修德書
答陳元采　與王修德書八首
答上清張真人
卷之十　書
與釆苓先生書二首　與訥齋先生書
答鄭仲辨書二首　與鄭叔度書八首
答劉養浩書二首　答王仲搢書五首
與邵真齋書九首
卷之十一　書
復鄭好義書三首　與童伯禮書
與趙伯欽書三首　答王氏交幣書
答張廷璧書　與友人論井田書
與黃希范書　答閔鄉葉教諭書
答劉子傳書　答許廷慎書
與王微仲書　奉俞大有先生書

答林子山書
答胡懷秀才書
答王秀才書
答錢羅二秀才書
與俞教諭書
答俞敬德書二首
答俞景文書
答俞子巖書二首
與友人書
答金景文書
答林嘉猷書
與陳敬齋書
與樓希仁書
與盧編脩書
與陳用中書
與郭士淵書
與舒君書
與錢克溫

卷之十二　序

周禮考次目録序
武王戒書序
篆書考正辨僞序
恭命録序
蜀鑑序
蜀漢本末序
自警編序
仕學規範序
宗忠簡公奏疏序
壽親養老新書序
蒲鞭詩序
宋學士續文粹序
劉槎園先生文集序
先太守文集後序
華川集後序
蘇太史文集序
觀樂生詩集序
張彥輝文集序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劉氏詩序

時習齋詩集序
白鹿子文集序
非非子醫書序
癸酉應天府小録序
丙子京闈小録後序
己卯京闈小録後序

卷之十三　序

宋氏世譜序
謝氏族譜序
童氏族譜序
葛氏族譜序
范氏族譜序
徐氏譜序
吳氏宗譜序
樓氏宗譜序
丁氏復姓序
族譜序
方氏譜序
溪上會飲詩序
溪亭聯句序
梅隱詩序
迎養詩序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義門詩序
王氏深深集後序
御賜方指揮明邁五花名馬詩序
衛氏紫薇詩序
豐湖書室序
雷峯樵隱序
望雲詩序
張氏思親閣詩序
趙彥殊字序
鄭允充字序
黄仲儀仲顏字序

卷之十四　序

贈林公輔序
贈鄭顯則序

送石永常僉事序　贈周履素序
贈王仲摺序　贈郭士淵序
贈趙教諭序　贈王生序
送湯僉事序　贈王僉事序
送徐思勉僉事詩序　送宋仲讀序
送陳逵莊序　送祝彦芳致仕序
送葉知縣還任序　送劉侯序
送李宗魯序　贈黄叔暢主簿序
贈金溪吳仲寶序　送平元亮序
送龔彦佐員外序　送盧尚毅序

贈劉君序　送宜尉楊鑑詩序
送樓士達詞選序　送解元振還廬陵序
送周宗傳省親序　送趙希先從軍詩序
送危泰生序　送凌君入太學序
送金文舉歸省序　送梁宏還廣東序
贈盧伯道序　送周景瑛入試序
贈林士恭序　贈劉文仲序
贈王時中序　贈邵貞齋序
送李生序　送李叅政之官廣西序
送王文冏序　送浮圖景聯序
贈瑄蘊中序

卷之十五　記

艾菴記　益齋記
學士亭記　宋氏為善堂記
畸亭記　希董堂記
借竹軒記　緑疇軒記
時敬菴記　慈竹軒記
企高軒記　息耕亭記
艤航軒記　中山草堂記
藏器軒記　草心堂記

茹茶齋記

卷之十六　記

傳經齋記　貧樂窩記
樂壽堂記　問月樓記
味菜軒記　存養齋記
南齋記　懶齋記
默菴記　靜齋記
石鏡精舍記　天台陳氏先祠記
遊清泉山記　集義齋記
藏用齋記　適意齋記

餘慶堂記　仙溪霞隱記
思孝堂記　思親堂記
求古齋記　壽善堂記
臥雲樓記　心遠軒記
顧齋記　任重齋記
養素齋記二首　守素齋記
復齋記　遺安堂記
存耕軒記　娛靜樓記
觀海樓記　貯清軒記
菊趣軒記

卷之十七　記

柳氏譜記　龜巖隱居記
宜隱軒記　黙山精舍記
直內齋記　君子齋記
尚志齋記　尚友齋記
省菴記　御賜訓辭記
學孔齋記　身脩思永堂記
御史府記　春風和氣堂記
蘿月山房記　後樂堂記
後樂齋記　孝思堂記
全樂齋記　好古齋記
種學齋記　訥齋記
靜閒齋記　棠溪書舍記
來鷗亭記　讀書齋記
默齋記　見山堂記
孝友菴記　望雲堂記
梅所記

卷之十八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書漢三王策文後
題神異經　題受禪碑後

題右軍遊目帖　題觀鵝圖
題蕭翼賺蘭亭圖　書蘭亭墨本後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墨蹟
題韓幹馬圖　書黃鶴樓卷後
題顏魯公放生池石刻
題宋孝宗桂花詩後　題米氏山水圖
題朱子手帖　題子昂千字文帖
題靈隱寺碑　題桐廬孫先生墓文
題元諸儒帖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
題賜王訓導詩後　題醫說後

題太史公手帖　題揚先生墓銘
題太素子墓銘　題礲硿子墓碣
題濟學張氏墓銘　題韓復陽墓銘
跋劉府君墓碣後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
題溪漁子傳　題陳節婦傳
題鄭叔致字辭　題宋舍人篆書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題仲珩草書自作詩　題周氏文後
題王氏述訓後　題養浩製本朝鐃歌
題黃東谷詩後　書夷山稿序後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贈樓君詩卷題辭　書學齋佔畢後
題聽琴軒記後　題積善堂記後
題來鶻亭詩後　題許士修詩集後
題劉氏家藏誥命　題湯氏家藏賜芴記
題李質夫字序後
卷之十九　贊
春秋諸君子贊　蜀三守贊
三賢贊　尚友五贊
云敝贊　楊齋贊

田疇贊　李太白贊
孔璋贊　袁安臥雪圖贊
蕭僕贊　杜士賢贊
南稜王先生贊　吳學士像贊
御書贊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空同外史贊
楊先生像贊　宋仲珩像贊
王仲撝像贊　鄭仲舒像贊
朱方中像序贊　葉友直像贊
劉廷脩先生像贊　南齋像贊

葉用賓贊　王中夫先生像贊
劉養浩像贊　陳希古像贊
潛如居士贊　王蘊德像贊
友鹿翁像贊　俞博士像贊
黃氏三壽圖贊　杜推官贊
張文敏像贊　姚貞婦贊
老人星贊二首　赤壁圖贊
白鹿洞規贊　歸田圖贊
畫梅贊　馬圖贊
樛木圖贊

卷之二十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祭太史公遷葬文
祭胡仲申先生　重告胡先生墓
祭戴先生　祭王文節公
祭鄭仲舒太常　祭吳樗華先生
祭葉夷仲主事　祭郭士淵
祭許士修　祭宋仲珩
祭王博士　祭鄒博士
祭趙希顏　祭童伯禮
祭外舅鄭公　祭從兄希蘇

東陽葛府君誄　鄭府君哀辭
鄭生祐哀辭　吳氏二賢母哀辭

卷之二十一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象山王府君行狀　員外郎龔府君行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孫伯融傳
觀樂生傳　王進德傳
詹鼎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張孟兼傳　苦芴公傳
菜根居士傳　友鹿翁傳
大笑生傳　溪漁子傳
魏節婦傳　童賢母傳
二賢婦傳

卷之二十二 碑 表 誌

闕王廟碑　梅長者祠堂碑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信國公神道碑銘
越國公新廟碑　宋處士碑陰銘
俞先生墓表　林君墓表
盧處士墓表　楊處士墓誌銘
王處士墓表　陳先生墓碣

侍讀唐君墓誌銘　曹處士墓碣銘
吳處士墓表　鄭處士墓石表辭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參議鄭公墓表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鄭處士墓碣銘
王君國祥墓碣　許士修墓銘
仙居張處士墓誌銘　陳仲昭墓銘
王處士墓誌銘　曹府君墓誌銘
宋仲珪墓誌銘　宋仲珩壙誌
宋子畏壙誌　郭君壙誌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處士鄭公壙誌

樓君墓銘　嚴夫人鄭氏墓銘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楊夫人墓誌銘
金君妻董氏墓銘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鄭君妻洪氏墓銘
卷之二十三　古詩
蜀府敬愼齋　讀書齋
蜀王賜宴浣花草堂感恩懷古
蜀王賜讀基命錄詩依韻奉謝
齋殿觀書賜文綺勞奉謝
次淵明詩韻謝蜀王
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命述事
陪蜀府諸公宴集　過夏教諭次韻
閒居感懷十七首　次仲縉感懷韻十首
追次朱子春懷韻　舟中呈同召諸君
上巳約友登南樓　次登南樓韻二首
送鄭叔貞之成都　再送鄭叔貞之成都
偶爾遣意　送謝生因寄岐陽公
宿獨架橋閣上　過漆陽
過寧陵縣學　葺書齋舊門扇
感橙樹　栽栢

新栢爲蔴蔓所纏　脩德汝器嘉猷至二首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在石鏡次家兄會飲韻　題山水
楊柳渡　宿夾江寺
二虫吟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追次文公歲暮韻二首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韻
石鏡會集諸公　再次石鏡會集韻二首
病眼蒙邵守見過　題信鄉所畜帛圖
奉懷太史公用畫字　鄰父攜酒相飲
二餚味　次張南軒韻送董公
題童賢冊卷後　靜妙軒
宋五公　訊瘧
次脩德雜詩韻三首　初冬雨中獨坐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次韻贈國亮經歷
雜詩四首　脩德以詩寄次韻
再和幷簡林嘉猷　次蜀王韻送一宗和尚
家兄寄中秋詩分韻以答
寄好義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中山樓望東錢克溫　閒居偶題

勉學詩二十四首
卷之二十四　律詩　絶句
蜀王賜酒膳奉謝　歌風臺
潼關　淮陰
題嚴子陵　赤壁
吊李白　題李白觀瀑布圖
題李白對月飲圖　徽宗花鳥圖
錢氏家山圖　題南屏對雪圖
江山萬里圖　題王叔明墨竹
失硯嘆　扇

紅酒歌　食羊虎肉
蕨萁行　海米行
遊峨眉山　題萬間堂
滄洲趣爲趙孝禮題　許氏龜巖行
蜀道易　爲王泉山人題
次河南府梅花堂韻　東河值雪
愛日堂　寄貧
和東坡喜雨韻　渡淮寄宗文先輩
次鄭好義紀夢韻　寄脩德
送劉士端歸括蒼　題許節婦傳

寫懷　聞鵑
懿文太子輓詩十章　大行皇帝輓詩
謝蜀王撫問賜藥六首
應召道上有作三首　病中述懷二首
送盧信道點兵　題萬間室
題曲徑　次韻寄好義四首
歳暮寄脩德二首　別宜隱友兄五首
次韻荅錢文學二首　題畫二首
寄童伯禮二首　催菊
代菊荅　過北山翁

送鄭叔顒二首　峨眉縣曉發次韻
謝肇公送別　道中遇盧先生
春和五首　寄蘇平仲先生四首
二十九日二首　遣病十首
童景純來三首　贈鮑民瞻
哭吳樗菴先生五十韻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
從蜀王登萬歳山　宿峯頂次濟定韻
登歸雲寺閣　木皮嶺
山中對景書懷　宿新津寳花寺

送吳主簿　次韻贈方圓巖山人
次兄調弟希政韻二首
輓徐節婦　贈韓敏道赴召
次韻留別陳季明　枯木圖寄士修
虎圖　題山水二首
題曹娥江　竹月圖送人歸省
病中除夕四首　題畫
牧牛圖　奉試蘆芝甘露論
書事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試院偶題二首　次韻謝蜀王六首
侍世子奉獻蜀王十首
謝蜀王賜果十首　無題三首
遠遊關庭二首　遊峨眉山十首
入山後次韻述事言懷十首
次韻寫懷會送叔貞之成都十七首
感舊九首　別母舅哭外舅鄭公
宁秋對月二首　題漢中三寺佛
蜀相像　買臣妻墓
二喬觀書　王節婦
鄭義門　彭山道中

夜度桑洲驛　客至
喜盧原質中探花郎　送龔給事歸省二首
談詩五首　覽陳先生和諸詩戲題
道者扇　題山水隱者
題山水　修德惠枯木圖次韻
見梅　畫梅
竹　題東坡畫竹
斑竹圖　墨竹二首
題竹　馬
鬪燕　百雀圖
菽之寵賜圖　荷花渚禽
鸚鵡　立春偶題二首
附録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柬方希直二首
蜀王讀基命録　送方生還天台詩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
跋太史公送希直詩後三首

雜說　古詩贈希直
送希直遊金華　答希直
送希直應聘赴京　聞希直自京還
寄方正學內翰　正學齋記
答方希直先生書　上侯城先生書二首
與童景脩書　方先生小傳
正學先生事狀　成都府祠堂記
祭文貞公文　過侯城里有感
過侯城里有感二首　謁正學祠堂
愚菴先生墓文　方希學傳
方孝友詩　二烈女傳
刻正學文集序　刻遜志齋集後序二首
書重刻遜志齋後

遜志齋集目錄終

遜志齋集卷之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勑提督學校崇蘭湛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勑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 有序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汩於名勢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為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為箴揭于左右以攻己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脩之事也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為驕俯為戚毋箕以踞欹以側堅靜若山乃恒德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
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
仁義是爲坦途

寢

形倦于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
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
勿佻以輕遠耻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隨卑以秩宜多而寡
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
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
有家有國尚愼其防

言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喜爲嗔用乎世爲成爲
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愼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祇而人之隨徇人而忘
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掀勿侮以戱內旣病乎德外
爲禍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
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以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爲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
以道爲度揆道酬物已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
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爲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
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
汝孰憂哉勉於自脩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己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攻人寧汝容惡己所可惡德乃日新己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爲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善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雜銘

冠

居上不易衆所瞻視傾側必墜

帶

寬則弛急則促要厥中泰而肅

衣

服不美人不汝尤德不美乃汝之羞

屨

孰爲險履非義孰爲夷行必思敬于事先靡適不宜

筆

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後有萬世

墨

難乎成易乎毀保玄德著千禩

硯

其體剛肖乎乾其用靜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紙

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界尺

體方則動正質重則行直一轉一側亦不可偏僻

硯匣

思而後言其言必傳言而後思雖悔莫追

書櫃

唯群聖之道咸萃在茲不能精思力學則書爲虛器不能希賢由聖則學非真知小子極愚敢不敬慎日以孜孜

書籤

至博而約於精深思而敏於行

考古以之事觀人以脩已治亂興衰必知其由進退語默必中乎理

毋貶乎辭必要諸道以聖爲則純駁可考論學則觀其身論政則考其時詞有華而不靡言有似而不取

枕

於此思道道必明於此論事事必成於此警戒汝福將大於此恣肆其禍將至

席

燕安溺人甚於洪波身溺可濟心溺奈何

患常生於無事禍莫大於多欲憂惕可以保身敬慎可以致福

衾

已之溫思人之寒已之安思人之艱

德之失錦衾慄道誠完布衾安

持敬勿惰慎省已過毋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床屏

敝汝身毋敝汝心

椸

美衣華體美服華身衣之惡謂汝寠負名之惡斯爲小人致飾於外而不思自新奈何乎此民

頮盆

汝面或垢不容飲食汝心之汙不愧于色寔視心如視面以新厥德

戶

端爾聽邇言勿濁小事必敬

正容體謹辭令出入必思欽若天命

戶內治天下易邇或諺逸安求已爲而悔莫若早戒患至而憂不如預謀

何以樂心無愧怍何以憂輒坐多求

闔兮闢兮取法乾坤由仁義行以貽爾子孫

牖

蔽則暗啓則明克去欲兮天德乃弘
大其牖天光入公其心萬善出
啓之啓之天光斯生戒之戒之勿蔽汝天明
日月之光無微不達鬼神之理無幽不察擴汝聰明
勿自掩闇
觀室於牖觀人於道闢牖者破昏好道者日新

柱

人有可忿反已而察已有甚怒忿無妄發

毋肆爾情以壞汝名彼惟不思卒僨事喪生
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室寧爲善事者子孫
興
室何以傾梁柱弱家何以衰禮義薄國何以亡無德
澤

門

非禮之事勿行非義之貨勿入
禮義所出是爲清門悖傲所出是爲禍門貨財所出
是爲幸門仁賢所出是爲德門
不惑於利者休多行可悔者殃

非無外不足以任道非無息不足以成業非至公不
足以知人非至審不足以察理心之所貴者四此之
謂也

釜

勿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
質完厚德日新養六府養兆民

食器

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愧色無功而厚
享欽節已以裕衆是爲儉德嗇人以自封斯爲民賊
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

適已而忘人者人之所棄克已而利人者衆之所戴

酒巵

無以欲失性無以忿輕生無以樂忘禮無以利用兵
洽親和衆恒於斯造禍興敗恒於斯懲其惡以趨善
尚慎其儀
可欲必戒萬乘之國多以此敗矧汝士也泰
人不嗜水而惟酒之嗜酒之味美而水無味嗚呼淡
泊者無毒而好美者可畏夫焉可以不識

肉俎

有以異物用物無愧不能脩德而享其奉是食其同

類也吾爲汝懼之

食案

爲善終世一昔而蹶務德如山一言而殘忿不可長惡不可滋匕箸之頃怨或起於斯疾不生於菫荼而生於甘美禍不起於干戈而起於言語敬愼汝口鑒于前軌

斗斛

養身之具或有未備汝以爲愧養心無方禮義消亡不思其戚忽其大而圖其細幾何而不賊汝之生邪土廣粟多匪以量而加德薄才散匪以貧爲患出納平均將利爾嗣人

權衡

虛以爲體平以爲則隨物賦形爲民作極皇王攸謹尙其無私百爾秉心或鑒于茲

尺度

尋丈之繆實始毫釐君子立德無忽細微

几

憑之安出汝言居上不易爲下實難

倚席

汝之息念民之力汝之休念民之憂忘其私而與道

謀後其私毋俾人尤先人而後已者安適已而勞人者危無以過小而不戒無以道大而不爲

扇

德之涼任之寵攝尺寸之柄四方風動謹無悔恐無憂讒無啓信無尤時乎舍時乎庸動不違時代天之工寒即乎燠暑即乎凉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爲身之殃嗜欲之毒甚於鍼芒人惟寒暑之愼而不於此之防何邪

爐

近而即之則能溫汝狎而陵之則能焚汝民猶火也勿謂可侮

匕筯

汝之食人愼勿忌人之食汝愼勿護五鼎之饋爲惠不成乾餅之遺怨由以生一舉筯而驕士將敗汝名

帚

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孔潔兮於汝何有

甃

大厦不傾匪一甃之積黎庶之安乃衆賢之力

浴器

洗滌邪慝以啓新知勿安於汙濁自棄弗治濯之潔初匪外至於鑠天明亦若此衆欲汙之吁可鄙形之汙濯之則已心之汙百行皆毀名之汙萬世之恥水既潔然後可以滌身已既修然後可以化民

桔槔

旱爲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無俾歲也凶

聖制器資利人功施博巧延珍賜多言道未醇眩異說惑聖眞是猶見一淼之濟而以舟楫爲可棄夫安得爲智邪

鏡

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厥職

念民勞謹民時順民欲恵民灾

耒耜

勞思善斂豐財

安厥畎恬厥勤業勿貳世長利

牛之力不可劇土之宜不可易牛劇則斁土易無稼

箠

勞則息力既其力力竭則斃於汝乎何益

鞍

道從習智後力智之不如惟汝所適任智而不知道人將汝役

馳驟易劇不若徐行不息易劇者緩不息致遠

轡

操縱有術駑猶良用逆其才馳驟亡以寬馭民邦乃昌

車

以廣載以剛涉險則止易則進衆材得職乃不僨

衆器堅車乃良百戰得賢成乃光朽轅腐輻乘者殃

雜識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異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敍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乎心見乎事

出而不賈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
至而莫之應

右第一章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
也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其於不善不禁
而莫能爲畏威者禁之而莫敢爲不敢之與不能何
啻陵谷

右第二章

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
飲食何獨於禮樂而棄之乎尊所賤而卑所貴失莫
甚焉

右第三章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
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
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
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
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
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鉏齬剌舌以爲
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
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

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
惑也

右第四章

爲政有二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
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
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
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
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右第五章

古之仕者將以及物今之仕者將以適己及物而仕
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
君子難仕

右第六章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
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
望古之治猶閹尾而望其成鼎也

右第七章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
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

右第八章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為迂孰迂也哉

右第九章

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為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右第十章

貧國有四而內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賂賄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右第十一章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為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右第十二章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未愈於詐闇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償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右第十三章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為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愈賤也

右第十四章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右第十五章

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脩身為教以樹藝畜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右第十六章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洩則徇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右第十七章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右第十八章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荒篤也故枕由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右第十九章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偽為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其福者非偽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棄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

右第二十章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今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右第二十一章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是自棄其家也

右第二十二章

為子孫者欲其慈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頷頷然循循者善之徒頷頷者惡之符

右第二十三章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為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右第二十四章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右第二十五章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蔵悔易悦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悦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右第二十六章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巳

右第二十七章

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爲行貴果

右第二十八章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處野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右第二十九章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巳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右第三十章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巳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右第三十一章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右第三十二章

不怍于心合乎天足乎巳及乎人而無容心焉其惟君子哉

右第三十三章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右第三十四章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虚而受也虚巳者進德之基

右第三十五章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右第三十六章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右第三十七章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右第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有序

昔之爲學者經無恒說師無恒道隨其意之所向而欲自達於古爲功勞而成效寡今之世異乎此遠矣經出於一家之言而道聚於聖賢之中苟務學焉宜無不至而人才之難反有甚於昔者豈非不得其方也哉作九箴以自省且以戒人

擇好

不好而學勞而罔獲不慎而好曷底乎道或好其迹或好其辭匪不能好其好者卑三千之徒莫非奇士聖云好學惟顏氏子俯仰自得泊乎無言彼豈區區急於有聞嗟爾奚爲以名自累名也可懷顏亦可媿

慎習

以身範俗者聖賢之爲不化於俗者中人之資與俗推移匪愚則何古之爲學所以行道通則爲汙介則爲矯較其所近介愈於通失己雖殊違道則同夷群混世欲與道俱懼汝忽焉小人之趨余茲戒汝篤慎厥守不有古人可師與友學則汝師賢尚友之彼亦何人汝寧弗思

明義

明於義者於利也輕授之天下不以爲榮苟爲所移皆可欲者快意除前身亦可舍一念之動一髮之間相去幾何爲陵爲淵勿以其微殆曰可受微之不察大者何有聖有伊尹放主於桐海內帖然服其至公人見道錢維目私覗市兒抵掌共貪利尹獨何道舉世不疑心無所利曰汝信之惟利之喻害于而躬行義之報悔乎無窮擇義在我聖亦可企勿謂古之人吾不敢至

辨疑

不善學之人不能有疑謂古皆是曲爲之辭過乎智者疑端百出詆呵前古攈其遺失學匪疑不明而疑

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爲善學勿以古昔皆然或有非是勿負汝能言人或勝汝忘彼忘我忘古與今道充天地將在汝心

虛受

中之虛取善於人沛然有餘實其內自以爲至人不汝棊天下之善天下同之汝不自私孰匪汝師一夫之識其後能幾堯舜不思貴已取彼舜禹之聖猶取人言汝曷不然汝豈誠賢

知要

何以治己何以治人聖承賢繼何革何因爲學不難

知要爲貴識其大端勉焉可至不察其本而玩其華窮奇極博於道何加聖賢之學皆以用世不宜於行斯爲一藝天之界汝靡有不全汝恣狹之不畏於天

篤信

命輪人爲弓雖之不從俾鼎人爲尾追之不可工守其業猶不以利移舍古狥今可以士爲仁義吾內爵祿其外內爲外屈失其天貴蹈道自我夫豈由人不求合於世斯爲天民

愼獨

人或可欺天實汝司人不汝窺汝心自知隱存心如事天爲敬之基

篤行

中人慕道如童穉日知其爲明不知其貿日不可邇道非日比擬而行之在我而已一身非微天下非大勢有屈伸道無隆隘勿敏於言而怠於行維恒若不足以底于成

四憂箴 有序

孔子之聖不待勉而成然恐夫德不修學不講義不即徙過不能改則引以爲己憂今人之質不足幾聖人也決矣而未見有以四者爲憂者其卒歸於愚也

奚怪焉余懼爲愚之歸也箴其闕以自勉

修德

古人言學修其在己己無所得猶不學爾惟德之務必勉於爲譬諸飲食必飽爲期方其已飽不憂其餒無以繼之餒可立待是以賢哲務德是修行以終身恒以爲憂一事之成一行之蹈豈云能德貴乎彌邵知不逮舜仁不逮堯曰伊曰周德音孔昭彼與吾同作則萬世獨爲凡民寧不有愧充之俾崇擴之俾洪主敬力行不息其功成無爲能盈無爲足聖之不如而汝自局汝不是思汝年日加曁其已晚汝憂則那

講學

聖於萬理皎若日月不資修治洞見毫髮猶必講學以辨是非嗟今之人乃謂有知性命之微政教之大遠徹古今廣涵覆載孰可自淑孰可及民損益弛張奚後奚先汝之不講粉飾掩護事變臨前左右失措古君子為學要而不華任之天下如治其家惑矣今之人以華為貴空言自誑道則不至咎汝講學大本是求勿狹以陋勿駁以浮心與道俱鬼神與謀憂已之不遠後則無憂

徙義

鬪所當為奮决不疑颷移電馳是謂勇於自治知其為義可否進退怯於為善陷溺也易聖賢雖大惟勇可成勿安於非義謂吾不能義不即徙聖猶憂之汝不憂乎恐自絕於善而甘為小人之儔乎

改過

昔為不善今悟其愆能立改之不失為賢言曰既出事曰既往懲創不嚴其惡日長理欲之際義利之間精察其幾勿䛐所安折其始萌費於將發遏摩翳昏存其昭晰作聖之學必謹自兹顏子不貳為萬世師勿恃能改無過為貴以有過為憂顏樂可致

箴四首有序

無以過人者衆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至近者始作箴以自勗

口

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言是愚之符佞為憸人愚為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惟道之從勿徇乎人徇人違道與愚佞均天之生爾將以明道狂波墜緖汝障汝紹勿肆於寘合乎大中惟翼聖之經

身

人之營營汝則凝凝人之惛惛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嶽如河小人輕儇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于機卒殺于燎嶽以靜壽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鎮于家邦

食

凡民之生食必有事徒食不事惟犬豕類犬以禦盜豕以供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矣貌長軀號名為儒

智出物下孰云非恩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愧
汝明貧之汝業不修汝德不益汝心有愧雖餒勿食
汝學汝仕推是無違思而有得力見於爲功施天下
爲鍾非奢無徳於人瓶粟猶多汝思而食省于斯言
罔道遠將徉其門

寢

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爲善厥德沛如彼閘之思
在乎利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
跖起雞鳴死以盜稱其思則同其績曷殊巾夕不寐
撫心以圖

克畏箴

於皇上帝降衷于人五性統心宰制此身如國之君
如兵之帥百職萬夫罔敢乖悖稟氣或偏梏其天明
外與物交私欲乃萌淫哇誘耳靡曼眩目言發於躁
形動於欲或亂以酒或肆以狂旋隨爲柔狠虐爲剛
顛倒謬迷舉違其正敗類賊倫斵喪天性當其方昏
恬謂宜然中夜靜思夫豈吾天廼奮而悲亟改前轍
過於橫流撲於始發若去蟊賊若戡姦宄皷勇在前
不留寸蹤抉彼陰霾洗滌日月秉禮持敬作我斧鉞
孤光既回萬類復初思前之爲陷於嚚愚今幸克之

敢弗戒懼操存秒忽恐其逸去屋漏之閒對越有嚴
一念之微鬼神降監勿安所安勿嗜所嗜易失惟言
難成惟事閑臣於細履坦若蠍跬步或差萬馬莫追
內謹其幾外防其誘盤盂機穽衽席師保可畏在心
豈彼蒼蒼心之操縱身與存亡表裏交修本末一致
作聖之基敬戒勿陸

勵志箴

天賦純命赫赫在昔肆人受之厥質匪常或柔或剛
或粗或麗惟上聖允藏爲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
極肖天之能克有成徳發之爲猷動之爲則措爲嘉
言昨席取或如陶如冶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
河之流民依仰之覩觀厥由舉民于大中佐天洪休
昔在虞舜禹稷自王亦有湯武易亂以康稱其令謨
惟群哲有光翕受敷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玄聖以
作以言爲政以名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
方於廓景鑠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疇克
類之有扶而崇有淪而卑有關于事而本則遺惟昔
炎宋天擴其蔀篤生俊哲旁魄先後道流于源擇苗
于莠用爲飲食作爲師保穫穫者舒擅於中區譬彼
夏屋既搆既除曾是弗居困踣路衢慨懷古昔慚愧

交如閔予微悃夙夏顓貿父師之訓繹引先緒昭哉先子靖恭好古匪仁弗服匪禮弗處癸求懿德以淑後生秩秩嘉謨濈濈德馨何惑不祛何昧不明欽之毫芒散周八紘于實不類聞者鮮蹈聆昝于兹因錄厥典持循不忒過贖責省惟怠荒之懷是用不得其要惟日惟月則弗我舍學功無遐曾弗我備道也稚志壯也則懈內愧於心若屢叢于嵩在昔多士卓爾早成一聞厥緒揚聖之庭長沙博志諾蓄挺英皆夙造乎道爲世準程予企焉是望若或可及退省于中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涕泣若鴟鴞在樹靡所止

集覩彼淵水其流湜湜未抵于海尚莫能息道雖云遠有志則獲心膂方強焉敢不力誠以爲幹敬以爲植義以爲路禮以爲城俾內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天君百志惟明孜勁則遠水盈則行溝澮之溢所及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豈伊匪人德勵於勉一體之虧慨不速人衆德之弛覆謂宜然謂汝弗知亦既能言知而弗念云誰之愆嗟乎小人矣自今始匪口之言惟足之履成巨於微趾遐于邇群哲在上用循于前軌

毀譽箴

余嗜道頗久聞微之毀譽而喜怒之心未忘竊爲物所動也作毀譽箴箴曰人之譽汝戒汝勿喜汝喜而驕汝德日圮人之毀汝戒汝勿怒汝怒而爭人將汝惡圮爲愚甚惡爲禍階內削外戕存者幾何古之君子學以爲己聞人之言審己而已是也吾師否也吾歟過則在彼喜怒何爲無知之人中怯不足以人之言爲己寵辱人言萬端孰可詰徵苟信不僭負汝之生汝自今後吾告爾法棄汝耳目惟心是察耳目者人心道乎天天而謂然汝何慽焉

擇交箴

捷捷而趨諾諾而隨向則爾諛背則爾非嘿嘿而方閒閒而正貌不爾是心則爾敬苟信其外不察其中君子之失小人之從友彼小人如飲鴆酒入口雖甘毒則在後與君子朋螫舌逆情始爲難堪輔爾于成有妄人者二者之間援仁據義以計以訕求其所爲汙穢莫測足爲務名惟爾之賊交際孔艱厥狀萬端自爲爾傲順謂爾好傲德之內好德之回不回不西惟道是諾無求人合而合于天人合一時天合萬年

家人箴十五首 有序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

嘗之而教治乎家人者自昔以爲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脩身身旣脩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旣可齊而不優於爲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脩有箴戒之義因爲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悖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絕爲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爲僞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與拜跽曷爲自賊怠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恃弗戒由道在己豈誠難耶敬兹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凉僥倖高位秪爲賤辱譸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襄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脩己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爲萬世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苟可以

不勉

絶私

厚己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爲偏疎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爲人僞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威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祗肅靡敢驕横於道爲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己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階于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慍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虧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

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逝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既耄於乎汝乎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没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闥嬖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絶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年趨高歲月勤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佞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爲美側媚傾邪嬌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

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
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已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
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
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毁者名也
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
氣之盈也

愼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從愆尤奚自

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
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
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思罪如丘陵
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
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
於理或乖愼弗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
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四箴

父子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
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

夫婦

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樂禎祥來乖戾災禍應
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由正

兄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
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復同氣婦言愼勿聽

朋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
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眞小人口如蜜轉眼如讎人

九箴有序

臣以迂陋過承廖知玆者考文還自京師敬奉教令
侍世子殿下講學伏覩世子殿下天性高明學業超
卓顧臣何能有裨萬一竊惟古人忠愛乎君者必有
箴戒之辭臣無似敢取聖賢之意作箴九首以獻講讀
之暇倘賜覽觀或可爲懋德之一助臣不任惶恐之至

敬天

人之有生受命于天動作起居奉以周旋苟或弗敬
是慢天理既違天常亦紊人紀是以聖哲秪愼小心
事無鉅細罔有不欽逸欲靡存怠肆靡作順天而行

俯仰無怍純乎天德與聖爲徒保國撫民可不敬夫

守訓

聖皇有訓傳之萬年惟克慎守乃爲仁賢制度有常尊卑有叙愛親忠君恤民禮士大而治國近之脩身親爲之綱在敬與勤敬則心明萬理不昧勤則身泰所爲無怠精思篤行大訓是循能循聖道是爲賢君

本孝

身乎寔自實本乎親惟能盡孝斯可成仁况茲有國神民是主至德無虧庶政以舉温顔抑氣先意承歡膳羞視食司衣問寒未言而畏不怒而恐志靡自專

事無妄動正躬謹行非禮不由君親既安心乃無憂惟古文王事父盡孝著於禮經萬世是效儲王睿哲尚其師之勿謂聖人我不敢爲

正學

古學務實體立用隨始諸身心驗於設施後世失之攻乎文藝觀聽是娛道德是棄王者之學以古爲師窮理正心固守勇爲法堯爲仁法舜盡孝視民如傷文王是效簡冊所陳善政嘉猷取之自治寔服外求聖賢立教要而不煩昧者溺心披德空言漢之賢王東平稱最篤行爲善垂範百世魏有陳思徒事文章德業無

傳識者弗祇聖訓御世好善崇德鑒乎成憲永康邦國

推仁

天地之德廣厚無垠蔽以一言莫過乎仁萬生芸芸天孰不愛爰命人君天工是代圓顱方趾共本異形茍拯厥初皆若同生聖人之心博施濟衆一夫失所如抱疾痛煩念民寒飽思民飢已身安逸恐民之疲不奪其時不盡其力開其昏愚賑其災厄衆庶樂業國乃富強上不恤下非禮之常蕩蕩大猷哲王所受世世爲至仁千載是守

謹禮

人情難制禮是之河江禮以正俗爰立大防上而朝廷下建閭里自身及家莫不有禮君臣以定父子以親夫婦以比弟界得其倫大法既昭衆志咸一綱紀相維名分有秩禮之爲治析於未萌不能謹禮刑措奚能賢哲知本檢身克己言動之微繩繩蹈矩以此使臣必效其忠以此臨民必致其恭爲國以禮聖有明訓敬德罔愆永垂令聞

崇儉

天地生財以養庶民宰制之柄在乎人君節己厚人不專其利崇儉黜欲邦國乃裕茍恃富侈奢泰是夸

既損令德民用咨嗟明明聖皇以儉率下尚朴懲奢天下從化囊惟華履史策見褒象筯玉杯賢臣所憂得失之原勸戒罔極千古為鑒慎乃儉德

無逸

天德剛健不已于行日月旋運無息故明人處兩間烏可放逸既樂是從憂所自出舜禹至聖尚戒慢遊日昃不遑西伯與周古有格言燕安鴆毒汲汲為善猶恐不足人之有心易縱難收必學古道乃可自修目視簡編心惟奧旨匪賢弗親匪善弗履造次無失寤寐靡忘日求至樂罔或怠荒觀省往行為法為戒察理既精勇為不懈忠孝仁義日勉行之充乎德業發乎文辭勤政之基由此而積敬于厥事日新不息

慮遠

處乎尊位宜遠其謀其遠伊何千載九州常人所知止乎旦夕聊樂一時不知憂戚苟安一已慮不及人寧謂天下皆切吾身聖哲存心廣大周悉慮無不至念無不極正身立德以裕後昆作範垂憲澤被無垠警畏憂勤無或怠肆天下後世終蒙其利

慎脩箴有序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於慎而敗於縱縱猶之火一燎而不可收慎猶之泰盈必存於敬而兢兢弗忘則不至於顛躓故君子惟慎之為貴曩人于君仲嶽嘗病夫人以縱取敗懲其失名其室曰慎齋余聞而喜其志欲其久而不懈也箴以告之箴曰縱轡以馳忽而不思康莊險巇惟惕惟慄底其還失履坎而佚愬乎世之人以肆為可常怠不知檢率取危亡汝放於言孰之信不慎於行孰汝之順言為德符行為德機二者不慎于悖之歸有覺齋居以慎作則匪嘉厥名將飭爾德欲言而思勿爽於宜勿為詭誕以啓厲階將行而思必由乎義勿人之從惟天是畏天之昭昭靡幽不臨遂鑒汝體息鑒汝心由粗而精由微而鉅敬慎無斁勗哉君子

宗儀九首有序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
義之性根於天倫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
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
餓而啖勞而疚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
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
能也故生而俶事之爲之甘醲豐柔之味以養其口
爲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
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
至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
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

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
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
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
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爲之制
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
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
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
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也
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
始致誠敬於其先歷井之祗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

歟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
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
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褻辱之民是二者雖色貌
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
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
授與堯舜孔子不異也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
之務而惟惡名之求尚爲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
之人爲褻辱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
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
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

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
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
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
鬭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
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
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
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畢族人
之臧否其有婚姻相婣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
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
其行之足書畢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

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群哭之群祭之群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

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浮安之汪氏縣其身繇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恥其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

以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仕者之子孫不能脩身篤行而屈爲皁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搢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

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鄙之行則其庸鄙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畧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脩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斂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

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其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輻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揮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恣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恣爲亂者豈礪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血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猶爲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鬪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慝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

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畧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顚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賢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且嚴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産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擧族之

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竊取之行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于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遞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爰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

酒食之會不絕則交游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

自族而行之鄉爲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酬既酬揖請殽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首之杕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

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酹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群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興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

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
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
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
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
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
如嗜飮食去惡如去毒螫愼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
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
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愼也是日
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飮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
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爲

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
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
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
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群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
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祗奉長者之訓凡族人
鄉人不與乎會者八悖倫紀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
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
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
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奠位焉而祭皆本
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敎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
之術塟而信塟師旣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
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
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過信而甘心
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
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咲以爲簡時可塟矣泥于
山川之利否而不即塟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棺
於子孫甚者子孫恐塟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奠
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於乎是何其不察而至於

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
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
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
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
乎戒之以凉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
而爲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
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旣隕之餘
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旣盡而死死則不復
有知矣苟有焚炙刲剖伏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
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胄

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哉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惑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天絶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

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與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

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加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於乎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化于夷覽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禽獸而不之學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夷由夷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溺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

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

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美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聲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抜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

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騰口頰摛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

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群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愼施朴楚以養其耻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推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

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産平賦興教聽訟禦灾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說者爲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爲學莫先於愼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

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修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夷狄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閫閾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賊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蔬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忘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盂之閒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盂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汙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慎行

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旣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狥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鄉里識之以爲訾大則刑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嗤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微羞以爲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產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以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慈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閒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

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
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
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庳族者
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
不求其倫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聦以其先
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柰何而不慎
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斁天倫者
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矣不送主不入
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爲師者終則
無服者爲服緦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

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
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修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
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
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
嘗不爲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近而易致而君子之
澤遠而難雖故趨乎善者常少騖乎利者常多衆人
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
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

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
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
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
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
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有
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使之然耳今
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務傳緒久而不衰而
莫能爲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獵而欲求狐貉也
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
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

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
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
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窶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
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
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庾不足恃也惟有餘
德焉爲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
修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
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
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爲廣狹道術材畧高世而拔
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

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爲可以扶衰拯溺爲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俾不遽至於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爲其分之所當爲奚爲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姻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媿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衿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爲人之所難爲其亂嗣有不興者乎有仕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爲善人乎孰謂爲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翕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汨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綜覈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己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之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躋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産殊絕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二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

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産産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媿頑板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卹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徳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臨海縣知縣黃譜
黃巖縣知縣張師著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程
府學生陳縝 蔡玦 王稱
臨海縣學生秦臨卿 戴維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爵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一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棓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豫章周見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釋統上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弑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獨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

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强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

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曾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愼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惡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脩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

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踈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

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遠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

亦不能掩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釋統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天子養沒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與敵大矣苟爲而異其禮蓋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僭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尊於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惑也何謂天子之禮正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謚號紀年之

號凡其所爲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歿皆曰崩葬必書其陵其謚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制兵行曰討曰征曰伐施惠曰赦曰大赦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上興兵者曰反曰作亂曰犯曰寇曰侵侮之者曰叛其鄰國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至於衰微受制於強暴或屈而臣之強暴者誠夷狄也誠不可爲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愼抑揚予奪之辨其以兵侵也曰入寇得地曰陷據都曰據至闕曰犯廣正

統之君必易辭書其故見殺曰弑而書其主之名及其主之沒也特書曰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於正統者雖功多皆書曰死以著其罪以絕其惡得中國之地其民有思中國而叛之者曰起兵以地降者曰來歸不爲中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也亦曰起兵得郡則曰取某郡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殺曰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于夷狄則夷狄之死不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爲正統之患者滅亡則異文書之以致喜之之意正統亂亡則詳書而屢見之以致惜之之意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

下而正統絕則書甲子而分註其下曰是爲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名而不著謚其所爲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臣雖王公拜罷卒葬不書行幸非關得失不書詔令非有更革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篡弑贊征伐以危正統者曰死聚斂之臣曰死酷吏曰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書者曰死毀正統陵廟宮室名其主用兵不曰討不曰征伐刑其人不曰誅天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惡乎篡弑非惡乎君

也惡乎夷狄惡乎女主非其君故不得以君道臨之也惟於其臣於其部落則得致其罪士之仕變統者能安中國則書能止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術於後世則書有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利祿寵倖之臣愈貴而愈賤也守道不汙之士愈賤而愈貴也故君子之於變統外之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也斷斷乎其嚴也閔閔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統之復也是何也爲天下慮也奚爲天下慮使女主而乘君位夷狄而踐中國篡弑而不亡暴虐而繼世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立變統所以扶人極能言抑變統者君子之所取也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乘則不逮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

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㢤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斷自剖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

者猶哆哆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既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簡孃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

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弭其僥覬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嘐嘐者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簒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簒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捘洪水猛獸蛇虫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簒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弑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者姪母烝雜父子相仍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

持梃而逐之俾婢妾肆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齧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吳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簒弑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免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弑君者矣未聞弑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

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恐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僭乎又況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遠於義乎曰簒臣之事則既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諄諄爲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則戒曰履霜堅氷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于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

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蛇虫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況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

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肯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符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自予爲此文未嘗出以示人人之聞此言者咸訾笑予以爲狂或陰詆詬之其謂然者獨予師太史公與金華胡公翰而已天下之人若二公者少而執偏私之見者常多予之言何恃而立於世哉然二公者天下之賢而知道者也文章言論惟知道

之人能傳而偏私者無聞焉二公既信予則後世之賢者其有不信者乎吾之言其有所恃矣或稱古今人不同所見亦異又安知其果足恃哉抑吾聞道之在人不以古今而有二後有同予所得者必將有取于斯也有取無取不足較予拳拳之心爲天下生民慮爾有志乎生民者果以予言爲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

深慮論一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

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

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

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愼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

感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今之於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奮發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恥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耶

深慮論三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於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己而後爲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不敢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爲復之於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以私意爲之也以私意爲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唐虞二代之爲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於削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於寬於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於寬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爲政苛刑密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於是亡六國而爲秦則周之諸侯以強與猛而亡非過於弱與寬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王

之惰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逾旬而不用之則欹善治弓者見其欹則檠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枲為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逆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為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

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為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王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欽承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疏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

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為天命秦隋漢唐雖為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為法之過也世之為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偽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為少止豈為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為暴亂貪猾詭偽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為也聖人之為法常治之於未為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為故為法者

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豶豕之牙吉豶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鹽醯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醯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醯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醯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

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矣可用哉告之以爲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鬪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鬪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豢牢柵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爲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獮而不傷麛卵樵而不斬萌孽皆仁也其爲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畧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

事皆義也爲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敘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拊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稷於秋濟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

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爲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

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

於己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將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繁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於亂不如固守之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

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攜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璺矣故國有治於疏畧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未嘗不咲疏畧者爲愚而不知疏畧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深慮論七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爲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僞致乎項籍李密奚爲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

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千金之產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由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隴畝或興於世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由於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決乎有累世之積而又有聖人之德者必王王必久而後亡成周是也雖無積於其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也必與積久者異漢唐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者僥倖乎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苟於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為樂而以天下為憂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寬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蕃息之長養之使其人喜悅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饑渴之死亡其所牧而欲求其不己易寧可得哉欲知天命之來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修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遽絶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己之身修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為秦隋五代之歸哉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虞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挺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挺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咲而殺之耳何哉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常歉然蓄縮不出於口怵色不形於面以旁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為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明未有不欺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耻聞

過耻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狹於是好諛之徒諂爲卑詞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爲聖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其奸雖告之以爲難識彼固以爲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爲計之愚適爲奸臣之所笑哉然則其所恃以爲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爲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纖微者也

深慮論九

世之言治者亦難矣爲任人可以治則二世之任趙高哀平之任王莽玄宗之任李林甫皆以任之太過而亂以爲自用可以治則秦始皇隋文帝皆以自用而致滅亡然則果何由而可治乎任人可也不得其人而任之不可也躬政可也自用而不用人不可也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以臨天下擇世之賢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誠而待之以禮屬之以明使邪佞無所進其讒信之以專使便嬖不得撓其功薄書之事不使親其勞獄訟之微不使入其心惟責之以用賢才治百官變風俗是民庶興禮樂而綏夷狄如農之望穡旅之望家必俟其至而後已苟有成功任之終其身不爲久也罰之極其崇不爲濫也功苟不成黜而屏之不爲少恩也罰而殛之不爲過暴也以此道任人則賢者可得而亂無自而生矣其或群臣之才不足任而已不可自逸則當博求衆庶之義施之於政而持其大綱以提撥天下之物慝洗濯天下之昏穢使吾身如日月之運爲力不勞而纖微畢照如雷霆之威爲勢不猛而萬物自懾則雖躬親聽斷亦何害其爲治哉昔之任人而亂者衆人之所謂賢則不任必取其意之以爲賢者則任之而不知其意之所謂賢者非希旨迎合之徒則詐諂凶殘之小人爾用是而致亂非任人之罪也不能擇賢之罪也好爲聰察則不然以爲群臣舉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之事皆由已出故往往流爲苛細深刻而亦卒底于亡此非不能爲政也不知爲君之道者也夫爲君而不能任人是猶御而不能轡匠而不能斲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任人而不得其人猶轡而不以繩斲而不以斧也曰然則欲治者

將何先曰明以擇人誠以用賢

深慮論十

爲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聚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下才者也雖駑劣下才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爲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爲何爲而頓異也獨良知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焉爾故以騏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爲善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强諫直諍者有好名而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

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隤穫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褻而天下無善士非真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爲術至愚爲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遵之
黄巖縣學生孫道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終

遜志齋集卷之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臨川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逸乎無爲濟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己也恃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爲是曷若不學之爲愈乎漢高帝椎樸寡學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爲群臣莫己出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爲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學之弊也亦甚矣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爲盜豈戈與矢之不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爲大僞者也況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可作足疑當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離而爲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

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辨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燕窮而並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于此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爲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爲之謀仁者爲之守勇者爲之戰而甚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不正而欲從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況天下乎

君學下

將欲應天下之變而計謀規法不素備於吾心一旦事變雜陳乎耳目之間其不至於昏惑迷亂者鮮矣故人君不可不學也人君之學莫大於治心立政而治心之術有五持敬以弭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之端以充其仁伐驕泰之氣以固其守擇賢士自輔以閑其邪五者立然後可以爲政而爲政之方有八明而不至乎苛寬而不流於縱嚴而不迫於刻仁而不溺於無斷智而不入於詐妄納諫而能委任無逸而能不變此爲政之本也而未及乎政然能是八者則政可以舉而措之矣存之無形索之無方而其動無常者心也聖王之爲學必先治於心

如操六轡以御悍馬奉盤水而行乎堂階之上惟其顛逸而不可制傾覆而不可收自旦以至夕自起居飲食以至決大事處大變自壯以至老兢兢然不敢少肆故雖在位數十年而政教行乎天下者如一日國有百歲之儲積而宮室服御奉其身者無加遐荒遠邑無飢寒之民而憂勞之意不敢怠有學以治其心是以恒見其不足苟自不足則於治也何有哉後世人主不知學以其天資之所近者爲治好仁則姑息而無斷任察則苛細而少恩廢（疑當作嚴）或近於殘寬或至於弛好謀多蔽於輕信推誠每失於小人或始於恭儉而敗於驕泰或初志甚銳而旋致纖怠漢之文景武宣唐之明皇憲宗其才非不美也而不足以庶幾先王之治者豈非不能充之以學故哉人惟知不足然後久而不變持其所長自以爲能居億兆之上處尊榮之勢內不能學外不能親（疑謀）此人君之不幸也

君量

智周乎萬物才高乎衆人者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仁足以施法政義足以洽乎民心者可以守天下而未能使天下悅而不忘善爲智者蓋有不用智而無不明不以才自名者無所不成德洽令乎而人莫能忘其仁義其惟量足以容天下者能之乎洪河大江奔注萬里勢之所遇聲之所嘷洶洶乎其可畏及趨於海泊然而行悠然而逝渙漫浩瀚不復少肆者以其量素足以容之也天下大物也其動也無端其變也無恒自非量可以容之者孰能有之人能辭萬鍾之祿而或色喜于一金能虜三軍之帥而或呻吟於一指其出於計度而後爲者未足見人之量惟其猝然遇之視之而不驚此非有量不能也古之聖王叢之以極繁至擾之事而處之若無投之以深憂厚懼之變而應之不勞恩及乎黎庶功高乎往古而不少見於辭色豈強而爲此哉其所操持者大所涵畜者遠事物不得亂其中也堯視黎民時雍不異於洪水滔天之時舜居乎法宮而朝萬國與陶漁乎河濱之際無異禹舉天下於魚鼈之波而使食息於乎上而不與焉蓋於其功德之盛未足見聖人之大於處盛美而不居然後可見其量也後王之於古者視日月不能幾之者豈皆其智之不能質之不逮乎速盈而易驕可以利害動而不能用天才知才智自見于世者庶官百職之所爲無所用其才智而才智

之士咸爲之用非聖人其孰能之

君職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

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乎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崇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乎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己者卒怠而不脩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獨不畏乎天耶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福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爲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

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全其祿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罰幸其未至以爲愛已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治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姦劇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親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

默改於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梃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

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愼思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騖肆馳逐於法令之外趍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繢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書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罹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

悔愧恨與被木索與金鈇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不義其辱過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遺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爲用至要甚微而爲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鄉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廢教

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倖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虐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罵爲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恥爲辭酒者所輕咲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

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
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無狀稱者歸
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畀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
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
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
有罪者始則畀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
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
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
麗乎法者爲可恥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
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

卷之二　九

者乎易者忽之以爲陋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
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官政

欲天下之治而不修爲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爲
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
次之二者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
危世未嘗無人也然取而用之與用而責成之無其
法則猶無人也今祿而仕者無虛位求其知職而不
媿乎祿者無幾人法非不密也而貪暴者不爲止怠
鄙者不加畏闒茸不振者頑然食乎其間而不以爲

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雜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而黜陟
不明耳奚謂取之過雜可以治人者必有以過乎人
也過乎人之人居恒人之中固已曉然有異於衆而
爲衆之所服善用人者取其爲衆人所服者而用之
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歎受知者之稱其任各勉於
自修而無有僥倖乎祿位之心使無以過於人而用
之於治人之位則人必以上爲瞀而以得位者爲冒
莫不自以爲可用而有賤輕祿位之意曰彼猶吾也
何以治吾彼與吾等也何以聽吾之曲直於是處士
以不仕爲高恒人以得位爲宜而仕者之勢不尊威

卷之三　十

不行而令不信于下知不爲衆之所與也則益不自
重而爲毀廉蔑恥之行何謂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蓋
人必有樂乎位也然後思固其位安其身也然後自
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後凡可以戕身
而僨位者畏避而不爲可以得名譽華寵者慕效而
爲之驅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爲之罪
役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快樂而獲存廉節則
死亡而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烏可得也何謂黜陟
不明天下之所尚視乎上之所嚮漢文好寬厚而人
多化爲長者宣帝好能吏而吏多以善治稱四海之

內仕者之衆不可謂無才也而不聞卓然以才稱者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沉霽銷沮而不能自見妄庸之人苟且擭竊而不知媿恥誠使擇異常之才居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屬之才鄙廉否言其狀于朝而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祿秩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之於民處已誠廉矣則厚其祿雖有過再宥三宥而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貪矣則收其祿役其身俾不齒於士上之好惡如日月之昭明人寧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爲善者君子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舉世之人皆爲君子不先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從也言治道者不求其本急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化則謂刑不如德皆近似而不然也一任乎德則爲惡者苟免一任乎刑則爲善者無所容皆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使恩惠常施於君子刑罰常嚴於小人則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民政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爲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鹿狼猱餓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于賢由胥吏以至于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于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爲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族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四爲酇酇五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苟簡之術以爲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爲治斥絕遺典而師心自爲既已失矣而

秦又并焼除刮絶之不復有爲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刼黔首譬之去悍馬之羈靮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即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驁狠凶戾視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詐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

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姦而聲擧衆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惟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玆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

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废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擧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鄉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爲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詘

詐敗頽者爲下而辱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産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苛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成化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以服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以

養人者示之使天下成化而歸已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咲周以爲迂而其爲治之具固周之所咲以爲拙陋而不爲者也惡犬升灶而食糜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敢近則可矣不能制之於先伺其旣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糜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犬於釜之類也其於民也未能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爲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慢視斯民冥頑嚚偉與熊豕麋鹿無異不以置於心而爲之計及其麗乎刑則三族誅滅之典斷焉行之而不顧威令旣立使人視斧鑕如執几席而無所避豈

不可畏哉畏極而玩玩極而忽有時不畏矣矣故以刑罰爲威者威旣褻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旣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如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可措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也五家置之長二十五家置之胥百家置之師五百家立之正其事似乎不切也歲時則讀法春秋則會射蒐狩考其善而書之糾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者寡矣其事似乎太煩也然則周卒以此而治孰謂果煩而不切也哉周之成法具在今欲爲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爲甚病夫變其所久習而俾爲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

之民亦然武王周公以至仁易至暴宜其悅而順也然殷民紛紛思亂久而後定者以法制之驟而然也蓋殷之政亡久矣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思其縱逸之安固恒人之所同然者況今之世承大亂之後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爲之以漸可不擾而復也稍捘其當損益者而踈畧之民可不甚病也宜定其制曰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爲雍雍者言衆而無爭也雍成屬于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

睦有正以忠信篤厚爲十家則者爲之同睦之人月之吉咸造睦正之廬正中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少者一人讀古嘉訓已正爲釋其義戒勸之衆皆揖而聽一人讀邦法已正立而宣敷之衆皆北向跪而聽讀旣正書衆名于冊列其所爲於側善惡咸具無惡者爲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爲中惡多者爲次中無善者爲下正飲衆酒位皆以其行爲差下者不畀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于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親鄰曰恤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惡

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略其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於郡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于縣而復其家黜則于睦俾家之備徭而有闕則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學衆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路音以法善行同睦同保遇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族禮童子則學于睦之止取其群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族考其績而升易之爲（此下疑有缺誤）者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埜死而絕者衆病而窶者敬德而文者悅強悍愎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此其要也持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於弊而朝廷郡邑皆以禮爲治民寧有不化者哉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嗚呼周之盛至于今三千年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其不法古之道而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爲天下者患乎無志有志無難爲也患乎苟安求安無難致也患乎

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耻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責之以孝弟婣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脩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碁月太學有微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與循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肩膂力恒人之淺事曆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自僞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

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異日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疎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

求其備而責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皐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皐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

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狥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翅剛毅重厚也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旋惠之方振災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強識通敏者則文學典

禮之儲也沈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埸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

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
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
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
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
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
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
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
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
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
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

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正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
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
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
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
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
變而爲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
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
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爲忠猶周之
不能爲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
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其可及也故因而
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爲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
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
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蠭聚蚊合以詭言邪說
陷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
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弊遂坑殺儒
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
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
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踈禁濶四百年之基用

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
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
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
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頗養廉恥雖曰綱紀
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
之際孀后少主既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
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
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
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
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梃而呼

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過於其北面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爲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爲夷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然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贖貨棄法然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于今譬如弊鍾漏鏄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

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臣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汙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　頑不知教其於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撼敵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訟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可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

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誠心自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群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剝吹骨鬻產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爲然無賴之民聚徒刻板而僞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安（作廢）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僞鈔僞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莫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

或頭者皆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捜而詬罵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填其門殺羊爲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況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咲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爲怪一百之刑曾不直往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耻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逐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

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爲恐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

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恥興廉恥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重爵祿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爲膠漆散之爲沙塵合之爲手足而離之爲仇讐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之甚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爲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足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恒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徇世之士而不足爲高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爲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者方以是爲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避惟恐爵祿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則無所可用

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徇世者而任之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用將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爲高而謂爵祿爲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爲盛禮則拜在所尊矣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爲不足貴而受其拜者皆褻而賤之矣方之爲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祿位爲不若人其心恒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

下無曠官之憂執野人市兒而授之以大位士之賢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由是處士以不仕爲尊以遺世爲高而訾爵祿爲不足貴海內皆有無求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賈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爲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處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爲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爲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用舉

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祿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爲清言橫議之所奪而其勢渙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正服

善治天下者常迎斯民好慕愧耻之端而導之於不言不動之中使之身勉於善而不自知勸之以辭說毆之以賞罰而強斯民之從之者化之至淺者也夫民雖有昏明愚智之不同然未嘗無所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之而不能免則耻心萌且貧賤家之豎子被以華衣美服則欣然喜已不得有而見富貴家子之勝已則赧然愧矣其喜與愧豈有教之者哉發於性本於天莫或使之然而不能已耳聖人之爲治常因其天而順導其性寓可慕可耻之器於人所不可離之物俾民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彼無爵賞之誘而其勸有甚於爵賞非鞭朴之威而其懲有甚於鞭朴用微而效速意密而化神者其惟衣冠之品上下有制之法乎昔者成周之盛其爲制蓋詳矣天子諸侯以下自九章至於一章自十二旒至於三旒其曲折粗見於經傳而庶民之制之詳無聞焉獨禮記者曰野夫黃冠掌會默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縞冠素紕而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由是而推之其寓懲勸之意於衣冠之飾蓋甚備矣夫頑悖之民刑其體膚則創愈則痛平書其罪惡歲久則書亡曷若因其冠飾之具別以美惡之等俾服者思其爲可耻而慕乎善觀乎服可耻之飾者知其爲當戒而禁乎惡之爲著明乎蓋天下之民非可以一途視也或誦法堯禹而惇行道德或縱情逞力而干抵法律其相去不啻十百士君子揖讓雍容習爲卿大夫之事而卑賤之夫負任奔走出入于泥塗草莽之間苟槩而同之則何以別賢否而示貴賤哉成周之制意必有以處

此而其詳不可悉考矣欲議先王之治者宜稍定其儀則凡士農工賈技藝百家之流於其冠服各為表識而以其人不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行於鄉黨及衆所擯棄作過被罪之人或異其制以為懲勸亦不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族而有士行者進於士族尊之而為不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士君子以禮待庶民衆流以法微示意嚮以聳動之民見有德者之被服美而邪慝者之可耻也必勉於自修見為士者之尊而執藝者之卑必慎於擇術天下皆慕而欲為士君子斯民孰與為不善而禍亂何自而作

哉世主無不欲斯民趨善而去惡然而法愈煩而惡不止者不能迎其慕耻之端而使之不知善之可慕而至於無耻也故因其良心之發而導之則微示吾意而有餘喪其慕耻之心而令之雖迫之以刑誅而不足夫以刑誅之不能禁之民而欲其見吾區區之冠服而化此世俗之所惑也然是民也與三代之民類也畫衣冠而不犯者有矣刑措而不用者有矣聖人果何以致之哉蓋其施為有本末而導之有道化之有方也事之要固不止乎衣冠之有制而衣冠之有制豈非王政之所當務也哉

臨海縣知縣黃 諧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史 程
府學生陳 縝 葉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聯 戴濂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朱汝翁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三終

遜志齋集卷之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靈明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周官

一

余始讀詩大雅豳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曰盡

在是矣治天下易也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法以爲必有異常絶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爲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若死之甚也以言乎義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於爲亂故聖人尤以爲先武王周公豈好爲煩細不急之務哉宮室衣服欲其敝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朋友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葬救州與鄉欲其相賙相賓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不及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日夜提撕督勵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聞仁義禮樂之教其蒐狩則習弓矢祭酺則肄俎豆曷嘗暫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詳故緻如此故爲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刮以勢六七百年之間雖諸侯很顧鳥視者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肆道

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爲無用之虐言而焚除之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情者爲盜悍者爲亂桀黠者雜出於徒因之中馳逐海内咸有爭天下之心至于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檢制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拜跪而倨傲怠佚順乎其適意也欲反而歸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終不足以爲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與百世之墜典非明以察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智士畏乎造端然則何由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奪

於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二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為治者之大患車戰古法也房琯陳濤之戰以車而敗載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琯以迂疎妄肆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琯之所為使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琯者罪琯

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詭于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墻履寧有過乎竊履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傅會其私卒為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密矣蓋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群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犒咸出於是固宜有其法

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屬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為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為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

自信漢以下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偉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於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遇主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

一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於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於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

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亡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之者衆也條狼氏之誓群臣於馭曰車轘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群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於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二

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昔者讀酒誥之書嘗疑武王欲殺群飮者爲過甚旣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阱民於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酗醟而至於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民受其禍者必衆矣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爲過察吾心者感吾爲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使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者也周禮周之遺書其慮民亦詳矣然不能無可感者焉司徒之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夫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其爲邪況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昏娶以禮至勞而逆情也越禮而奔至易而適意也然人不敢爲其易而免爲其所難者以有法禁存焉耳今曰不禁人之奔孰肯舍至易而爲其所難乎是令之行男女無以禮合者矣啓之以淫奔之路苟又從而罪之是罔民也縱其越禮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忍爲此姑息之政以亂倫也哉賢人之言可僞爲也聖人之心千載可推而知也求其言而不合能揆之於其心則是與非決矣人奚由僞

三

人之情不能無欲也故不能無爭爭而不能自直也

故不能不赴愬者非人之所得已也故君子盡心焉察之惟恐其不明處之惟恐不合乎中民之有欲愬者惟恐其不至也安可責之以其所必無而禁抑使勿言乎周禮司寇言民以財貨相訟者令入束矢以罪相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此非周制也民心貧富不同而後強弱生焉強弱相凌然後獄訟起焉強不勝而弱勝者十一弱不勝而強勝者十九私鬭乎下而不勝則憤而愬乎上則凡愬者多貧弱之極於勢力而不獲自存者也烏得鈞金與束矢乎鈞金束矢富強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苟必欲得之

而後聽其辭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由盡民之情而服人之志乎以是而聽訟後世暴吏之所爲周之法必不若是也孔子之門蓋有以聽訟稱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聽訟而得其情未爲失也孔子猶且非之況苛取於民而禁其訟者哉治天下不能使民無訟而禁其勿訟其差甚矣焉在其爲周公之政吾固知周禮非全書也

四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可無疑也不能有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爲尤甚蓋好其出於古愛其爲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爲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爲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召公駭然以爲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爲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爲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貢者所以防亂源而慎其始也王者之所爲將爲後世法舉手投足且

不可不慎況著之於書是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于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爲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西伯伐崇

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讐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罰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

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已也苟憾其譖已是徵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搆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須耆及邘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

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要為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由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措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務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

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書繫易以辭矣反覆出雖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備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為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為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

書最乎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旣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

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皆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蒞臨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旣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詬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申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

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輙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

得矣然則周公姚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
言而誣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
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
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爲
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
康王基之

檀弓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
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
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

居命之哭
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於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爲知
禮其稱之也要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曰無已則卜
野而遷諸猶爲善乎是

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
棺髒然暴于人而不修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
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乎五父之衢亦然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云云止亦已
久矣

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
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
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
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
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而慢曾子之言慤而謹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云
云止不欲速貧也
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椁非爲
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瞯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
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

氏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
之者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
也云云子思曰云云吾何慎哉
禮者君子恒須之器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
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於道粹矣信斯
言也烏在其喻於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云
云止無失爲故也
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

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祭祭然拒睞睞然容溥量無制者之為豈聖人所為乎天下之大故宜莫甚於毋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焉乎棄以是為聖人之量吾弗知也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真而實偽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偽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為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為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為皇帝之書言其日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剿莊列之餘言而造為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為金所克服陽臣十幹此後

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為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恩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氣雲霰彩山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為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為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偽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偽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偽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偽邪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

固不得而删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黄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僞爲書者因其亡而復借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黄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斡大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蘩祭鮪攝桑剥瓜剥棗納蔚取荼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剥鱓頒氷始蠶祈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於禹貢胤征之間乎孔子倘見此書且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説遽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常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於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即孔子删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擧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瞯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横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

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遒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略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二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于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者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惟其讎后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出涕

讀司馬法

周司馬有用兵之法至齊威王欲尊用田穰苴遺論古司馬法附穰苴之書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三十篇今所傳者五篇蓋周書之存者寡矣而其言論猶有先王之遺意焉先王之兵非黷武好勝也將止亂而已此書所謂以戰止戰者得之先王之兵以愛民爲本此書所謂不因內不加喪冬夏不興師者得之先王之世寓兵於農農隙講武此書所謂忘戰必危者得之以德不以力王道之盛也非此書所謂六德者乎正名而不尚詐王道之要也非此書所謂徧告諸侯彰明有罪者乎所謂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則興滅繼絶之事也所謂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則王者之政文武之所由興也若是者非穰苴所能言其爲遺書無疑至有駁而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法而亦非戰國之談兵者所能及蓋兵書之近道者也嗚呼王者之不作也久矣人心之趨下也日以滋矣於是英君謀士以譎詐爲奇以屠戮爲武若唐太宗李靖之問荅惟知有孫吳之術而司馬法爲虛語矣况有出於孫吳之不忍言者乎悲夫

讀三略

三略三篇或謂太公之書非也蓋後人僞而托焉太

公之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為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大率皆平淺鄙俠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為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王果衰世乎其間曰攬英雄曰侵盜縣官曰好雄相稱曰覇者制士以權皆漢魏以後之言曰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曰豪傑秉職國勢乃弱其詭謬害理雖太公之奴隸所不屑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復有六韜者其誣聖賢尤甚其論六兵則皆竊孫吳之所陳至其所自言猥細煩曲無足觀

者至於避正殿用騎卒之說又其偽之易見者也近世三山施子美為之講義曲為辨釋以眩其傳卒不敢言其為偽其愚陋無識特兒童之見耳而世乃傳而誦之

讀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為偽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婉麗可喜未覺其為偽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為偽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遊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蕢荷蓧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歎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尊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為之說傳會不經與晏子論俠雖為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荅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誣諂之臣作為聲詩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鴈芝房之事其子車氏假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且暴桑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宮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

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時之乖錯者甚衆以為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蓋亦偽也偽之者不知為誰晁公武以為元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為王銍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偽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為哉果何為哉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

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荀子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浸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慓詭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其心以爲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爲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漁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嵬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銒列禦寇莊周慎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擊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爲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摭湯武鄙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也妄爲蔓衍不經之辭以蚍蜉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爲斯道蟊賊也蓋數家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曰惡紫爲其亂朱也惡鄭聲爲其亂雅樂也夫欲擯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姦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申之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此則以材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若孫武子者亦其

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謀而後攻戰先知而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與於仁義之師苟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陷之死地者猶狼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哉

讀吳子

衛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間談仁義然起烏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求將齧臂與母盟豈其天資固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說爲明備矣起嘗與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信戰國

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少於世亦可以見聖人之教入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於乎豈不足爲喜功者之戒哉

讀愼子

世以愼到與鄧析韓非之流並稱到雖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其謂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不猶儒者所謂君爲輕之意乎其謂役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不猶舍已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備之意乎其謂人

君任人而勿自躬不猶任賢勿貳之意乎但到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隋於曲學而流於卑陋爾夫豈其性然哉

讀公孫龍子

君子無用乎辯也豈惟無事乎辯亦無事乎言也充乎心不得已而後言之而理不明不得已而後辯辯而無所明言而不出乎道則亦無用乎言與辯矣若公孫龍之辯不亦費其辭乎孔子所謂正名數言而煩然矣龍術爲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之論枝蔓繁複累數千言然其意不越乎正名而已傳有

之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萬言而不足故善學者必務知道

讀尹文子

尹文子一卷劉向定爲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爲上下二篇且以劉向之論爲誣然向謂爲刑名家者誠是也特甚於鄧析田駢者耳其說治國之道以爲人君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非刑名家而何但其爲民之心頗切末章尤中時君之弊使舉而行之名實正而分數明賞罰嚴而事功舉

亦足以善其國然其苛刻檢梐而難於持循蹈履非王者之道以故君子不取而統獨好之遂因以斥向殆有所激而然耶

讀鄧析子

鄭人鄧析所著無厚轉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非李斯之徒也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說不振刑名者流者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其遺毒餘焰蔓延于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而未已不亦哀哉予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扼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萬事傾息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偏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

讀尉繚子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齊人或曰梁人以其有惠王問答語也三山施子美稱其有三代之遺風其然哉三代之盛未嘗有兵書也非惟無兵書而兵亦非君子之所屑談也君子之道圖亂於未萌防危於既安本之以德禮導之以教化同之以政令使兵無自而作俟兵之起而後與戰雖孫武吳起爲將且

恐不赦而況云云之書豈足恃乎故好言兵者賊天下者也著書論兵者流禍於後世者也皆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尉繚子不能明君子之道而恣意極口稱兵以威衆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常事則其人之刻深少恩可知矣武議原官諸篇雖時有中理甚猶盜跖而誦堯言非出其本心是以無片簡之可取者謂之有三代之遺風可乎然孫吳之書與尉繚子一術彼以兵爲職無惟其然若尉繚子者言天官兵談制談戰威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利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

令勸卒令將令有似乎君子而實非者也予不得不
論之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廢而簒弑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

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耻喪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辯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擠人之位非間人之骨月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巽其衷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弊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

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况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

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法言

揚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爲此書皆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擬者僭也儕以荀卿者

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爲雕鏤藻繪而新類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沒明道者莫尚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操袂而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遠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帝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曷事夸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

讀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三十篇後漢末應劭所著今所存者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窮通祀典怪神山澤十卷而已其辭固無他奇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解流俗之弊又載當時人品而具評其事非按經受禮不敢略於中臆之說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厭常喜異設爲詭激邪曲之辨以爲高一時雖可以動人而無補於世終不能如此書之傳者衆矣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毀惟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其不可不務知道哉

讀漢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荐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

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欲未嘗免一
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
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
齊泰華蓄貲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
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
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弼元元之憤
不然漢豈可與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
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監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

衰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
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為著此書
以宣其志悅蓋有用之材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
有徵據從而行之可以為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
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
哉然秦焰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
不講為治者視之以為空言而共譁咲之則夫悅書
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
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悅然失色而悲之

讀崔豹古今註

文之用有二載道紀事而已載道者上也紀事者其
次也然道與事非判然二塗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
學詩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不以事物為道之所
寓耶舍是二者文雖麗無補於世終不能傳遠苟有
補雖俚談野語亦不得而棄之予始讀太公家教其
辭俚雜可咲自隋唐以來即傳之李翺大儒也至與
文中子並稱蓋其言間有合乎理者故也及觀崔豹
古今註釋名辨物其文固不成章然晉時之人以文
名者何限求如豹此書之用世絕少豈非以記事故
耶由此言之世之好奇喪實者可以惕然而思矣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
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
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
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
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
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
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為博物吾
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
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

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恤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猶及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爲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大豕之徒卒見殺于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聱隅子

士未嘗不欲聞于後世也然徒務乎聞斯無聞矣爲其所志狹而所理者私也聖賢安顧其一身哉上之欲善天下次之欲淑來世遑遑然其身而不恤者之書以明道孔孟是也或者覩其烈光傷巳之不若悖世之不見稱亦述諸書以自表若揚雄王通之流其自爲之意深而衛道之功寡君子病之矣至於黃晞聱隅子之爲又慕乎雄通而作者也晞蜀士生宋仁宗時其言論不遠理者頗有之然晞很愎無忌人也故衒然自信而不疑其論以漢高吾羨之言爲仁以屈原爲愚以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以唐太宗爲武王之後一人論性則詆孟子之言爲非是皆其大謬者不知道而務名無怪乎其然也然其間謂井田肉刑鄉飲里戲冠禮家

廟之法不復弗足爲治又以生不能澤物爲耻嗚呼晞亦有志之士哉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爲之人孰不爲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巳其於性命之理昭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三百篇吾知其功無愧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斯道也亘萬古而不亡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仝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仝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仝甫特尚氣任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竪嗚呼仝甫豈狂者哉蓋俊傑大夫也宋之不與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仝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巳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

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仝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仝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仝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仝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况若仝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仝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恠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仝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臨海縣知縣黄 諧
黄巖縣知縣張師魯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儒學教諭 程
府學生陳鎮 葉琰 王世
臨海縣學生李鼎卿 戴燮之
黄巖縣學生孫惟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四終

遜志齋集卷之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勑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勑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夷齊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堯舜禹三聖人爲萬世法一允執厥中也不及不謂之中過亦不謂之中請即此而論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

不立而逃之其後周武王伐商去隱于首陽山耻食周粟遂餓而死孔子嘗稱之曰古之賢人孟子嘗稱之曰聖之清誰得而議之哉雖然抑有說也先君之國受之於祖宗者也父子傳次以嫡以長古之制也易此必亂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以順父志以成王業孔子稱之以至德且曰民無得而稱焉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行己之志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托

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即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耻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上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廉頑立懦足可爲百世師過中失正恐未痿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乎其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夷齊也厥旨深矣

有子

孔子既沒天下之好爲言論皆自托爲孔子之徒而竊擬其說以折衷義理之得失至孟子時相去猶未遠而其言已紛然淆亂不可勝辨孟子每深斥其非然亦不能止也不幸重之以秦火孔子之微言幾不復存於是儒生愈無所俾肆口恣意纂敘語言不特托爲其位而直以孔子自命孔子之言滋以不醇今雜出於諸子家語禮記之書者多附會鄙妄不可盡信者也然孔子時詩書錯繆賴孔子脩而定之故人不惑於邪說今孔子之言乖亂甚矣後世無聖人者作則其說何由而有定耶猶幸其出於道術不明之時其論不能精深故學者得以窺其缺淆而知其爲僞不然其僞可量也耶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未必爲

孔子之言然未爲甚過也有子聖人之徒奚於此而疑之以中都棺槨之制而謂不欲速朽以命子夏冉有之荊而疑不欲速貧此尤誣聖人且誣有子也孔子之於仕止皆曰有命何汲汲於得位而先之以子夏與冉有耶使孔子誠急於仕乃急於行道也豈爲不欲速貧哉爲貧而謀仕於蠻夷之地聵且趙啇惟恐不得者鄙夫之所爲曾謂孔子爲是乎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致諸王制參諸人情使君子致仁愛於其親非特不欲速朽也欲速朽者自爲之道不欲以身爲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敢以天下薄其親也二者固各有當矣有子賢而知道者奚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循天之賦物物受之者各異而因其所受者皆足以有成故其言近而未嘗不該乎淺淺而未嘗不極乎深上而可通乎下粗而可泝其精及其門者惟顏子庶乎近之而未至也孟子以下皆未免滯而未化矣有子未及孟子其言豈能似孔子哉爲是說者非惟不知孔子亦未知有子者也故觀論語春秋者當因其辭以求聖人之意觀禮記諸子者當以聖人之意折衷其詞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刼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讋懼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向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

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靮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蔑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刼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訐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談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盖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刼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刼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刼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弒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鄭靈公二首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而敗於私智之小人智之於人固可以成事然用之以私意則流爲詭詐險側而智能之士莫爲之用故惟足以取敗大度之士其計謨畫策未必過於私智之人惟其度足以容物故有智者爲謀有力者爲戰有才者爲之治所爲無不成所欲無不得蓋惟不自用其智乃能役舉世之智而私用其智者適足爲衆智役此事之必致者也人之度量相去亦殊懸矣世有棄萬金如涕唾者亦

有吝杯羹而不肯與人者自棄萬金者言之則已之所愛者大而他人爲愚自吝者言之未必不以已爲智而咲他人之妄也周襄諸侯之事亦多吾觀鄭靈公之死未嘗不深哀其智之小而咲其失君臣之道至於不忍杯羹之故而殺其身也且靈公非愚也其不與子公之羹亦非誠吝也特欲子公之咲而言夢爲輕也故不與之羹使其夢無徵而乖其素望此兒女子相戲之恒情小人譎詐之私智倘子公怏怏而染指咲而赦之召而賜之可也靈公欲殺之則過矣苟知其心不忠果不利於宗廟正其大罪而誅之亦

可也卒不能決遂死於子公之弒計其所爲豈不愚甚矣哉君臣之際難矣尊卑之禮不肅則必至於僭上下之情不洽則必至於離惟賢主能嚴其分於朝廷會同之時而洽其情於私覿燕享之頃朝廷之儀或有不欽雖親賢有所不避燕享以和樂爲本苟察其末節細禮而罪之則人人自危篡殺之事或階之以起故當容之以寬推之以恕使人咸得盡其情則嚴不至於離而和不至於僭矣靈公既不能預嚴君臣之分陵夷至於暱狎之前而方責之小禮還詭詐之智斷於杯羹以取強臣之憤其致殺身豈足恠哉

故巵酒杯羹微物也善用之可以重於茅土之賜不善用之干戈酖毒皆由於此人君自非以度容天下而挾小智以御其臣雖食之以大牢皆鄭靈公之續耳豈足爲智哉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於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怨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爲亂也至於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爲禍福故善御權臣

者能陰銷其威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己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爲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爲詰其事橫而然也其始出於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怨蓄於纖微芥蒂之中而禍發於篡國弒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於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爲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爲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

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幷杯羹而不與以取怨卒致弒逆之禍焉得爲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後嚼之侮之詈罵之以致其怒故每鬬則勝苟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況子公者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奪以爲榮決然而斬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慙同列之人乎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耻一人於千百人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爲千百人所咲也況子公丰符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爲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穀錢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愧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寬畧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虗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

待發於聲色而盡歸於巳雖有勃輩十百亦無足異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爲法而以靈公爲戒庶乎其無患矣

豫讓

士君子立身事主旣名知巳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巳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旣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

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旣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

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安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旣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樂毅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與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何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擧首而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

民行義乎哉特報世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彊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旣振所不下者莒與卽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頤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樂怠肆已挫之衆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撼千里之地而行

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莒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穀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殺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殺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矣可謂菽粟不可以食而寧啜糠覈之爲愈乎太祢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曹參

天下有不治之治而君子有無功之功非通乎道者

不知也人皆知治之可以治也而不知求治而得亂人知有爲可以成功也而不知有爲適足以獲罪者功與罪同非人臣之所計而治亂之來不可不審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昔其疑之以爲王者之於仁宜其致之速矣待歷世而然哉及觀乎古之求治太急而致亂然後知孔子之言百世不能改也夫民新脫於創殘之中不休息之於無事而擾騷之以制度文爲之說使勉而從我則所以仁之者乃所以暴之耳凍溺之人不可以近火久餒之人不可以飽食出溺而近火者必僵餒其而飽食者必死且火與食者豈有殺之之心哉求其速生乃速其死之道也故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爲樂掾吏縱酺置而不問弛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間幾於亂矣而海内以治何邪若參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疏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焰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恐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賴以久遠者參之功也史以參比蕭何參亦自謂不及然何非參比也何智謀雖過於

參而不學故干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宮室其意務媚於主而無撫民之心參苟居何之任必不爲此以何代參則何亦不能如參之明於國體而無所變更也漢苟無何則參之才足以立法苟無參而他有才者繼之則漢之法亂矣天下易得也而安之爲難安之爲易也而使民安於吾之法爲甚難矣蓋嘗聞君子之道矣故其所爲近道如此而先王安民制治之大法固不止如參之所爲而已也於乎道之不行也久矣哉

婁敬

將興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天下固非一言所能興亡也求其興亡之故未嘗不自一言始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善若是之周也吾寧爲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其詬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爲而與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集天下之善於其身也人不欲告以善是以其身推天下之善也有此二者而欲不興亡皆不可得也漢高帝以雄武之姿居智下意以用當世之俊傑旣夷芟海内可畏者而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說卽奉宗廟百官而從

之夫敬徒以謫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辯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淡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其術可謂甚疎其禮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言論必且咲其妄而帝卽日下詔與之俱西如不能視者從相之言不能聽者觀人之指屈天子之貴歛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己出貴乎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兼衆人之所長在乎因人之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奮

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有謀侔於高帝然所爲不及帝之壽者量不若也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殺不能容徵誅蓋蘇文而伐高麗武多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量狹以能勉强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漫發而無以制之故重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他取其智不問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爲之盡而莫敢負之夫能使賢才皆爲己用則其所爲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嘗

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言爲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疎賤如婁敬而用之不疑此漢之所以興也

條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

之所罰而借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旣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於利害喜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間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

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啟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伸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喜其有名以誅之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於爲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爲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誅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爲烏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是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詆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者此何以信於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衡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霍光

霍光以樸直見知武帝輔少主廢昌邑立中宗功烈爲漢伊尹而身死受赤族之誅世嘗疑之曰是烏足疑哉光之獲全其軀亦已幸矣賞罰生殺予奪者天之大柄授之天子使奉而行焉者也故是六者惟天子得專之然猶不敢私任其喜怒好惡以爲輕重而一決之於天功懋焉而後賞曰非我賞之也天賞之也罪盈焉而後罰曰非我罰之也彼得罪於天也其於生殺予奪莫不裁之於天而不敢預存於心以可專之位持之以恭謹至於如此猶且或有不中禍及

於身而殃及乎子孫況於無其位者乎且以伊尹之聖以德則天下莫加以位則爲之師而當阿衡之任以功則相湯取天下致太平三世而至于太甲其格於天而著于民亦已久矣其於太甲也未嘗廢之特奉之居憂於先王冢上俟其修德而迎之以歸其於進退宜無不可時之人孰敢非之然而伊尹旣復政於君卽決然請去其位不敢略有顧戀遲留之心何者誠知天之大柄不可以久持也夫伊尹聖人不任其私以賞罰生殺予奪亦昭昭矣猶畏且愼如此彼霍光者自度何如人哉以德則僅若恒人以功則非

有平暴亂安宇內之績特以謹愿偶爲人主所信而托以非常大事計其平日操天子之柄以制群下者幾何年矣其於輕重緩急已不能無私意行於其間乎哉嶷然立昌邑旣不審隨數而廢之天下之人見其所爲蓋已側目視光者久矣非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之爲人矣不待參乘而後疑之也爲光計者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廟旣有所托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卽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宜辭朝廷之政不與而以列侯就第族可少紓中宗之疑而息衆庶之怒光則不然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

居之至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矣其於民情國體究之熟矣光曷不思乎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予奪賞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吾故曰光之不底于戮幸也以其昧於去就之義而不知天之大柄不可僭持也雖然光不學無術其昧於去就不足責也中宗之待光宜亦不能無過焉當歸政之時封之以上國榮之以顯號優游以師傅之禮而擢　　其　　之權使光有明哲之知禹雲

山等知威權之不可以太盛而思退戢之道焉光身死之餘豈有赤族之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故取族滅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僭持天之大柄也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免於禍乎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爲也舍易爲而求難知則爲不

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爲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曆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爲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敎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尊而夷狄服有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鬪爭則可爲盡職矣不必漆漆然探其所難知以爲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爲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爲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也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敎不振而俗驕縱其爲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況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知之天道焉在其能爲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弑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爲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革風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惟雖可稱知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爲異況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災祥肥瘠也戕刺其體膚而不問見瘠者而問之人必以爲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爲知大體可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爲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災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黃霸

漢史稱黃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昔者嘗惑之謂豈有才如黃霸而不能爲相者乎後觀其爲張敞所奏然後釋然知其故蓋宣帝不能盡霸之才非霸不能也天下之患非才之爲難而用才者之爲難夫騏驎騄駬可以不載駕而致千里不遇善御之人雖欲一日百里不可得也宣帝善任守令而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爲國之體其天資善察好挾數以用而持法大嚴丙吉魏相之徒號爲賢相不過逡逡然行乎繩墨之內醇謹僅足而已非能有所創達施爲可爲後世法也豈二子之才止於此宰相之功業

視人主人主善任相雖中才亦足以爲治不能任相雖俊傑不能以成功霸之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于民而達於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爲相欲倣法令則人將以爲過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爲迂欲守廉隅則人將以爲拙沛然行於一郡而莫敢禦者今皆窒沮而不可悖乎雖有有爲之才安能立不可爲之功致不可得之名哉其敕上計吏之事教化之一端耳眞宰相之所宜爲古之人先務教化缺霸豈爲過哉張敞遽毀訐之謂其教民爲僞而宣帝亦遽聽之蓋宣帝之素志以爲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

督責苛刻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尤霸之非霸雖有爲其可復得哉王猛慧黠小才非有絶人之智超世之量苻堅斬除異議之臣而親任之卒幷彊國而雄視海內非猛難遇用猛者難遇也任人以位而不假之權猶不任也假之權而不用其言行其道猶無權也今霸治郡則爲良吏爲相則爲恒人任之以良吏之道彼則以良吏自效也束之以恒人之制雖欲不爲恒人安可致哉噫才有餘而不用者士之責也用之不能盡人之才者人主之責也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之善慮國家者每事撥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爲患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爲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自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

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幷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爲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爲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爲矯激難守之法以爲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顚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愼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簒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簒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

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以爲莽之得成其簒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孰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簒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爲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爲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闈闥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

其柄內無母后爲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乎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權之禍何自而致哉乍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漢章帝

治天下之患莫甚於矯前世之失而過於中天下之事可矯也而不可過也然矯之急者必致於過失火之家三日不孰食走而躓者終身不御馬躓與火豈馬與食之罪哉而爲之不食不御此矯之過也蓋懲之甚者改必速畜之久者發必肆方其前人之所爲不合乎心其心怫然思有以易之而未能一旦據可爲之勢力矯其弊不暇顧理之是非則所失者愈多矣往昔之事類此者甚衆雖漢章之賢亦未能免乎此也魏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真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群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矯之以寬其寬也或過乎中而時自出其所爲

又恒過乎嚴是以當時文物典章雖有可觀者而朝廷幾於不治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加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爲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以德化人而人自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也文帝嘗曰長者固殺人乎然則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皆不得爲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王者之道不貴乎太寬亦不貴乎太察太察則善

者或不能自容太寛則惡者或可以苟免二者俱政之弊不足以爲中道明帝失之察章帝矯枉而两失之然章帝之心稍近乎寛非明帝比也漢四百餘年歷二十四帝稱善治者僅數人而章帝與焉其功德可少哉且猶不能盡善也今有善弓惜其偏而欲矯之也必問諸弓人豈智之不若哉其智專且習也欲矯天下不求天下之士而問之謂之智可乎章帝賢矣惜其不得天下之士而輔之也

嚴光

君子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

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爲子陵之高子陵豈爲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偃蹇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則樊英之流釣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爲是也賢者非事君之爲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得賢不任之譏吾身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臣以非議而見罪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謇謇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疏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王良友人謂良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爲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竇武

禍恒發於大忽而事多敗於不斷爲天下之大事者當畏可恃而危垂成不以己之有恃而易人不以彼之不足備而肆志故所舉無不成而身完功立竇武之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政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爲賢者也女爲太后而身爲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蕪盤結宮省甚固爲誅之之計當使策謀

預定于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夷之如雷霆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于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爲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竪得發密奏毋帝爲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犬于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況節甫宦者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爲備哉武蕃之賢非不知此特忽其不足畏故耳爲計既疏遂使太后變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

才不足稱矣小人之謀害君子其爲心忍爲慮周爲計決故君子多不能免君子之誅小人特以不忍之心行以疎略之計而不慮其足以爲害故反受其禍者甚衆此天下所以治難而亂易忠義之士於是無所成功也有國家者可不愼其始哉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爲學未爲遠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爲惑矣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脩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觀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說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箸之弊必至於瓊臺瑤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橫之辨而亡大臣豈可苟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

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爲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苟以爲明愨以爲斷督責以爲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敢妄之甚哉漢之久而

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為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祭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未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少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宣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都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宣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為土水而以刑罰為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惟其為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為庶幾如宣與統時人所推為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宣之罪哉

馬融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為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乎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徙取惡弊孰若不食冀祿之為高哉苟謂事冀為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以此得罪死有餘榮曲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蹈乎禍豈不足為患失者之戒乎

趙苞

趙苞為遼西守鮮卑刦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均璧之橫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橫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刦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子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義者合乎道

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毋以全城與全毋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毋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下不失賊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芭之不足以及此也

許劭

不以窮達易其守者君子也不以治亂改其節者良臣也屈挫於困約者必不能不驕於富貴廢衰世而爲亂者豈能效忠於乎治之時乎許劭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昔人以爲確論余意劭特畏其劫而陽爲好言以悅之耳姦黠之人譬之虎豹豺

狼明主在上制之以法束之以威虎豹豺狼之去玄夜而就白日特不敢肆其噬齧而已豈遂化而爲麒麟騶虞也哉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道事其君惟以忠國家成事功爲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之郭子儀者近之矣故受任於敗亡之際復起於退閑之餘有蓋世之功而欿然不居挾震主之勢而人不之忌彼其存心積慮一本乎至誠而不以絲毫之僞雜乎其閒是以上而君安之下而民悅之其功業之盛卓乎無幾者以是故也彼曹操者以權詐爲智以巧譎爲略寓誅殺於嗜咲藏猜很於

脩易此其事上御人應物達變者舍詐與譎莫先焉故雖鳥張烏合於一時能盜漢之天下而不得天下之心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如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爲誅滅而後已何以爲能臣於治世固當爲亂世之治臣操何德而堪之吾故曰劭之論切於操而發耳非所以論操也

華歆

士固有德有餘而不善用者然操履不失乎正雖不長於用無害其爲士也若華歆者專制一郡拱手而見奪於人其才不足稱矣又不能固守而役於曹操

爲之弒天下之母此誠小人之無恥者而當時謂之良德有德者果如是邪史乃以其少時鋤地得金視而棄之與管幼安揮去不視分優劣幼安百世之士清介之行老而不衰與其初志正稱以歆比之不啻犬豕之於神龍懸絕甚多世俗論人槩以小廉細謹信其大節早年所踐料其平生義士仁人不以可欲惑志而好名之士多飾許以釣名夫豈可不深辨邪

諸葛孔明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恒情而君

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已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衆魏次之而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二國之司馬懿周魯張陸之徒皆不

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已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爲相歆然虛已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哉事功之成敗不可以論人也久矣禹稷與天地並而顏子陋巷之窮人伊尹佐商有天下而伯夷餓死無以自存其身之所處殊其所爲又殊其志之所向亦殊孟子獨謂顏子可比禹稷伯夷與伊尹皆得聖人之一偏者孟子可謂善觀人矣夫善觀人者不以所至爲優劣蓋成敗利鈍天也天之所命雖聖賢有所不能爲聖賢之道寧有不至哉其所不能者非道之過也以孔明之賢與漢而致治其素所蓄積者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推孔明之心伊尹周公之亞也而其所未至道不進也使孔明聞道則爲

聖賢矣惜乎其未有聞也於乎道不勝其才智茲其所以爲孔明也歟然其過秦漢之士則遠矣

罷統

三代之時人才皆本於學故有才者必明於道德之要知道者必通於爲治之法自周室既衰上不知所以教下不知所以學於是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而攻之而學術治才析而爲二天下之士明於經術者未必能見諸事功優於世務者未必能本於學術其弊至於秦漢之間世乃以儒生爲無用而司馬徽之論人才亦謂儒生俗士不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

其謬豈不甚哉儒者之道大之無不該細之無所遺近不以爲易而不舉遠不以爲迂而不爲固無有不達乎世務而可以爲儒者也其不達世務者謂之非儒可也安可謂儒生不足用乎自徽所稱者觀之若諸葛孔明之言論事爲其不中乎道者鮮矣謂孔明非儒者不可也然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

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王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王者患乎德不弘道不洽不患土狹民微也昭烈居荊州之地能喻之以道俾民樂生而趨義吳蜀之民固將棄其主而歸之矣苟爲不然以四海之衆而見奪於亂臣所少者豈地與民哉統不能輔其主以仁義敷大信於海內而導之爲齊桓晉文所爲之事其才智不足稱矣安在其爲俊傑哉或者以昭烈得益州故能抗吳魏不知其不能興漢之業者自取益州始昭烈非有匹民寸地之基特以區區之信義感激人心

所至人皆樂從之及乎奪璋而據其位由是魯肅得以讓斥關羽孫權得以分裂荊州而昭烈之聲威損矣此功名之心勝而不知道術故也先王之智謀兵力非能遠過於後世其能以弱制強以小服大獨何耶以其養才立教無不可用之學無不知道之人也大行一法而使弱可強小可大雖不求功利而功利豈不遠哉而世士顧忽之以爲儒生不可信之言詖被行謂之善治殆猶未也

諸葛誕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借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孝豈非凛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此吳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覆國弒君取富貴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耶

晉論　二首

書不可盡信也而紀載之詞爲尤甚同時而仕同堂而語十人書之則其事各異蓋聞有詳略辭有工拙而意之所向好惡不同以好惡之私持不審之論而

其詞又不足以發之能不失其真者鮮矣況於世之相遠或數百年耳不聞其言目不覩其事身不預當時之得失意揣心構以補其所不足而增其所未備或有所畏而不敢直書或有舊恩故怨而過爲毀譽或務奇眩博而信傳聞之辭或欲聳人之視聽而駕爲浮辨自左氏司馬遷班固不能免乎此弊況世之庸史其能傳信而不誣哉苟不因人君之賢否以考其政之治亂因行事之忠詐以定其人之功罪而欲盡信史之言則奸邪或幸免而無所懲豪傑之士咸有遺恨矣司馬師之於魏猶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

以司馬王儀引罪于己而殺之其暴害不仁狼虎而冠者耳史氏又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傅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由前之言則爲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之將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其必不然矣蓋盛德無繼者善多闕而不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篡魏而有天下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言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諱志之以微見

頌師之美不亦輕於信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冊武成以聖人之事孟子猶不信而非之況庸史之所述奸雄之事爲奈何盡信之乎信其所宜信而斥其不可信者此篤於信者也徒信而不知其非安在其能信乎孟子非不信書也不爲苟信乃所以善信也余非不信史也蓋學孟子而未能也 微見下疑有缺

有天下而無天下之慮是以天下與人也天下固非知慮之所能守也然而先王終不敢忽人事而不備以爲盡吾所當爲俾無復遺失然後可以奉承天之與我之意天之予奪豈偶然哉其得也必有所自其

失也必有所致天非不欲人得其全且久也然數百年而僅一見者人不能盡其道天雖欲與之而不可得也援人於衆庶而命之官孰不欲其久哉其或不免於危敗者有以致之非其君之不與也自書契以來享國最久者莫如周本於積累之深遠固然矣求其經久保大之法上輔乎天道下宜於人情山川草木之性鳥獸夷狄之類莫不曲盡而各有以處之堯舜之治不若是之詳也聖人豈好爲是煩悉乎不若此而至於亡者皆閼天之命君子不謂命也漢之境土分裂數十載自司馬氏父子襲蜀虜吳起而一之

可謂盛矣其赫然南面而帝不惟識者知其宮闕將
傾子孫不保奸雄黠胡亦掩鼻而哭之　盛尤
其去兵過蚤立子非賢之所致孰知其失有大於此
者乎誠使法立而制定餘教遺德流溢於海内雖刻
持以而　諸　臣民猶將稽首屏息而尊事之況
君之嫡乎中國夷狄不使相淆疆場富貧不使相懸
上下有分内外咸叙雖揖讓而治可也奚獨於兵之
恃晉之君則不然禮失於上而不知法弛於下而不
舉風俗弊壞而不能振教化缺失而不能脩視其朝
則大臣分黨而相軋貪墨而無厭視其野則胡虜雜
處於近畿而不爲之防族人奢縱僭侈於下而不爲
之禁雖以中才之主繼之不能免於亂矣況騃豎悍
婦居乎位而重之以倫穎之徒犬鼠之備哉懿師以
狡計詐力潛據默竊歷數世而後得僅一傳而失其
十九骨肉相殘卒爲夷狄所轢籍有國以降未有子
孫受禍若此之甚爲中國害若斯之階者也豈非取
之不以道守之無其具故耶取天下而不以道者禍
必及其子孫漢之呂氏唐之武氏宋之金寇或弑及
其妻子或後嗣幾無遺類雖人事之變亦天道之不
可誣者然此三代者以其有守之之具故危而復安

衰而復盛而晉之既微累有篡弑之禍以其治具之
不完也取天下而不以道是以天下禍其子孫也守
天下而無其具是使子孫禍天下也

司馬孚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惟雨彌時而
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横乎世而天
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
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
使海内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
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
王所以欲明斯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
事以爲觀美乎其意以爲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
爲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爲亂之爲愈也周
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强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
可以兼幷然而卻視竦顧莫敢發口嘖犯上之言者
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
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於諸國哉卒至
於刼其主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
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於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
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

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不廢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睨其旁而欲攫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至於弒君簒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恠蓋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悲欷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姪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

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二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温之兄全昱皆能知簒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群盜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乎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弒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殷浩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于世者其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抗直之士衆惟晉祖玄虛而尚清談故上之生於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擇然有等

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興江左謝安以此勝符秦庾氷王彪之之流皆此以見重于世上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於鈍有者愈於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于懷入手于袖取金帛于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而已有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見者類多夸

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於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溫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否乎溫擁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溫等猶不易况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禍難矣彼溫者志趣雖有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爲當是時晉室之衰甚矣使浩爲相能與溫驩然相下說以安國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溫必感奮而恢復其外浩脩爲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爲不能爲之事而圖不可圖之功蹂姚襄而致其敗佑敵國之閒而自將以褻人其智術之踈殆與豎子無異固嘗欲廢稿咲而俟其敗者卒取廢奪豈溫之罪哉溫謂用爲令僕其宜欲以浩爲相浩不性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爲也蓋浩率易而不知國體觀其欲殺蔡謨固知其人之誕妄而不可有爲矣其視導安之持重嚴簡相遠不亦甚哉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變李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者幸也

郭巨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

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放麑不忍君子美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爲不孝天曷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王彪之

人恒病乎才略不足應天下之變才略足以應變而或不適乎事理之宜則其病反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貴乎才略之優而尤貴乎用之得其當譬之干將莫邪用以誅擊盜賊則爲義用以爲盜賊之事則爲亂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惡判焉如水火故君子有

時而智有時而愚皆以適夫義而已焉可苟乎桓溫之於晉猶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懿也火緩不死則篡晉必矣入朝而廢海西公是篡弑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足以任天下之重力抗大義而拒之使犬鼠之徒無所肆其噬嚙之姦則善矣不然則奉身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然則徉狂稱疾勿預其事焉或可也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姦動色不知所為之頃乃為之草具儀制朝服當階神彩毅然定太后令而廢其北面正嫡之主此何為也哉衆皆疑懼方若鋒刃之迫膚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厲聲決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然使彪之能以是折溫於朝會笏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助強臣以廢其主作其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郗超之下而後世猶謂彪之爲才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宋侍中謝朏當蕭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璽綬陽爲不知引枕而卧朏才智非彪之比然於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朏類邪

梁武帝

疫癘之生必自內不足者始疫癘不能擇人也內有不足則虛虛則自疑自疑其疾疾有不至者乎異端邪說者道之疫癘也其入人者外疑作內虛無主而多疑者必先奸之飫於粱肉者不求藜藿身無罪戾者不問救宥豈忽於味而薄於惠哉是且無疑也梁武帝以帝者之貴區宇之富驍雄英果之才力足以奪取人之國家勢足以制萬姓脩短之命及其志得功成願屈尊於佛乘素車食瓦器服賤人之衣冠而願為其奴其志獨奚求乎蓋生於疑且悔耳恒人少壯時挾勇往之氣為逆理異常之事以為當然而不恠至於既老而所為畢成所志畢獲其氣亦且衰矣於是追計平生之所為可愧可畏者雜然心目之中思可以自贖之術而　迺之當此之時有以佛氏之說者必將善而從之矣武帝以詐力據人之國而弑其君滅其宗姓其用兵略地攻戰搏禦無辜而死者以千萬計春秋既高靜思而熟念之孰非可悔者乎悔甚而疑疑而思釋之之道觀佛氏之說有觸于心以為惟此可以贖吾之罪凡佛氏所禁者皆不敢為佛氏所云利益於身者皆不吝而爲之卒至舍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於危亡也佛氏之大指歸於誕妄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賤棄者皆悖理也哉王者之法有贖刑惟殺人不可贖使殺人而可贖

則殺人者愈多矣天之常道善惡各以類應爲惡而知悔必貸其罪則可矣今其言謂雖窮凶極暴之人能幡然自悔則可以成佛是教人視爲惡爲無罪而啓僥倖之門也其妄不亦甚乎且有爲而爲善者爲利無爲而爲善者爲義以義存心者爲君子以利存心者爲小人利於免罪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而梁武欲以此自釋固已蔽於擇術矣欲免於禍得乎使梁武稍明王道知前之所爲不足以順天服人則勉爲仁義正家而正天下子弟輯睦小民親附則可爲善國矣棄所當爲而惟異端之從攸倫悖教無事

之時子弟已叛于下身幽於盜賊擁兵者環顧而不救憤怒而相屠不至身死國亡而不已向之所爲適以爲害矣豈有利哉古之聖人不忍殺一不辜行一非義而取天下所以正其始也不敢舍仁義禮樂而左道小數必屛絕之所以善其終也始以詐力終以異端此梁武所以亡也

魏孝文

昔者舜命皐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人亦曰伯夷降典折民于刑豈非禮者刑之本而刑者禮之寓乎故禮之與刑異用而同歸出乎禮則入乎刑法之所不能加者禮之所取也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乎禮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書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處矣文姜桓公之夫人而與弑其夫其罪爲重故於其去魯也削其姓氏曰夫人孫于齊哀姜閔公之母而與聞乎故其罪爲輕故於其去也不削其姓氏而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然其事雖殊而子無讎母之義則等也是以於其葬也皆謹書之而無貶辭焉其稱孫于前以正天下之大義書葬于後所以全母子之至情皆本乎綱常揆乎人心合乎伯夷之典皐陶之

刑而無悖者也元魏馮太后酖其子獻文帝弘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爲馮氏行期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有爲異說者以爲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讎焉得而爲之服吾意不然天下固無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爲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已故而弗爲服況孝文乃其孫而可以父故而讎祖母乎知其親而不能推其所當尊禽獸夷狄之道也因吾之親以推吾親之所親因吾之

尊以推吾親之所尊此聖賢之教所以異於禽獸矣狄而爲萬世通行之典也毋殺其子而孫得讎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乎假而不幸遇若文姜之毋預殺吾父爲子者欲讎之則子之弑毋與婦之殺夫其罪固無以異弑毋而復讎欲爲孝而益重其不孝猶且不可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葬以明毋子之恩況馮太后直衰妾比耳毋生之身而毋殺之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讎其祖毋而絕不服喪果何義者乎論者徒知父之讎不共戴天而不推孝子之於親縱受其虐不敢疾怨固非常人之比苟惟伸子之情而不明父之於毋猶吾之於父是惟知有父而以祖爲路人商鞅韓非之法猶不至此顧欲妄援春秋以斷之春秋之義曾若是戾乎故馮太后之殺子固獲罪于春秋而非子孫之所得讎也孝文之盡心乎喪禮其於禮也合矣其於人子之情厚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聖人於人之過求人之仁而論者乃於人之美而求其過其亦異乎聖人之教而甚於責人也哉或曰子無讎毋之義固然矣唐之武后論者惜五王不告于廟而誅之何也曰馮太后之惡惟在乎殺子故孫不

得而讎之武氏滅唐之宗廟社稷殲唐之子孫易唐之國號是唐之篡賊也子雖不可讎之唐之祖宗其舍之乎五王爲唐討賊中宗勿與知焉其可也是亦春秋之意也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公義廢私恩惡大而爲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春秋者鮮矣

崔浩

子路問成人孔子荅以臧武仲公綽卞莊子三人者之所長而必謂文之禮樂而后可其意猶若不足於此者始誦而思之以爲何成人之難如此耶既而得其說然後知聖人之言節焉此而不可加損也徒智而不能無欲則將舞其智以爲姦徒勇而不能無欲則將恃其勇以爲亂無欲而不能燭之以智行之以勇則將局爲猾固陷於愚僻而終不能有成焉斯三者而又有禮以節之樂以和之庶乎合於君子之道矣不然三者特一行耳操一行者天下豈少哉秦漢以下諸葛孔明視成人爲近之張子房備是三者而禮樂不足謀海內之事無遺策可謂智矣而未能不離乎詭棄三萬戶而不受辭權利而不居可謂無欲

矣而未能不近乎矯報讐秦項之間不遺知力可謂有勇矣而未能皆合乎義然比之當世之士則無過子房者矣固一世之傑也若聖賢之大成則豈如斯而止哉拓拔氏之崔浩嘗自謂其才可儗子房而稽古過之浩信多智矣缺不肯屈爲之臣及遇高祖則曰沛公殆天授遂從而輔之不去子房非苟云爾也君子莫先乎擇主有濟世之術而不知擇可輔之主則爲棄其術遇可輔之主而無濟世之術則爲速其禍高祖寬厚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禍也故天下旣定則欲引而去之使

君臣之間坦然無疑昔之料敵制變出人意表者今皆斂戢韜秘不使毫髮發見于外說客謀士之態一旦化爲醇儒靜士而人不之覺高祖雖欲疑之豈可得哉此子房之智也浩之主夷狄之雄猜暴之虜耳而浩之術又皆出乎推步占驗譎恠恍惚之說參之以揣摩縱橫之辯智術蓋於其國權勢行乎群臣之上使人主忌其智同列畏其威固有致禍之道矣況重之以專挾之以私觸其所諱者暴之於外而身不知退卒取族滅豈足異也哉子房旣智而守之以無欲故全浩以智濟其欲則歸於不智而已人之有

智猶地之有水然用之順其道物資之以生地利資之以成苟無以制之則浪溢泛濫適足以爲地之害君子之爲學必也本乎仁由乎義立乎其大者而用其智智發乎仁義天下之大智也不仁而欲用其智幾何不爲崔浩哉

蕭懿

大臣之義守死非難也死而利國家安社稷爲難使惟知守死之爲得而不顧社稷國家之存亡烏在其爲大臣也哉齊東昏之惡浮於昌邑王遠甚率其所爲亡齊決矣蕭懿之入爲尚書令也誠有忠藎之心

告于宗廟擇其昆弟之賢者如寶寅輩而立之而廢東昏以侯還第則齊祀可延姦雄挾兵柄者雖有跋扈不臣之心亦無自而作矣懿則不然知其主之昏狂而不能爲之計斂手就戮而卒無益於天下惟憂其弟之爲國患而竟亦莫之能禁也雖曰守死不二而豈足爲忠乎雖然晉宋齊梁之間強臣陵上不少顧忌視廢奪其君如易奕棋缺勢可以篡亂而不忍爲也其才固短於應變而其執志不回豈非亦可尚哉

甄琛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

也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産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於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剥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税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横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税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善哉乎斯言大下名言也而當時群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既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強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於官一旦聽其爭鬪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皆哄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沈約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而其心常懷慚慊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負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凛乎在前皆其雠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逵王凌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巫覡之流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當見之矣何爲而但訴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惟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内愧於天天固有衡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逃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説死猶生也將死而覩鬼神異行者多行可愧者也

袁粲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蓋恥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爲仁管仲之非仁孔子寧有不知者乎終不沒其善而與之者其意以爲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則人不復知尊周爲

矣而亂臣陵上者愈肆矣故取其事而不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霆霜露雖以殺伐爲威而生物之意未嘗不寓乎其間大義與大仁無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勸者乎後世之好爲言論者持法太刻而責人太備或以已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詆使義夫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沈約齊之當國小人袁粲宋之忠義大臣也粲非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可比漢王陵王允適不然有古豪傑風視褚淵輩直狐鼠耳其計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粲過也約不明其本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粲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此何足罪粲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攄衷露腑於朝廷之上則爲慢涉水之攝裳雖及股不可謂之不恭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群臣內外之臣有威望者必剪除之粲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遺稱勢利使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義宜是也

夫豈有過哉約擁利鄙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粲之言其心可知矣區區富貴曾何足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捐禮義不顧軀命而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唉甚至於簒國弒君以固其寵而卒不免悵悵而亡矣若守道以死之爲愈乎後之患失而貪得者視粲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周齊之事

姦雄之主圖其處患極於精微防禍極其周密除其所忌惟力是視不使有萌蘖之存其爲計莫不自以爲工矣而不知禍患之生常出於其慮之所不及力之所不能報應之速不失分寸而其圖人者適以自圖滅人者適以自滅也觀於周齊之事何其著明哉初高洋既篡魏氏而奪其國忌元氏宗族强盛恐其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殺之其心以爲無足慮者矣後十九年而高緯爲宇文氏所虜高氏之族皆死於宇文氏卒與元氏無異宇文氏之計行亦自謂莫之能侮矣後五年而后父楊堅拱手奪其位宇文之族幼子单孫無一存者其受禍之酷亦如高氏焉高齊之滅元氏當陳武帝永定巳卯宇文氏滅在宣帝大建辛丑始終僅二十三年而二姓相滅但盡而

無道當其盛時氣燄熾然逞此威害於勢窮力竭之人自亡雖天不能遺之而瞬息俯仰之間灰銷澌盡同歸於殄滅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區區智力曾何足恃乎三代聖人不肯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非惟道之當然不忍以一身之貴富易子孫無窮之禍也故無功而得天下禍其身者也殺人以逞而欲保其國家禍其子孫者也

隋文帝

隋文帝以詐力取其位其子侈縱以致敗亡君子陋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戶口蕃殖國用富溢夷狄雖

強大不敢少與之抗若漢唐之盛矣夫果何以得此也昏惑之士欲富國者必厚斂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積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績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吐谷渾之子嵬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渾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以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為人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續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為比求其所為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苟不強為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與之比者幾希

蘇威

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者君子也惡死而慕生貪富貴而戚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為可惡寧知死有善於生者乎以貴為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

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從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徇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於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危邦敗國有知義者立乎群邪之間使小人之爵祿不足以誘威刑不足以脅則尚可以與也不然雖全盛之天下其誰與守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為之死也輔相持祿惟一蘇威拜伏蹈舞勸進頌美於群盜而不以為愧威在文帝時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

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群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僥倖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於群盜其辱甚於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恥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爲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於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雖然威固不容廢其身矣而隋之廢其群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者豈爲爾哉養其氣而厲其節乎及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群臣詐龍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籠殺於殿庭之間凡仕于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耻之人氣不足以有爲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惟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爲者惟君子爲然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爲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唐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

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爲喜必以無功爲耻苟自耻其無功乃急於成功不顧難易而爲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爲其所當爲而不强其所難爲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爲尤甚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逺伐亂而未嘗以逞於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甘心於異類者必有偏馮婦之子孫多死於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於踶齧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群雄而盡有海內其心思欲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寵而獮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粤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於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絶於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代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於雜胡德光紹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

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翦於武氏再殘於祿山黃巢殲之崔胤朱温芟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在拯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禍也

唐高祖

人之恒情多耽於所樂而不忍舍自十金之家以上推而至於天子盡地之所產以爲富極人之所尊以爲貴其爲可樂亦大矣自能明智聰達用心於事物之表者雖十金之微猶不肯釋以畀人而況其至大者劉項以此戰爭曹馬以此而凌人之孤寡世之亂臣賊子以此陷滔天之誅而不辭皆知其爲可樂而然苟知其爲不足貴則持以與人可也而況父子之親乎古之人主眷眷於有位或除其所可愛或吝於所當與既老而諱言死將終而不立嫡者衆矣識卑而量狹不知盈虛消息之道爲宜然是以卒至於禍敗而莫之救也唐高祖固中智君也而能於天下始

定之時授太宗以位而無顧戀之態豈其明達有以與聞乎道耶是蓋不獲已耳太宗以藩王一旦殺太子於宮內使其心腹武力之臣操兵至於君父之側而高祖不知其事亦危甚矣高祖之心蓋深爲之懼潛爲之怒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何也於是亟以太上皇自號而避其逼人之勢而太宗亦安然處之以爲當爾而不怪吁此其時爲何時其事爲何事邪傳位之後又閱十年而崩高祖不能忘情於天下也審矣太宗貞觀之治爲甚美太宗之早得位天下之幸也其所以蚤爲政於天下者太宗之不幸也後之君子書其事於其前曰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立世民爲太子於其後曰太子即位而高祖不與焉然則其傳禪之實不亦著明乎

唐文宗

人君不患無才而患德不足輔其才不患乎無德而患乎不能用其德有德矣無才以用之則近於愚有才矣不本於德則流於譎燕而備之者惟聖賢爲然自三代以下漢之武帝中宗唐之太宗宣宗皆優於才而病於德者也元帝之仁柔文宗之恭儉德有可稱而才不逮者也二者均失也然撥鄉閭之行則才

不如德論天下之功則德僅可以自守而才尤可以有爲與其怨慈而制於人不若剛果英毅者之易轄也文宗之操行唐諸宗皆不能過然而無益於危亂内困於刑臣外制於藩鎮者何耶有圖治之心而無爲治之畧有獨善之德而無濟世之才也治天下與爲家異謹言篤學持小廉守小信無怨惡於人匹夫之事得矣爲君則不然明以別賢否而處之各當其位仁以立政教而使宜乎民心勇以及事之幾而致其決智以通物之情而盡其變剛而不猛柔而不縱簡而不怠自彊而不勞而後天下可爲也斥李德裕而用宗閔訓注不可以爲明不能革厲民之政不可以爲仁可會之幾陳于前而不知應之之術不可以爲勇蔽於近習姦佞之徒賞罰不達乎功罪不可以言智惟恭儉之節粗若可取亦特匹夫之行耳雖耻爲凡主何能免乎然自昔人主鮮能自知其過窮兵黷武則妄擬於湯武之師優游姑息則比於堯舜之政言利則以利民爲辭廢嫡則以擇賢藉口較其所爲皆蓄禍致亂之道而其心方欣然以爲聖智者甚衆文宗獨愧歎自謂不及赧獻其天資之美蓋可與爲善者也使得賢者濟其所不及豈遽不若宣宗哉

然則非特才之罪也

張九齡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玄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齡古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善處身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於去就也楚王戊不設醴於穆生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醴之不設何遽至於鉗哉然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以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詈辱僇咄詈辱僇咄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戮辱直毫髮間耳烏可不預爲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爲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玄宗之不殺九齡宜以死爭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笏而請玄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去就之義

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玄宗以王夷甫見誚又怒而不去玄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侮九齡而玄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於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詘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

乎使九齡獲聞聖賢之道以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於貪鄙求之於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未足爲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郭子儀

寓高世之意於衆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固衆人之所恥而名譽大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莫尚之功負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宜若有特立絶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爲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爲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於上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蓋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群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震乎戎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薄天子而不爲則庸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於天下猶不能

自明也子儀以爲使己見疑於君啓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之爲愈也故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爲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己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爲可忌其深慮遠計邈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待子儀太高者以爲必不肯爲待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奢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爲子儀曷爲而爲之乎求其跡而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沛公入關而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籍急擊勿失使子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恩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譖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李逢吉之黨謗其名應圖讖非敬宗察之度幾不免矣子儀雖受謗於群小而未有以不臣爲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然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汙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疑之際而行不失義者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夫

唐莊宗

唐莊宗以童子提數萬之師虜劉守光父子滅梁而夷其家廟命將入蜀取王衍若發芒之脉撥千里之地而號令天下何其壯哉及志得功成勳臣外潰奴隸內叛疋馬獨出歸身無所流矢一集骨燼廡下妻子傾散屠戮人手與其初若二人之爲者何也人之所恃以呼吸皷運萬物之變而與之推移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絲毫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挫之以困辱而不屈處之以尊榮而不驕弱壯老耄更易乎其身如閱一日之旦暮彼有以爲氣之主故也惟隨其所使而不窮隨其所寓而皆安衆人之於是氣也萬物爲之主而反爲氣所使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氛如暴雷疾雨之溝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恍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莊宗者非真知義與利之辨明於君臣之道者特假尊唐之名以求遂其欲得之心耳故其勃興少年之銳氣足以眩惑驚駭庸常之人而稍有識者固已竊笑之矣及其所欲既充向時之銳已盡則索然沮壞不復自振而蠱於嗜欲便佞駭夫弄豎皆得蒙獲而蔽壅之於是刑政踈紊表裏俱亂由其爲氣所役而莫爲之主故也均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

養者爲虛氣爲氣之正者不變於物恃虛氣以應無窮之機其有不頹散者乎有志乎事功名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區區之虛氣求以有成非君子之所知也

臨海縣知縣黄　詔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校

遜志齋集卷之五

遜志齋集卷之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勑提督學校臣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勑整飭兵備臣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臣王可大　校刊

雜著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從之君子其爲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恒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恒人之

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恒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恒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己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貲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己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恒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己也利其賜己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衒也畏之而譽者六或畀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譽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吹而從之者雞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

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所（疑當作漠）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慍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局於毀譽於道也其庶矣乎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

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毀君子不合乎汙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

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備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大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僞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僞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爲亂臣趙括於

趙氏爲敗子然括能讀父書得五樓料劉裕用兵曾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脩其可以無媿

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
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
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近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
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
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巳固巳大畔於君子
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恤其身雖生其心
之亡巳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
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
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旣以此夸眩於世
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

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
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
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巳
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
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
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
云乎其去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
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
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

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
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
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
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
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
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
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
其同則枉巳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
聖人不效而惟異端詭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夷狄
鳥獸耶

祛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
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
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
意欲使天下信巳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
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聳動衆庶其
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
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
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
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其可悲也夫運

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廻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鑠唇㩮鼻俯簪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

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譎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推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緜緜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旣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尙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寃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

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恠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于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

命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嫥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雖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

者賤於牛者也不能自衛而困賤貧苦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倚禍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發戚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説窮矣雖然此吾癈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下者之蔬也九州之内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漑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萊而理之也戎狄盜賊賤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賤吾蔬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餔同其好惡而恤其鰥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

民之災祥皆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蔑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漑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豐嗇禍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闇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圃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瞷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

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床裂二字疑誤）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

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
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鬭耳
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
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羸縮士嘗遊錢
塘與無賴憍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
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
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
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莫得縛至
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

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
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明辨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爲善言也乎
曰其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
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爲
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
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叙
誠乎物之圓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
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
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
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樂誠
脩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爲公卿大
夫爲士爲刵爲劓爲剕爲宮爲大辟非聖人賞且罰
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
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
人畋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
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
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
之然哉誠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

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
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待萬物豈
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
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
詐之道聆聆焉瞯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驚也夫務
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愕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
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
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
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
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

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母褻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為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因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

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為鄰國之笑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為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為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學辨

人莫不為學孰知所以為學也所以食者為飢也所以衣者為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為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繁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

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辯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弊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啻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覈之乎事為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

其未至日暮而歲較晝有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發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纘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者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過

也非學者之過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笑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剟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于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傅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

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衆人笑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痏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病況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

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拇疴爲戒洪武辛酉九月
二十六日述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收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

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衰老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乎老聃問乎師襄問于郯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則奮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儗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二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

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歉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衒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椽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鐵

載之而不重蛟龍鯨魚鯤鵬蝦蟹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爲地卑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越車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輗折而轅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

而誇諸人觀者鬨其誇而信之以爲車固若是効而爲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哄其拙越人以爲紿已不顧及寇兵侵其境越率敝車禦之車壞大敗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爲禮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爲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粹而全大而正確乎其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衆人之不知窒於學者之多岐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爲道慤者以小慈爲仁剛者以嚴刻爲義能言者溺於言而不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卓而未嘗要之

於至理人人莫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爲天下裂譬之推輪斲轂之車置而不用猶或可以欺世苟責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僨人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爲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爲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必有未至自視歉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恒以爲己憂則爲善學矣挾其易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仙居陳憲直與其同姓之友子顏奉其縣大夫之命謁予山中將率儕輩從予以爲學予固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度不堪師人且今學校之所學者將以爲道乎將以爲進取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人乎如止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於道也必矣舍聖賢之不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師之吾懼憲直子顏之爲善學者哄也雖然觀其細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況聖賢之道乎然則憲直子顏之取吾也固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而已也不惟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爲歸余雖魯且病固將以望其子焉爲及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天其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玄太上得其全其次致其偏見之於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樂其性鳥獸魚鱉萌芽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可以整齊前古之墜典刮磨往哲之遺編開生民之錮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子身無間於出處位無間於崇卑莫不欣欣自適無往而不致其樂焉今吾子

懷淑明之資循正中之塗所準者華尹叔旦攸師者
仲尼子車談經則融成生斥稽史則遷固受誅幽探
神秘明執道樞洞燭千古遐耿九區由某湏部賜億
紫愚覡不噍心恐受其汙神交顏閔冥與之符其於
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忘抑氣歛但若不豫瞠乎若有
望而又失焱乎若欲求而弗遂惝乎疑有懷企乎如
有慕不知吾子奚與古之樂道者異也方子曰唯哉
否否吾有所思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公子曰
人情之交感有散皆自非聖智不能絕去今豪族貴
胄穿門遂戶畫梲雕楹文簾珉礎翦分繁鬋錦爛綉

耶燕趙之姝秦越之女環居雜處置酒高會叩鍾擊
鼓奏雲和之琴列陽阿之舞騈跹更進曳屣縱態
妍意姣目挑顧許其味則能膰豹胎蛟夰麟脯大鷂
海獸江瑤林雉玠蛙譎詭熒古暢滴雖易牙之善調
不能知名而遍數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呂開闔
造化咀嚼今古抗聲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花裳而
蓬舉庭鳥爲之迴翔星辰爲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
復寤雖師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清濁歎極
狂發氣駛令徒召卒弦弓礪矢被盤龍之韝之裘跨
希驥騏騄之馬長戟摩前短兵夾輔選者屏伏觀者

負駭殲林𪌕谷不遺飛羽割肝爲炙刳血爲酒輦貨
車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忘老亦何快與子則
吳雀被褐坐擁簡冊帷裂不聯床敗闕足介特無失
困抱孤獨窮不有思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
跖乎流樂田稹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思此也請
吏陳之公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
遠故願得意而倜昕也唐虞之世內有四岳外立群
后設牧十二命官惟九契司迪民夔典飭胄行必全
於兼資德必絕乎虐傲備三則爲大夫得六則爲邦
君言詢明試車服旌勳斯時之爲士者亦可謂難矣

下逮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之一則見
少於鄉其美斯獲預乎祿雖有俊傑之姿倚特之才
分既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
亦何其碌碌也逦降迭興更統二千雖因革各異華
實多愆然較其任賢容衆銖十　桶　有若于今之
易易然也今國家濯穢滌汙大覆日明掄山擿穴旁
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用生乎四裔者
不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隸而有國邑或自寒酸而
爲公卿或以布布拜二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
丞於古之起漁釣相板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

之據崇墀寢大厦御吏控胥呵咄叱咤　五馬靜途
群亭鑾馬過者爲趨乘者爲下聽訟理政冠帶孔都
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章立枯耄倪延頸而歎息奸
詐側足而睢盱其或善者則慕循良之爲數惠和之
治群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恩懸夫庚士才　之威棓
側
　骨髓殺戮慘遠興發蠢張勢盛顯拔鸞旗大
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吾子之思思謂是
矣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富貴不可求吾
何思此哉公子試稍高之公子曰烝民之生紜紜兟
兟憧憧奔奔外則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

嗜欲之情役其身苟不有人以治之爭奪戕殺之禍
作而仁義忠信之道泯有皇上帝鑒觀下土擇其賢
智神武者而俾爲君土廣民衆俗變事殷非一人之
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爲臣臣惟千百焉以使之久
而彌敦譬之九罭之網必揭之綱目乃不紊六馬之
車必節之轡乘乃不僨故宰相者上以佐天子中以
和百官平陰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人則朝
廷社稷安而衆所瞻非其人則兵革與四夷橫而區
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與爭其居也華棟刻楠
亞於天子之廬其行也旌節導前上騶文軒

　辟易其殷則雷霆騰聞變色則海內膽裂微
笑而八荒春温在人主之前進退否臧黜邪進良啓
虔緩紱齒利劍鋩九卿執事望門膝行叩顙階頳屛
息氣偃手司榮辱心制短長睚眦必酬卮酒必償賓
客竊其餘威可以脅僚吏子弟藉其緒寵足以納逋
亡諛德而誦業者投刺而請見迎意而希合者嚮望
而揣裳中機則爲雨露忤旨則爲風霜權利鼓動當
世休烈翕之無踰位至於斯亦可謂極崇也矣吾子
豈思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則易
以爲福無道以處之亦易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

無位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夸尚權勢非守位之
道吾不爲是也請談其他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
發絪緼紛紛雜沓轇轕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羲至
神人文始辟旁觀俯仰窺倪察奇偶變易畫三卦
八六合旁魄如泰斯括姚姒纘黻茝闡彌斯握操簡
筆紀德敷業商承周擴闓衍斬諮昭羅星火交揭日
月置君千紀蒐獮群物大政宏猶纖微恍惚籠絡綰
結山載海畜鵜幽汗餓典法遺脫天孕巨聖手秉神
鉞劃刮蕪穢誅伐驁逆搜亡緝絕以有六藉典謨雅
正訓誥激切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

辭頌純而和雅肆而達　雍容商魯雄伐風雅之
變憤怒蕩滴怒而不爭刺而不訐　正樂而無佚春
秋主斷嚴簡寸奪易幽而微大傳辨默周禮主政具
有本末宏充宇宙細析毫髮其宜孔多存者猶闕樂
亡靡徵器數浸滅更秦之熖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
簡續韋轄轢申毛說詩之師書出耄伏口語嗢伊孔
壁嗣興安國訓治易禮春秋說者紛披各黨攸聞攻
擊他岐錯忤迂誕異舌同辭其流謬妄至雜以讖緯
湼以玄虛沮於名物逌俞乖離有宋群哲紹而定之
提聖之心表之通達砭去積疢掃除目翳經至於此

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廢河圖近乎巫
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呫呫乎其未有所底也吾子之
思殆謂是乎方子曰經吾所盡心也雖然聖人既遠
學者怨常好大喜為謗排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
亦可以止矣吾安敢訐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
哉則聖者立言賢者述之傳註之儒功少而事左吾
不敢慕也公子曰聖祖教分別為異門曰有先師維
孔元孫上紹參傳知道之原述為中庸性命是言枝
葉交橫本乎一根斂入無朕散被無垠厥徹于鄒闕
聖之垣遂登其堂據道發論齊梁之君南面借尊褒

衣大圭視若孤豚徂詐相傾辯說如雲告以仁義耳
塞不聞退緝道要翻諸空文泰華嵩崇菽粟僕琢河
海恥富綺綉推溫達者雖彊而踣循者雖踦而存疏
鑿齊功典謨誥訓峻極莫繼深淵絕倫揚雄吃而靡
暢王通談而不純春陵後奮默契化元摂圖著書要
而不煩河洛之間有伉弟昆闡西之英祭翔以篤敬
以立儒禮以攝昏洗溷塵鑑爗然如暾遺書之多寶
璐璵璠文衍而南大發于閩手抉纍流屠之邑崙絲
纏髮櫛緒引毫分比匕君子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
若莊周荀況糠粃當世瘠嗛諸子汗漫淪犇無有涯

涘老聃禦冦與同軌玄虛滂泊棄蔑禮義管商功
利晏墨吝鄙非析翃虐秦斯詐說六國之間述者如
蝟不啻致客呂覽以叙采掠攟摭咸有綱緒屈原申
憂怨不至誹瑰奇俶擬為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
斐事糅道厖猶傳不毀賈生宥敏計謀孔備仲舒守
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
邇班固繼踵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質斐聲靡退之在
唐裂去綉絺易濕以淳反麗以俚觝斮異端軻雄是
儗柳李皇張脊和俱峙金石鏘鳴黼黻交燦載越六
代四氏繼起豐約溫深各臻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

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思法乎上者而恐力未逮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恥之故恒有所思乎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之聖賢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公子曰一氣之胚人物以滋孰戚孰疏奚尊奚卑裨海吾池鎮嶽吾坻中國吾家兆庶吾肢肢疹則唏家悖則悲賢聖不治不媿何爲洪水之難三聖欸咨跋履九州在瘠胼胝跳埊爲夷民用恬熙夏桀亂虐成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修彝文武易纂叔旦是贊慮深制備歷有關遺澤潤數世不刑而威嬴酷項悍漢武以國歷年旣安而鮮

有德文以清淨崇以私刻法疏佐庸孰微成績唐任齡晦小康乃覩宋之良仁倅臻富殖蓋上下數千載而治者如所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爲得不極乎鑾也天降大厲狄據中土裂襪冠裳兼撕豆俎紊我倫理風乖俗斁椎結辮衆戕擾舐踶禮義湮亡化爲夷虜三世于此矣天命眞人仗鉞抗旗跋江作京東披西勦剟伐南征陸磨狠豕水斬蛟鯨殲扶戮魅焚炙黿㹠殪習疲神大憝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明刑重修人紀肇植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稽乃作帝宮乃肇禁城咨臣思法戎衛握兵小大相維內外迭承

經營一紀而厥績丕旋已云至矣則所守之邦國可貞矣然聖謨炳然如日運天猶歎焉有陋往代而卑漢唐之意蓋欲追三王儕二帝而丕皇祚于萬年滄海之波非一山之泉武庫之孤非一絲之絃立功垂紀固非一人之智獨士之賢所能盡其大全也然則設施建述之序何革何因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裕用何道而化遷將補鑄而寒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徵近效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懾而服抑使民悅而不忍抑將王而巍巍抑霸而煖煖將漸之以程謨抑道之以詳議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

人所宜深究而熟謀時習而勉務者也吾子之所思者意其在是乎方子曰嗟公子何言治亂之理邦國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且賤安敢僭妄爲遠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爲邦聖師蹴之子車遊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若予則竊學聖師之道者也公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奧矣幽矣余不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爲公子言之也昔者聞之爲國之道安於均定於分人成於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豹熊羆處乎山而爭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寢分肉而食不敢他覬者

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度田而井之冠受老傳通勞並穫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式維之以井邑丘甸縣都聯之以鄰里鄉黨州閭故其民無邪僻也崇閎峻墉牢扃不窺敝藩穴戶童子攘貨先王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士畏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蔑天子之卿士公卿雖貴不敢窬天子之路馬朝覲聘問行於上巡守錫予報於下殊禮加上以旌賢厲爵行罰以懲慎分定於上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先王

病民之無敘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悌姻戚朋友以敬以愛三讓而升百拜而飲視毛避路遇杖欽衽故暴戾之風息而民易使爲酒食饗會以合其歡忻爲歌詩琴瑟以通其滯滛爲羽籥干戚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爲善而不能爲亂夫然後有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治焉故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稚子在抱而啼告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禮樂仁義禮樂習其心則善思生刑罰習其心則不

善之思生故爲治者不可不愼也此其大凡也推之極其詳致之盡其公而又行之以弗厭此先王所以治且久也嘗之以爲迂玩之以爲愚則吾不能知之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余亦欲講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通而不泥施之於人足以富庶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守而無弊苟無得乎時猶將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公子之所云雖美吾曷能若是哉公子逡巡離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

君子之思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終身不敢言事彡有欽庶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爲天下之事皆所宜爲故所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夫言夸則駭俗所以人不好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度獨誦而喜之謂余曰君子之所爲揆於道如何耳奚顧人之好惡子言誠戾乎道則人以爲夸也誠不戾乎道奚知世無知之者耶而子何疑焉余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其說歸諸叔度

蚊對

天台生困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翣飈于前適甚就

睡久之童子亦瞌投褻倚床其音如雷生聲籟以爲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嗜面毛髮盡竪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帷旁見燭亂散如蟻如蠅利喙鈇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嗜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爲人害童子接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欝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

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産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異之爲虎豹馴之爲麋鹿與庸狨羽毛而爲禽爲獸贏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脩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畢網山貢而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

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耶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閒而陵之吮其膏而瞌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呼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嗜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嗜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寒鼻窒不通踞爐而坐火熂其裳裳既及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爲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若不知遽俾火毒燼裳及衣雅薇之禍豈不大可悲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爲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爾薀椒桂其氣苾芳我聞我知俾子佩蘭槁猶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

妄履而山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身宜煖而寒去裌就單爲風所加外鑠内鑠塞我鼻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鼻寧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道是遵太雪皴肌而爐不暇近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生災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荼毒之禍方當如氷齧雪塊梚草坐愁思怵迫凍餓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頹情當邪寒時遽自溺於火爲身計者良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誚

我爲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淫酗而世基以肆木不虐中蟲何由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爲嗜好以衆族爲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顧乃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猶爲薫椒蘭是棄由是禍亂交興宗稷社圮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不達況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鼻火循爐凝神養氣既而鼻疾果愈

醫原

羿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能使人無銜橛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默會于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説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況得其法而不知其説者乎醫之爲術於生民之用最切其説之至粹而出於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睿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于効者固有不可以言傳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爲書之意而況其説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於用甚

者棄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閡之方書天下之疾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稟厚薄之異服食之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銖比兩較之以治人之疾此奚異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人固有盛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欬者有披甲馳馬操劍與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輒勞倦不能行者相去寧啻十百此資稟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而已病豈能

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敢染脣或敢腥鮮甘厚味而或蔬糲茹藿或袂衣以禦冬或裘褐以處暑者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也貴富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于色而暴悍之夫動輙詬詈勞逸靜躁爲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卧而無恙使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昇息水行皸膚水而取魚鼈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脉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醫豈易言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而以爲熱病乎實也而以爲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藏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說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脉察脉精矣而不善藥欲犁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名于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効最後一人至脉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疾之方貴人疑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

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脉疾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邪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之始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真齋善爲方視人疾以爲不可治者必不治而所治必取奇効心竊識之今年真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慎恭慤不妄有所稱引而於察脉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余於真齋不宜無說也作原醫以贈之

雜問

天曷爲而運乎地曷爲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爲而有寒暑乎峙者曷爲而山流者曷爲而水乎鳥曷爲而飛獸曷爲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覩乎上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由而出

彝類乎心何由而參天地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爲而成孰長久乎

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兼曷作程乎易辨治亂政之頹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孔易施之孔明乎革洗紂慝化虐爲盈乎禹渠成育刑息議典乎神人昭格天地以寧乎安如泰華百世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恬以清乎會經會經勞而不遑乎

曷以成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先民乎均乎南國迫隘

自中原乎鄉保相恤恩義敦乎禮導樂宣亂奚臻乎

曷以弭暴濫濫法乎法繁衆死民玩何怛乎呂戾交陳魚能活乎促不憚死寧不蹶乎欲民之訶者苛察乎

曷以致治貴在人乎人疇爲賢明且仁乎明以斷姦仁煦民乎州伯群牧儼若神乎毋㧻其柄久以責勳乎內外咸修治斯臻乎

莽莽九土育群氓乎性殊俗異厖服詭形乎嘐嘐侏離駁可憎乎豈究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幼吾嬰乎摩疢療飢含已以征乎睿圖帝思君猷成乎

雖可舂乎杵可爲裳乎戈可書乎筆可以爲兵乎槃可爲楹乎梗楠可爲宗乎牛可以驂乘乎馬可以輓而耕乎物各有性材曷可更乎治能無體政能無經乎

方仞之址可爲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肩之垣能不頹乎周曷爲而延乎秦曷爲而遽傾乎厚基廣址不在厥先乎

三代異尚道亦異乎忠質化原文何貴乎秦之繼周豈尚刑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尚諫諍自其始乎宋尚儒術奚而中圮乎奚王奚霸奚爲美乎

以法弭亂亂足弭乎以刀理髮髮可理乎弭亂何以其以寬乎牛飯芻豆復蹄闕乎

以兵威遠遠來服乎撟戈召寇賓將格乎何以格賓恭敬酒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視其身之仁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煥哉章乎曷不足善其國至於削弱而亡乎豈聖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逢殃乎

夢夢之中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孰流而爲電安發而爲雷乎將一氣之行於冲漠人固莫得

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跖蹻羿夥如蓬藜乎豈天嗇其
賦乎抑人不由其道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彌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
古何異乎施德敦仁能無治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藜苔之下有賢士乎蕭藿之野
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
投骨齘犬能無噬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
下無趨乎上之攸尚下無爲乎
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摛文充棟以明道乎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啜粟衣帛與堯殊乎堯德萬世獨不如乎
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爲庸民能無恐乎
我嘶嘶乎孰得而湼乎我規規乎孰得而虧乎嘶嘶
之至與神同明乎規規之至與天同形乎
志將遊楚能至趙乎志在修辭能知道乎鑿江浚河
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墻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豺盜豈皆天乎

祐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庇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擾者貴
富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所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掊邑子孫
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踐蟻蹂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
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凌乎居天之位弗治
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雖
肝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奪其後而困其軀

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當罰者又何蕃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昌乎孟荀何辜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家侵天所棄乎將闖茸委瑣人所比乎
孤兎如丘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聞道乎
消息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于
蔓子棘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
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
見羊躑躅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躑
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
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賓衆食大豕乎
五很一羊羊能無傷乎衆惡、心心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寅乎孰敬無德能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顚隮天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舍其畜乎畜之
不息主無惡乎　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虐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猶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頷領胡羯盜之渠乎奚獲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黃老之效乎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稽籍考勳有可數乎
戕厥母兄戾孰京乎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徵言是從而德彝以祭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挾虎以縱能無噬乎招狄自助寧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
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渺何窮乎鄒衍何見而嘵嘵以誑彼侗乎
玄針視海能無惑乎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日月何弊乾坤有閉塞乎闔昧昏黒將如日之夕乎
豈肇造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乎堯舜大聖奚亦死乎
偓佺安期果何在乎誰能不死閱千載乎
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尚主誅之何蚤乎
夷法汗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髡首易徧四海乎
精其成佛復何補乎滅倫敗類情厥躬乎
流毒深且久日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鋸乎
井田法布孰有游民乎歛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
循乎
教出一孔政易塞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鮑乎刻削巧苛暴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恒乎操刀終身寧不自割乎
堯民之命皆當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夭而殃乎均爲
天民何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値其時乎將命不可必
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寶乎廉恥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蔑寶
君安所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凝脂矣致亂乎漢網漏闊矣不犯乎火逼牛尾寧不觸乎孰云禍亂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綉孰如懸鶉乎歷為傭隷天寧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封建莫復天下為私乎擇賢命爵尚庶幾乎刑措民滋世有不熙乎

策問十二首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遷為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

徵而言歟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群臣皆明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以親九族為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遷謂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勛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堯四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疎數姑未論焉有聖人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十固未耄老也而遷乃謂禹為昌意之曾孫則於堯四從昆弟於舜為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

有百餘歲而傳天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夏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為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

問孔子作春秋譏躋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人之大倫不可紊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從祀乃畀乎此顏淵曾參子思雖賢子也路也皙也伯魚也父也子顧居上父乃居下豈特右躋僖公先父食之

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何歟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儒得在祀典者衆矣或學術不醇或名節可賤果可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所自出而聖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疑學者職也勿以無位為辭

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是古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也今三百篇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理詳明皆聖人之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者

何歟豈時殊事異而有所難用歟將今之學者不若
古之人歟夫古人亦人爾謂今人舉不能及可不可
也然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中可以爲政者何說苟
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者悉陳之欲以觀有用之學
問古之學者舍道無所爲學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當是時未聞有道學之名
何歟近世大儒抗然以道學自名於世可謂盛矣世
俗反非病之而不信或攻之以爲黨或目之以爲僞
又何歟道學之名未立宜人才之少及其學既盛則
宜賢者之多而後世之士顧不逮古先抑又何也豈

古者教出於一故人興於行後世學術多岐亂真者
衆雖大儒先生不足振起之歟若周程邵張數子及
朱文公張宣公謂之道學宜矣東萊呂氏其學似與
朱子不異宋史乃不列之於道學亦有說歟今流俗
以道學之名相詬侮鮮有以此自期者夫學而不求
道焉足謂之學歟諸君誦周公孔子之言不釋於口
可謂有志矣然志於學而不講其所當學不可也願
肆言之且以觀趨向之所在
問古之君子有德必有言有學必有用觀左氏所傳
公卿大夫以德行名世者言語政事皆卓卓可稱是

果何由致此乎孔門雖以四科目諸子然顔淵問爲
邦之政子貢聞性與天道子游治武城夫子喜之其
不長於一偏也如此何後世學者之不及乎惇厚之
士未必能言而無德者肆爲邪詖之說以惑世博通
載籍者多不能施諸事而不學之人妄爲刻薄之政
以病民德之與學不能兼有所適豈無所自而然乎
孔子謂誦詩者能專對爲政太史公亦謂書長於政
諸君之爲學德行所習也詩書所講也出而當言語
政事之任亦可以庶幾古人乎幸明以告我
問六藝之爲用要矣古之人未有不通乎是而可爲

大賢君子者其度數之細爲教之法亦可得而詳言
乎考之孔子之書其於禮樂蓋屢及之而鮮有問答
射御書數者獨何歟豈六者之中亦有重輕本末歟
抑此四者微而易知當時學者無不習熟而無事於
問答歟後世之士學止乎讀書以射御爲武事以書
數爲末技禮樂之音律制度往往以爲有司所職無
庸乎考習其通六藝者蓋寡然而道德明備者輒爲
天下所宗而莫敢議何其與古異歟今欲師古人而
周通六藝則患無其傳且力不暇欲如後世之學止
乎誦讀則叛之以事於用必有所闕然則奚爲而可

乎豈先乎其大而後可盡其細乎將識其旨趣綱要
而纖悉曲折或可遺乎周公自謂多藝孔子亦曰游
乎藝聖人未嘗以藝爲可後也學者仰師聖人而顧
後藝其不可也決矣請其所疑蓋亦聖人之意
問古者致治之主莫過漢文帝近世必康之君稱宋
仁宗考之史傳文帝於制度未嘗有更變創建曹參
爲相日飲醇酒與吏相應歌呼其朝廷不治甚矣而
天下樂業者何歟仁宗之時用兵則屢出屢敗府庫
則匱竭而無餘其視富强者有間矣而海內久安終
宋之世思其德不忘果何由而致此歟請質言之

以袪所惑
問秦漢以來天下多言祥瑞以爲國家之興率由乎
此然三代之立國傳統可謂盛矣其禎祥之符亦有
可考者乎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蝝螽
鵒之異皆謹志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
祥之事顧棄而不道其意果安在乎麟鳳龜龍記禮
者以爲四靈祥之尤也春秋以麟終篇聖人之書之
也以爲祥乎抑以爲異乎以爲祥也則劉宋之暴五
代蜀之亂紛紛見於其國以爲不祥也記禮者何所
據而云然乎近世歐陽子斷然闢祥瑞四靈之說之

謬信其言也則經所謂作善降之百祥國家之興必
有禎祥其說皆非乎抑豈祥者非物而在人乎願辨
其所以然以折衷舊說之得失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
以爲是學詩可以爲政也豈特詩爲然傳稱書以道
政事漢儒多引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
所自出也非特二經也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
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大於易記禮者謂班
朝治軍莅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
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不專一經而兼習五

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人而兼言五經
之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世淑民措
于政事者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學
問欽覩 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
令斯禮之相傳尚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
一則賓興賢能二則卿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
射四則黨正蜡祭其詳亦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僎之
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多寡所以示民者其
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夫鄉飲之近于王道亦有其說歟 聖朝稽古爲治

頒儀式于天下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坐席叙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著明矣是即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事也其毋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問答加詳焉今我皇上大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凡爲臣子者所當服行而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溫凊定省之儀出告反面之節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與禮經所言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別長幼叙朋

友信四者之爲孝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涖官必敬也戰陣勇敢也其事果何備而可致歟若何而可不犯國法不損肌膚不致人之罵詈歟此聖誥之大綱也其條目可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爲先王之要道詎不然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上之聖人猶尊以爲經況聖謨之大諸生寧有不素講而熟究其義者乎其悉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可知山嶽之崇學觀賢者之多可推國之盛隆三代以下稱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子房諸葛孔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沆韓琦富弼司馬光皆顯于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論歟抱道德而不大顯者若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唐周程張邵朱子之在宋遺言具存于世其源流統緒之詳亦可得而言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致漢唐宋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達而在位所欲學者爲誰仕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于篇將以觀多

士之所志

臨海縣知縣黃　諤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　縝　葉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王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恩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六終

遜志齋集卷之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當闕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充仁著宜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之爲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爲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著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蟲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

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即之而慕歸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眞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有序

皇帝承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奉天門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氣祲屛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旂徐行萬騎不譁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腕爲祭殿秉璧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愼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翕忽騰霧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睟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

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
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承受
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
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
纖翳靡形白叟鮐翁歎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
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
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
臣伏覩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
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
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

斂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旻上帝眷懷保祐爾綏若
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
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
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
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
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
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異擅
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
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湯削穢腥上帝
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

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
是庸析揚不陳囹圄虛空孰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
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螣樸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
濡之登賢用能幽滯昏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
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詔令辰正月
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欽哉辟陰天開
日舒百神騫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
儼恪齋肅于勤栗棗千古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
廣殿取類明堂金舖瑤碶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幣玉
既餙灺燭煬煌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

屏息仰覩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
色咲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
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
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
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
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彬彬聖情
欣豫上帝子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
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
惟祖匪德曷親政或未脩患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
諸度勿厚其斂重困細瑣勿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任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與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澤義問震于四表函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溫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玉廣袤密應休徵宜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駕欣喜遂命玉人率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群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恒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于郊廟驕氛外除日月華曜山川軒豁神

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既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之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窺見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寶歷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需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由此立政由此成天命由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衒其蟲篆天

厥其醜焚而燼之久矣爰兆畨畨追而索之噫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早乎古者國之制度繫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味嘆稱錄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事其烏可以已廼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之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眞其寶伊何神妙莫測歛藏一心施罩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姒受重華承諸放勲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

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乂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天子天實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動謀于神靜協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慈惠任德緩刑孰辜之負幽抑囚雪剖其析楊解其縲絏孰枉之遹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孰厄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畀父母有骴于途或骼于原歛而瘞埋釋其痛冤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賜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溥相戒群喙

僯騎聿逢聖明盍朝乎仕將對乎畊葺爾室廬育爾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寶與天通天念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王夢神告語曰予命汝來爲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聿自聖皇陛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必果秖服聖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

從道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華云誰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無疆宇宙來賴

省躬殿銘 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已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薄海內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昔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

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愼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儞勲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昇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

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覩之時而放逸於閒居獨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着閭台庶獄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扆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淵然與天爲一思慮間隙靡

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年谷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寀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己無爲百度以貞四

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旰而食淵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暢達澤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箴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民情上祗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

有訓薜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啚
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
臨八埏華攆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愼獨齋銘

恒人爲善微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
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愼於至微
匪虞人覺而畏己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
必主乎敬勿謂闇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
勿謂細行放而或忒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
不見是圖矧玆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

幸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
奚颩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玆勿忘聖莫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
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
絲服餘閒秩我箇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
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
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雍雍煌煌我作斯銘
用揚厥德有過其間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友義築室
燕衎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
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
命以喜友名成落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
揚弁落齒以言子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
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
有人皆緣物而喜諂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
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月恩義有加一
室團欒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
弟之閒非特于今古人所歎歌形于栗詩賦然萁豈

同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
麁爾堉先生之身雖隱林皐我覲其私爾足爾手食
不待奢分饗弃飧居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
月之夕行吟接簾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
耨于後兄耕于前既孝既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登
然春溫凡登斯堂與歆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
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未
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褒客酢酒先生起舞取
酒酹季且咲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有序

寧海竺君名恭與其二弟名升名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其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畔其畝有富千乘不錮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僨業隕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

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强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子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顙泚由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愼思堂銘有序

廬陵劉君子愽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歷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愼思余善是名嘉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之小大庶臣或循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我同體孰寒孰危孰困孰餒孰爲昏迷汨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叙萬世允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萌首以致思俾合中正念寢忘食祇帝之命撫其所存本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主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凌民豈可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懵思不能[illegible]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債國殘官爲休爲

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愼其幾銷于未形絶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微根芽之拔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勳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嘗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此恭先百爾有位愼恪厥職思孝思忠翼我皇國

寧野軒銘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頑然無思頹然無爲推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指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撓之以

智巧而敗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偷民始紛紛俎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鬨於治道循發憤疾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為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

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蹈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丘葉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為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為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為之銘銘曰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蠹民之天文過為媮質甚為野以媮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姱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真為詖為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術之幽幽斯軒茨戶甕牖其植果蓏其陰榆梆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為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愨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難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游觀尚勸為善

雙桂軒銘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其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

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日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為必非偶然者其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為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孰不通嘗其莩岑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

文則旣有質則加厚稱者同曰人譽已彰天兆厥昌
惟桂發枝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
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對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
天亦可親曰視于人肆其丕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
萿衍無匱爾衍爾晳爾 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
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海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君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晳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愼終毋忘仕也孔臧

林泉讀書齋銘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絫乎兩閒惟性之美持美勿斁爲賢爲肅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

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藝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躓乎冥又或不然去學絶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紜紜攖之如髮春融海渟本長泉達內剗其穢外薅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汚勿畫於踰日運天行眞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乎各充其當禮叙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己俗學卑卑爲俗攸喧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畜而温其質也仁仁義之般濟發斯文以相乎乾坤

圓研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旣壽且堅以鎭乎斯文

倭研銘

產乎夷成乎琢宜文謨佐帷幄刻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暍仁君之聖也由孝而充之則爲奉上之忠由仁而擴之則爲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諡議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諡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實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即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即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

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徇乎邪僻者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内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窮理盡性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備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遷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持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激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藹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

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者諡後世韙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節諡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諡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吾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圓而勁以其事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

紙墨治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畢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欹軟惡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遠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内而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溢盈也擧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以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愼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伐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而或爲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地之內有所關皆謂之遠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遠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遺則世以爲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

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遠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

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間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㬅旣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

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

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疏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己之實簡質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斂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

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耻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王温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温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

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爲辭以祝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爨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由其離者觀之戾乎其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柔則至於枉己剛則至於違衆枉己既不足以立事而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温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栗乎爾毋偶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松栢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温乎栗哉爾毋翕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栗者所以爲敬也温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脩術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

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鄞溪鄭君叔度與其同學太史公之門謂其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修狹鄉異而家不

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辟材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爲棟楹短之爲楔梲苟無度以絜之何由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紐絲爲琴瑟刳竹爲簫管宂匏爲笙摶土爲塤革爲鼓鞁木爲柷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音何由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内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爲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

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悍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嵩而爲度以竊媒節其分寸量布撮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琅飾詐任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

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者十世堂序之内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

叔度曰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組紳曰仲縉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

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瓀玟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縕組則士也縕者赤黃之色而孟縕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縕嘗學綴文煥爛而和平其深願孟縕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綠素而裨垂者大夫也

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為帶可也謂帶為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為用約身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九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搢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搢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其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為措而字為子充禘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而某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為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為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備於已已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

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為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備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為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

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為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懌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傅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蓋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為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為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為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浮懿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其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岡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為千仞號楩楠以梧檟人必楩楠之是豈名之為貴哉有其實之為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為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知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靡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為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為玄為黃無所不可恒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為

不然籠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騖于世紛紛狙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罔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差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頗

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字爲之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曰徵也復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違古人亦已久矣特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恒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嘳矣華既弊之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

之勝厥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屬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蠕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臧惡徵也而子衎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躬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

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貴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寔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而無足稱雖衆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

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于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于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于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覬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于文也無惑

黃晏仲晦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倀倀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驟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賛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者與圖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潛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必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衒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汙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

自衒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大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既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

以行於身克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天地而觀之發育𢀖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爲善行矣由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敎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爲安者安

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爲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敎之豈非知所敎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爲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爲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空淸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颷蓬勃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鱗介駭動濤廻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侮而兌貞巽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

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涖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鄕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奕豈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恒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微子說孚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蓺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兹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犹犹也

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冢蓺而人食之累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脅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

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踈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獻貢之怪爲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于人而名于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府學生陳績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葉臨　戴楙之

黃巖縣學生孫兆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七終

遜志齋集卷之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考祥文

孰爲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已之躬有祥攸出爲善子家祥實基之不勉已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已招山崩川竭雖爲可畏變庸腎瀆尤爲可懼牝晨舐乳人以爲異斁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爲祥行如跖蹻喜色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悼彼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與汝寧不思

誚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眡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遺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士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慍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乎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

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援踵登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已等毀與於浮說而游心乎冲莫之鄉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棲棲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吊茂陵文

祗明祀而上旨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怨于道旁兮覩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

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昇管凌風起于叢棘兮
鼪鼯嘯于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兮悲募志之無成惟
君皇之御極兮遵炎靈之方熾陋先禹爲未足遵兮
卑祖武而弗肖蠻內寧民以自殖兮外震蹴乎遐裔
騁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
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亦傚倪乎斯世何
盛業之易顚兮洪謨爵而難宣雖皙弱于戎胡兮生
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親丁毒而罹冤
諒遑心於蓍藏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
曾玄宮之莫固赫丘華之繁庶兮委守衛于草露城

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韶冶兮偉或傳
其塚墓像所運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
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爲隱
惆而見違惟所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
而卒老死兮斯足爲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
固有所短偉才畧之英邁兮哲輿慧其相半賴表聖
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惆而財竭兮終克免
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
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籲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土臣某謹
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恒君之惟后淑之惟
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
鈞天降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
迴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
邇民咸若德蹟則康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
旣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
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
敢不祇順暨躬暨嗣人曷敢弗伏思錫纘忠孝于將
來時欽歟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

遠臣者文童弱戴后德允若臨視栗栗肫肫罔有遠
乎昭憲誠篤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艱乃裁降之大
戾恫戕厥家播流下西邑者臣蕃髮邦之寶龜灼知
發先邦之水火灼貧民滿邦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
使匪宴戕艱荒民罔不大惆曰曷自遣者成人繼自
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災罔豫知
臣承導　爰愛德施弘章厪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
念凡民師循父母父母疾害了籲祈於天天必閔應
臣自茲始祇陳厥由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
願輸弗享以延師之備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

建乃家勿墜厥海内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天鑒民誠奚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尚閔兹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水戾風違只尺莫進如受縶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河決渠陳茫無畔岸所冀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不可以恍篙人觽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歲當大比群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

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凡爾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體國亦神之耻咨爾風伯幸停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三日之間達于畿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愆百靈洋洋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蓄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纍作盡撲而拼之今雖已無可柰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莫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為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于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為而不察之民之命懸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决之敢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為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儼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内為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華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為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為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　康之人生

雖不得守鄉郡沒而爲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內朝廷褒崇德錄利功錫爵爲侯冕旒被裳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犧牲具牲酒備樂歌拜跪祼伏乎階地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三百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某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祿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既已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帝乞消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猶不當爾況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帝之憂閔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況君

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經以行則猶天之爲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屬民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墟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予也況君侯天下之偉男子以生民爲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爲也某腰下有三尺劍欲爲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作鼓龍鳴思擇其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拆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叢答賦

數言而　　兮秉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爲理兮要千輿而無私愛抗志以邁往兮　火中以爲期匪道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既遊於貝闕兮夕又

息乎瑶之圃瞻琳瑗之溢目兮胡獨　猶豫而不取
豈味惡乎斯類兮恐心溺於可喜寧不美夫璟璧兮
匹夫懐之而倘已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秘穴
悼道文之湮喪兮　之惟毅比吾濟乎大江兮
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溧渦兮虬螭號進只尺其
莫遂兮忽回溥如羽毛縴緪設而奚施兮絛恒汨以
煩勞豈好遠而負重兮將弘毅以作聖苟斯道其可
揞兮雖瀕死吾何病朝一飡而忘味兮夕假寐而不
安若芒刺之窒吭兮旣決去而能言踵四瀆而東騖
兮挹山川之麗淑岱宗屹乎北岳兮兌與嶧其聯矗

兩觀及其如塌兮欽明刑之震肅踶舍萌于杏壇兮
眄佳植之森若蹟雖存而世久兮欲咨詢而未能魯
周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壞垣而大息兮
問吾生之已暮俾覩聖而友賢兮　豈不願乎此度
喟揭復乎盛時兮固宜冥趨而　步昔子輿之有言
兮謂凡民乃有俟豪傑賽其時出兮微文王猶興起
余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旣命之以至
純兮親又廸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爛日炳而大
示能潛心於求索兮徹典徼其　致何有積而不增
兮孰云行而不至恭聆訓而自省兮震雷霆其若驚

從洋洋之江海兮蹈疑澌之始冰遐徹入於中流兮
舟檝而　兮執汝操之彌貞神安余
以　兮　昭明而光大兮曾不
越夫一語無嶢嶢以爲大兮無　以爲頗無矯矯
以爲直兮無營營以爲阿詭而弗卑兮正而弗亢無
易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可尚副衆聖之所取兮柔
彼務私而苟悅兮知其中之匪仁道乃貴
乎有名兮　所　處衆忌而莫辭兮同群猜
之攸　懷斯言之不能忘兮　吾意之未堅始敬
而不怠兮玆少　逢悠揚蛾眉之姣好兮衆女

慫其殊特聚孤鳳於雞鶩兮　與之競食屈姱麗
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貫正言而　兮權魯
惡而遠斥顚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爲鬼蜮　立言
而翰經兮恤鄙訾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非薄
之極愚彼設而坎穽兮情不顧而徑趨鳥帖翼而下
搏兮孤鶵以爲　猥妥尾而伏伺兮犢衝突以爲侶
禍恒隱於不測兮謗恒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
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好脩兮　微而不揚方
進需　而其所爲相兮趙堯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
拜兮美郭泰之善誘　繼賢於同類兮夫豈足爲師

友以倒㢱而見槃兮弘知枯之將貴脩虛抱於周英
兮曰非　敢　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
在此曹無損兮　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
謝之恒理擠俊而訟哲兮　而何耻緊人厥有
之命兮豈毀譽之能移誅勞心而何益兮　哀德
於人兮毀與皆可師譽
兮毀　音忠人謂何兮明僭戚於細故神
不於　兮　乎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
後百世而無終　起　何異蜉蝣與蟟蠓
駟麒麟以駕軏兮繫　兮　鼓元氣

而凌鴻濛吾將視天　閒兮
責　於外物兮　期企乎　多缺誤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備恒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
布　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為發育與揫歛群物
從而榮悴兮　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嶽瀆兮小莫
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　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
廣兮夫何術而能　極靜靜乃動之根兮
五氣上累行而妄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
其無成炯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糾紛

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如棼　者聖師之無寃循
曰　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循
賜之喜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揚
言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兮佞之為　而潛
思兮弘猷之在兹維周氏後作兮與絕千載之遺統
術道與為圖書兮曰主靜以御動何明者之通達兮
晉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昧者棄而材之得
失兮恐利口之深詭斷紫盛而　切兮何異
蝶螟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虞往兮京兮
餘可以以為迷摭禮樂以為檝兮施仁義以為舟濟

濤　之洪波兮寘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
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為學兮庶來者之可冀且
潛心於冲漠兮夕惕之以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
偏湛其若淵爻至而弗勞兮如水涵而鏡受未至吾
弗迎兮旣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巳兮耻流俗之狂
環若默　而行正兮惡夫鏞鋭與多言示徂徠以
周禮兮競叶噪以　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
難遇何朱氏之好脩兮先　之中情敢靜學之嘉
名兮銘齋居而服膺賢聖匪降自　兮脩道以立成
尚慎終以弗怠庶言之可徵　多缺誤

憫知賦哀葉廷振
塌居幽而處獨兮藐昧陋而遭屯視冥芒而無覩兮
聽聵聵而無聞疲精思於編簡兮馳志慮於遺文悼
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某兹婞志
兮汩宇内而求友　既高　釆兮亦微容而寡受
紛瓌琦之豈無兮湜琭麗之叢採驟而俄躋兮或始
揚葩而遽朽棼芸芸之易逝兮莽悠悠其何之恍晤
言之猶新兮倏墓草之已滋睇昊天而太息兮俯長
川而增悲嗟斯人之不淑兮慨吾道之將微惟　葉
之靈胥兮矣之子之挺秀質穎醇篤敏兮父師申之

以告詔悼載籍之淵粹兮騁俊力於文囿鈎群言而
交貫兮迥衆舉而　奏應薦書於辟雍兮升而弗進
却曰吾處道之未術兮行吾志之靡獲褏喑閔以衒
鬻兮藐攘竊而不怍苟得之以為宜兮失悉悱而不
釋快庸目之睽眂兮機詐陳而自矜蘇腐秽以為芳
兮轝沉檀而斥龍涎進龜實且兮毀擣琭為穢膻獻
鼽梟以為領兮謂錦纈可直磈舞山鷄以效祥兮威
鳳羞而　羽既自欺以惑世兮世亦安之而不顧孰
若子之誠一兮　於名而實當在往歲之孟春兮歛
舒舒而來翔繩吾以儀則　以文章

醉稱觴　以孰
寐兮　恭
眩惑矣　九州之廣大兮固三
代之疆　何賢哲之寡　兮不逮古之多士天既生
而僵之兮人莫窺其大始將忌能而嫉智兮天與人
其同趍昔洙泗之啓聖兮異才森其並出大或侵於
造邦兮小猶易夫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足極斯
世之遺失嗟呼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
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為美兮何壽
夭之足議松柏薪於空山兮與朝　又何異生有樂

而可耻兮死有厄而足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萬古
於一漚揆廢興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圮而
　合兮川有壅而為丘化昭明於腐兮鑠覆載而不
少留彼天地山川且有澌滅兮矧天人復誰　重日
佩美兮襲芳死可慕兮難忘竭逝去兮何為生不永
兮使人悲庸多壽兮哲夭殷　兮誰究誰考遊太
初兮返其真恩風寔兮挾星辰帝視下兮察其仁異
才降矣後復多缺佚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濟濟之軒拂無樂矣之幽情屢尉

然之深秀蒼雪洒乎凉飈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暖律乍起和氣方剖封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鵷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蔚薈解籜丹鳳來儀香馥鬱薆而貝族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眈佳麗以襃雄擄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匀至若色侵書帙凉滋芳樽日穿漏以碎金水環迴而嗽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裀或彈棊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爲真固平生

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醒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玄冥降兮群陰驕霜兮水將至擁枯拉朽兮焉逃奡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族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旣不娩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甕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閭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商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驕龍顏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眞樂者也辭曰

清清兮歲寒之心溫溫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侯命兮饁漸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爭予所就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于粃糠松花飯兮荷葉衣隤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淸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以諸孫煃熻熺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大豈爲耳目之夬

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爲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緻不懈以周乎事煃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于世而不爽於宜熻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熺者煇之著苟充其内則其輝也溢遐而喇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遺父師之志乎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

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既冠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其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下庶事紜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洞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由身而家自家而推有

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甚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帶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于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遺一日匪燧民實阻飢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居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爲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達勿怠于爲政飭于家洽比

閭里既躋于位惠澤徧溥率履弗越斯謂允資責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爲禮始君始于茲備服致美玄端而袒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奚于儀致飾于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曹有伉其門曷以承家在爾後昆繪爲爾名光明是勉明不亡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尚躬于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俞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恒人之身望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言莫致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

議其端人息以嬉獨奮于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怯於善獨勇于爲善集于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于昏惑於人言曰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熙于光明斯爲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爲燿燿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克孔臧惟天之道厥章燦然日月迭行星辰照宣天胡致斯陽體克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流地厚而廣克鄉乎天實彌乎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陽視于其身威儀其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

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足則思前武是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彙吾獨何爲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于誠涵畜旣深導養旣美光耀旁燭孰之能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訕則疑慎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冢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爲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安泰之時而有不獲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

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藉且阻鯨鰐據川兮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君兮我心勞苦楓楮葉暗兮霧杳冥瘴氣漲天兮蝯

狖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嘤嚶被髮兮裸行血爲飲兮齒頰頫栝之處兮誰爲明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華屋俊彥兮汝從侶友和兮往余復愉樂兮恬康寧盛兮朗嘯翔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子容我思君兮意安鬱翕翕兮佚佚汝罔兮汝甲食有黍稷飲有醴有豚兮有羜繳有鞲兮居有鯉有子爲養兮羞服溫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罍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爲兮去此我之思兮如水洗不安兮故鄉迷獨處兮蠻荒謂誰兮使然皇有命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貴我兮賤我畸能通兮天常旣知命兮何悲聖不遇兮矢言居夷乘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由余兮季札夷之產兮孱哲諒何所之無亡兮道焉往而不合菅蒯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粻舍故鄉可無思兮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操五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縕爲婺女之墟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

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儒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潜溪之兩公或以誠萬傳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剄方閭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潜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覲王國之光經授

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白文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况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悶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尚今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群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愼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上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酹先酒蓋思麴糵之物秉耒必祀神農尚推粒食之始况夫人之耿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侁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疎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盂飯盃羹居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稽來格之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群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

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之同禰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覩睦族之歡鳩財僝工請盖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慰吾祖

遯志齋集卷之八終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壽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遵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寧前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表　箋　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綵漆几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一己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閥閱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

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以安旨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綵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章錫佳名以怡老朝署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遭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逮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扁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且美愧玆老朽乃得荷乎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餓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貽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聖壽願視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伏奉恩旨特賜名劄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珎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

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駑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踈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玆盖恭遇殿下居貞王之位與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貫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已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溫顔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七箸方念殊恩之無所答知賜藥之存加味木和平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燮理外患不伐而自除雖居諸古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賤業有程蹐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未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劉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員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牒闕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如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國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覲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脩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盖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閎乎西裔而尚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彝倫攸叙而訪諸人者武王

也受人之徽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
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
不息之功令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
風哉臣無似顧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
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
聖大賢爲未足致慈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
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
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
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即趍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
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
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
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恩緣臣起
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
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携
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
宗尚未完不敢上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
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華守視書室實望外之
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
此但臣祖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盡美恭候
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
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
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還益遠
無任瞻仰激切屛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
二日

箋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
幸聞伯兄即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
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校文之召弗獲承命趍

走殿陛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
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
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舊之罕存事關風俗
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咨而成疾
則有珍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皐比之賜非惟
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修而克臻此
茲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
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
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
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睿

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慚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臂痛髮落饑飽違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胷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矣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即趍拜之罪且得論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

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懸且感謂有瞻覲之期不意鼠輩竊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即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畧陽縣被焚畧傷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僨上貽睿情軫念欲止於沔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即當趍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圓護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釁速咎以傷仁慈乎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瀕行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

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遇之卻疑之詩就乞并書于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尚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命竊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

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竊附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屛營感作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卷之奇勸勵之至期與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晝有爲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褒嘉沒且不朽況依日月之

末光未必邪敢干正祇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聞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頗乎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喩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假見以謝先奉啓陳聞 下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遞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諭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疎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溫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每每

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問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遠萬里行矣樓緩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比平都司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耶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男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允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顏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

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却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爲何如違遠漸久畧述鄙陋不覺覼縷伏乞赦其愚贅幸甚無任屛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惕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歉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己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群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

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
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魯迂不顧衆
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
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撤席命觴親
舉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
全雲漢昭回屢加褒奬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
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羡私自循省何以能
任當克己愼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
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栢之操不爲歲寒
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屛營之至洪武三十年

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官戶至傳奉教旨寫喬松詩及字說敬已寫
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
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穩協字說前作頗
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
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
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
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
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
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
害也公智携得舊拙文集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
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
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欽慕聖賢今四十餘
矣尙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氷月
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睿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
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
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刹群緇有詩足爲
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拔和南洲玄極及張
廷璧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具顯公智而東

無任感德念遇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
一日

又

臣
昨行至黃塡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
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淸白淸在疑淸三君子皆
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感服英才之多而松
筠題淸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溫泉之作皆佳麗有奇
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爲喜況睿情篤於親
親尙重文雅爲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來唱酬必有
親製會商相宜企王並奏其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

文及爲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錄進乞賜改正臣無
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恥過情之譽撫心感怍省己兢慚欽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益譬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寡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

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滂流需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絣幪之賜友朋携酒賀子美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兢匪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踈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涓塵無任瞻仰激切屛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旒扆已踰十旬自暑而凉秋序將半雖省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幷之城夢繞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二使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慰瞻仰謝公墨竹暨其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教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刪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別紙以進且願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之輝光稱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謹西望稽首祝千秋萬歲無任瞻仰感激屛營之至洪

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携至周易傳義寫本就與校令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候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罹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即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畧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一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

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秖嶽伯奔
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王體不免與馬之勞
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
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
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輙抃
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凡
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
深重異於恒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已喜天下之有賢

王所以為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
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
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為太平賤士歌詠頌美以與草
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
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學之淵微念皇圖
之廣大夏禹所謂遊豫為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
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與駕跋涉王體不能無勞然
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
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禦
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
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
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
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
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群子之說無不讀禮
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
足以周萬物矣服織麄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
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寬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苦闔
不敵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祉則慮或有疾疢無告

之民廩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躬省與作以養其
力給棺櫝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
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
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疏藩飾之光華服食之
溫飽何莫非睿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
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
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傅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
狎然之誘弭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蔚于良師
之樂育英才而為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
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

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感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巽懦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鑿無

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盛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臣愚不肖尙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屛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掖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其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喩過優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頸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喩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脩己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若盖顏而某所以忘其卑賤羈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部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

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其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以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

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
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
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親焉有不善亦
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置田
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與事人
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與其成又寧海自宋羅
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
行義莫不犂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
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
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既窮

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已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
公義之所存用為勸懲仔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
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
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為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
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
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過於時將有垂
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
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豈敢讓焉近亦
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為
過其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默竟不問其主名流俗

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
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况淺闇小子見誚於
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其妄
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
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
法為來今準下此猶當者一書據所編葺補藝文之
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錄所長末於文
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
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
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

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
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
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願狺狺者之愛
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時豈
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
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
子之為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
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
取於外之重也惟揚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
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

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已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喚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强飲啖如六七十人侍奉祖適諸父諸兄是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所離左右遠思如纍所朝夕面言不可得特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況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況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與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間世

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殁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

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說而見焉公以重
德爲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
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
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
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
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其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
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
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
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爲於鄉黨以爲榮
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

肖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
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獎哉久
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爲善期
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
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
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
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
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
許以爲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
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

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
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
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
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
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
榮盛時辭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
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滿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
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
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

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
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褒使人改容而加
禮拔之汚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
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
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
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
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
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
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
而有遇焉某眇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

年之前旅遊京師爲爲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
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
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輙
轉告于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
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乎執事與太史
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某豈其人哉無可稱
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爲愫然懼而怛然不
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
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
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

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
不忘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
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
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
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爲傷有樓
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
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
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柄皆能文此數子皆執
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
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

平少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凡見雖不得來學於執
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一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
者尚多有之苟可爲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
不在執事也獨倚蘇先生待其甚厚樂善亦甚至托
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二首

師友遊從忽踰六年緒言閒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
無復裝昨每一興懷輙俯首搔髀情不能已時取舊
所賜遺詩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
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

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平閒之情綢繆悱厚宛
然在口何眷愛之隆瞻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
公後爲時宗儒光華所屬聲名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
而鄙昧之蹤蔵伏與寄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
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不獲以一
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
門下謬爲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
好議古今稱説政教不自愧恥及涉世日久年齒日
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攻治去
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

見有成兼白去冬以來得疳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
遇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眊眩輒復棄去讀周易
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爲枝辭十餘卷發聖
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
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
絕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爲明時覔假得安一壥
於畎畝竪叔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爲生民
國家驕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戈執戟捍封疆清
徼塞備爪牙之用苟徒頹然而居茫然而食豈非天
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

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閔其
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
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
宇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爲已任乎
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
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
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滿海內而欲其教於一
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趨走一見以盡所
欲言高文知已舉傳行世先子事行因得附末簡以
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

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
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間有數人相從其中極
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曾泯滅但無人振起之
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沒耳括蒼山水清絕士子
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
命有便時惠音問不宜

溪上從游錄其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
之意未嘗不在儼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翫者多
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歟者少人之所遇
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　聚而兼有之

者其溪上之遊乎其獲將爲　非　也耶前後浦江
欲春書爲別適事累心不果遂出剡中行崇山絕壑
間煙安霞氣環據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
知處運泰　者良有所爲悵不得與執事同
知其將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用首綴目雖暫爲
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頡頏於編翰
間以此慨古人耳然事物恆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
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覺
已得之於懷中　不勝邪執事其謂之　乎鄙久
思奉談笑而不可得又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

氏遺書實師弟子明勞渙然甫歎不得生于其時與
聞其盛然固有　　猶與者況相去未甚
遠其說大章為世文　微小　諄諄導之以路豈能
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　顧自力如
何耳然當程了時賢者凡有出風俗頽末追古亦乎
淳美其言猶以為殺況了今相絕萬萬哉為士者幸
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
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恭學之道非吾儒
職之而誰乎變之俗猶有可化嚴義理者廟不少執
事為之固宜也鄉邪習變非非漸所能卒改居閑少

出入愼言語自治已外庸暇及人往時當與執事言
趙氏兄弟資尚粹可語信然近亦見思幸教之人才
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
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其嘗謂太史公
此心可為百世師眞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遣童
子行略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旣執事必能
察之 多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樸溪公之德欲為
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
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

使欲致一書述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
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
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弟闡其傳也後世史官無
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
字壽年之真讀此書者至今以為恨其次若楊雄王
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
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
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為之通書稱隋唐大
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
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

哉惟其當時以為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
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道失而議之嗚
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
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為
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
以為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具制行其事君行
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
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
矣第其末年遭權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
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

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詬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於朝歿不得返塋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揭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君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宿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徇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毋論古人遇昏亂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竟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

濡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悖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其之有求於執事而欲闡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澗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膽暢急言極論而不諱者實惟執事其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適際特見許與而前輩二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　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其病廢無聊無足復何斯事矣惟執事爲自謀以大寘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

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上達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雖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
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
士學者不絕而百年間世或得一大賢若周公孔子
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恆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
天之生斯人也缺於斯人也蕃泰而資其食樹麻而
資其衣有不得焉則缺吾樹藝之力天與斯人以莫
少 望之治 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蝕乖紊之憂
下欲其無崩損潰圮之災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

卷之九　三三

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為聖賢君子
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 不 其子無
以養為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
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言以之乎道四海九州
之内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為而亦
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須自逸
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
人斯人不思為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維寧之法而惟
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甚矣天其能貸之耶
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歿百餘年而得

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
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
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
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為天下者宜亦不敢緩
也天下之當為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
位者所能為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
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寂
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
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冥昧而莫知所為缺幾
何而不稱天下乎道之大端脩己治人二者而已率

卷之九　三四

乎性命之理所以脩己而為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
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脩己之餘也古以有此二
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
不為則人理廢斷久矣今天下贅贅然皆將以道德
為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
何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誑惑斯世
其 為 其 為三綱二紀其體為仁義其用以
為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
舌悅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
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為

術兵而用畢以爲師爲人師而容貌謙慎而不居智
足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已志而不
缺之以窺盛德之所然當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
無望乎由今而求之賢者君子于世未可知也越
歎世求之　焉　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
而不行道　予不以有　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思
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烏可不爲後世慮耶　之道托
之書緒言墜教可以範世鉄向者嚴執事之旋而問
爲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
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

事所悲居也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
闘占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
所不　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爲至其不敢自撓於賢
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
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
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　而乎其有憂惟
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　而
爲數百年計者其悲如是而後可爲治如是而後可
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隳其所傳
某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

言告也夫以某之愚而猶　乎天況執事世之所稱
自以爲賢人君子者大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
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閔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負
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
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　多缺誤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
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爲惠甚大竊自喜慶
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頹壞今世無復見臣教訓
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爲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

義相昔競競然恐拂人之意然心有所見口竟不敢
陳說名爲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竊惡不知
其非相視相諛以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
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
爲戚者講明往復教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
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偶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
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
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
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
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

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占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卒能割開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睢盱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畧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脩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

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其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叅大政雖未久歟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蹤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繼嬰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

失於闘邪身既死而群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横雖非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其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

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詳而徵諸簡冊者易忘詳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其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遽以爲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二君子之事固其之所自信而言者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

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
致知而成功小其始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
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
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
顯之其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
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旣再見先人衣履
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
行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

者未嘗不趍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
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
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嘉言懿行不獲紀
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
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
及先人違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
倚廬之中恐死殁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十
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
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畧而請銘于太史公公
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

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
人之善諸孫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
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
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
事於先人爲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論足以傳信於
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
誰望哉先人道德之與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
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徵諸身則端
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
疚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己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

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曰以
淪亡後生事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
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
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
陰督而黙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
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
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
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
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
矜之非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

謹録以上近所爲文追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詣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尚欲删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怍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寧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卒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恐意之不誠既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録以進妄意執事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

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欲趍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能自致恩所以報盛意而環顧乎家無一可者徐而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是書簏中檢得武王戒書一編因畧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藎之心溢於顏面清閒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此固素所積畜而亦鄙陋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闊濶且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與葉夷仲先生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杖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雎寧回始獲拜于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溫溫乎其容甚與其進也藹藹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

言而卒此書尚在某篚展卷一視輒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恒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吾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遑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剝稈在後而相追聞人欬呼暴丈即震愧駭膽周章四顧兄持

捉當道者輙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呌
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奈何
矣雖絶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
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而昭雪之其功名卒
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
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
命之端緖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徉徜
未終越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嗤笑以
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
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與之某弗以

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宜者此
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
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
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
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彼衮秉圭習堯禹
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自出人見
則駭走矣是豈足爲學哉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
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天乎其
在人乎竭　　　　固有能勝天者
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　　人彼庸

人者每以得失爲喜戚而豪傑之士　而著於來世
雖爵祿而貴者此真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知所
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
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炯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
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
得希此當復不恨况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
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
某闇劣非滿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
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
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

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與潘擇可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緖言于執事執事蓋有意於開
之貺以文辭儗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
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
絆無由相通近者至鄮城去執事爲未遠謂足以償
私願矣又迫於詿掛無須史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
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
無惑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即棄絶且因士友賜之書
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閔

閔加於瞬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恒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從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爲學者視效不啻敎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以重有說焉不宜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與寄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嬾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其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卽蒙恩復其章綬行益脩文益峻聲聞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

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摭拾殘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憤騃無似亦欲掃末流之敝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强疾病侵加朋友喪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都城中相與往復論議其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苑伯欽之官比

方足下之京師廷璧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偃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尙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致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

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戱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開而迷悖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絶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値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

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藎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其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鄕學之未絶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鄕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煒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懋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

示僕其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官俾人人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盖思脩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與行道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發歸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遍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

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癖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辭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久從數數然騖于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眞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與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

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懇然爲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寄士脩脩德

過邑中爲别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問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茲其命也夫每與廷璧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縈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亮

答陳元采 即王元釆

僕智識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是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歸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言相傳道以爲容悅聞之惕然慚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

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棼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寔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悱憤

奮激如瘖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
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
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
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
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
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
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
視有或顚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
絶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
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

時時省察求銷絶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
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
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
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
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葉
廷振之亡裴經中不能往吊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
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廷振而作者楚語爲佳
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叙其鄉
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爲失首言刻
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

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
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漶漫不知其爲何時
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留狂瀾等語
亦未醇宜稍爲更定特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
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
空立論其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
遠乃本於昧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
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
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暢紆餘有作者風過前

時所見遠甚慰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
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假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
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況僕近年爲疾疢所迫懼一
旦溘死終無所聞念思刊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
向時悅人取與之具朋友交相奬引以爲可喜者非
惟不暇爲亦不復爲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
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
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
可至吾徒雖巧爲說辭亦不足希其髣髴彼不師
而惟吾徒之求不亦舛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

其爲人其所求儆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箴直故媿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之知箴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援援乎於僕之問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端居而思之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遠僕者可知也去僕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盈爲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己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爲

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汨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既病而醫何益始其疑之既而思其言蓋以醫爲諷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蓋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

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脩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議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欣幸竊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者於文辭美惡可否輙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益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還山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間輩僕日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況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

卷暇日深念據首循今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譏言盈耳發辭遺譽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開緘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奬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

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爲君
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
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
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
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是祿而不
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
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
我是與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
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
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

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切矣而反覆
款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
而譏裸程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
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
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
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
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韓
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
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
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賞難樂

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令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
道意家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
行家貧歲歉未能即動今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
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鄕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
處此世値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脩疾比稍
殺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
之當有效所言綱目儀尋未入手尋得即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週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瘵下疾近又
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闊吾許

君辛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帷告一哀於亡友以致
遊處相好之情江窒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
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
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微足
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尙可多得及行天
下過四方士大夫或乘氣雞智以爲道或苟肖無恥
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
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
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
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

發我意其可以其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
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詩者當若常不惜施諸鄙
夫庸人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
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
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擢踣之耶抑天賦
之者清明高朗人世溷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
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
詩者當其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
所賤今之詩者非後人之所謂天乎焉知賤於今日
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

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
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
韓子嘗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
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
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
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
無知己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爲然
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
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
亦未必識其眞也況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

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
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
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
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
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于無窮續周統于既絕次不
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與以詔來世下之不能
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
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
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
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

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脩所學孜孜不懈僕亦
願勉其思孜孜不懈俾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
將依附末譽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
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叙又多淆譌欲爲定次之多
病未果舊文稿想彌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
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
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甚不自勝其向以
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
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

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闕師
黨正之綴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與其傳也夫古
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
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
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
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
于泯墜而况耆舊淪喪之餘閙其名者不知其事言
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
嘗爲吾兒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
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

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
仕者爲官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
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
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
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
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及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
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
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絶
無所傳聞往時紀上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
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

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
疲其心思智力斷一闕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
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
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
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
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
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
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
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
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

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
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
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
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
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
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
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
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絶無
自得之味思一屛絶之而以願曾所以自治者治其
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

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
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
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
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
欲毁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句目已指程朱
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
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
而趍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
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
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

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氏聰來甚爲人有意
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
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
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
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芧栗下如蹲鴟黃獨不
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
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
不欲違其請別後即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
來聞尚留未到海上頗慰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
文過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叙各其意幸觀
而正之邑志曾脩得事畧九篇惟鹽弃魚課未知其
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倘耳目所
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
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
公家死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踈畧不足考
其本末雲巖事問兩者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
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樗園想可學可兄弟及
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
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

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兩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絕矣
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
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
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
示悼覩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絰中屢遭期
功之喪入夏來患㾜下疾近又爲痔所苦欲一往奠
哭以寫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便中人忽索書
弗及錄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褫甚整潔感荷禮
記尚欲看續當奉納留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

遠離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有欲言
者無惜見教昨卧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
未能謹寫先此奉復　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
不宣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詠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聞
有相燭之惠政濟所之短咎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
先令兄進德近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
紙寄下當爲書去嘉猷之尊君已逝不及誌今爲作
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
字少紙餘却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

亦可見示否猷歲欲往敝親家士友如嘉猷輩欲見
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覼縷勿罪幸
甚
賤疾不止又無有與無由執手爲别此情怏怏無時
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
言可爲孟子敬王者設愼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
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别無可爲贈深以爲愧途中得
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答上清張真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
考委祉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
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氣之表遺世
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
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畫便面致
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
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
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叙述疇昔辭意閎肆
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竊然如聆鸞鳳之音燦然如
覩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
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

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與然其意亦與
厥初大異矣况至于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
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反本真如
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
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汙陋厄於多病聞道之
日甚淺無由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
然執事方凝神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益志力尚
有進者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目含語所聞以較異
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
無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臨海縣知縣黃詰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績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賜　戴澄之
黃巖縣學生孫堯　牟濟翁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九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參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曾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書

與采苓先生二首

某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安執事之爲賜雖大而某之愧亦厚矣辭拜以來心殊歉然未嘗斯須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某貧不能以前數者爲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爲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

此豈人力也哉盖積累培植之功深遠然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特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爲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脩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戸閭家見而孜孜如不及

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爲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墻者多俠辭卑色以媚悅爲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其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踈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爲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歴仲瞻二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途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爲慰某鄙劣無狀向嘗獲廁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來道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吊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歸損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及不知所爲道遠意厚弗敢固辭強顏祗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内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志其踈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爲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

後知其信然浦陽自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頹波橫流之際不爲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群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有恩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遺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脩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

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須忘哉使有餘者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斂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斂貧而無貲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修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高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辱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災幾沐殊常之澤鬱喜交至若接聲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穆乎仁義之發詞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丈遽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始知疾疢沉綿無由致哀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逾邁追感何窮然求之當世令名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來如太常公者絕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粗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謹奉夫朔日奠望令祝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絮酒炙雞恐不獨

潔不復貴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叙事已甚文況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孫繼續其後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倏焉將老負如來喻反覆感歎夜不復暝然道之通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使天未欲喪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空言無所關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辱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

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于百世揚先德于天下以稱聖朝崇獎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采芩先生稱慶想已旋宇軒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悶瞻企疾作不能遍作書問起居幸爲道區區之意道遠日久願見之心甚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答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疏闊事卒不成以爲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爲哉執事

於群笑之時獨若憫其用心懃懃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也爲別還家重變横生東西奔播自救不給顚缺闕乎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毋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湔陽而家叔爲他人所陷顚越厥家祖母與焉徬徨待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湔陽相邇欲附舟一往而祖母之側不可遽去自至家以來意豈嘗斯須忘耶受

知受教最爲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爲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奨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爲屬覽之愉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飾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巍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爲世所卑賤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

謂公俟後死者而後著焉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未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脩种放之於邵堯夫擴之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史公之碩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

然天其或者未絶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己自今以後微有所分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斯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喩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扱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

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
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
道之原而至於衍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
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
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
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
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
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

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
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
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
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
者罔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
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
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
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
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
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木飲

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遠之外好
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
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
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
者其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竊之初頗好儒既
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與
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
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
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
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

世俗徼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
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
六十之年頗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
悔於是覩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
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
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
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
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
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
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苫

闔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成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亦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

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閨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望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絶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

成人在乎愼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遠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

大世道之弊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不復知有經術汩汩焉利祿誘世以爲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謗謂之迂惑人家稍有誦習者五經四書猶棄閣不令加之鄉縣漁獵朝伺暮窺皆牧樹藝之所入先以賂吏自家乃其餘耳尚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究書僕雖有志於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抑此滋怛然不除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昔自勵潛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非論而不可見輒俛首以歎循庭獨行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早失先人而大母諸

父兄弟固具在日處乎其閒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恒
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
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隣里見其癖於學
多指目以爲迂雖姻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許
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于外携以自隨愚有所述多
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
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
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于
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
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

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今婁無所往故至
于足下之鄉學于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閼
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
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
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
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
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
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
雉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
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

恒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恒人恒多智
者恒少也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群笑之中喜其可既
耶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
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闊也而悲謂非人情
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兄弟何以過而
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
足下之爲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
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
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
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

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御顧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
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脩甫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
相輔者恐未易采錄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
動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
自解非謬竝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欝
而不發無以荅吾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
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
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
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

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犖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顚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凫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鷄犬牛羊蹤跡轉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

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日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寖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爲浮漫瑰恠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

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顔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曰爲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斂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顔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吾子猥舉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

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從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譽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

斂彗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眞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與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顓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爲友乎向嘗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懽繹閧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頑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竊覬不閒懲甚不逮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

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荅哉今乃倏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與未嘗學爲文也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脩辭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雖之辭然終出於愛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富艶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

之賦上林羽獵雖麗其辭義旨不足道其毛髮而作於

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操筆書尺紙鳴一時輒自負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訾之

有今文之所載非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拘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紓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爲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

本耳然不可以易爲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儕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譏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爲孔孟累也直爲後世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以動人群群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

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既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異而毀來乎夫人性質稟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

與之關笑往復者爲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卑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撼否則以爲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變壞爲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能文不佳亦強頌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之曰子某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絶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誤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汙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乎爲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

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
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
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盡其辭以
輔不逮不宣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而與之交者雖常有
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爲僕不合人
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
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群從
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
愛敬親密少間斷者亦吳兄若也僕始常歎世人學

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爲黑世人則以爲白僕以爲是
世人則以爲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
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
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
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成同道
者之難過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懇懃之
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義務爲箴規剴切
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
所謬多脫爲僭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
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懌

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
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　京雖時有登
涉之娛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
也論而有答也疑而有所與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
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
答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何能不
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
非偶然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
交者以百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
離散而他之無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

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
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
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之者無有也
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吝誠知無
益抑恐虛名爲衆所知秖以致累故不欲爲耳聖人
以無德而名爲至道家以無名爲大善將兵者亦以
無智名爲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然卒以招
謗議於當世況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
名最不遇唐之時韓愈柳宗元銳得時名亦不大顯
或遂致僨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子二程蘇子瞻以

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爲世人所忌妬無得行
其志者至于近代莫不皆然由是而觀名之足以累
人也尙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取亦安敢輕談論
累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定
命非人所能爲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之所得者大
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
世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寸以
爲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
語否則必爲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
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闕重爲憂故託昔道意非
惟慰兄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爲可常以離違爲暫遇故聚集
雖數亦不知其爲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爲悲孰知
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
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
吾兄尙當斯須去心乎第道路脩左無從寄書時或
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爲禮甚簡不知吾
兄亦能見察否也今天下所爲推禮義之族爲人神
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內養老恤
孤如指所屬以庠序優賢爲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

盛德賢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
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興言悲
悒不能自已嬰辭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
討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
敝者尙不待文字而傳而況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
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
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
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
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
衆中年最少志趣爲最疎濶每抵掌論議訶貶今世
人令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累無有成而虛名爲
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
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閱
冊中竊覩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痁
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辯人
顔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
至此尙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
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爲憂汲清泉
淪麥飯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
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

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為善人固士之行
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遣辭
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為細事求古
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
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
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備問諸老先生長者頗乏去人
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闊人行強起
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辯丈令
兄叔車得子　令兄而下想皆平安叔美
叔端及諸令姪心孟　綸燿二生娶婦未養浩兄
在深溪必煩適王仲綱俞子嚴頗聞人說見其文蘇
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
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休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
其為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
錢塘遇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
見案上紙筆因有所書頹然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
視大笑不省為何語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
以書相酬答而辯其故豈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
僕所以為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崖岸甚至柰何

以醉人戲語為真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
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內士君子
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輒忘其姓
名雖強記臆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
不置喜慍於中況其書問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一不
相見則必形於夢寐又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
而不得則有縈于心不虛形於戲笑之言此乃相親
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
史公門最號為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
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
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仇獨坐名字為人所稱道
故為所忌耳去年夏為仇家誣辭所及幸得脫至冬
又為相知者薦舉掌主上見憐始得免今年誣辭事
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鄉自揣念僕家
居寧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暨
先人二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乎地如履機阱審而
後發安而後為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戇愚然其
行事足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
世君子哉天之相覘乃若是夫者果何為命者果何
為士之處世果何為而可使為惡乃合於天乎性不

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况天道固無此理耶
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稽也而覚
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忌吾輩人在古孔
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
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爲
此不當爲彼語曰寧爲瓦全無爲玉毁此無識者之
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下而覺有不毁之瓦乎夫玉
我而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乃若玉吾玉之爲美耶
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同歸者何限而
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耶

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
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
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辭頗自厭耻欲求爲有
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
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下所藏書
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
次此二事懸心腑間宰其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
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
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爲僕所望
不宜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跂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
書飛關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煒
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羡病懷得此若脫
垢汙而濯淸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
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
知名之士非窮困卽死不死卽病如僕之愚不足比
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痎瘧疾輾轉至
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
終四五行欠伸擲棄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
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其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

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
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恐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
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
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僂狀若
常患右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
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鮮詐很貪鼠黠變態百爲
視僕樸儒可弄輒私相目謂良愚人獨賴季弟頗解
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皆以誘之人頗謂其能
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
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

報絕糧輙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笑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致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千仲近因萬巖人寄書來相問

意甚款款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雖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叅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妝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尚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視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春間僭華還嘗復附書總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世接不獲聞動靜向仰之切無形夢寐寒計惟闔宅尊稚均安吾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權長之役近稍優暇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多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

於經漸覺見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援筆自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復自解以爲吾之所學本非爲名聊以發吾所得耳傳否不敢計也平居未嘗暫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故援之則於諸經皆可自究其旨聊以爲已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爲如何離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得耶舊年盼及蘇公欲爲太史公撰述文字荷其厚意有一書煩先歷官記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乎其故也倫兒聞得予頗進學不龍山墳隴幸時省視

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
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尚何可得言之慨然敝邑
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兄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
林為編脩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
知後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出亦有可喜者否幸復
示及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兼原禮先生纂印
得丹谿醫按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煩兄轉索一本
如戴公遠彥成處恐有望宛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
其意陳亦此間人可遞書至耶仁許氏故作此書語
無次切冀恕之不宣

荅劉養浩二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并寄祭九靈君文曾
已達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
然墜緒將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論次文
章備明遺事正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
甚厚僕嘗有所述今則未可墓銘嘗有人請于吳東
閣瀞仲吳公事多恐亦未能即作其文集有一本在
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其名能多募印出使
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也太史公芝園
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誠墮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

為之王京普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
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慎無使散軼
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
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輙借觀不勝其悲愴也
公名在天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者過厚矣又欲兼
得於人天何以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
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
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輙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來
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
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遠歸又患寒疾故未

果詳見於鄭君書悉不能盡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携
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恭之以為無愧鄭
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
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尚冀面談以盡不宣

一自為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
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
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
其儀狀音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
無幾吾見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
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

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見想已知近於此理聞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七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昔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愚齋思眼難於作字念相

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荅王仲縉五首

僕爲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群之才絶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與未嘗不悚然內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絶之亦已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于嚴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已推奬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已避之況敢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爲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已以爲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爲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儗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書紀事繼恣豪邁統紀苞括無窮態也後乎遷者千百年作者以千百計欲其文之廢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儗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荅也然足下端慤直

亮決非妄諛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已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儗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說也足下遂以遷賛之得夫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舉其美之爲愛不若規其過之爲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闓諾諾

則懼諤諤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諸詁則有矣而諤諤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馱騠享大璧之爲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爲報不敢徒然取而寘然已也違離已久思見顏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忽奉教書周詳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已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

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爲文者乎則當求之下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爲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辟之

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當不給而爲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沸然而出矣能日濬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尊契家兄長侍史俞允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

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既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皆當時之事雖寓襃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

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辭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騷狄之居而

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句益脩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汩汩然來而不止纔乎待制君之叅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嚴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縈而右枘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

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懸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其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某白別後終日汩汩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

無所害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爲師俟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庚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本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

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歉然曰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舉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

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蓍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務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貽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背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

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袪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而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悅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其言者矣有爲

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竊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輙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

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周遍陬僻壤
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
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
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
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毁之
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
況纖微脉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
欲假書以傳僕雖駭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舉世
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
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嗤笑之資僕縱著

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甚能庶幾孔孟乎
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
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
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疾我之厚而
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
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皆不能免必賴朋友
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下而誰哉幸
求所闕特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
在矣願少緩之無以遽書爲勸

與邵真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累旬不忍舍去此
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敝戒而病根至今
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挾而咳嗽還如袋將尚義向遊
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即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
否恐孫前約特令村僕晤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
佳然非所敢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

某不能養生自去冬感疾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
仲兵宗弘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則家兄
但遣人請宅已沐許諾今特令山童奉迓風日頗清
美可即見臨拳拳企仰之悰尚容面談以盡不宣

昨承臨訪匆遽別去弗能如禮慊恨無已比以家
兄希韶羸疾不殺等遣舍弟皆走邀屢蒙許諾延頸
以俟又復旬月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
兄之疾先生雖知其証然千聞不若一見望擬數日
之冗過家商論服藥扶持以副拳拳之懇古之名醫
以濟物爲心者雖道路暫邂之人猶爲診治況厚託
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其適有疥
癢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翻然一來以慰懸
仰輕瀆之罪尚容面謝不宜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送貼藥物感荷厚意易日

而忘第病者羸弱虛損難爲得効寒熱痰咳畧無少
減令子雖謂脉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
煩從者過家診視使得脫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爲勞
諒仁者以濟物爲心必能惠然一來以副懸望也切
與勿外幸甚闇風、像至今未取得後會當寄達餘
懷悉俟面晤不宣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數親童伯禮丈令閫
感恙竟欲邀足下診視當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
懇令郎荅書知在長亭王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
宅辭即副其懸叔通先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
區區病餘少力許曲悉俟而談不宣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
見豈以雨故徑明邪近希政第老母患傷寒已五六
日深以爲憂而賤體至今未平復今舍弟帶通至鉄
塲令其專達此書至上請相陪同來諒先生過愛之
厚必不遂棄我也拳拳之情尚容會晤以盡不宣

比者專人致書偕令郎造請人回聞從者已往長亭
悵怏無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迎昨日已還寓宅臨
行拳拳以舊恙未減爲憂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
希魯同到其家診視輕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
幸甚區區同産鍾愛性有此妹憐其抱疾恨不能以
身代之千萬深體此懷勿拘滯於形跡乃所願也茲
族弟往長亭特致此懇尚與會言以盡誠臆不宣

昨喻及手卷已作醫原一篇稱贊盛美家叔更欲索
詩數首書之故未即發上如未有人至當令陳用中
秀才送還也賤恙痔疾久而未愈殊爲所苦不知曾
問得佳方否里人嘗有服黃連解毒湯而愈者便中
乞合一二貼付至實感厚惠匆匆奉復尚冀面晤不
宣

久別之餘昨於許君處獲接一晤豈勝慰浣第家在
顧邑即適以賤事弗值爲悵怏耳恃愛有懇祖母舊
患頭風夜來忽復舉發項背間痛艱於眠食加以嘔
吐神思頗倦舉家長少不知所爲計非先生不能治
之謹專人奉邀萬冀以斯文雅故擯置他事即賜一
臨以副懸懸之望幸甚

遜志齋集卷之十終

府學生陳縝　柴琰　王福齡
臨淮縣學生李陽卿　戴璲之
蒙城縣學生孫恩光　牟汝劉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雷禮範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兩浙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首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非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追其殁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著稱于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商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道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求本末之叙而施之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殁天下未有所聞無

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尙可贖于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勗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

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絶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及於其身剴切過闕輒頳顔變色以爲發己之短或陽受而陰疎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恐疎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上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鄕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鄕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

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我耶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二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鄕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

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其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韋伯禮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盻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既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為制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則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未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為閭里光榮況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為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

以歲事之不易振循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拚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冐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以吉服請見則塋尚未畢釋衰凌禮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拙陋口拙訥使胸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況負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創礪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言料無明其吉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

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某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為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為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其所為法足下既已得之矣能師其勇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

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為可焉一以為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為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為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豎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為子孫悠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為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為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終從敢不承足下之命尚當編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與趙伯欽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

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
人辭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
足下陳元釆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反近入
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
相見者七八年其人竒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
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
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建卓乎有曠視前古之
意反覆闡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
足韙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
僕嘗惟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

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
間風俗污壞上替下乖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曰
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
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梏於舊聞不復知有
學術竊竊訓詁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
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
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可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
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
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
人則亦執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

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
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
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
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蟲魚之
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
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
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
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單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
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
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

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
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
之會通而援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
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慨焉斯道之盛衰其端
微矣非明智廓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
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
見而尊聞已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
自爲異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謂
知古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
爲方人好新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

毁譽而變苟愼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
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
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
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
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荅而居處僻左不與
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
與天下英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
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
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
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倘當發

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
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
若與己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
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教坐是
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
人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
懲創不敢有所作發辭游辯微有與舊時類者亟毁
棄之默坐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
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蓋欲自致於寡過
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

乎否也足下以卓越高毅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
然所宜愼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
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爲士者以文辭爲極
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
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
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
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
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交被海內固有志者之所樂
聞也林左民爲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
可哀金陵城中數十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彥殊

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
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
以已能者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
誰亦有相與親者否僕近得陳元采書頗有一二語
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
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采至獲足下所惠書
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爲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
日頹于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
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

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怠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答王氏交幣

使至伏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之際缺君子愼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缺者有賜則受之缺者有贈則受之舍是而受則離乎義也離乎義不得爲君子執事泉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以見賜明達雖足以知人然缺賜接教誨之日淺義不敢以爲知己而愛於缺苟輒受之是忘義也執事所以過聽而加愛者謂頗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聲播於遠邇因加愛於人焉而違乎義恐非執事所缺居也故敢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爲報尤所不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政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餂乎利而有言非惟僕不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圖之多缺

答張廷璧

辱寄詩五篇且諉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以爲傲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爲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爲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卓然有志乎古稟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則爲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渾蒼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雖千刻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古近味澹之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而

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
棄木之根而鐇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其可得
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
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
奥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濟而
章秩乎其有儀煒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
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閒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
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
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
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

卷之十二　十三

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
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其究焉而僕猶
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
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
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
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疾良愈行醫者
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
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爲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爲忠
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
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今人慚

恨　　歸乎庸衆人之域今得元采而
後知之所望　　之兄愛也無以爲報
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
一閱之以僕之懐元采　　以爲
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修詩設
　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辭有
未安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未失耳苟
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與友人論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

卷之十二　十四

地已久見今國家法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爲舉而
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
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
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懿古心
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
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横爲異辭以非之謂不
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聵者也
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
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
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

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

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

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衰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穪制於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剚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

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絶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穪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嘗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穪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

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絶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

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儻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宜

與黃希范

教頹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已而自盡安陋而習惰誕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已之長而下於少舍已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于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唾鄙之者鮮矣而將何説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乖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須之計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迫趣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由千里遣徒賜以束帛而鈌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尚有俟於他日也

答閔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使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

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

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氷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

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輿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闒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之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敢辭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

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　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即見絶或以草本　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敢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劉子傳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嘉穿所以道譽僕者太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譲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

褒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居況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人相獎許頭面爲之發熱况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非見謏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愛玉者見白石即以爲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不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鳳之爲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緣者至若前代所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真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

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爲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之以爲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於疆域斥候使敵不能攻刼可也稍有所論述愚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毋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羣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況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

之毀譽耶徇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旣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病即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耶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内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爲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發畧陳固陋

荅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竊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淮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説足下輙他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竊之不妄近在王脩德所得所録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甯門㒺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復感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

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畝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憶時時追壓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恱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窮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駿駿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

非討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太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氏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昆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璧

序文慊慊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豪俊士不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且若此況二千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繼而足下歸諸無所肖似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所答者此也雖然告人以善者益也擧人而不知其失者惑也僕不佞願爲益友於足下可乎古謂擬人必於其倫蓋難乎其類也今謂金與玉爲同則可謂金與石爲同則不可爲其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顏子爲同道蓋金玉之類也漢儒以黃憲比顏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足下以顏子與黃憲並稱固非尊顏子矣又以僕比二子其卑顏子也益甚僕自度方今世不足儕恒人而況憲哉又況若顏子者哉而僕焉敢當足下誠有意乎愛僕願以學顏子之道見教不然徒欲處之於賢者之末是棄僕也非以德愛人之意也令弟處見足下所論者天才傑出則可喜矣似乎傷繁未甚瑩耳然所向慕甚高苟進而不止則足下所稱將自蹈之矣何必歸諸僕耶

奉命大有先生

某奉書大有先生尊執事自京師還辱書存問適以

兄未及奉答今千來承體候寧佳甚慰甚慰昔人謂無財爲貧愚謂無子乃可謂之貧耳今執事得子歲便可百無所憂千金不足多也更望勿縈以家事繼之使學俾談者稱執事有良子爲得不既多耶待制公文章不可不傳須與仲縉兄弟言之勸其刻梓傳世亦美事也區區仲冬後上金陵明年回必得往聽清論盡所欲言匆匆不宣

答林子山

某愚鈍而昧於道論聖賢之言恒惴惴然懼無所聞以爲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尚亦悅而承之

況吾兄之教乎茲辱書貺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其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爲知愛謬爲恭敬爲盡禮切磨箴規之益蕩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兄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疑而不以誠答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爲僭夫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旣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煢獨孟子之爲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爲物所蔽則或汩其本然之善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慾養心克己以求仁周子後出又揭而爲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意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爲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應於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兄昔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

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當禮與否即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奚獨於是而未思乎殆陽爲弗知以試某耳某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爲未當而辱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答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徒交才俊聞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琦脩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覬慕體不待梁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跡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猱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寘目危坐或取古書綴

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黙黙悟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强欲以酒譁詞盈耳優戯在前未嘗爲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鬉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貺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昔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

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苦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盖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其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二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爲蓍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謟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儗烏可當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皆有志焉使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喪頹墮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

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同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駃騠蒲梢而逐伏櫪之駑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預衒乎藝辭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若慰其可望邪比頓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黙黙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荅王秀才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閔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耻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甚顧欵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荅雅意且兾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説爲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

之文僕雖末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能别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脩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獘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

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甚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説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能諸之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

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輙從而文之覩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誇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録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

文章之正不眩惑於詭常可喜之論袪千載之積痼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檳淬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絶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答錢羅二秀才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寧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儗溢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

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曰儗人必於其倫昔南宮适以禹稷儗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以功業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揚雄以桑玄成比顔淵司馬君實以揚雄比孟子陸希

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儗聖賢而且發光之者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垤河渭之於溝澮也儗之一不當且若是况其何如者而以儗李翱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爲其可哉

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垤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爲過言則笑以爲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况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喜刻削任理所之欲書即止未嘗專攻于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識者以爲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

昔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揚雄韓愈皆傑然儒者當世或笑之此皆上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人之實而過得時與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賢之道以爲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既

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之規矩蓋將習之以與其熟焉行之以致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乎來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怍於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某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與而疑者非某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流於狂僭二兄亮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與俞教諭

某以祖母喪伏處堊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許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爲文及視其卷獲悉許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祖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贊之今也不幸甫遭大故膺膈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自比於人雖欲強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許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蓋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背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絰之中苟使越禮忘哀飾琢辭說以媚夫人則人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許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倘重至乎斯其或終喪釋服當奉蕪陋之文請見于門下惟執事善爲我謝焉

答俞敬德二首

前辱書千餘言愛僕何厚也望僕何尊也而自處則又何謙也足下僕所敬自處以謙而遺之厚且尊此宜在所欲荅而未果者非不欲荅不知所以荅也僕於人不能翕然合亦不能判然離有問而對有呼而諾非吾類弗面也雖面弗語也是以人喜僕者恒少見憎者恒多足下不惟喜之又過愛之不徒愛之又過尊之是宜有取於僕也然詳繹足下之言而有取於僕者皆僕之所不取者也足下獨何爲耶自聖賢已天下不幸離爲三四致義理者得其體爲事功者得其用文辭特其微者耳而致缺極爲尚不可數況其巨者乎僕竊不量其身之無似欲取聖賢而師之上將以不失天之所與次將以推其所與于斯人而患乎未能也足下之所見以爲善而取之者寧在此耶如取其微則今之名家者不爲鮮矣僕不足以累足下足下誠有幸於　之矣繇此有聞其爲敢默耶多誤

某鄙樸戇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
然守其愚孑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于
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白是者
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問某熟察書中之言意
欲望之以聖賢之道懃懃甚至某
矣雖少然握筆伸紙工爲文辭
　好豐頤長鬚言如轉丸步
爲當世所喜者不可　學彼皆自以
爲出羣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
足下顧以歸諸某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況

夫足下秉深達之識讜直之論可否於殿陛間其志
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爲心者自宜藐
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
下苟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
信某之爲人苟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況
於某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某嘗妄有
不遜之論矣某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
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即有願學之心每竊
寸紙署　與同輩諸　而指麾之父兄雖
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

仕宦者不足道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
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
人北遊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
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
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
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
出不得所依歸故不若爾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
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李至盖其信道之心篤自
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遺行實用之有成功
非近代虛名者比也某誠信其然故不自放於俗毋

興傷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
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寝而思者此數君
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
於過高如古在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
無絲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却避之況大賢魁
儒如曾子子思孟子亘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
一哉足下乃以某爲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
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恠其笑也孟
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
庸態然也近有人聞某狂言輒頓足撫掌如鬭恠聲

且欲來瞷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其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識者見足下應召爭論輙笑足下爲愚此殆與兒輩之見無異聖天子下詔逵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爲恠此可歎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以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

發齒如痴人然又恐虛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足下之愛且知受書沉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攄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須至誨宜甚不可出餘候相見盡談

答俞景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于當時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

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輙相夸賀以爲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

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蹤乎且世之風俗澆薄視今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崇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輙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盖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訕與世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

人異其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其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況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其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

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乎今耶其傳之後世而信耶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某何敢知焉

荅俞子巖二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而異於心心異於口謟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思無從知已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

以爲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秋杪辱以文見示徵察吾兄意氣懇款似非流俗之相紿誑者故畧攄意可否無所閟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惠書稱僕淳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僕知道蚤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皷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貧藏書散軼無異書可覧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即忘不省加以踈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

道理大意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有燕勝卑婺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已相師一何意見之遠甚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視顏閔輩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

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爲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脩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已直易易耳況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不得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爲憂如吾兄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尚少進焉苟所憂不已則樂自至矣人遂索書屬有容不能多及

與友人

僕意於爲學而闇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

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槩然未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蹶乎欲遜而不答則處賊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同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

同於可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
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
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此言爲學之
事以三者爲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
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
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
脩於已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
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槩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
外中庸不宜以爲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
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

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
爲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
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
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
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
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
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
係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
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
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

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
聖人發之則爲至理何可以詳畧多寡較也故繇意
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
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爲異則
孰非可異者何爲揠揠焉發棼異於胸中而不究其
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乎居不復有相講
說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疑有誤其所闕以爲賢者皆
猶憖爲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耻而不
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聞之人
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

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
之愚尚將有聞焉況足下輩耶

荅金景文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爲屬私念執事學行爲
人師文章恢恢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上不鄙而有
取於不腆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
指摘舛謬處見示迄今不聞一二言相有於僕將附者
不違抑恐僕不能致故掩護其闕而不言耶古道廢
壞朋友務以虛辭相諛悅不少欲規切其過輙自疑
又恐觸人而詆背譏腹毀卒不敢發言此最大獘也

僕獨學宜加懍懍而以弗獲聞已過爲懼幸有誹詆以爲不肖人則大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則小喜之其意固出於見厚豈不喜哉執事篤古好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尚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莆巖杜清獻公鄒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眞可耻矣其敢向人說自以爲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耻者也然古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

也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勑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恒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事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亦城志

并望見借當今人抄錄送還羅先生適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鄒謙議志送董遵還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傾令善書者錄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鄉必有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否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大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谷林嘉猷

昔在鄉閭嘗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上予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于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于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伈伈以懟

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已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絶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詫少或有志斯事謹願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踈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誠不自量其無能竊

獨耻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縻之于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卑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任則惑耳任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已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爲以肆焉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

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已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已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已者委之畎畝蓬藋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顔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

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顔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顔子爲得志乎以富貴于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益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東書別家陵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

之心也豈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予而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姿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予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脩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

吾子奚適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亶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夫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于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儗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與陳敬齋

某往歲嘗獲與進退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予將以予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沉潛游泳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斯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斂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

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于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與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稜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怫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

也信工矣賈諸古人而無庣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歎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揚子雲亦甘夫覆醬瓿耳大冶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為妖也今有人焉談衮冕絺綉之美于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于藜莧脫粟之人不惟𧦝然其聽必將艴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及嘗之而目為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為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柏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歎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捻為敢以是言進嗟夫

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為斯文盟主幸甚

與樓希仁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辯于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複聽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以蠻音俚說嘲啾噢噫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小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為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為之其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閩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欽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為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

揚雄文中子書雖倣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為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粵語者然頗寄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耶一出口足下幸無笑其吶且戇也

與盧編脩希魯

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叅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疾與二兒累痛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雞由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被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

虎牢崤函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吊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悉見諸詠歌以發胷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絶少生徒數十人聰明者不一二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昧至昏黑曉曉從事授書攷課程僅如村學舍蒙童師如此而望道德之脩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恒自愧恐益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癭垂臍項間十人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灾米與百物皆踊貴在此者八口方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自脩治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率已之頑惰又以化頑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省事者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

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忘不敢厭庶幾歲晚有金庾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乖離之思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乎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氏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爲已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便人畧報一二

與陳用中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習於俚俗諺語未磨礲以世務禮節耳吾以爲時俗騖利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置家塾俾訓子弟蓋欲引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僻也一二年果大異夙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爲然凡遊吾門者莫不稱焉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四方徵召大懼無以誨

學者因思足下交游久學問有師法勝荒陋鄙儒不知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爲訓導職或又謂足下好譴不變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上下吾又以爲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乎君子不可以小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至同爲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說足下遺闕甚者謂好矜伐多忌媢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譬說冀能悔悟遷善及予將之京師足下忽使酒發惡言與希顏悖且自誇甘爲小人而不辭

吾於是爲之大駭行數百里猶驚歎不能釋且自悲予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凡人之當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氓亦知其宜然蓋有願爲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人者矣未有願爲小人而能不爲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在鄉黨爲小人不過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爲大郡師食天子廩祿教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已以率衆而曰我甘爲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法而爲君子耶足下一爲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溺焉不亦可悲哉此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

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吾意其非爲升斗之祿也非以一訓導之名可以榮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知以求爲君子云爾今而不自檢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詈同列悖悖恍恍自矢爲小人足下豈端爲小人而走數千里爲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密者不易測識而其大畧亦易見言溫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詐不苟取不苟訾好學不倦不自矜伐吾雖未能必其爲君子而必君子之徒也乖戾而好忿疾自以爲才伐己而侮人言無可愛行無可喜陰詭僻違使人

惡見而厭視雖未必其爲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容容疾趨以小人爲的而復自以爲是譬猶李赤之譏廁鬼而已陷不潔矣而後諱人之言以圖溷爲鈞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爲小人也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未如足下之獨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眞爲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予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故不能無言足下欲爲君子爲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况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兒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强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兒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嘆反復玩繹遂至夜深卑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

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衷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古而以爲嗟嘆盖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况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兒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

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兒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與舒君

舒君足下恭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聆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有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

誦摘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
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
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
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恥以示
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
也遂送至弟子籍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
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盖文與道相表裏不
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師也道明則氣昌
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
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

有之求其辭達盖已少見况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
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趍終焉萬里勢
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蕩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
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
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
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
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脩蘇
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
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
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

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
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
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脩而人形
姸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盖公之文一本乎
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折辯紆餘反覆雄毅
弘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張弩皆發覩者
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
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
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足
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

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
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奬引
以爲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
之稱以爲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
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
而不可遇故屬心於足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
道耳僕性愚戇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
而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
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
淺狹而有作竊窺叙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

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謙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怵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旨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爲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虗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與錢克温

兩年來不獲承候起居每思巾山之會爲之悵然吾兄雅士當爲造物所佑而亦坎坷如此殆未易識正宜順處耳僕奉親還謹留此爲别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史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檝

臨海縣學生李賜　戴滂之

黄巖縣學生孫晃　牟諮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華亭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刊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序

周禮考次目録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蔵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盡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畧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踈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

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篡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

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于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吏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于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爲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

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麻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

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貨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邍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蠢物蟲蠱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木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

皆六十者言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

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誣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曰而言爲人所傳誦迭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歟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单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秘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儻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辯僞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

至于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群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同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隷自分隷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

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

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與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基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縻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己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歸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僨國者相繼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

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于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

無可遷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求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求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蜀鑑序

宋端平中耶武李文子嘗仕于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

書十卷凡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政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茲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攷論臧否以爲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鋟而傳于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防範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益高江若爲之彌深關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爲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槩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慎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羣臣知耻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尚何俟此書以爲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

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

蜀漢本末序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娟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憸人卑陋嵬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

亡嚴霜降而蠆虺螫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蝮蝨之智險賊國命而竊其權黜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獵其爲跡至恭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絶之緒而續之有汛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傷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

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乎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絀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千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褘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義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爲一國計也其爲天下計也夫非爲一時計也其爲萬世計也夫

自警編序

德苟可以爲法不必出乎古也言苟不違乎道不必見於經也孔子於近世亟稱左丘明而舉周任南人之言以示學者是曷嘗見諸經而援于古哉時之相

去也不遠則慕之者切從之也必易教莫善於是也三代以下風俗美而賢才多莫東漢與宋若而言行之懿庶幾乎古者惟宋則然而漢不及焉宋季之士嘗輯爲自警編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縕爲寬仁之德施焉爲清淨之政充之爲精博之學發之爲雄厚之文既已無愧於宋之大儒矣而心猶歉然若有慕焉而尚以未能化今之士皆若宋之君子爲憾於是徧布是書于天下將與人人共之夫王豈不欲以古聖人之經爲教哉而先之以近世之言行者蓋亦孔子之意也嗚呼觀萬物而知造化之

神觀賢才而知國家之政考乎言行而俗之美惡人
之賢否可得而見矣聖天子方隆三代之治欲復三
代必於宋乎始然則是書之傳於聖化將有助焉豈
特多士之幸也哉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
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脩
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
事謀猷章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推
行於當時者既足以道善退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

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
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
據義理忠厚光大蕃之萬世而無斁是奚爲而致此
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烝而成有自得
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曁宋而
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
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菁
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
民誠心惻怛上通于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
間道術大章于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

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
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
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
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錄
志二錄已大行于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
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與學追蹤
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
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
難併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
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脩學

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
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
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
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繇
宋迄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
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焉有不從者
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皆變澆爲淳改薄
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敬恭事
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
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

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鎡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與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説逐之人使拯其隣于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强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巳乎宋敗于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

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地可汛掃而平賊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變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懾雖烏獲亦投劍而却顧公之奉表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雪耻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録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既脩國內乂安羣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敎命臣序其首臣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要道惟在乎孝而已以孝敎民者豈能家喻而戶說哉其要道在乎率之以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敎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

闕庭祗愼愛敬動必由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擴民之衷也既摹印孝經頒于境內茲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內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夭折之患矣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疵癘不作疾疫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乎駸駸乎可與古哲王比烈矣闔含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敘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尚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

四卷元鄒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蒲鞭詩序

天道之災祥不可預推也觀於日月星辰之行則可定焉國祚之舒促不可預稽也觀於處尊位者之德則可徵焉人君者下民之天也胄胤之貴天之日星也光耀不失其常行度不愆其序天之化工寧有不成者乎傳稱成周卜世之符嘗疑其說類乎巫史及觀詩至麟趾然後知其求命之由在是也夫以子姓宗族之衆仁厚之德皆若麟然至和之所薰蒸大順

之所需洽所以導迎天命於冥冥之中而固國家之基祚者可謂盛矣其享年之永不亦宜乎國朝有天下大建親藩布列海內仁厚如周之公子者蓋不乏人臣以所見言之若蜀王殿下之德誠曠千載而獨立配聖哲而無愧者也殿下慈恕寬和出於天性體道稽古日新于學羣臣有過未嘗有忿疾之容有所不及專爲掩覆恥形于言叱咤不施鞭朴不加而政脩事舉仁聞震于遐外每論古人之政遇以苛察強斷爲能者深以爲非而於寬大篤厚之化欣然有契于衷嘗取漢劉文饒事製蒲爲鞭以喻意然亦未嘗

用也嗚呼其可謂盛德也已矣會臣承召來朝特以
頒示縉紳聚觀欣喜歎嗟咸爲歌詩以頌之蓋刑罰
之用貴乎當不貴乎重德盛而善用法者鞭朴之威
過於鈇鉞不善用之雖傷飢肉潰肢體而民無所懲
文饒始爲郡守能以德爲政用薄罰以示辱猶爲福
祿所綏史策所嘉況勢位之尊道德之懿過文饒萬
萬設示辱之具而不用者乎將見一國傳之天下效
之百世師之廉恥之俗與禮義之化流天人之心悅
而子孫黎民受其賜于無窮矣然則是詩之作其亦
周南麟趾之類也夫其亦可爲皇明比隆成周之徵

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
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
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周八百
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
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
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
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
之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
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
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
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與於斯人衆人未必知
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
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
在群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
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
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
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
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

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
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論以治道公未
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
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
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
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
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
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道皇太子
聖德寛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
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

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覆本刻傳誦
下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
知公為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
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
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
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為功此公所以為盛
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
氣充養有道不為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
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
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

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為公
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為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
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為
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
為銘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為人也後有賢者
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
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
濂字景濂金華人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為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
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王所以孜孜焉先之而
不敢忽者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
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
一則俗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産
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
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縣乎道而宏博
深玄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為味不同而皆
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誕虛言如後世文士之
為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
宋之學術最為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

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為徒其他以文辭馳
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
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蹈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
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為不多
辭采音節不為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擬取昔說以
為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
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為不可及也寧
海在宋特為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為近故士
之顯聞于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
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

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于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遠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絕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實可喜之辭曼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閬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内戴公文亦傳于時閬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

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樗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先太守文集後序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某撫其遺文爲二十卷拜論序之以傳于世辭不勝夫衰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章明于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由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黃憲比顏子王安石以揚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

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齊寧千里之内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荐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于心豈以忘之得失爲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拯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閔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爲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

嗚呼此豈可以勉強能哉蓋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爲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擬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華川集後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于世天台方孝孺爲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爲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

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齒抑其神志使之畨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畀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禍者至鮮也豈非以掠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爲尤遠耶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内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爲入燕都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困悴而歸今上有天下先生嘗用矣既而出佐遠郡召入修元史爲翰林待制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還闔家遐荒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豈於今者未必不嗇于後厄於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詘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並傳豈以其遇乎況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自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

黄文獻公晚自肆爲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云

蘇大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

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往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擧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

亦難矣莊周殁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騁反復而不至於繁宂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與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

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

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邃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爲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爲久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人顧妄相詆贊於其

間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重徇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苟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況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脩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塵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

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温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脩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所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斷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舉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

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齪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慤愿模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晋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沖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絶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

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絶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絶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眞希元魏華甫以興章文物爲文陳仝甫以縱横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寛甫虞伯生黄晉

卿歐陽原功寛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碩擬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暢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矩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容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于今則潜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奧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儗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

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變者文之隷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而亦不必一枸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斷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

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數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脩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二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

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為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句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疎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辛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其所以不能無感

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尚之既沒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待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曷為而致哉蓋其脩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辨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驥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覩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辨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為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為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嗤鄙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猷為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為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

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間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者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為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嘆息賛譽以為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厚澤施于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為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為因復於叔

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脩漢史者爲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潜溪公之門人其家以孝義聞于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與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艶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與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橘柚柤梨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古

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慎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爲稻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沉鬱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横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余生十

餘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艶爲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觚塡于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協塤篪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爲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慙抑塞而不寧輿之所觸欲有所云輒仰視嘗演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駭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盖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亦安敢以爲知也黙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毁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

不專而獨無盈簡之藁屢書而屢毁愧而不止盖將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烏傷樓君希仁同學於太史公挈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予序嗚呼余豈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修約中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爲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期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脩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皐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越之諸曁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爲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

人尊之太史潜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叙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于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亦穨然無用於世矣因復于友曰人之自脩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脩德而與其傳世立言而與其行遠此雖聖賢

有不能預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為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于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没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説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為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于後世乎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既老著書辯難昔之論醫者其説以為雖扁鵲復生不易吾言信乎非非子有志也道術之傳豈

有古今哉智者知之衆人惑之今與古皆然也由衆人而視智者雖同時猶莫能及況古人乎由智者而視才之用者則今與古何相遠之有古之言未必皆善今之言未必皆非後乎千百載未必無善於今之人者也顧智者知之耳孔子聖人也聖人之言固不敢及與聖人並時今人豈無過之者乎故道惟視善與否今古不足論也學者之患在乎慕古而不知道聞其出於古則以為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於今則以為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實學者之過也余嘗以為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皆近時拔俗之論耳比之三代聖賢臣世範民之政豈特不及其垣墻哉其可議者蓋衆矣每欲為一書明先王之意以正流俗之失懼人謂吾為僭也卒未敢為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乎醫術余雖不足以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矣然余聞之聖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為疵腫跋盭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

預知之乎誼之策雖不即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自而發矣不知聖人用何道已天下之疾也非非子多才能而善論大事嘗多驚人語取賈誼以下之言定其是非著其方書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則余將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不可以今古論也

應天府鄉試小録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閔前代胥俗隨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

使於是二十年間列于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于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于學所致哉寔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于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黙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群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其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莅其事通判王子脩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

人有聮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抜其絶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于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其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于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鎭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擧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尙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奥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其它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夫四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于其國哉蓋國家之

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擧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群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心猶以爲未也大設學以陶鈞士類而收之以科擧毎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當試太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抜者皆時之耆俊而某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閲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爲今歲士盛於往昔宜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部定其數二百於是縉紳相賀以爲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

將錄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自唐以降夷狄横中國微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不能攘契丹宇内不完中葉遂剖爲三至於元而又極聖人奉天明命汎掃萬方彌天際海罔不臣順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雖前聖之粒蒸民脩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萬年之祚賢才之盛於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恒人之所及知然豈無所望於多士者乎爲士者幸生乎今其必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

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爲邦家之基斯善矣苟不能然而謂科舉之學爲已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姑食焉而怠其事吾恐有愧於古人矣豈所望於盛時之士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皇帝既即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大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跽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祇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大學暨畿内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涖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巳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盡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盖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盖如此

今高皇帝垂憲于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寛大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傳祚于無窮詎不盛哉棫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寧爾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温處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昌王可大　校刊

序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恐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

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脩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吊周邺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捄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其是以私附其説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玆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謝氏族譜序

先王之盛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之法聯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

宗族之序然皆能相收恤能相鄰長相助而死相葬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及乎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陵之患難也而或棄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嗚呼王政之廢興豈細故也哉當其行也能使至疏者聚而爲膠漆及其已廢至親之愛皆化而爲途人親睦之俗成雖天下不足治情乖勢散之餘士者欲齊其家族猶且難之吾以是知先王維世持民之道非後世所能及而後世之爲士者

難於先王之時也象山謝德祚氏士之有志者也嘗爲薦者出爲南陵丞以歸其先由台之石馬來遷德祚閔其宗族傳序久遠子姓衆多而莫或統之其勢將至於渙散而不可合於是上自始遷之祖下逮其子孫凡十三世譜其名字壽年卒葬及其行事爲書且自述其意以告來者戒其無至相凌相棄以同於途人既而復念石馬之族及近族之爲寧海陳氏後者乃悉訪其族人而省之遇其尊長有禮而待其卑且少者有恩皆尊矣雖少不敢忽皆族矣雖貧不敢遺與之交者咸稱其美以爲德祚非特能爲譜也必

能睦其族予聞而甚善之天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生乎世者莫不有祖有祖者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如先王之民聯之以譜牒糾之以禮文歲時爲酒食以洽其歡昏告戒以匡其失賙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民皆樂生而好善重其身而不遺其親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夫以德祚之有志而能脩其譜不待予言而明也脩譜而先王之法意存焉此則予之所欲言以爲天下勸者也

童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爲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爲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恒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晉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畧語其子孫以爲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昧於自知夫以

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爲國謀計而日食萬錢以爲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没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畧皆何曾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牒叙長幼親疎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于天脩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識也而爲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廬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爲可委之於命而非人之所爲嗟乎夫豈知禮義不脩

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質性敦厚乎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忍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爲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厚嘗以譜諜未脩令子弟考質而爲之且屬予叙其首予謂童君可謂知所先後矣家之爲患常始於爭爭而爭件之端在乎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爲本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由孫而至於曾玄則愈遠矣而况由曾玄而至於十世

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皆爲家者之所當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爲之豈非賢乎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其子孫象其賢爲難賢其子孫有道不遠乎天大斯祐之矣天者非它也吾心之理也茲理也聖由是而聖賢由是而賢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童氏後人誠能守之而弗失處乎家則遺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爲天下建長久之業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寧知不始於今乎予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姓多好學有文其姓氏之所自不待予言而童君之美與其所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也故爲之言使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童氏之盛蓋未艾也

葛氏族譜序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銜而爲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爲

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賈舶駢集競湊之所染習異俗人居其間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與客視諸邑爲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廻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爲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榱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

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爲族既大而不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爲書徵余爲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與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爲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

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既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能不奪乎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甚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固睦其族人此其爲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乎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則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吾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恭嘗守家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

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繼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餘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

卿値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予游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脩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讎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燄銷滅無遺而肉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憮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替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見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爲江南者姓其在大末者爲尤著大末支縣曰開化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而能世其善脩其譜不廢國朝有天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世之號徐姓者皆稱偃王爲諸侯未嘗受命仁義脩於躬而隣國之君皆甘心北面事之及見征於周天子遁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衆則其德之盛蓋有太王文王之風焉宜乎其後之昌而樂祖之也與偃王俱爲諸侯者以千數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湮滅者何限惟爲善乃足傳于後世偃王雖不王世貴厥後者大矣今吳越有楊氏皆大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然諱稱之雖其譜亦諱而不書顏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之顏氏曾氏咸慕而祖之以誇於人又可見善不足者雖貴盛不容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死猶爲萬世所慕不特偃王爲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其可不思勉哉君子澤垂後世者有時而既偃王去今二千餘年矣蓋不可恃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以行其官如此

則善爲徐氏矣苟不能然而曰祖偃王其如偃王何哉

吳氏宗譜序

宋之遷于江南婺去國都爲甚邇其地寬衍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者多於婺家焉于時婺之俗比他郡爲最美爲學者先道德而篤行誼尚廉潔而崇氣節修譜牒而謹名分暨宋之衰而至于失國老儒先生多感慨奮激深衣大冠處林壑甘貧賤而不肯少徇十世今百餘年矣余不及見其全而喜與士遊者樂其故俗而思其遺風庶幾乎得有若昔之

君子者而事之也昔年見太史公于京師心樂焉以爲不愧乎宋之士者其所爲無不合者而恨世不能深知公之爲人視其德行讀其文章而不知公非今世之士也學于公者多矣智足以知公者蓋衆求其內而不失士之行者其吳彥誠乎彥誠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閔其貧謀于縣人合數十緡贐之却不取卒辭于大臣以歸太史公致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左右公如平時及公事竣歸蜀彥誠又將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余以是知彥誠過於恒人甚遠也士當無事時崇言修論莫不重自許或誣之爲恒人必怫然怒及臨財利遭變故能小異於恒人者寡矣此宋之士所以爲難能余於太史公而益信彥誠之善學也彥誠它日脩其家譜示余知其先在宋爲儒家而彥誠欲予序以告其族人余言不足爲吳氏告也若鄉邦之故俗與彥誠志行之大端則後人所宜知也

樓氏宗譜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振恤一國猶一族一里猶一家況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復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維持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

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故耶自井田廢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且相攘奪況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末如之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之法可爲耳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貧貴賤強弱之不同至相懸也苟無譜以列之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凌賤強者之不暴弱也乎得其人謹書之于譜取而閱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

思之盖恍然悲而惕然懼矣豈惟一鄉一姓者為然
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豈惟郡邑之一姓者為然
一國之中其始徙必本於一人人能思之則雖相去
千里可合為一宗視之如一家也奚有爭奪哉是法
也先王之遺意存焉而廢也久矣親親之道息而風
俗寖衰一鄉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況郡國乎郡國
之不可知而合者勢遠而無徵也勢吾亦莫如之何
幸而可譜者惟同鄉者爾尚古之士間能為之則又
往往循私而失實或謬制字名加於不可考之世或
旁援貴顯之人加諸其譜之首而棄其所出之祖者

衆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烏傷樓希仁蓋知此矣
樓在晉宋間嘗有顯者希仁皆不敢取信獨自十世
祖以下書之凡生仕卒葬之詳苟有闕者無不備載
闕其所不知而信其所知也嗚呼是不亦有識而合
於古者乎公侯將相之生夫寧有種在人之自脩耳
希仁第訓誘其族人自脩而為善苟為善後世不患
無顯者斯譜不患無傳也余竊有志於先王善俗致
治之道而力未足以見之觀希仁之為而憮乎志故
序其末簡抑亦有所感也夫

丁氏復姓序

吾邑丁先生譜其宗為圖以書言於予曰吾之先本
丁氏世為越之新昌人所居之地曰南州始遷之祖
曰某傳十三世諸孫數十家其諱某者吾之曾大父
也不幸少孤毋夫人來歸寧海陳氏遂從而家焉陳
氏因而子之歷吾祖吾父三世百年承陳氏祀雖知
吾先之氏丁而不知其所由來新昌之族知吾祖以
孤童適異邑而不知其所攸託蓋俱至於忽忘也久
矣賴天之惠先祖之靈迫於吾躬獲遇宗人宜民於
逆旅宜民丁氏之文者與予語族姓書余告之故宜
民驚喜出其譜稽余言皆信乃以其譜授余余奉以

歸率昆弟子姓祇告祖考易神主為丁氏祀禮所得
祀者如常儀然而陳氏子育吾先為恩甚大吾亦不
敢遽忘而遺其祀俾承嗣之嫡祀奉之於禮其宜乎
尚為序其故以示後之人使自兹毋重忘於忽忘也
余受書視圖為之歎曰先王治天下之具與世變滅
盡矣所傳而不可盡變者獨姓氏為尚存然而自秦
漢降或更於俗上之賜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
變或以委身他族而棄其族籍籍乎紛亂如禾黍稂
稗之相雜使人莫究其本根所存者未必可考可考
者未必可信安在其為弗變也哉當其紛亂之時苟

有稽古尊祖之士出而正之其變未至是極也因焉而不革冐焉而不去及其歲久地遠而益訛雖有欲正之者文獻殘缺亦終不敢果其是非此姓氏所以爲難言也今也丁氏之爲陳幸而地之相接爲甚近世之相違爲未遠先生有尊祖之美舊宗有可正之文宜其正之不難也雖然人之自異於同類者姓也斯外也命於人者也所由異於物者性也斯內也命於天者也外失之而不正不失其爲人內失之而不察則與物幾矣故善尊祖者莫先於知其姓尤莫大於盡天之性丁氏祖齊丁公丁公之先尚父也尚父

之訓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盡性者所宜勉也丁氏之子孫其尚無忽忘也哉

族譜序

昔天地未分名曰混沌混沌以後名曰太乙太乙以後名曰太始太始以後名曰太初太初以後名曰開闢開闢之時始分天地清氣上而爲天有日月星辰濁氣下而爲地有山川草木其氣清濁以成形結而爲人禽獸萬物之象清氣結而昇者爲聖人濁氣混而下者爲凡庶其類各有四大之形同稟五常之性

性者情也有情則受命並受天地自然之氣結爲男女則有夫妻既有夫妻則有父子既有父子則有兄弟則有朋友既有朋友則有爵祿則有謚號則有封邑既有封邑則有茅土既有茅土則有親踈則有宗族既有宗族則有譜序姓者生也共相生長宗者總也總統相連族者聚也非類不聚各相尊榮三皇已前無文無紀五帝已後典籍興焉莫不書其附策揚其德行典誥書其姓名顯其祿位序述于古所驗則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又云譜者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綱紀萬

代之宗派源流序述姓名謂之譜系條錄昏宦謂之籍狀天下書之謂之紀諸侯書之謂之史大夫書之謂之傳總而言之謂之譜譜者補也遺亡者治而補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記世數之遠近父昭子穆百代在於目前鄭玄曰譜之於家若網在綱綱張則萬目具譜定則萬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榮有異則強弱相凌一祖之後貴賤不同尊卑相懸今舉大綱以明衆目是以四海各流乃東出而西歸九河分趣雖道異而源同是以樹有凋榮之榦羽有長短之毛或短褐輕裘或出公卿之胤佩玉負薪不聯連枝共葉詩云獨行

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父子相因不比他人之
姓豈是百裔同居一祖千葉同生一株株強則葉盛
根弱則榦微分之五世之謂族元祖是稱之爲宗宗
族同姓記之在此譜者光乎先世之蹤以示萬代之孫
也胤者繩繩不絕之義可謂不忘親也雖然散在九
州而蹤元無二分居百國而祖禰攸同但記之世數
則尊卑可定必須忠孝於君親敬順於師長和睦於
夫妻信義於朋友親睦於鄉閭恭勤志基然後位進
於公卿名揚於後世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
門也人之基業子孫根本不以無位門戶失次人善

則門榮人惡則門賤所以敬二尊遠四惡敦五美脩
六藝九思十義弗忘於須臾故常積學趨心明以聽
視先世之叙皆記於寶牒乃有孫不識祖子不識
父諱問其由序則默然書其家傳則闕筆如此之徒
非紹隆後世之子也或曰富貴運所招何用先人之
蔭聖人自生不由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籍至如曲
木直枝須父哲子但取當時之用豈有禰祖之業而
不記乎在心而睹之目者也蓋開譜者姓名之經緯
昭穆之綱紀尊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人倫根
帶君子貴之是以充者著之斯用之急也世數綿遠

枝葉難分時運盛衰苗胤逖隔譜牒若存則依憑有
據記注精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長
幼之高卑界官階之大小問源則不惑閱世則不疑
傳之記之以續後生無令斷絕勿有疑焉凡明十條
例之于后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世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祿之高卑　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基之所在　六遷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處　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　十表節義之鄉閭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罔之裔方雷比他姓爲最先黃帝時有
曰明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爲帝舜友歷二代方氏
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爲將代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
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爲司馬府長史河
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
來江南紘生三子儋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
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多有方
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孫九
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又本閩閩本泉

州長史逵𡍲歙齋也漢祥之孫鼐以國子生仕于朝二轉爲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絶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間故迄玆不甚著聞然則爲人之子孫

者爲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舊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而所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丈夫哉鼐有學問多材能善爲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鼐始武昌之方自鼐而著其將在斯乎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寬政數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懽呼胥慶是秋禾大熟民愈悅懌中康外熙臻于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蘇公平仲自金華來舍于浦江黄氏昱日辛亥某往見又昱日壬子黄氏之長資善與客遊于舍北溪上張飲于西濟觴豆惟調跣旅以時酒行不亟談說孔洽涼風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滌人心目賓主相樂甚某乃持觴屬資善曰君知所由樂乎資善曰惟嘉賓之辱臨獲周旋於尊俎之間敢不拜貺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內吾閭閻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于庭子姪不安于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盜伏于輿奴隸鬬于廡

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于此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爲詩二百二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某又和之而增至五百言請公申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黄氏藏之黄氏之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

其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淸閒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于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爲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砯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盖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曰忘乎視口忘乎

味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况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飮飮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盖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吟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絶書過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真至也以手承簷霤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梅隱詩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適乎時不失其正斯可矣有忘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世其過流於鄙陋而無耻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以養民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用世之心是謂之猶負其器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瞽二者皆非也而猶爲愈以其自視者重而視外物也輕故有天下者命之曰隱

逸而旌別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之可喜而利其物之易售也不察己之有無竊以隱自名飾其文辭藝能而奔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及其既得則陽辭詭遜以爲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知於世而裁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蚊蝱蠅喙方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樂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遜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

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故余於恒人未嘗敢忽之浦陽鄭君仲載爲余稱會稽劉君伯時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植之而處乎其間人號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不數數乎隱也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奇士至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不識子真者未必不卒徒視之也謂子真非隱者可乎事有跡其類而心不同有不求甚似而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其果隱者也此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好梅與慕子真蓋皆未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

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君子其能然乎劉君審知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也

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籲焉而不會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乎弗會則謂天爲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

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毋氏告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入膠水縣庠爲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愼爲上所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扣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傳射至閩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淚泣向闕拜舞以爲更生遄偕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

莫不竊嘆皇上待下之仁而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爲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鄭公禮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叙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至者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爲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爲近臣爲貴臣而爲聖上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遺其願此豈人之所可必哉上不遺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疾則何以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瘴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恒與人事相符

當海內未定時予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報乎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而爲忠臣則長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恒患乎無志有志而不怠則所爲無不成予雖不獲識公之爲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殽閒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於若干篇者又難也賓客衆而製作多者有之皆出一姓之人若鄭氏者又難也族屬衆者或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爲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尚也太史公致政而歸未嘗出遊而爲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與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或至於流連而亟以太康爲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寶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政教以約之禮樂以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爲未足而復宣之以言入之以聲言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不有所勸戒寧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爲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爲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入人誦說者且不解其意況於聞之者哉蓋世遠而事異音微而理密人不爲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殆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恒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拊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爲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予於浦陽

王氏得士大夫所爲義門之詩而讀之喟然爲之歎息然後知仁聲未嘗盡亡也王氏累數世千指合食不以親踈少異其行信有足稱者詩之所言雖辭有不同者而其旨必歸於孝悌禮讓慈愛敦睦懇懇然有閔俗思古之意使治天下者不用仁聲化民則已苟有用者舍是詩將奚取哉天下之不治多始於民不親睦涵斯民於教化之中使之勇於爲善而怯於爲暴者豈條法約束顯示而明禁之亦惟漸漬其耳目聡融其心志俾自得之耳夫不能使民自得而欲以淺陋之術制之其俾致於安治者鮮哉今天子方興三代之政必以詩道化民將見王氏之詩采於史官而用孝邦國然則此詩也非王氏之詩乃治世之音也非爲一時之觀美實後世之所法者也

王氏深溪集後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其可畏也趙孟之門寒者能使之温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顔回原憲肯畸窮困厄之士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詘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

可以勢利奪也尚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之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婺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爨歷元迨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既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味歌之鄭氏嘗集爲書即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聞海內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爲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賛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爲書即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慕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爲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没無聞

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
與草木同爲澌盡豈不誠惑乎故士論富貴貧賤惟
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讀斯集者非惟王
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以鑒矣

御賜廣揚衛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天之量不可得而測也觀乎晝夜之降升則可窺其
度日月之形不可得而識也視乎光華之所被則可
知其明聖人之盛德其高深博大茫乎不可以私智
揣度也苟非因其廢置政令以求其志意之所嚮何
由而測識其盛哉自昔爲治者戰伐之世多輕文吏

安平之時多疎武臣是雖勢使之然而理有不宜然
者今天子以神武定四海當攻取之初文武兩用各
盡其材於封疆介胄之臣宏謨偉烈振乎千載之上
者待以恩禮未嘗少忘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廣揚衛
指揮臣方某有宿衛勞出内廐五花馬賜之在廷羣
臣咸咨嗟感激或發乎咏歌宜侈上恩以爲方氏光
榮是歲廣揚季弟以事還台謂人言曰吾昆弟無分
寸功上以先人之故官之祿之置之左右比諸心膂
舊臣天地之德念無以報而今重有此賜顧吾兄弟
其何以堪乃傳言山中俾某爲之序其事以示子孫

于無窮某於廣揚雖未之識然以聖天子寵錫之隆
而推之其致此者蓋必有道矣古之賢將治身之道
雖非一端然在内而使人君親之以爲安在外而使
國家倚之以爲重至於後昆而承其遺澤而與國同
休戚者自非忠誠神武可以格乎天人其曷能臻此
哉某昔於京師聞人言廣揚敦碩畏慎而其季子好
學有文繼今益自奮勵殫厥心力處輦轂之下則思
盡忠守疆宇于外則思愛民以承祿位于悠久方氏
之澤其有艾乎在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
之來蓋未艾也魯人美魯侯之詩曰思無疆斯馬斯

臧廣揚昆弟其尚深思國恩之隆厚載揚　天子之
寵命哉

衛氏紫微詩序

人果靈於卉木乎兹而聽乎耆紀日而視乎蓂莢草
之死蘇之有華曆象候時者以爲準三秀之莖連理
之植論治亂者取徵焉則卉木未嘗不靈於人也謂
卉木果靈於人乎替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
爲能然而卉木不與然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
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苟能盡其性則將與天地比
德何卉木之不如苟蔽於私而溺於欲戕其性而謀

迷其天誠有不若卉木之足信者矣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禾乃爲之異畝同穎管蔡雖人也而不知周公之可尊禾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謂人果靈於物乎哉是知人誘於利欲故往往失其性無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兆氣化之衰盛而發祥禎以示人也固宜新安衛氏爲三秦令族異時嘗有顯者正堂之陰植紫薇焉元季之亂百口逃難他所室廬草樹蕩爲灰燼者垂三十年及國朝平定海內衛氏之秀曰希古者始求故基而築室以居越明年紫薇復萌今二十年矣華榦之盛

無讓承平時人咸謂衛氏舊族也其先蓋有厚德中衰而重興其將復盛乎觀於紫薇蓋兆之矣聞者多爲詩以述其異夫卉木與人殊形而異類自常情言之邈乎其不相與也然而災祥之至多有徵焉者蓋人與物同乎一理與氣耳家之將昌氣之鍾也必盛人得之而爲才賢其在物也爲嘉卉爲奇葩榮茂必異於常及其將衰也反是衛氏之家由一木而占之粹美之氣鍾之者厚矣將見高才異能之士出而爲斯世之瑞文太平之休以光耀於無窮豈特見於卉葉之微哉蓋人於盛衰之兆多因物以見而物之禎

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希古以文學鳴于關中而其子孫多有才而嗜學使紫薇而果有知殆必自賀其遭遇也夫

豐湖書室序

某初侍先君守濟寧獲拜參政何公於山東行省公當天下未靖時舉兩粵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干戈全其富庶乃嘉寵公錫以璽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莫敢犯而所爲皆本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某獲侍几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嗜學固已知公之必有後

而聞奉先之賢及某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適自粵來省公命相與論辯往昔治亂之理奉先劇談歷數如江出巫峽而東馳壯馬脫銜而驟於曠野也如髮初櫛而承之以手籥盆而鼓之其緒雖多而不紊也恢乎如鋸斷木秩乎如繩貫珠而連之也某益大駭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爲學之功必有過人者已而奉先來言居粵時嘗即惠州豐湖之濱爲書室曰講學其中士大夫多爲詩稱其善詩已聯爲巨卷予爲我序之某於是又知奉先過人者在是也生

乎富貴而好禮聖人以爲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是況今違聖人二千載東距聖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沈酣乎仁義出言制行藹然儒者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於家著格於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昔麟趾之詩稱公子之美聖人取而著于周南以彰周公之德今天子方法成周之治歌詩之作洋溢宇內他日采詩者得豐湖之詩必將序之曰此何公之化也則奉先之賢可以不朽垂千載而豈徒一時爲觀美而已哉

雷峯樵叟序 并贊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爲鄉邦所敬式叟淳龐寡言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由是孝友之行聞于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佻憸之徒恒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叟終不能遇縉紳之士延至于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閭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恒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聞聞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蓊蔚鳥聲啁唽烟霞闇即幅巾杖屨徜徉於山巔水澨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沒于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乎耒耜腰鐮銍往來于畎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屨所業必詩書無運斤斫斧之勤無拾枯束濕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脩其實擇美名而居之乎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頌章句輒軒然以儒者自居法律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阜曰叟巳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爲者自號亦欲矯里閭之弊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彌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綠出入烟霞友于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落潭潤澄清霜呈錦對黎穀秋聲書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既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

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庸以自目號云不稱若奚言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為作贊叟姓徐名山甫字廷嶽贊曰

詩禮奕煒族之右兮躬脩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之富首外防蠹賊佻薄不許為友兮內存孝謹于姓咸歸子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俗之浮咸遺實而取名兮慨末流之汜濫欲泝源而反舊兮攬烟霞之勝槩累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懷氏之民尚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辯說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為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狄文惠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年矣人子之行役于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為言或繪而為圖或發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于世而不廢哉蓋其德脩于身事功立于天下而洽于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為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以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覩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為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肄業于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拔命來台之寧海去其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覩飛

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嘆曰倏南兮忽比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遠于職欲見親兮不得因悵然泣下縉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為之賦詩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已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為孝親矣由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欽之為德施之為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

去親側可以爲菩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刲股刺血可以爲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爲聖賢君子而以令名顯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于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爲君子而言爲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爲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尚知所勉也夫

張氏思親圖詩序

古之爲治者以誠御下而不預防其私其才畧之任也拔於閭巷之間而俾治其郷邑不使其有逆情拂

意之歎故仕者内得以養其親而外可以盡其職後世則不然任人不問其地之所宜心之所願必置諸數千里之外以爲不若是則恐其顧私而廢法嗟乎使吾所用之人不賢邪雖易地而處之不能絶其私也使得賢者而用之彼視其妻子且不肯循私恩以違道况其州里之人乎不愼擇於未用之先而曲爲之禁是以仕有去郷之憂有不能養親之憾而國亦不獲得才之益如是者葢千餘歲矣自三代以來聖人所立之制世主除革毁棄者相屬獨於此則守之以爲宜然此余於張君文思不能無所感也張君世

家河南之蘭陽其父母皆老矣而君循爲倉庫之官於東南遠郡欲迎以養則勢有不能欲請而歸則法有不可毎言於人則悲歎不已或爲圖其郷閭景物之槩日觀省之以自慰能言者多發爲詠歌以寫其發思人子之於親朝夕養於其側者職也出而仕於世歷於法而不獲終其養者亦職也養且仕焉兼盡其職而無憾者古之事也而張君今之人也古與今判也久矣張君之於親欲無思得乎雖然古之君子葢有言矣口體之養不若心志之養也身之不遠不若名譽不亡之大也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聞於世

名聲不昭於後以爲善養則可矣而於孝乎何取誠能不卑其官敬愼其身俾職益脩吾之位隨以大人稱其事以貽父母光榮則於孝也得矣吾聞張氏異時皆有顯人而張君敦厚能承其業父母之望其身有非特朝夕之養也信能以孝之大者自勉則雖不獲終養於家豈足憾哉

趙彦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

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已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彦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

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寶之子燁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爲辭以視之矣鄭君復爲之請曰子常愛是子也以爲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口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爲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其德

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己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由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之中若高柴原憲愿潔慤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諸己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改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爲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乎中而形乎外政教可

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爲大人其未達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爲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恒人而欲以聖賢較功絜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爲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賤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家之法人以爲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乎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恐自賤其身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既望撰

黃仲儀仲顏字序

眉山蘇先生字浦江黃君憲曰仲儀爲辭以祝之其說既大矣而復請於予予固以不佞辭仲儀女兄之夫鄭君叔度力爲言且曰先生之先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甫厚之是固有一人二字者矣子重字而申言之不亦可乎余重字之曰仲顏而告之曰子嘗見射者乎虎熊豹豻之侯陳于前射者之志各有所存焉志之所存目存之手存之身之爲勢又存之其志在乎豹去乎豹者鮮矣必不中乎豻也志存乎虎去乎虎者鮮矣必不中乎熊之側也茫茫然無所定志極乎高遠而射之則終於不中而已矣聖賢之爲學亦然古人之善雖無所不學所取法於古人則各有志焉周公舍武王而師文王孟子舍曾子子思而學孔子言之所則者文王孔子也行之所效者文王孔子也日之所習夕之所思者舍文王孔子無所用其心故周公之道與文王類而孟子謂子爲聖人之徒使一聖一賢不各師所可師而泛焉慕乎古之聖人其志雖高而於成功也難矣今之學者其質非皆不若古人也其不足爲聖賢之徒者知好古而不能取法也漢之處士有黃憲者人稱之爲顏子而言論行事無傳焉仲儀之姓名其尚與之同乎抑亦慕之而將法之乎憲之德量渾融不可得而澄撓近乎顏子犯而不較處衰世而不欲仕近乎顏子之舍之則藏然顏子之所至非憲所及也憲質美而未聞道蓋所謂善人歟其視顏子猶曾子子思之視孔子也吾不欲仲儀學之也仲儀苟欲慕憲其學顏子乎學顏子而未及猶足以爲憲學憲而不得非惟不及顏子且并憲而失之先生謂仲儀云者欲其法古人之善也余重以仲顏云者欲其師顏子也思前之所字以博

取乎聖賢之道思後之所守勉而取中於顏子焉此
先生與余言也好古而不知所歸苟師乎憲而自盡
非所謂仲儀仲顏也

臨海縣知縣黃　諾
黃巖縣知縣張師孝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璵　葉琰　王[illegible]齡
臨海縣儒學生柴驥　戴孝之
黃巖縣儒學生林昌先　牟[illegible]　蔡[illegible]　校對

遯志齋集卷之十二終

遯志齋集卷之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華亭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金衢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序

贈林公輔序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
以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者豎子之雄非
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
盡其道則可以運陽陰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

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
安之而自足者自賊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
加不以丘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
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歛之善一身彼或不知
自重而爲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
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爲
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爲榮布衣蔬食處乎陋
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
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
以汨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

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衷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内望於成已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爲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爲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況予每爲

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尚以爲戒哉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縱敖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靡靡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脩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隮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熒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

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狎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

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由進士高第爲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爲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盞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亘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愬焉子之爲政也奚先永常曰於賢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如黍稷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立

也芟而剔之不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未也永常曰謹學校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而尊敬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何如余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正乃心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以爲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較法律用之不差之爲尚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吏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然則天子之意可知也子行矣子欲不言久矣子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默諸然余日侍軒陛間覩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慎也子其慎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教規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

贈周履素序

聖人之道雖高深博大然其要不過乎脩己以治人始於掃灑唯諾之微而終於盡性知命遠至於五禮六樂萬物之統萬事之變無所不究而近即乎彝倫之序不失其常既有得乎此其推之爲政教宜之於

言語以用乎國家天下若水決川馬行陸颿長風以舟乎海也古之君子出環堵之室而任天下之重順適安行不動氣貌者所學皆可用而未嘗爲無用學也近世之士不然其所爲學外其身與天下而舉不切乎事者其所施而程其所有判乎其不相入間有求其要者往往失乎先後本末之倫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世之學者舍法家文吏則無所爲師吾深病而竊悲之欲從願學好古之友相與講唐虞夏商之書猶周公孔子之典內淑吾身而推其餘以給夫世用而未之遂歲之初吉天台周履素徒步訪予

於侯城山中留而與之談數日其志意不藝有可樂者且聞其所居奇山大谷間多特異士好學而與之游者甚衆烏知無與余同志者乎人恒患不好爲學然好學而不知所好猶不好也知所好而不先講乎脩已治人之方好之無益也旣素知所好矣其來也吾樂之而以未見其所與遊者爲憾也於其去告之故使歸而講習焉庶幾無蹈乎力所病而相勉爲有用之學也哉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蠹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愛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脩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宫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嘗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

數州之富擬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車服宫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肯麋鹿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郭士淵序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震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騫而飛或妥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潰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

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
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
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
而不懾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
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
虵梟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
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脩而禮
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爲孔子
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
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用則著爲七篇之書故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
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
遭乎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
之以誅纂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
誼司馬遷揚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
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故
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闡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
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完羣經於既壞而司馬光
亦以是更弊法歐陽脩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怪之
文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

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
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
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
吾嘗以爲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恣橫
而道無由施竊欲排羣言而一反之闡孔孟之道於
今世而闕者交譏余吾邑郭七淵獨以爲然七淵能
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
乎命也嗚呼七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在乎自養
之而已養之誠以道伸於上而施諸人天也屈於下
而晳乎後亦天也吾其達哉子人其達吾乎哉此句疑有

闕誤衍文

贈趙教諭序

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知者則謂其職爲最難夫
爲之難者非病乎位不崇而不能服人也非憂乎祿
不豐而不足以賓其身也亦非記問不充而無以應
學者之咨詢也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而無以啓人
之昏吾身之行不能而無以起人之困故一言未脫
乎齒而衆誚或叢於耳一動乍接於人而羣猜或萃
於身斯其爲可愧也斯其爲可畏也豈非其難而不
易乎雖然吾身果不病乎位之卑則無慕外之非而

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可服乎人者不在玆歟不患乎祿之薄則有自得之樂而可以爲孔顏之學矣資於身者不益博歟果能習傳聞而有新得則自可以應學者旁求而遠索將視古人之遺編爲糟粕而凡以記誦自多者曾不滿乎一噱矣如是則德不患乎不明行不患乎不能人之昏者有不能啓之乎人之困者有不能起之乎吾之一言一動皆足以法於其徒而衆譏羣猜不能及於吾矣將愧我而畏我夫何愧人而畏人人恒難於所易而我能易其所難豈不尤貴尤賢哉於乎吾嘗爲師故知其難爲始也不知

已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故人恒我憎不知已之不足而責人以已服故人不我欲後也思欲以是勉人必先以是自勉故人亦我善思欲以是責人必先以是責身故人亦我親今吾去師位也已久每思之凜乎其若履朽惟子之賢克任是道敬之懋之今聞末保

贈王生序 多思

王生處甚卑而志甚高亦有才氣　居顯要者觀上焉所取哉人譬諸器也位譬諸　所愛也加　以藜糗不能損其可貴被土偶以文繡能忘其土偶之質乎才之與位不相謀也久矣君子觀其所存而已矣其所遇奚較焉漢中王生年二十餘調爲寧海關市吏其容凝然其氣充然其守甚確而志不凡近供職之暇輒袖古書從人講說乎仁義道德之旨而深求之若不見其所處之陋者語及勢利之所爲則疾之如所讎怨人多異而稱之吾觀世之以士名者一不得所願則去廉恥毀節行從而與俗渾不復肯自奮拔思稍別於庸人而生獨不然此其所存者足貴矣夫人有可貴而不知則爲瞽知而不稱之於世則爲隱余不敢隱於生也然後與之言以

失言病子且爲生病者非君子之道也

送河南僉事湯侯序

天佑人主而俾之創制立政以開悠久之業必生奇才異能以供其一時之須使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成端拱指麾而庶事畢治故漢之興或出於刀筆而爲之次律令或起於薦紳而爲之定禮儀或拔於行伍而爲之申兵法至於章程律曆莫不有其人爲之明一代之制而當時中外之政未聞有不理者夫以漢承秦坑滅之餘賢才宜其難遇也而真主一出羣英蝟興隨其所向靡不如意豈人謀之所能及哉

謂非天有以相之不可也國朝承有元用夷變夏之後文獻殫耗皇上臨御蕩滌情驕作新士氣廣大學以育俊茂未幾才能之士充溢四海居弼贊之任則著愼審忠敏之績列糾正之位則有明肅公廉之聲性性皆如夙成穎然絕出于時以致當世之治茍以爲問學積累之素則人力不能若是之速也庸非天之所相乎予比年往還河南聞士民稱按僉事求嘉謨公正傳之賢其達於體要也宿儒傳碩有所不能速熟於情僞也銖姦兩黠有所不能逃遇事敏決而應機立斷執理堅確而奮起勇決居官三年吏畏而

民悅之闔境數千里之地莫不稱其美而想慕其爲人而正傳年甫三十耳其於政事果孰傳而孰授之也哉疑也而若或啓之爲也而若或輔之思慮之所營耳目之所察皆若有物以默贊之者是則所謂天佑國家而賦其才者非邪夫才之難也久矣吾丘壽王妙年能文而治民無稱黃霸長於治郡而相業不顯工於此者多短於彼優爲一職者大體或病焉此全才卓識所以難乎其人也今正傳之賢固非壽王輩所能及行將以治績受寵擢君大位益務寬厚之量敦誠明之學以古大臣之業自勉使今之行乎河南者也　于天下而後世稱當今得人之盛於正傳有述焉非大丈夫之志願哉予於正傳所居爲僯郡所業爲同道與之言論志趣又有同者於其考績于朝者不獨稱其美而以遠者大者望之非私正傳也所以樂道斯世之得賢才也

贈河南王僉事序

遇時而得位者衆人之所慕非君子至樂之所存也有位而澤如于民志伸於時上有以得乎君次有以顯乎親此則君子之所樂者乎人孰不居乎位也而位之可以行志者鮮位可以行志矣患乎才之不充

才足可爲矣患乎道不足信乎上此士之樂難乎其全也抱有爲之才居可爲之位而受知聖明以光耀于天下王侯履道其人乎履道由博士弟子員自西蜀來京師不數歲擢僉河南按察司事行部于外勸學禮士搏姦擊强擿發僞婾威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咸大畏服會縣長吏有不法惧履道按之斂民金錢欲賂其左右履道以狀聞天子嘉嘆稱善下璽書遣使者賜衣服錢幣所以褒予者甚盛於是履道之名赫然聞于朝廷而播于四方是時履道春秋尚富居河南已三年太夫人就養官所僚佐奉觴爲壽共

嘆其爲賢乎夫人亦欣欣焉爲之飲食盡歡報道於是乎爲可樂矣雖然君子之樂非特欲樂乎已必欲推之於人使之有以同吾樂也故已有善則思天下之人皆善已獲所願則思天下之人皆得遂其生夫豈徒榮一身也哉聖天子任賢圖治之心如飢渴褒嘉良臣以風厲羣下望於報道者蓋有在其尚無以所至爲已足而益思惟所樂以及人以報天子之厚恩詩不云乎爲君子使媚于天子又不云乎爲君子使媚于庶人此士之所以爲可樂而能全者乎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以言貌察人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乃於令而有遇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獨通秪赦死刑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不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而不貪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恥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鄉邦小邑皆思洗濯瑕青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猶以爲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由是天下忻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以求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　天子以爲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即授按察僉事將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於上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爲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爲屬昔周之中興也宣王善於脩政用賢而賢才衆多詩人歌之韓奕烝民崧高諸篇皆餞行之辭

也而烝民特爲仲山甫徂齊而作其揄揚德業爲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而徂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知詩所述作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溫厚典雅訓誥傳否雖然世有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既盛不患無歌頌之者今上聖明不愧三代賢士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與耶詠歌之上必有敷揚焜燿以照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其部使者之事也予不能詩請爲思勉賦之

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篤意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賓師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爲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檇李朱君仲湯爲伴讀將行鄭孝宗時爲中書舍人請于朝之大夫士賦詩以餞之惟昔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戡定萬方懲前代宗室衰弱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庭以至親處樹寵之隆古莫與論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崇之極而驕奉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爲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應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人於忠孝不能皆生而知故必貴學學不能無待於人而自達故必資師友之助朱君以講讀爲名王之所講者必先王之正道由義則安蹈利則危敬慎則獲福恣肆則致凶與賢者同志

則光榮與愚者同事則汙辱必懇親爲王陳之使王享有令名朱君亦須有其實不然徒以祿位爲身計而王國之得失不介于中豈聖明設官之意哉抑豈舍人愛兄之所望哉夫又豈賢王選擇薦進以求益於士君子之本心哉竊聞朱君言王好學有文章其於忠孝蓋出於天性審如是能賦之士可以爲聖朝賀矣

送陳達莊序

君子惡乎無功而忌乎喜功惡乎無名而忌乎好名功名者人之所宜有而不可有預求必得之心有預求必得之心於功名之間者造物之所不與也禹疏之治水士臯陶之治法垂之共工夔之典樂其心知盡其職而已豈願以此功而名於後世哉至今其功名溢於海內而不可揜者以其有無求之心也使皆饕私逞智以求之則其爲功名也狹矣往年天子念生民之未給恐關市之利或過取而病民也使者四出簸天下徵納多寡之數將據之以爲常斗筲無賴之人不思上之憂憫元元之意競以聰察苛細爲能掊擭閭閻筐篋甕盎間物籍其數以爲匿稅而致之罪郡邑至今拘其數而不能供吏以失職去者相望

小人喜功好名之害至於此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哉適足取敗而已天下何患乎無財能養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廣東嶺海之間民富物賤魚鹽之利最博故其地有鹽課之司其官自提舉而下朝廷咸慎擇其人四明陳逵北自孝義令遷為副提舉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可以為政昔治孝義民甚安之蓋儒者之達於事者乎以謂陳君治此職於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嶺海之陬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遠人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駭咨嘆謂國有善吏焉豈非陳君所樂為哉不切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之所以不舍者也

送祝彥芳致仕還家序

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赫然臨朝體天地之運法日月之明潤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舉廢政而脩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當是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覈臧否誠古所未有也是以其時守職之官非精強敏給有兼人之材應世之智者鮮能終三年之久獨括蒼祝君彥芳自國初兵革未靖即受命食祿凡十有五年年至七十而以萊州府通判致其政而歸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而歎其獨得也多為詩美之而祝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于家也復俾予序之今之仕而位如祝君者多矣而獲致其事而去者鮮矣獲致事而去者有矣仕十五年而至于今者鮮也古者國之史官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然則祝君之歸使後世有史氏出其在所書乎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于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君間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丞曲阜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溫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易余心尤敬愛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予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為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遷知陝之閿鄉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予奉喪歸天台伏山澤間目不見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

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輙引領西顧歎息而不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思以爲二君方有志乎仕予何由而見之乎今年予偶來京師鄭君適自陜至會于逆旅既爲禮相勞苦抑問舊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還爲衆所推與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或聰察强敏或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衆多疑其弛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爲政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歌頌之

予寀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既已過數十輩矣奚待予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先君之爲政以刑不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静以化之故是時先君之政爲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豈特可爲郡哉雖天下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達大體擿摭細故以爲明深文重刑以爲斷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止其視葉君何如哉葉君以寬厚爲縣而治矣由是而進乎其大者願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厚者而用之其將在兹乎予雖賤敢爲葉君慶且以識吾私焉

送劉侯序

天下皆知仕之爲貴也而不知其所由貴苟徒以祿爵加人而不脩其可貴者吾見其賤未見其爲貴也人之所貴乎仕盖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無所怍於心雖抱關擊柝之微貴孰尚焉道不足而位有餘君子之所深耻也吾行乎世見貴者多矣求其可貴者未之或見豈果才之難哉才而知道者難遇也劉侯其庶幾乎劉侯爲令象山三年以民情爲賞罰而不參以私視富貧爲徵發而不可動以利民始不安之久而愛之愈久而服之語必曰吾侯而不

敢稱其官其意以爲侯者爵之至貴以此加之所以見劉侯之果可貴也而不知劉侯雖爲令其可貴者自若也三代之詩人宜其忠厚也至其怨誹其上斥之爲狡童比之爲碩鼠又何其薄甚矣哉今侯之治民既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而其民之忠厚不敢以其官稱之况肯有他哉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是非特侯之治民爲可貴其民亦可貴也余得不貴之乎安得不稱之乎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髻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憂彼皆不足

於己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爲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煖皆可以變色而怨快況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戚爲哉如以得爲喜則將以失爲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爲

非無因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辰洲廪粟其言貌與爲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盃羮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僞爲而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宗魯皆不爲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貧賤者不足爲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贈黃叔暘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華黃叔暘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孫受學於今太史公爲子弟由齊王府伴讀拜監察御史爲良法官既而出爲北平遵化縣主簿人或謂叔暘生長名胄有美才都要任固宜今出而爲斯職地遠且界邊大雪烈風薄木凌春黃沙日夜翳壁街巷只尺不可

辨其氣苦寒其民被狐貉擁裘以居其俗剛愎不可以儒治而叔暘自南之北服食與其水土乖固不便況簿居令丞下勢卑尤難爲莫不爲叔暘憂余曰此雖愛叔暘而云非知叔暘者也夫君子異於衆人者幾何處華顯乘肥馬從徒衆而享厚祿能安之而不變者雖衆人皆然何以見君子至於事有所難處地有所難居勢有所難爲而能不動於心思不形於顏面坦然以爲樂者此惟君子能之衆人則不能矣君子之所樂者道所安者義道在是也義在是也雖置之於中國之外措之於編氓之列猶欣欣而不變況

有祿食爲王官乎夫仕固有崇卑顧爲之何如耳爲之誠不以道雖公卿猶無位也爲之誠以道雖抱關之賤猶傳于後世況有人民社稷之寄者乎自斯民之生其達乎位者亦衆矣然至今不泯滅者豈皆達者乎亦人之自爲有以致之耳以叔暘之才其所視以爲重輕者宜如何而奚以是爲戚哉於是論者然余言請以爲叔暘贈

贈金溪吳仲實序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

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没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邪以聖人之智齊七十子之倫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恐己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日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

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指棄稻黍而啖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

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者乎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考鄭士淵集當作牟元亮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昊之人論冊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著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畧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

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狥道而狥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舉於人不浮費於辭令則不然舉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洽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諆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嘗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

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拔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顧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吏部員外郎龔彥佐序

士惟不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眩惑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覬且慕既得之則誇且肆此其識趣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夫祿之以天下而繫馬千駟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而伊

尹不屑一顧視焉彼聖人者其心之所存卓乎高出萬物之表而物不得以浼之其於天下之事也何有後之君子未嘗無才也卒之不若古之豪傑立德宏而成功大者其所見者淺而爲富貴所休也使其心有以自樂而不爲外物所移何有難行之事乎予少行天下求自重之士與之遊而不可得昔年反乎鄉見龔君彥佐其言確然其貌肅然其自視甚重而不肯少屈於人心固奇之及今十餘年復至京師而彥佐爲吏部員外郎視其德如鄉閭時不翕翕以趨勢不瑣瑣以殉利淡乎自守而不阿而名公卿皆才其

所爲予官翰林與彥佐居相隣而班相邇宜可以往來而彥佐非有故不至公事之暇閉門讀書其被服飲食以儉爲本人不知其受下大夫之祿也於乎此可以富貴動其心者哉今年春彥佐居官及三載例得還鄉省墳墓與之友者請文以相其行世以仕而歸故鄉爲榮人能言之若夫彥佐之志可與成功名而其進未已此則人之所未及知而予樂爲鄉邦道之也

送盧尚毅序

昔予在鄉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子尚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遊者滿堂尚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官學蜀秦閩繼而聞其以才領鄉薦入太學由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尚毅就山東鄉闈試在高等今年舉士大會于禮部尚毅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尚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抉摘紙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

日默默省己所遺闕惟恐所爲或愧于天俯仰班行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于田里徇自訟不暇而何以爲尚毅贈哉況尚毅自童稚時已爲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爲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爲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爲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高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尚毅之父以孝友聞而尚毅質重不菲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

日湖湘之間蹋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尚敎也夫

贈劉君序

天下之吏卑者衆而難爲惟其衆也故仕者自意雖有善績終不足以取旌顯於世由是多毀茂廉隅與俗相媮汨上下惟其難爲故人無自恂之心惟僥倖冀得盈歲月即棄去不省是以庶職多不脩闘市之官卑而尤衆者也其不脩爲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子之仕烏有崇卑難易哉食其祿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固不暇計苟祈人知而爲善則爲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爲也觀乎君大位者不足見人之志在下位者不廢其職惟有志者能之廬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擇征闘市於蘭溪三年恒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其能闘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爲治使有位者皆務脩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之道明焉耳若劉君之爲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上方以治功望於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君之行徵之

奉敎送宣慰使楊鏗還播州詩序

上帝以　大明能愼德撫民付畀萬方禹益之所紀漢唐之所治彌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慰使臣楊鏗當中夏甫定即來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教兵民供徭輸稅俗淳盜息比於內郡使介行旅交稱其能洪武二十七年春入覲蜀都王嘉其忠于天朝也燕勞寵錫禮秩加等厥既辭有教曰鏗甚忠知臣職長史宜令儒臣賦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言曰地無遠邇人無中外惟克履道斯爲賢能來受福祿惟忠惟孝皆上帝所賦福善禍淫實命之常環國之境其地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而播之楊氏獨繇唐季逮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失墜豈甲兵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臣順而受福于天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顚隕者視臣鏗之賢爲何如是宜見寵嘉於賢王以華楊氏之子孫豈特傳一時而已哉臣鏗還其宣聖朝及賢王德意以告諸部族俾勿怠則臣鏗之忠可歌者滋大矣然則諸君子之詩殆其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別號肅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棠世以忠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送樓君士連謁選入京序

貴王之國多譽好風之國多鷗名之所在僞之所趨

也然良工不以多碈而訾王君子不以多鷗而嘲鳳務識其真而已王與鳳何異耶今天下尚儒四方之以儒名者駢錯闕下誦先王之道立儒功於當世者不爲少矣其中真名而僞行者亦豈無之哉或者見其然謂儒爲不足用殆未之察耳其不足用者豈皆儒也耶疑斯說者曷不於樓君士連觀之樓君金華太史公之門人誦先王之道有年矣其文辭行術粹然不汚公嘗口稱之向者出而應有司之選主宜寧仁壽兩縣簿皆以憂去官雖未究其設施而其及民者葢累見矣使稍崇其階入其職豈不足以成功名

哉於其除服而出也吾知其有所遇也夫士患無真材不患不遇有材矣雖不得位弗失令名無材而居尊位多見其無益也古之儒者豈徒誦說浮文云爾哉將以行其所知也聖人之道具乎六經四子之書皆可行也苟舉而措之天下可不勞而治況其小者乎自夫道之不明邪說布乎域中所遵而守者皆法家之言爲在其爲儒道也以彼爲世守之具則謂儒爲不足用固無足怪者世之鄙儒因其言亦曰吾之道止云云耳非世所緩急也由是聖人之大經墜地雖幸逢斯世有振之之漸然其壞爛已久非一朝夕可理固有志者之所隱惜也吾之此言不於樓君發則將何從而發乎樓君幸以道自處見儒衣冠者則告之曰天子方以儒圖治各務弘道慎勿爲碈爲鷗以累王與鳳哉

送解元振先生還廬陵序

於道誠有所得而養之純守之篤則不爲外物之所移習俗之所變役攘奪於利欲漸漬於汙卑者皆無得於道而然也斯道行乎天地而具乎人心人莫能違之而不能知之或能知之而不能得之是以冥而居瞽而趨終其身而不能盡其性之所有加之以富

貴則驕處之以貧賤則屈習之以機巧則遷天之全以與之者至於喪失拆裂而無遺是不亦可悲也哉然非其人之過也生也非其鄉學也非其師莫或啓之而戕之者衆無惑乎其不能有得也廬陵自宋盛時爲文獻郡名人碩儒之有得於斯道者後先相望解氏爲郡大族與時嘗有聞於天下元振先生少爲其家良子弟受業諸父濯磨講切以求孔子孟子之所傳既而若有得焉涵焉而益深持焉而益完遂温然爲君子江湘之間多知其名洪武癸酉四川藩臣繇帑徵校士子之文賢王方篤志聖學稽古禮士因

蒙召對賜坐從容諮訪元振坦夷愿諒言不致飾而陳義無隱其自守堅確不可變遷王甚嘉奬及其告歸特賜以詩而以朴直稱之復教羣臣咸賦詩以送之今世學古之士藝能才術如元振者雖不多見然不可謂果無其人也至其言行循乎道取舍去就不溺於俗求如元振者其可多致乎是以讀王之詩而不能自已於言既以明元振之學適世之人抑以見賢王以道取人非盛德不能也

送周宗傳省親序

吾台在宋時爲東南文獻郡于時至宰輔者六七人列侍從典方州者以數十計亦盛矣哉官爵之盛不足深道吾獨慕其時道德文學之美形諸事業著于簡冊皆崇偉光大非後世可及豈其時人才素賢乎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曩時俗淪於頹敝陋不振者七十餘年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者亦衆矣而終有媿於昔心竊痛之以爲盛衰之理常相仍而行庶幾將復宋時之盛乎及今天子立十餘年而吾郡之士稍稍可觀或出而治民或顯于朝廷其所爲輒出他人右固已占其兆矣及來太學與其七游問學士之秀而人輒推吾台余獲求而徧交之其文辭純美而材

質英朗者果吾台人也余於是益爲鄉邦喜今年上擇諸生之尤者四十有二人賜襲衣持束帛歸省其親他或連數郡無一人而台之在行者三人焉周君其一也上臣庶徧四海守土之吏理兵之將以萬計而幣帛之賜及其親者數十儒生獨先崇之豈端爲諸君哉所以耀天下之觀聽使爲儒者知所勸耳是今之行雖窮寒絕漠之夫猶當興起爲學況吾台文獻故邦乎況躬承其賜者乎又況若宗傳之賢者乎宗傳歸而告吾長者語吾朋友凡生吾台者皆當爲台自重守官職則先德化後刑罰居田里則崇孝悌厲廉恥以爲細民宗傳亦尚考論道德文章之緒益充其所爲使他日朝廷講人才之美必先吾台道風俗之淳亦必首吾台而吾台果復宋時之盛吾深望宗傳之行也不然非惟負上之恩亦非吾所望於台之人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奉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羁

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嘗從政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于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猶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已視人則已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

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纔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恐爲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溥得士之效大也譬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爲孝由是而臣則爲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送危泰生序

臨海危君孟暘代其父輸作以死其弟國子生泰生請傳于太史公欲其首歸葬泰生之友郭君士淵謂余曰泰生悲其兄之不幸且不得志而歸子何以釋之乎余曰人處乎世父子相聚乎一堂之內朝夕焉以問其飽飢寒暑跪拜獻爲以致其懽忻而解其悲

戚優游順美以養其生此民之幸者以方乎孟暘遭罹患苦以死固爲不幸也然今人之得此者亦有矣而雜然而生寂然而死求其獲書於鄉晉閭史者且不能致況列於史官今孟暘獨有得乎此矣不謂之不幸然則泰生勿以深悲也且上之志上者在道德次者在勳業下者在利祿勳業非位高不足爲則世之仕者特利祿耳使泰生即得之不足爲喜今舍此而去也誦聖賢之言以求性命之微旨徧覽古今之變以觀其得失成敗之原推之於躬行以從事於古人道德之學其志之得者不亦侈乎而可以瑣瑣之

失爲戚耶儒者之於患苟非自致之則安乎命而已孟暘之死命也泰生之不遇亦命也命出乎天天其由人乎哉泰生之父賢而有文章其必識此矣郭君日午之言非特可以慰泰生且可慰其兄非特可以慰其兄且可以解其父之憂而告其鄉人遂書以爲贈

送凌君入太學序

爲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

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説之間而充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在外則希乎内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弊生於所求貪生於所用求之盡其道則弊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其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曉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至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送金文舉歸省序

共里閈聯姻戚而相恤者常人之所能勉若異郡生異族而知相恤者惟君子能之自爲孩提而識其面見吾父兄與之交遊來往吾情與之熟也一旦遇患

難不忍而恤之則何難之有生而未之識也長而不與之交也自非志意之相同道術之相成烏能相恤而不厭哉今天子聚天下之才於太學而教之四方之人無所不有而吾寧海惟郭士淵在焉士淵素弱多病一蒼頭侍其行亦老矣去年士淵疾作且數月殆甚既而其蒼頭亦病饘粥幾無所仰其同舍會稽金文舉朝夕坐其側問其飢飽安否烹藥進食時其所欲而奉承之或半夜渴求水即持汲器以往或欲起不能行則扶掖而順其所如及士淵之愈無難色今年予訪士淵於京師士淵爲酒飲我文舉爲之具

殽蔬持觴起勸客坐士淵下如事其兄然余竊目視良久以問士淵士淵以告曰吾與文舉素無平生歡而文舉視我如至親我無以報今文舉將歸省其親願子有以贈之余於是知文舉之爲君子也古之君子視四海如其戶限視四海之民皆若同氣之親老者父事之幼者撫之而不見其爲他人故居乎鄉則鄉受其惠居乎位則澤被乎民而推之及乎庶類咸得遂其性彼誠知本而然也後世人不知本視其親戚且有乖背之心況同類者乎是以僥倖得位則堅持其私以行酷虐之政而生民之困久矣文舉方以

材爲時所稱俟位之隆其所宜有也余所望者在乎知本耳視其於士淵若此則於民寧有不能加愛者乎且無位而爲善則事難而效寡有位而爲善則勢易而功多文舉於其難者比爲之矣況於易者乎其功名之成也可必矣余重士淵請故於其行道其已能者告其父兄使知文舉之賢而以余所聞者告文舉俾益進乎大者也

送梁宏甫親還廣東序

木不必皆產於泰華求其足用而已已不必皆出於荆藍惟其可寶而已材能之士何必皆齊魯韓魏之

國哉苟能任之四海之內無不可用者不善任使雖鄉里之人猶且相猜焉足爲治乎昔嘗稱南士輕剽不可當大事此北人自私之論三代聖人非不欲用南士也限於封域不能有其地雖欲用而不可致爾春秋寓周之法不鄙季札孔子論學文不鄙子游使孔子居乎位其將不用南士乎亦將用其才也漢之時有徐穉節行高當世三國魏晉以後士之可稱者多南方之人唐之時與魏徵齊名者曰陸贄爲宰相有行義者曰張九齡贄吳人九齡南粤人也宋之盛世有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皆居吳越間其後立

功名有文學者率多江淮以南之士孰謂不足用哉世之取法以爲程準者莫過於孔子而孔子未嘗鄙南士言治道之盛者莫過於漢唐宋而未嘗不用南士然則論者果何所本哉其不足信亦明矣今國家知其然凡任人命官惟以材而太學之生海內之人無所不有已可以矯論者之弊而自私之人猶竊竊相訾不置何其甚惑耶夫天之所以授人使爲賢愚不肖者一而已何有南北之殊國家盡有宇內視四海皆其闔閭何嘗有所偏厚而云云者譬之羣兒相詈於慈母之前是可笑其無識也然南士亦有過焉

誠使能自治其身如古人立乎朝則著忠讜之聲處乎大位則政脩而事治論者之喙將自息矣何以空言為乎太學梁君逌粤人也入學二年其師材之其友敬之其將歸覲其親其鄉之人棠由道來言吾故以南士之說贈之

贈盧信道序

吾鄉之士多秀而有文比三百載聞其俗凡三變在宋中世相尚以文辭逮乾道淳熙後聞大賢君子之風而悅之重道德尚名節褒衣危巾講論性命言行必本乎禮義閭巷之間絃誦之聲相接至於元以功

利誘天下衆靡趨之而習于浮誇負才氣者以豪放為通尚富侈者以驕佚自縱而宋之傳俗微矣大明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誥四方刬削元之遺弊吾意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宦學于外久不與鄉人接未之見也今年臨海盧信道由鄉貢進士奉詔閱兵籍于山南予獲與之語其氣熏然以和其容翼然以恭叩其議論出入乎詩書沉涵乎禮文又皆粹然以正一何其善自變也人不知學則已為學不以宋之君子為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而欲適乎海也乾淳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為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然則師宋之君子固學孔子者所宜為也為士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術業乃與孔子背馳豈足為善變哉予少有志於學於宋之故俗每有槩於心惝悼流俗之失而喜信道之得之也故因其歸俾告於鄉人使知學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復宋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蓋亦聖明若教之意也

送周景琰入試序

學莫善於自得自得而後能化辟之木然天之生也潤之以雨露作之以風雷是物同得也及其培植既

久其材或可以任梁棟其實或可以適口腹紛綸繁盛各效其用於天地之間為辛者不假味於甘為甘者不求助於苦松不必如栢而同歸於可用杞未必如梓而固全於可斲皆成於其所自得而是物者亦莫知其所自由夫是之謂能化古人之於學其取於聖人之經猶木之待風雷雨露而後生也及其得乎斯理而致其成守其恒者為善人達其奧者為君子而造其極者為賢士其所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才智浩乎不見其窮道術確乎不為習俗所變未有假習陳言故迹而成事功者故古人之於事有所不為

而所爲必名於後世以其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則不然非不學乎經也而不足以得經之理誦而習之則有餘推而用之則不達其於斯理也恍乎目而不入於心窺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玉於富人之室非不知其可愛而不能使之爲已用故有所爲必勞勩而無成是豈特學者之過哉教之者無其術養之者無其素故耳國朝有天下思得足用之士而化之興學建師積以歲月而考其自得之效數年以前詔以今歲大比至期而郡邑諸生冠帶而集者以千百計而臨海周景琰與焉景琰才良而氣溫醇乎學而

聞於人者已久其所能衆人知之而其所得者衆人則未之知也今將試于有司出而用於世茲其漸矣景琰其爲善人以進於德乎爲君子以化民敦俗乎抑爲賢者以致當今之治垂來世之則乎余心之望於景琰而當世之願於天下之士固然也苟徒誦習陳言以求合於有司之選而不能周一世之用豈吾所謂善學者哉豈當世之願於士也哉

贈林士恭序

黃巖林士恭好學而篤志其父將千兵鎮隣郡括蒼而毋夫人留居故第士恭欲處以奉毋則無人乎父之側欲久乎官所則無以慰毋之心輕裝美味奔走兩州間以致其養問安之使踵相接也士君子聞而嘉其孝今年秋自括歸省毋郡博士蘇公平仲爲文贈之士恭以予善蘇公也示予於寧海且以贈言爲請予無言久矣然黃巖寧海同郡也士恭見知蘇公而予與蘇公故交其道又同也焉能卒無言乎古之贈言者非以稱其所已能蓋以增益其未至者耳士恭之能養蘇公已言之凡古聖賢之言孝皆士恭之所學而自知者也予將何以爲士恭贈哉雖然士恭亦聞天子之誥之論者乎旨甘溫凊以適其口體定

省愉悅以承其心志世俗以爲善事親矣而復有大焉者臣乎忠友乎信兄弟夫婦和以別官以奉法戰而致勇此孝之大要而復有小焉者居處不可以不莊懼其或慢以辱親也言語不可以不慎懼其招怨以危身也精微廣博雖堯帝之平章百姓大舜之慎徽五典無以加之自皇王以來以訓誥化民未有盛於今者也士恭之孝固美矣觀乎此也其亦有所未至者乎苟有所未至其可不加之意于夫言之善者雖恒人可以爲教而訓誥之所陳聖人之言也雖庶人不可忽而天子之誥天下所當奉承以行者也孔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則吾之贈士恭非予之私言也天予之意而孔子之法也蘇公學孔子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夫

贈劉文仲序 代太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彥祥交劉君時年三十餘鬚髯漆黑面雪白襞然衣冠頎頎諸公間方以功名爲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于別室朝夕與語甚驩間命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八歲小者三四歲言笑啞啞眉目秀朗如畫圖競牽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

亂離余遁藏山中不至城市者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爲郡庠師授五經於諸生復見劉君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杲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已笄且適人矣既而余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裝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予於浦陽脩髯長身大類其父予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人已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已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衰而壯氣勃勃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爲老成人則予雖欲不老烏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爲郡邑吏復遷吏北平以省墳墓辭還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蓋古之仁人見舊故則相贈以言余老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乃述平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予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贈王時中序

攻乎術者不足盡術之妙惟寓乎術者足以盡之天

下之術未有不深且博者也苟徒竊竊然學乎其粗而不得於道則吾之精神智慮方爲所役之不暇何由盡其理而用之善學者則不然於萬物之理無不窮衆理之變無不察心之所得固已絕出於人由是而寓於術縱橫開闔無所施而不宜豈若專門獨學者之勞且陋哉趙括以善兵自雄一戰而喪軍殺將犯兵法所忌而不知淮陰侯乎居飢餓困辱不稍自異於常人及乎爲將百戰百勝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括區區小智梏於一技而不達變淮陰之所學蓋有出乎兵法之外者其成敗之効宜然也余嘗

見世人好論醫而不善治病毋爲人言學醫者不足治疾惟學道者乃能知醫聞者或疑其非或大吾言而不省孟知道者寡無足怪也邑人丁公諱予以臨海丞君時中之善醫及其所治奇効甚衆心固慕之而薦紳間多言時中之學包羅恣肆如古方士如近世山林高人其容貌簡寂如儒者其神氣閑定如列僊之流莫能名其術也私益異焉既而余姑之夫盧君有疾殆時中治之而瘳思所以報之時中笑曰是果以恒醫遇我邪使我欲金帛爲王公富人一舉手富貴終世尚何爲於此哉余聞而益異之從而與之言終莫測其爲人也嗚呼所謂有道而寓於術者其時中謂邪

贈四明邵真齋序

今年春余患痎瘧踰百日不止肌體瘠儽形容纍然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爲不足治衍且自愈迫之者以爲瘧久爲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真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妄可哉然瘧之始作也一二日可止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俟其自除既而兼旬而瘧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

德君各爲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甚著於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爲言也然余獨有感焉自昔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其憂而謀弭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爲夸言以自高每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爲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幾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其策則速成而勞用其策則濡久而逸炳然默識於心胸之中而不爲苟議所奪如羲和推筴以考日月之度造父

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癥結纖毫髮之不合斯須之不能易得其人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邵君之於余殆幾近之惜乎其所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辟諸醫以爲賈生善知脉而不善爲方董生善爲方而未嘗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爲治之纖悉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共論斯事邵君之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秘之而未肯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兄

弟賔客而已也余頗於君悉聞之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煇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

事而不勞徙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斛載舟楫而不難汗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毫無一金之貯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曰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數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

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闢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

無能者而朕戚戚焉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為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王文冏序 代太史公作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十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為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講說日程其業而歲孚其功丞相召諸生諭上旨以為古之有文

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同之至今不衰諸生何興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恐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冏承命將還告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為之磅礴山嶽為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灾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材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効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彼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也尚從而質焉

送浮圖景暉序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熾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于今塔廟多於儒官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為揚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

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周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條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設教、本乎義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漸入焉四明釋季曄師年甚少從烏

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工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曄師之居烏傷睹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曄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贈瑄蘊中序

學道之士既無求於利祿宜乎無所慮而不安然居山林者烟霞之與儔麋鹿之與朋去人群遠世膠不獲從名人勝流讙說咨叩以廣其業其流多失之野宅市朝者交乎王公薦紳以脩其文接乎碩師宿學以通其道苟不得幽夐絶特之地盤旋憩息以澄其志其流或近於肆今佛者瑄上人則不然其始去天台而遊京師四方之士多與之善巨公大臣多稱其賢上人曰處鍾山大靈谷寺雖近市朝而其志猶山林也今年將往持括蒼之南明南明去郡城爲甚邇有泉流林木之勝而郡博士君山蘇公之名聞天下上人道古言行於余視其儀度通而和質而有文其

論議理而節達而不汙翩翩乎佳士也以是而得蘇公與之往來問答其道寧有不進者乎余棄於時而居乎海上日與樵釣者伍欲從蘇公而不可得於上人之行不能無所感焉雖然吾聞古之有道者果有可樂生死不足爲之變窮達不能改其常而況於出處喧寂之細者乎是必有出乎見聞之表者苟得其要則雖與鼃黽雜居而非辱軒冕在躬而非榮蘇公之爲人視無覩也聽無聞也而於理無不察於事無不知豈非庶幾有道者乎上人行尚以吾言問之

遜志齋集卷之十四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霑化張惟一　編輯
參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杭嚴兵備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閭潘侯其清愼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盡取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爲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戶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與好脩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儗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剏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絕舊惡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日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菴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爲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剏艾

自新美矣謂三閭褒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猶者也其取物也恒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由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己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剏艾所以治己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耆艾以愼其終亦未爲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恒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爲蕭可也謂爲剏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爲不可也於是潘侯喟然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盎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貞遇元貞長身昂然顧

聆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凝滯窘蹙態鋒穎橫出氣蓋一座余驚駭意其爲奇士而惜余拙吶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貞其辭訖紛斂如故而爲禮恭遜飲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爲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上皆在席各吐所長爲樂元貞攝衣坐其下俯首斂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偘然趨去儼若愿慤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貞曰吾少時嘗以賢出遊涉吳楚泝淮泗至齊魯往來公

卿之間虛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曰吾聞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爲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元貞於數年之中而三致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貞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之道日以爲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遇迹於物耳苟狗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

畧爲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來山水間者皆以自娛時爲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輙連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携節陟崇嶺倚嵒起臥石床聽泉瀑啓久則大笑而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爲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眞人御極偕亂平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亦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爲斯寺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

之南名以公官亭爲公而作也海師以其從公學俾
記其事其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於惠
遠周元公之於常摠歐陽文忠公之於居訥者有矣
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鸞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
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其作亭其寺以公
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
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體康甯
與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
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
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其與此睽何敢僭冒以汙

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
之志其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爲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
爲禮部尚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融于
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
君景淵告于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
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制詞之
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
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
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
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
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於是
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
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
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
望乎報而爲善雖所爲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
餘世退然處乎田里脩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
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
于公之身文章被乎內名譽盖天下位乎朝廷而推

榮二代游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
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蘄其至
此哉雖公亦不預蘄其若此也不預蘄其若此而天
卒莫能遏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偈
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
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
道不怠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若其至盖庶乎
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
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
尚能爲公道之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調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接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大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日也若或闢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凡其動措猷爲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馘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

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困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爲勢所屈詩之屈原之詞爲最雄故原不爲當時所知爲最甚莊周荀況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嘗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絶萃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頗此以自珍以爲舉天下之貴者不顧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尚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爲人清慎不苟少能爲詩居太

學數千人中獨以吟咏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爲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言咸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卓往往皆君子之道也間以畸名其亭而請予記予聞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所虛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而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日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于斯亭笑

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爲得孰爲失乎孰爲合孰爲畸乎尚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大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希菴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齋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那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

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韋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爲榮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每每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眞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惑歟若吾泰府長史芊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歟芊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

而從之擢爲大同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泰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芊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爲甚難今芊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

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學聞益賢也今芊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悵悵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

自旦至暮班荊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濡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其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己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

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餐疵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為已有嘗嘗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蜣蜋之丸糞土乎吾嘗絶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樵婦咳唾隨而瞻望之以為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

烏鳥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為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為斯須以天地為室廬以萬物為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弔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為借耶孰為不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脩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為無用而勞者不以為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暨其既衰而樂文喪質婾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檢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為患然善為治者不循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　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閭族咸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為師則恒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恒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恒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

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為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器為余言烏傷黄君公謹以學行重于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懇必赴焉有之必求焉黄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為細民先闢軒于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黄君居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推之民胥效其所為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乎力之未

能也夫闔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黄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大寧有過哉周奚為而損益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剏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

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為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為拘以文視其本則為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馮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于斯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或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踈於廟此則非可也末康朱君世庸既埜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倪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于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徵記故為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

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禁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遥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殽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為余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

茂甚毋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顧得界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敘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悅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羞羹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途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絲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

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因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于齊梁毀于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縕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以得於天者自懟而以未能成於已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于先而俾得合于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敘天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焉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于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

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脩有志操執樂事于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爲人也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于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凌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貪鄙之情不忘則亦卑汚之人耳故在已者高矣雖

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已者無足高縱遠引宜逝欲自爲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燁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涔者其胸中之所存乎安得知之哉子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眞否乎盖謂太玄爲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爲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惟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屨趨拱俯僂暑不遑寒疲不暇憩遇長佐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胸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羣言眷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絢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悟尚倚其辭違怪披奇窮精殫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嚬笑屛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穽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聰威鈞古人之思自晒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饔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

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脩羽不勝樂也雞浴乎土振翮脩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能與水俱宜而不死吾今忘其爲畊矣非特忘其畊且忘其所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併畊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爲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棼棼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

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爲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麟溪之故宅築室池上脩廣如舟狀揭其扁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嘆者曰人惟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爲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爲貴玉帛錦繡恃之以

爲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爲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脩其足恃者以徐觀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因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人望之者以爲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已而視其所居爲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爲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臾存乎目者航之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挾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悅旋踵而却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踰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爲固而況於人乎而況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爲也必有爲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爲之而誰艤之乎吾將與子援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

則夫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巾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鴈蕩大姥皆穹窿嵯峨爲天下奇觀跡僻乎蓬閬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遠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宮廬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于左右者必搆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盡其勢邇且卑其

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中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愼行可以馴致焉中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爽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釆夜登絶頂飮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飮酒乘月而歸以爲大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縻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愼敏而好文其尙語山靈待我東歸尙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絶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揉鉛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旣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敎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于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脩盡舉三代爲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似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敎故人之從之

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敎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况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爲方圓以斧斤爲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

達於爲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爲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旨滑臕甘美可以爲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宗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

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已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于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

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恒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尚壯強爲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官成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

衛為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為孝也豈有既乎揚子云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顔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為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肺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為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煢然為孤則不自比於人矣

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為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為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為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懾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為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聞以告于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駭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祐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恒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苫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為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史　程
府學生陳　縝　葉　瑛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瑀　戴璉之
黄巖縣學生孫冕　牟濟鈞　校對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執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辯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頹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嘗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

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溍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爲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爲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

禁奇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澌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凛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必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

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怍周公孔子顔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歉之于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戚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顔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爲壽閭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爲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宮廬輿馬服食寶貨音

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觀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温凊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況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

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夭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慽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玆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輙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尚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愼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羡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脩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荅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逹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荅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顛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況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爲喜缺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酗營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

饕之類於食物爲㝡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
怒而致敗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
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愼以飫飽亡其身
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
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
之以析其酲食者資之以解其飫貴而八珍九鼎之
筵賤而藜莧藿歠之室莫不有待於菜其物旣不爲人
所爭而其味和平淸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
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
之腊毒而頗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韭薤陸龜蒙

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菔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
咏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
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
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
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
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
矣而其志淸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
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
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
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

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
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
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
有所不願而況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其爲記以告曰
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寔函顯赫微命播生萬彙承
命之中凝氣之醇亶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酎之在
醯醅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汙壞唯衆人厥精厥

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廸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
衆人視聖人成能盛德巍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
疑稽于初廼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固覆載
靡或遺酬酢群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
在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
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
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
則怨唯受有彝矧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
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祇昆協弟睦于家
邦閩于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

馬弗思其復如闕川水折榮木弗逑其達是用獲戾于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器之歸惟志士德其猷克自敬畏匪闇斯闇匪覩斯覿祇祇栗栗馭馬以朽繩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爲蝱螟俾無害其嘉穀視芬華爲陷阱惟懼其或顛躓闢其天明徹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能毒丕猷弘訓克塞天地寧謐群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還乎聖唯學之要莫尙斯相恒

人罔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斁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背聖自怡其道以褻惟其甫尙鑑于茲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要于以事天以脩其身以淑乎人恒人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南齋記

人之物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爲貴而況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公卿與號之爲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

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脩乎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甚自居也自謂南齋滯曳世之所尙以爲貴者印組以爲華祿賜以爲豐崇顯之位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

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爲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沒喻爲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

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嘗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化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

先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即從其臥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因其宜也今子踵屨跡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眞懶也耶且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息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況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騖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終身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

止者又孰若擇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爲而主靜夫無爲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子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家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祿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强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辯爲當時所推旣脫吏事益深奉朝命爲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

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
能言也故教令不宣于家則親愛疏詞命不備于鄉
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
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
人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
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内有細行
之遺片言之悖先生耻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
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
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
之淵乎方其靜也沉翕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

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
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
汨如溪澮潤潦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
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
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
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
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
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言相表裏而宰予子貢
發言立論輙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
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閟乎事變多矣求乎

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
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
正論播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
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
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座壁以袪弟
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闤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
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于左
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顧得子

言夫靜之爲學肇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
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
嘗從諸老生遊于市術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聒耳
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
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
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
皷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
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
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
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

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皷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僞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畧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

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號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乎市者郝君試容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産共釜爨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

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駁雜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說

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育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晝起而未嘗正

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脩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傳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而不孚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茍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皆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址復以爲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㬊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七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

自始遷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疏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

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
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
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
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
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皇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
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
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
深碧色蘚生其上斑斑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

以爲樂久之復循脊西行泠風自西山來衣袂蔡然
颯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
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
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灩耀難正
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
動容愜意以爲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
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纔偶登之
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
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
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
恍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
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
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
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
爲學道之戒也哉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脩德
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璣龔彥佐林嘉猷暨脩德之甥
應賢文遇喜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剛其字爲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
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

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于之萬
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
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
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閼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
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
畔勿使其濱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
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無取於人也能自充
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
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
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

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慊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以夸于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慼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聲則汗出而顏變赧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曰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爲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矣其心未以爲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既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後德既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勳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恒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辯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奇逞能謬飾虛言以撖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卽其詳而但恨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叔器甦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同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

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己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放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蓺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徜徉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吟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

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癃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止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恐處而亦焉恐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甘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溫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備法禁不審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屢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策車往來相與講説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

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煇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

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耳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自宋為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籩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

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嘗非不餘於囷帛非不餘於廐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黃氏之賢而願為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顔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自東而生騰而如鳥廻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欻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數締結或變為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騫蕩久而乃浸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況能常見之乎欲常見之且不可況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況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

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黜繫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繡去體而踈布不掩者其為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竭力執欲使適意者常存而不失而率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蝕山木之久也而不能無頹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為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

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脩而爲道德施而爲事功發而爲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鍊神爲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爲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之中哉以吾言質焉東溟倘以爲然或能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飮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鍾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擗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善謀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況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讀假)焉不待思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知狐貉

之溫服疏布則思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爲樂哉或去鄕而遠遊違親旣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則思親贊蒸而憯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爲壽歲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旣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不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溫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爲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久爲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彌久而彌存故修己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爲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 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悅然思況天下至

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且燕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舘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愍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躑躅焉累乎若無所依歟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飮食則又輒匕而思曰我食何爲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爲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雖

門闑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孟縕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縕同門友王君子充之子也孟縕爲童時其父輙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康肯漳二郡入翰林爲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縕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善事母以昌大吾宗孟縕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事生産故廬庳陋孟縕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縕之思蓋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顏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縕之思豈有過歟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悖於養矣孟縕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縕尚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母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縕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寓權衡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縕之罹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將於孟縕是望子何以慰孟縕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爲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

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郯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

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黙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荅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

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愼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

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萱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內砥肅廼下詔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然必有善爲鄉閭所推者乃以聞今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詔旨當厚恩而台屬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年八十有二平居以友睦稱於族黨爲行聞於鄉未嘗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稱

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若顏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爲孝宗族舉酒爲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貲售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須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爲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爲宗族之榮華實可爲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爲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聖世尚年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爲敦睦

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族其有勸乎衆皆喜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燁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爲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後高雲卧天遊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騖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爲皆不足以得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壒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于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求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蘄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决也縉雲胥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忘於功名既而若

有所得悔前所爲及眞主出而四海淸遂優游大山邃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爲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雲非可卧者也特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爲世俗之囂䦨汚濁者不足以況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爲高哉先生飢而稻渴而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湼于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爲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爲高吾安知

百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爲曹邪先生名璟字師宗予聞其風于其子閤門郎蕃志養志靜而温慤而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爲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巳之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旣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銖之利達則憪然自負爲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于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旣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爲思宥乎其爲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間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而獨貴乎宇宙之内者特以是心爲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

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食飫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顔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爲邦之道其用心爲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傳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爲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虫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寄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

是也

顑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騖太過釣奇竊名以恱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顑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瞯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顑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傳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顑者有矣而慕乎顑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

事誠得顑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顑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爲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徵余記之余即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度象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既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爲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庬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轅或不以庯或以人駕牛馬之銜軏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横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

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爲君子其所任者固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爲學家自爲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倀倀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畧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爲輪轂以禮樂爲蓋軨胥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靜如地運行

如陰陽周遍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銷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無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精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

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鳥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熟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

衆也子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飢餓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冡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慤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

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樸刻桷丹漆黝堊文窓綺疏錦情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膬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帛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屛氣卑聲傾欹詭仄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

素而已剽竊掠奇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違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熈熈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穽女婦事遊謔賤胥握文法富室擅籌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偷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攖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群倩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汩之利欲以汗之羞愧以鉥之浮詐以塗

之闇昧錯糅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眞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恒不足發之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畜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

不爲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爲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人由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爲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旣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前愕眙相持斂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忌裒貪生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爲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

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旣久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師儒者與有愧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莊恪有矩度未幾而士習爲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以勉學者使知爲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災戎器素餙則不憂疆場之警吾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爲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勉躬礪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没溺於流俗之學旁求泛取以爲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巳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惰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

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爲日已久矣田園已無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

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間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邈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憸狡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糧

糧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説爲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顔子是也克己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尚焉是以復之初九顔子以之今洪子之爲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顔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顔子之復

而復乎故鄉乎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況杞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爲吾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驚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歉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

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借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畎畝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況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略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

之心能保其身則孝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隷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失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

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肯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爲公卿大夫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修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即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産物巨木之下禾黍爲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即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旣而棄去居金華讀書學以自娛取賀木部語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密

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其位而掊取虐斂惟恐不足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循宜黍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穡李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是觀報施之道焉

娛靜樓記

台人謂山川環復之地爲輿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理輿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泉甘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

為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不與恒民等故縣言閭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今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願得予記之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也而恒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况於家乎三代以還二者不能相兼謀畧事功者流而爲詐居正蹈義者不良於爲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

變而不詭義可以拯生民之危而不伐舍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懷濟之有取乎靜豈亦以此乎天地之紛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靜也而未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爲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孰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内雖盡孔明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内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海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寧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徵法謫蜀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爲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

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爲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况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合由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洋瀰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敵古今以爲奇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槩莊周不能盡其辯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廢貴賤富

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減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涵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輿文之居斯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閩蜀人稱輿文處變如平時無幾微見於顔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

燕安之餘爲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遊飮食游觀而恣其般樂嚻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爲輿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絶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之翛然者則已塡襍織汙化爲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絶江浙淮以達于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

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晉賢里澄溪修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悶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淆包

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尙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嗜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擧世之所尙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

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己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幷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會稽張公思齊氣淸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爲人嘗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菊趣軒及遇聖天子擢爲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去林壑而處公署之崇嚴覩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

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英發秀於風霜凄凛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懾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己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

天淵明之趣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我
哉

臨海縣知縣黄 諳
黄巖縣知縣張師書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夔 程
府學生陳 縝 葉 瑛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騶 戴奎之
黄巖縣學生孫晃 牟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參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者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顔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薀字元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夭而慶子新不樂也祐子與某與某子新亦不樂也彬之子何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當當子施亦絕也禪以下曷爲不字非無字也爲其絕不字也薀子禰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爲謙賀無嗣而貫後　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爲而尊之學爲當世師而名于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爲翰林待制而私謚則文肅也貫之子曰環景文環之子曰復叔賢杞叔堅也復子三徇性惰也杞子四愉某某愷也

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𠑽三子秬穎穆也秬
天穎字伯嘉為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曾子得其子
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幼也
同二子稠䅶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䅶子也因子
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絕貴
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
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修而與道乖自逆于天
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為尤甚
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
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為而已矣文肅
公予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
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
公之澤緜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為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雲霞草木流峙卷舒榮顇之態變化至無
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
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蠲濯汚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
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為人學道之助及道
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為不然則嶄然而
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歛夕舒春榮秋顇者
雲霞草木也而漠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
於己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
乎目而樂乎心者輙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
其所得之淺深以覘乎己之不逮恨其人不槩見而
重巒密林多為髡僧野叟之所竊宅欲以半畝之宮
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
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脩有道士也其從父弟
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日
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
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
氣固密物無棄室于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
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背
跨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輙
請記夫士成豈果為隱者哉觀山於艮則當審夫時
止時行之義觀木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
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
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
負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
四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
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冤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充聽其言若

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冒發其其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緒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螾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辯士宜於戰鬪之際而居乎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黄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備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適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踰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

服疏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竊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禄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何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嘗見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寧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内艱去不復見及既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悽然不自勝余謂朝翰

今內外仕者多出大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校書君楚才嘗歸老于此其思結屋其旁讀書著文以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爲默山精舍子必爲我記之予曰子倘歸予記未晚旣而朝翰每見必以爲言且曰子第爲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充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隱爲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矣以窮達論哉

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而惟其道之循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曰是不爲仕也爲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爲隱也知其道之不可行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爲喜戚而循其在我者以勝之子不見魯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古今之人以榮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

敬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當時之爵祿崇衍者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尚有識其故居者乎子誠能循乎在已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于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默山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子之言亦以子而傳不亦善耶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爲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同其繁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度之幕之塵埴無

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瀞牛馬之所蹊鳧鶩之所浴穢汚之所集而莫或瀋捍澄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爲度以敬爲幕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即天德也其道即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擧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違也故聖人之質旣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豈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嗇

好汩之於內利害鉥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織汚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由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道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爲齋居之名夫敬爲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窔奧之

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凛乎若珪璧之奉妄思邪慮因或萌蘖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已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乎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

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銓選太學生高等者爲郡縣學教官盧龍王蘊玉來教諭沔陽予獲見焉其色煒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嚴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畏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也匕箸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參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

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歛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奇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于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持志也不畫於卑近其爲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飲食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之心常存而不息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悟乎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

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壯老自恒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楩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

玉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玉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爲君子矣雖不爲公卿無害也爲公卿而不足爲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居予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于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悔然而相顧悱然笑予以爲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乎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爲聖賢爲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爲而不可効之

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耶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

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爲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爲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諉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于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尚友齋記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爲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已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即吾身爲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況餘人乎浦陽黄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浙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爲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尚也古之

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間有以古人自望者輙指笑以爲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冐效之不亦愚乎仲昭之　爲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志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爲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爲人所指笑喜仲昭之

似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懿道德仁義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盧廷劉爲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脩己名其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劉之求也病瘍之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已者固難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

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紿己輒以爲是而不省其爲欺見人侮己輒以爲宜而不省其爲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爲可喜聞毀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爲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爲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爲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劉顧求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於瞽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遠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汩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有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即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劉能於斯數者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

者非太踈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況予與廷劉也歟況不及廷劉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之以塞廷劉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爲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

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于無窮非若僥倖于一旦者之不可恃也洪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爲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同懿親晩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爲上所尊禮在群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敎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内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

孝大節卓爲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爲國世家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衞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録其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怛若對越天顔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爲屬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生也天既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爲賜聖人之言卽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况筆之爲書而昭揭于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以過于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毫末而况

孝孺之鄙陋乎雖然忠孝之説竊嘗聞之矣事親而祇順無違同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容先國家之政而後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乎已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偉論稗乎宗社奇功俊畧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慤内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事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尚父

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慕李西平之有愬皆克寘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勳烈于悠久使人因其身而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爲學甚專器重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爲公書之以慶國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

成而是氣也未嘗為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楩楠得之以為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為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為威黍稷稻粱麻枲桑麻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肖翹之類蠉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辯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游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

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同自若也豈推當世為然千載之後得其全者為大賢得其正者為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為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行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為莊周畢焉而為申韓悖焉而為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廢為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為南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為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

之為文景為明章為太宗為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為宗英或知為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于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為德慶之懿照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虛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災施惠之事

孜孜為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間論群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為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益難先乎孔

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
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巳文王之不顯
亦臨無斁亦保顏子之克己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
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
成夫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群德之長而天地之
心也得此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
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
之學則不足以爲人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
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
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

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賴被也夫
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
守之仁以行之于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推至
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
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身脩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旣正位儲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
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群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
弗可以不稽古爲學也日御嚴東堂與宮僚通經術
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番

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皐陶陳謨之語
名所御堂曰身脩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
有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謙不可則言曰爲國之本莫
尚乎脩身脩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
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所
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慮其身于
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己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遑一
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
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
則思永而身無不脩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千

百載者未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恒人則不然耳目
也聲色或誘之肢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
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
且爲斯須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脩而治
其國家烏可得哉今殿下名堂特有取乎皐陶之謨
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
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
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未嘗過其節嚮
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
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爲之防規模高出乎

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脩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具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群臣之過也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王家之丕基私竊有望焉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税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内所患苦實廣乎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吏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臣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即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勑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

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偪于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若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險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盛為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譽好與韋布之士顏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咲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遂以見屬為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陋辭迺為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為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為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皐夔為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為極盛為湯之春者伊尹為高宗之春者傅說為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為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為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為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為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

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為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為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殘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為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為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為首稱方其戡大難芟大盜以不殺為威以不戰為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于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為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為國之春昔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為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為天下

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犓豢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旨之未必識其爲至美矣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

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于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絶刮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内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森林于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爲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爲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覊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爲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爲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爲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爲我

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爲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懾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汙山林不能爲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爲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後樂堂記

處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然後可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謀不出乎

一身者其不爲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民安危之由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爲之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爲是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爾是以伊尹方處畎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飢餓而論爲邦孟子轍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于四海不得志則功流于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矣若河南右參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而茹藜藿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贊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

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公希文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未富祿未厚所欲未盡得爲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爲憂者尤無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爲民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顏孟未必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術與范公未必類也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須之樂邪予觀公天質篤厚充養有素温粹之氣溢于咲言其中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于人此公之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爲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内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祿豐者任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

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敢以身之卑賤爲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顔回累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爲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天人在乎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

嗜好奉養之華以爲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爲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旣私甚則僨人之國否則自僨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爲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爲人以爲賢者固當如是旣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歎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儒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値主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

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爲大學生試事于外數年有司未之用僦室以居緼袍疏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爲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蓋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其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腴美之品纖麗溫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顔色之或少適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脩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已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充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恒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而親

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既而遂登朝爲御史由御史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履道有祿以具肥甘供裘葛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豸冠立柱

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閻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愿者無所寃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己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温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全樂齋記

心無媿戚慕然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

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姱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僞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恧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

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黃君貧安脩絜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況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皷琴顔子之簞瓢曾皙之遊詠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況於君乎余試與君登浦汭之高丘而望之樂且悖者何為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峙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退　乎其　者誰為之宰也君請為余言之余當援琴而皷之君之樂即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顔子曾皙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胡君信亦以其業來學睹其儀觀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數十篇皆斥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目則題曰好古齋余異而問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犧氏之前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間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中古之世今之世無隨闕疑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於中古者果何道乎自夫鉅者而言民之生也置連帥諸侯以治之為阡陌立井田以均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薰之而今之存者鮮矣為州閭隣里之法以洽其情為鄉飲鄉射之法以勉其怠為冠昏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之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計願近之余曰古之農畊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求直古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婼懈以困其生或騰價以取乎人或竊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異乎先王之教而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好將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所能為也願近之余曰古之為士者衽直而後方上衣而下裳長紳委前利劍珮後容臭珩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元者方其隅納乎足者銳其首小袂斜裾束絲繫脅俯仰無和平之音進退無從容之度拜則軒其尻趨則頓其步而與古異矣而君之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久矣然王制也吾何敢違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

顧復近之予曰古之爲學者豈務他哉務明乎倫理而已故事君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敵致其勇稼穡奮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竭其愛妻子焉而別且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好古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常行也不敢不勉抑願聞其餘予曰古之人脩其業善其身而已未嘗有求於世也及其譽聞旣廣其君舉而加諸位其心戚然若不敢安遑遑然思推其澤於斯民若益稷伊傅之流是也今則不然脩其業以自衒于人及旣得位則棄所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寖少矣

君豈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若予曰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明矣思覺後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爲經作萬世之程周衰秦漢間處士說客不知道術各以其臆見爲書偏曲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足取者至于今幷失之矣而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此吾志也盡之矣雖聞誨矣予曰雖然此皆以物而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盍思大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爲君益稷伊傅周公盡之以爲臣孔子盡之以爲師顔回曾參踐之以爲賢盜跖違之以暴桀紂逆之以亡是道也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興不以今而隕誠反而求之自有　太極　具於吾心古孰甚焉躬而行之達則兼善天下窮之獨善其身古之人皆然余亦有志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之人自視也而君好古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亦古之人也行將造君而質焉君曰然請書以爲記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貴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

心專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原隰之農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者能以力勝之惰者地雖美不能爲美焉蓋良農之治田也先時而蓺倍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番成而急愈勸竭三時之力棄百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豐歲雖凶而不飢惰者不然蓺則後於衆培則失其時貪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及其將熟則礪錢鎛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則有不可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飢凶年而離散此則在乎人之爲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穀之善者也或者

棄去不植而惟稊稗焉是稂稊稗歲凶土曠而暫植之可也藉之以爲常用力雖勞而與惰者無幾矣不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禀智愚之殊猶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焉而不加脩則歸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無攻而勇致之其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脩身則德隳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

稊稗之農也學之竊者也用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言乎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歟夫叔度禮義之冑也而質過乎人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二十年矣田固美也生乎名冑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孔子焉學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剔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扶之晃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涵之欲其深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倦道之成也孰御旣成矣歆焉其若虛盼焉如不及

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己而術乎天用則被乎生民矣不用亦不失令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鹵莽爾滅裂爾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竊者俱矣噫非叔度之賢斯言也吾將誰告歟

訥齋記

工於辯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爲近之用心與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羽使廣之心知其爲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棄其智巧而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辯

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絳侯平居樸鈍若不能出言孰不鄙其木訥哉及乎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一戰而不勝敗矣智銳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酬之使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待乎事居至靜以應乎動彼嘵嘵而至吾以默默示之固將鉗舌汗顏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天台厲君士榮其少時志銳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儒然常

窮其同輩既而涉世頗久乃自懲創見人厚自謙退不爲多言題其室曰訥齋士榮蓋有所得而然也吾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爲苟不有以捄止則日趨於薄思以身由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言也或尤以爲傲或笑以爲愚彼固不足以知然而俗之所尚其可見矣每竊自嘆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乎今旣於士榮見之而又惜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也雖然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大夫士耻言人之過失而尚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而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爲羞此必訥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尚以告余亦可出而仕矣

尊聞齋記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爲然自聖人以下其天資與人不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爲之師而爲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旣亟見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且日檢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則退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慚戚然而憂恐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

身而成其名人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爲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爲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有美質哉去聖人旣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而頋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脩視聖人之言如鳥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之所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度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奚獨不思乎聖人之所由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答辨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吾何爲不可乎苟能即聖人之言以爲師諸子之言以爲友以顏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顏閔可幾而及矣況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聖人而師之固未見苟求勝己者而師之豈無其人乎一鄉之中必有勝己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己者吾又從而師之以國爲未至又求天下勝己者而事之則吾之所聞必衆矣告吾以善者必多矣又

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者以爲師而望以善其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文辭受經於今太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史公信天下之師也士中旣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則所以治身之道異乎今之所爲也必矣余欲以賢者望士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棠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讀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公爲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

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篤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旣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疏畧純愨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卑儒疏畧之流必至於詐卑儒之流必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群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者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

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脩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獘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來鷗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非樂夫物也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爲有累於心擾

擾焉怵迫于中者紛紜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爲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群鹿豕者有居海濱而事漁釣者方其有以自樂快然不知貧賤之足悲而貴富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其中蓋其心之虗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者無難乎其人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資於物猶聾者之資乎美觀瞶者之資乎美音雖有

可樂要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于左右心樂之因名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群鷗從之如昔日仍揭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其爲可樂姚子獨遇之忻忻莫逆于心豈獨於鷗爲然哉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在乎斯理也予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干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興亂而不知其有弭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聖人懼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庸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賓與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爲良公卿而其在畎畝之人亦皆不失爲敦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

後世覩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爲能或尚黃老以無爲爲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意見爲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惑歟故欲知天下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異時江南之俗以貲産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爲有識者　客爲好學是以大亂來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慨然有慕於爲學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

餘力發為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 其身 無異常
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咏
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
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
具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
一人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
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
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為學之美者寧不自卑君始
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齊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
室為默而告予曰子能為言其為我記之余曰異哉
乎宗君已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為是則君
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為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
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
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况敢默
於宗君乎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
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之
怪及處乎家聞兒童號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知語
與默之說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
號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
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
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為病故君子
未嘗有意于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
敢參之以人人偽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偽者有時敗
也宜默而言其失為佞宜言而默其失為誣二者皆
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既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
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語如
愚人者矣有以好辯稱於時者矣人豈敢以其為過
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

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
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辯之名而不辭
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為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
氏居為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群山之勝於
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
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
顧視而樂之乃剗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為垣夷級以
為階腴者為圃而通者為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

成而四望諸山巍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貔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蘇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與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絕之境不遺其大至於緣木躋崖窮極險怪敝屐殺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撮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為我用而不為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為學且與學道者類焉道具於聖賢之言古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騖心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栽萬變知周乎

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爲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遊之適而已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冢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亨字彥脩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祔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即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弟居之以奉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

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之事玉旣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于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孝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墓之孫也出於某墓者也某墓又出於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

親聽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已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爲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之下而尚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逺過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當視慕者之衆寡觀今人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所爲之業所慕得其人而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爲學所爲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之賢者君子以爲陋慕焉不失人由焉不遠道豈非君子之所爲者乎絳人劉士登繇太學生仕于朝再擢爲京府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迎以養因名其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之爲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之行已爲政安重愼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民信其令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爲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爲鮮而能善

其身爲時令人如士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爲孝子爲忠臣卓乎貫天地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之外哉善率之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欲之爲德行施之爲事功將奚所弗至他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偉使後之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可不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梅所記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慎行隱居鴈谷之陽名其所居曰梅所客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內未嘗有梅而曰梅所何歟高君苟以梅自儗則梅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窮冬之時視夫姱麗如綺綉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春而爲人所善者不侔甚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日孔子嘗以蘭自儗周之詩人以樛木儗后妃以棫樸儗賢材屈原以申椒蘭桂比君子斯數者豈非草木哉而聖人賢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形也苟以其形枯萎敗折

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有蓋君子之觀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爲我用用之久而不厭彼衆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間娛情於臭味之頃譬如游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所得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同俗者衆人之智也獨立而不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時挾材御術僥倖於一旦取軒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以爲得志者閭巷之間皆是也旋日而視之風雨散而沙塵飛欲再求而熟玩之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陽春之草木乎高君居衆人得志之時飲水飯糲以樂聖賢之道衆人固譏其厥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既清彼方危懼惴慄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亨何異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爲梅可也謂高君寓意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爲梅所亦無不可也何獨疑之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廣平有愧和靖不如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魯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叟　程
府學生陳　紈　葉　瑛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金壽卿　戴　璦
黃巖縣學生孫　晃　牟　劉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嘉興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曲江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昌王可大　校刊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

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嘵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傳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含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夭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脩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歛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崇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靡辭恠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浅不足辯以朔好恠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决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 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俊爲晉魏言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已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基于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蹈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竟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得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堅孫爲司馬氏所陵刼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羸澁類鈎摹而成者决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動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秘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喜書亦謂爲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昔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與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

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盖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開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因此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辯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

為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為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為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藏於　之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為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

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處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為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為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踈密鳥獸虫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

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為通論也覽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絶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者鍾鼓肆管絃燕會于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為盜區屠傷殺戮至于雞犬求尺木寸垣於頹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既一海内建親王鎮

楚以其地為國都旄頭屬車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絶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使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日睫展卷而卧閲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為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瑣瑣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為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為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而嗤笑其所為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況其不仁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

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瑺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為區區小詩（詩疑當作技）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宋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迭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為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

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書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因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斡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泂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

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竊迕雖聖賢莫能違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與蟲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嘗遭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祿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推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汗衊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日悄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鬼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吉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

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父預修先朝實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合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礲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託其傳

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毀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求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脩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其文必以余言爲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

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顯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賤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巳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況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爲者猶不講況難爲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嚴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　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奥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内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爲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即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爲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用賙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

由是懌得專於學其書甚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于齋宮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　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既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爲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懌尚日孳孳因藝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爲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于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懌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懌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脩元史文辭爲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爲羣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奬之也唐甄濟不仕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于朝且請韓退之爲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言而後著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淸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爲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雜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爲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斥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辨甚久蔣君未嘗以術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于翰林遂受業于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獎與以爲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適獨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兒勉若誠以爲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襟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行可尊則敬之否則不恐正目視非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間之民不畏郡縣之榮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于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微聲與權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混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

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即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殁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爲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蓋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爲人而今已矣淅水東西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尚可得邪惜夫

題礲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苟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勳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礲硿子墓碣礲硿子鄉里一布衣耳困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爵惟後之由礲硿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

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與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爲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爲最寡吳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

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

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當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言論既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篤忠厚慕尚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來師喪道微漠然無復存者余先君古愚先生昔爲魯守嘗思有以化之迺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者使就學焉于時洙泗之間幾爲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魯士之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

父處士生不顯于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于聞人以識其墓余適諸京師爲之歎息流俗之壞也久矣親沒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費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爲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至魯由盟觀之其俗蓋將盡變矣復異時之盛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告我余尚能爲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

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獘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祿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恒人也備萬物于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于千載天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耻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

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由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嵊之珏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理字克讓生于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于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尚友于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既沒而叔子思齊爲陝西左參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　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恒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于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參政公名可家以宇行縣覲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爲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爲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由乎禮義之途使內不愧於天外不怍于人充溢盛

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爲者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當其銳然於有爲之初闖若可喜及乎涉歷無窮之變未有不薾然消沮者也昔嘗歎而疑之鄞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立論皆偉其左民奇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爲文而不自足頗希有取於世之有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而身之乎尚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

之槪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于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盖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

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燁然不爲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脩於閨閫之内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　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孫好學飭行圖題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吳病於近代爲其縣乎美稱也夫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苟著爲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爲父師者往往以卑褻盇稷缸軻回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德則庸昏騃夫也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浦陽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格物之義名之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祝之以辭欲其用心於致知之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爲父師也乎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當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

之材亦不免冥行謬作之弊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爲文章則浩然而無涯蓄之以爲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賢之學必以知爲先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可以數計而欲知之也盖有要焉操至靜之器以應乎群動以索乎册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之間譬諸破竹焉既得函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豁然矣知既盡而於聖賢之學無得者吾不信也叔致生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目之接無非知也舉足動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而太史公

又甚愛之其於學不既得矣乎予復爲是言者予與叔致友以忠告者友道也雖然叔致奚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尚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脂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輩麗腫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真此王荆公刻漏銘爲李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尚於宋君觀之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蹟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爲李君思問書者尤沛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其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宜今推爲第一

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題周氏文後

知人天下之至難由人之言以觀人至難之尤也人之平居非察其所守不足知其志非試其臨事不足知其才才志得矣作者其終身不足以知其德此人未易知者爲然也士之寬裕有容者譽人多過其實刻厲疾惡者取人多喪其眞自非誠明 公溥之士其

予奪褒貶未必可信則察言之際豈易乎哉吾友方君其介潔不妄有所稱而王君脩德確然守正不爲詭隨之行苟非其人雖其親愛不以片言許也今於周君友文俱言其美若出一口然夫以方君之言雖徵王君猶信也王君之言雖微方君猶可也而二君交稱之皆以爲難能則周君之善爲可誣也哉昔余與周君遊先於二君而周君之來吾鄉二君知之者詳於余古道之不復也久矣余於周君喜二君之公於取人也既爲之書復繫其說使人知予爲之書者非私乎周君蓋猶二君之意也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逄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感慕也哉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鐃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鋪攄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尚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今 天子起布衣除羣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爲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爲鐃歌十二篇以宣敭國家之功烈其事信

其辭奇其取尚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脩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以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于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黄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

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厦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状婦人稚子之歌謠以寫其胷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

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憮憮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飢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鏘玉戛宮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

世之所鮮哉

書黃山稾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業無可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祿位得失爲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吾觀四明將先生羈寓數千里外在尺竹伍符中而放筆爲詩組織物状揣切人情敷揚事理

浩乎其無涯燁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嘗有枯悴寒澁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況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過東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朝廷數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桀苓子訴于朝　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爲詩以述其

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册間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于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贈樓君詩卷題辭　代太史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貞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有司將官之君固以疾辭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歌詩以賛其行凡若干首君

嘗徵予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爲言予撫卷而視計其時僅越七年而其人之存者聚散不常於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予何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生世不啻如呼吸頃耳其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遊之人聲音笑貌瞭然著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欲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夢寐何異也而余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非達性命之故者不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齊矣君足跡利祿之場不顧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得余非能知君獨視其詩而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楊言性本於告子皋夔以刑名辭色絕世引喻有味可爲世戒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謂君子懷刑乃懷思與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爲善之當爲彼爲不善之小人皆可備解經之一說蓋篤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者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

以稱物平施爲言謂三十斤爲鈞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貫通大鈞播物者實之其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敲聽可駭者頗衆甚矣乎其爲多思也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亦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邪然其異於世俗之蒙瞀拘䌹於已然之成說而漫不致思者亦已遠矣況其該博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蓋亦難能之士也第疑其夷中詩二月非賣絲之時以爲乃四月之訛則爲未嘗平理夫夷中蓋以貧困細民未蠶未稼而預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

免飢寒之厄此非躬歷其事而深究民瘼者不能述斯言也而廣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察耶抑其方銳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已之失邪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為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為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為言之意者為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酹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橫以見志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謂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者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羣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者號為知人將進而用於上覺下之未有割然鳴者其尚知而取也

題積善堂記後

為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為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為其所可必而寔意於所難必倚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為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之宜為君子而不可為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為利達而為之也使慕利達而為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斯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朴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為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會稽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祿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由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為乎公之為人御下寬默有容而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為君子而不自以為才是宜為天道之所祐者也尚於其嗣人徵之

敬題蜀王殿下來鷗亭詩後

蜀王殿下以睿哲之資性與理合發言成章而謙虛好士士有見者未嘗不斂容而問然文辭翰墨之賜非學術器識遠過乎人者弗能致也往者講學中都臨淮訓導姚宗文特承顧遇賜以來鷗亭詩時殿下春秋十有八耳而措辭雅馴有法縉紳儒先莫過焉是豈特儒者之美觀哉亦可以為聖世宗室多賢之慶矣

題許上脩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閒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闊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

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媢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輙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頤與其弟暕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脩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頤暕爲購工刻于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頤暕之於師蓋亦嘗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嘗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風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跋劉氏家藏誥命後

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贈其父爲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官行事之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況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

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其所當爲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輕重哉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玉大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爲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爲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實藏于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爲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

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況一物乎

書李質夫序後

名號者已之所命以別乎人苟未極其美人未必非笑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已之所致以彰其身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爲士者未嘗脩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忘其所宜爲而先其所當後古之君子弗爲是故名號與聲譽俱美者稱也二者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名號者不亦善於自脩者乎善於自脩者君子取之章貢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觀制作文爲之盛因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于吾郡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爲職蓋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文者周之所尚聖人非處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由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樸順乎其不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浣濯剗除之何由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既美而其事其難也雖然已不由而強人之從於事爲難已由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況居位

者乎李君苟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由之機巧之去而惇厚之用樸魯之尚而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耻浮薄而勉爲忠樸者其李君之化也夫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　程
府學生陳　縝　葉　瑛　王椿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滂之
黄巖縣學生孫覺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贊

春秋諸君子贊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戢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徵若蓍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篡弒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荊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孫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寔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戢禍弭亂世資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靡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大懲其禍關啻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耶之求諫匪曰觀夫墜情既宜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厭棄人言篡弒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

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能擾虎時虬豕斯宜才優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菫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徇道忘己後國先家季子所恥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肸之賢高絜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恥之安乎賤貧我捆我屨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遒疑作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趍是圖朝鐘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眞千載一人春秋之間

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于邪不恩其世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討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墻先事有言衆謂迂恠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昔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肯取屣棄遺璵璠篡弒紛紛孰非臣子先生覶之恐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汙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與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與彼也吾讎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隱讎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

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毁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
睚嫭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猗大公舉讐與子
取謗遠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汙豈特夫子
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愎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
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
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纘業文襄
政教具修慝之所嚮靡有不服舉賢在位魏子之力
上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
繄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窘
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惇勢莫止之昌言在人
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
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
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
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寢衰以興桓文之績
不足與伍天將喪吳闔閭篡僭擯嗣德潔身效節子臧
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爾棄人何知
爲譽爲尤孰明于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
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
善者已能舉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
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
爲公卿師僑實同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
非子知人舉任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
識闇量淺已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
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遂齊居晉
澹恤八年惟子家子參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其遠
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
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
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
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三守賛

李公沭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龐化民以道庠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于後亦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于鄒魯兩漢之間號爲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患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畢畢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然益其尤坐鎭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好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

公神在天嗟彼憸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 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驁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離述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言公手紀述掃刮犂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獲謫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巍巍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儗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與斯文先生之生

志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興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琛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緒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黯昧

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劇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淫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論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于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是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

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若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夜所思就其所成

尢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皆以爲狂
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
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
矜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
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
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

萬鍾不受迨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
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爲善
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
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
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效其身以爲義死於利
者昔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
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
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

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
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
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
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
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
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
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羣臣不以爲過
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強臣亂賊
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
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

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弟子門人多更名它師而
平陵云敞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
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欒布而敞竟以
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
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
義之士也哉竟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
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
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
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
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

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詐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嵩以知之俠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吏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敝壞偷苟恭皆遠犬鼠所羞不媿其顏剗徇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捐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耍尾而惟吾之捨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

物也輕天下之物累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亡下已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杻械無以異曾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嘗嘗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

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末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

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荀彧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階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身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讎公孫瓚旣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旣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淸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

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曰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毋自負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矣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旣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溷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枕藉萬物蹴踏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郞心嫺化機噴珠洒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闖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鄕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伴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

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尙視于公

孔璋贊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據海內之■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鬪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

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縶張說輩皆擠排之欲致

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禍其魄人望既墮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臥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卑汙大節已墮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竇朋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惴不敢動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于廟廊卧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蕭僕贊有序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

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笞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奉拳拳恭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詔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爲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歎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爲贊以附其左方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爲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危解河潰維聖迪哲察于人言虛已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典亡於此占之閭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

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宄擅國國不遽亡繄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閽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直氣凜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爲君御

南稜王先生像贊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於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既皆博覽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于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之耆老以考其行已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子最顯者爲黃文獻公溍仕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

之孫翰林待制禕以文學事 今上有名當世觀於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知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安之倫也

御賜吳大學士畫像贊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 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吳公沉實預在列 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

以示寵褒之意公旣請閣𢌿謝將藏諸家以俟 上
恩以爲鄕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其至京師獲拜而
寓目焉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于王庭者若商之
傅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商宗圖說於
未見之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旣沒之後惟唐太宗爲
學士十八人畫像當其尙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
之有弗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于家也今
皇上優禮儒臣逺同於太宗而公忠蓋啓沃文足以
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
其下而官爲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

藏于家豈非開世奇遇尤爲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
窮其向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
足以知之某非敢以爲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贊辭
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行安識明學粹義
精執筆橫經陟降大庭 帝敷人文化成九有公爲
儒宗陰翊治道德爲世儀文爲世師比厥縉紳孰克
似之華髮蒼顏圖像孔肖子孫勿忘天子所詔

御書贊有序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 寵遇 皇上爲更今
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
稽首作贊曰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荒景星慶
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
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
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 皇聖與神通煥發
天章衣被萬邦嵎夷昧谷髫童鮐叟大訓宏謨傳誦
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覩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
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脩乃克
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
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逺之天下邇之
脩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

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緖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含此
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尙念哉祇奉聖猷 天
子命汝俾自慎脩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
鎭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于天天
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
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
代之英漢君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

萬世而是非不遠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絶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提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磬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已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嘗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衆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

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内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

國朝之始興地界於蒼推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辯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

漳州通判會詔脩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夷能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叙而贊之曰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内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

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空同外史贊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爲僊脱然無累者吾知其爲禪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爲儒者之賢入於茲三者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僊而好佛行高而志專丰神朗潔如冰雪之在淵意氣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由然也况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贊

不翕翕以爲同不憂憂以爲矯適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祿不足以爲大布衣糲食不足爲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頡頏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烏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贊

璠璵其溫氷雪其清皎如異人照映殿庭辭翰爛然爲世所寶抑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乎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王仲搢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脩而恥於干與徼寵此王子所以犖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予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輩乎亦可以賁其才猷爲今之賈董也

鄭仲釋像贊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盡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稱乎其辭諄其動也介乎而誾誾若是者又非盡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弊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廚廐薪芻幾不備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輒

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飢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爲疎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爲徒噫乎使斯人而爲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內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多事之際不嶢嶢以忤物不汩汩以阿世乎方

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嵩蒼之西東海之涘也

劉廷脩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凜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爲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于人造物爲徒遺像在堂可敬溥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祿位也輕以仁義爲樂故於嗜好也薄畜壯盛之志而非及小旋歲年之遒而靡倦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玉堂之署以爲國之耆舊然優游庠序之間其揚聖賢之旨誠足以續前緒而開後學也歟

葉用賓贊

身不窮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若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衒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衍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儀一代之儀刑是蓋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王中大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龐淳厚之氣寬和博大足以範俗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資治惜乎其不盡試也出其餘聲發乎文辭沛若江河之決縈若星斗之麗世皆仰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爲人窮而不戚泰而不肆位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耆英淪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挹深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能肖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態而盡彌綸此所以頡頏幽顯而包括乾坤今吾養浩心之蘊蓄自足以潢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托於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爲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贊

洒然絶俗之韻溫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衆合不立異以取奇出膺民社之寄處爲士子之師發才猷於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爲祿位所將者乎

潘如居士贊

窅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冲然內足者燭理之明也

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洞乎幾先而泯跡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無所愧乎天故不顧乎人知也此故君子之成德而潛如居士所以自名者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克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歉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篆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紱獨養高於林藪

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爲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乎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狙詐爲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觀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尚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修閒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而所存者厚矣豈一丘一壑所能容耶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番兵之暴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紛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游鄮閒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

人者出迎鬚鬢皓白冠裳如畫行步踆踆可數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於人而實係乎俗使捷巧伎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

也謂二老人為異而賛之者非余之志也賛曰俗之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厥德詐譎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麗厥風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弭殆綠于理曷古其端視諸黃氏維黃世族為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曰墮弗居其名福祿攸臻懿茲黃氏有伯有季既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貲名孰能與夷咸以善衛人之耆艾集于一身疇得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夔夔以敍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珍于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華其濫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推之四方是效

杜推官賛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乎恕此杜子之所為異也況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威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賛

生乎閥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冠豸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為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場倘佯於寬閒之野邪

姚貞婦賛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飭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徽音傳于鄉閭休風厚澤施于後昆子禮原以才薦于朝為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于天下里父老言于縣以達于部使者參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舉昔共姜守義歌于國風伯姬逮禮書于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為儔而上弗預女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賛辭播于閭里俾有所勸用敦于人紀其辭曰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成基于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謹其初禮設其恒詩備盛衰善美刺慝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為常從一而終顛沛

靡忘陰敎旣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
夫人媲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耶宜于尊章協于
娟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
者嬰匍匐在旁于淸于溫則曰旣耋于鞠于育心焉
閔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耶玆信誓敢貳其所天秉心
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雛
嘵嘵載翔載翺鳴于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爲
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弗祿是承何以啓之母
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
古淑媛列于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壁揭
于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豈敢匪誣

老人星贊二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匕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
無謂弗聞彼杖而遨日瞰爾門
食氣之毋脹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薦方眷佑下民
宰制元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赤壁圖贊

孳兒戲兵汗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
眉山之蘇酌酒大江以滌其汚揮斥玄化與造物伍
哀彼妄庸猥殺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

公在世間

白鹿洞規贊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
講學之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爲贊以繫
之辭曰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翰敎維民從式天
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
溢震蕩或閼其萌莫遂其長決之疏之循禹導川沃
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該海蓄日
進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
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爲行之愈難于五百年聖
統莫繼掇其緖餘以取祿利有宋肇哲闢而承之懿
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聾經淘汰衆說執其大中去
取予奪遺書孔多罪彼天下譬諸飮食非民水火推
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淺易知其然其
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
日由之寧不預知爲學之初舍此焉學華而弗達匪
質外鑠發之爲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嗟
今之人以學爲戱言豈不亡道則未至百爾君子公
言是諏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歸田園贊

干祿非冒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由義與道孔明之度子房之英天厄其道非吾無能廬由出崇其下江水清風穆然盛德之士

畫梅贊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甍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窗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贊之曰玉質氷姿不汙纖塵破顏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

公像

馬圖贊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靮循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羣遊自肆之爲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頗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贊云麒麟騊駼貫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能棄違天閑追雲躡風飛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兇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兩水九土

爲好義作脩德樛木贊

王子善書得家之髓流爲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衆葉雲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臨海縣知縣黃　譜
黃巖縣知縣張師書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澹之
黃巖縣學生孫晃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九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安陽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緊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

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執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遐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絶俗固非公意公今甍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霊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迓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閭里或周其艱或闢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與傳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不能服駕出于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賦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厥世而去智者猶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

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粹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無祿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縣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嗣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于天尊官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曰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靡興允匪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　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讒之置于巴蜀匪公之

尤民之無禄正襟談笑瞋目仰眉浩然無愧處險若
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
信海內所稱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
肖茲祖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
樊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
檟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懐曷有其窮嗚呼哀
哉尚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
天人游戲世俗粃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
於懐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晩遇

小子自賀有得致政羅山館置千家細析容微大包
幽遐賡古極論莫匪正學冀孟宗韓沿洙遵洛篳瓢
陋室若飫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
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瞋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
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
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幸遂公墓
于樊拜謁靡遑孀孤滿目與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
之責祿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卓夫豈爲身將續
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厥或
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
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
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
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
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怏然委命而不
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萃超倫控宇宙
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
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眞彼好慕
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
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嵋蓋將印重華於九疑嗒屈子

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因以死
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與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
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
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
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
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
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
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年而不死者
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
參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其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巓

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敎注滄海以為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昔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適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為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為後世之所慕盖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燿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遘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

孰不尤蒼穹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為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為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兹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兎也其學道無間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爾瞻岷峨濫跡鵷鷺愛緣丈人之烏衔等千金之錫惟奠斝與清醑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懐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枋鶡雀嘲之蛟龍天遊當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戲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耆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蓍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滸麟跱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兹賢王誠明濬哲興懐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覘失每覽遺文彰郵戰獨惟君知臣

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焰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蜮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肖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慨厚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倘肯城盍天壑傳所都公神不亡其在兹乎

祭太史公遷葬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由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與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為掩涕而徘徊意謂

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頹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瀾怒濤聲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為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為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之餘也尚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絕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為位一奠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髣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為為天所惡謂為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斯宜與禍并汲水千臍終世不怒試擾珠玉挻劒相顧造化之機發怪詭奇恒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陵轢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矧造化者寧不譴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奇含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贍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為報道不在此其中所畜月朗日溫著為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羹粹質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瞻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為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凋環日顧之一何寥寥茲已可憾問者嘆咨況在不肖嘗辱見知違濶幾何宿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問其傳巳死而生愈遠彌耀叙奠矢辭知巳是報

重書胡先生墓

宋元之際天下大同鴻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崇先生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峭拔穹窿如粟於飢如裘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往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晞然兩翁東人聚觀曰我父兄西人嘆言邦國未空顧登耆考碩髯顯融内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為禎祥以將無窮云胡皇天

降此祥内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失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闡孰一風俗變壞孰救其疾其頹孰扶其潰孰窒有邪有詖孰正孰黜有慕乎善孰爲引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爲圻土抑舒而爲風鬱而爲颷蒸爲雨露激爲霹靂誰謂冥冥而不赫赫有泯乎理尊榮安逸人或不誅先生是毖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徳不遇一時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阜然發爲之宗各尊所聞以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耒光懿文太史事　明天子長山華川内外鼎峙惟九靈公逸跡自放嬉遊物表不耀其章碎諸寶器致用先毀顛躋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爲學者師孰是寔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圃大化如水在川成壞斯須安可控摶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

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尚俟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由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爲無復見乎白日矣聯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鵰雀黿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徒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　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生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振萬世之頽綱何期讒夫奸黨淇隆闇構卒俾蒼黄奔走于西南萬里之道獎自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嘗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禍之悼屈而靳寃及　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爲擢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于殿陛而達于旒扆之

前于以有學士之贈于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肴豈不以抑之久也其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忒吾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爲善而不患爲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僊乃知讒佞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耀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尚友于簡編情不能自已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憲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毋患乎無所養死者毋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出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于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灑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碩師金華有光蟬聯后儕小子不幸而弗獲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

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竄于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尚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其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鱗溪之滸眺望於芝山之顛促席

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　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
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再別而歸公執我手
我視公頹以爲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余之
求師取友考竊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逆公之
日淺而見公之嚴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
一會余既憂患百惟而公翩然決去恐不少須見我
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
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冤
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
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銳以爲

儇也狠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
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
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麟鳳之於鳥獸乎德可儀一
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
哀公者非特爲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
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誄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
以爲然乎

祭吳桐谿先生

余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茲先友
皆時之彥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

四顧與嗟幸公尚存誰實無良忍逮公死堂堂民望
于今盡矣惟公之生玉質金聲儼如列僊溫粹而清
摛席談笑羣言咸發尤善爲詩尚友百世酒酣意適
拾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足多玄思妙語神搆鬼設
獨得于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嘆莫已知人之不知
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
曷不與辨以死自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
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僊能然
超乎物表不罹憂患公昔慕願與僊爲侶死而有知
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務畏毀公之至樂迺自今始

舉世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僊孰不喜公爲公之訃
死未爲失況享高年踰六望七昔我先人五十而終
以公觀之所得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
淪胥以敗此獨爲善衆視若仇彼爲不善覆謂良謀
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
不死者長寧君小人遠焉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
豈知今也哭公以吊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
爲誰言邪嗚呼哀哉尚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盡死無遺我自

結髮出遊天下所交所事皆名世者留未十年零落西東哀計日聞寰海為空嗟嗟夫子博辨俊傑妙齡挺秀揚聲楚越東書上馬翔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駭驚國不可為智者所畏退處兵閒初匪其志天戈南陲濱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寵于島侯祇命震悚南金大貝稽首來奉 帝嘉勞績俾佐一州入宰畿縣奏課最優遠郡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跡觴詠當宁興歎在廷之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筆章程衆趨刻覈攀燮坐曹謂匪吾職秦上大比兩司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

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公最驩我為童稚輒觀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舉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賓叅同微舟行千里連床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我以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人所怯公氣益壯契濶還里于今四年嘗歸覲父一見即旋示我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老士與所宗璧殖玉堂贊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覲恐不少留俾發蒙瞽人耶天耶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豈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

之難兼古昔所難或工於文拙於猷為或訥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宜終古齟齬彼庸狡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秋若鴟鳶事久跡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為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撫哭淚滴衾枕歲且周矣哀不弭忘羞饗諸孤若在我窮貧不能振卹愧乎昔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尚享

祭郭士淵

寧海為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定難為賢至於近世諸老盡歿天啓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已驚其羣昔被薦書翱翔太學抗疏殿庭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鋭歛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己未余從太史至於京師闚天下士孰不奮筆自礙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然辨峭暢達波瀾之壯燕集之次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稱之羣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于先墓使永不墜嘗為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子鮮朋友亦莫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

仰首視天曠視九州子繼及夔予亦遐里往來問難
情義甚篤旋並予轂息聯予床凡予所聞無或闕藏
予之全華予將赴闕自期即歸當與予别予留予去
不相聞知思予無悲謂見有期誰云吾予而竟止此
不與予面乃聞予死予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
予不之聽或言吾予近頗嗜飲予曰不然予慎而審
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不恩殲此良人嗟嗟吾予
予果死耶胡不予留俾文邦家況予之才可以用世
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
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予于赤困于魑排身死名存

衆人無知姑謂予狂紛紛朦瞽焉識否臧微生好直
尾音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予之言行予實知之
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
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爲斯道慟非予之私

祭許士脩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予之
持身潔廉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夫豈千載視之
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
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賑以嬉灌人肺腸俾蛻
汙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

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輙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
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
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
之作我闕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
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汙濁不發其光奄斂
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度昔謂斯世爲可厭斁清都
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鑠形俾子來歸翱翔
帝庭垂紳搢笏侍帝左右吾見子詩孰謂子天彼昏
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
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

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
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曠格予非吾寔
無能子望我厚請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予復
何爲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子處室室情不
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吊子張敢取斯義奠子
一觴子不嗜飲觴皆子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
哀哉尚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
而生與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珩俯仰

不憖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
子名竊夫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
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腥而天鄙夫
無知有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
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
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予族夷衮衣大士爲百
世師田恒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
獲譴或搆以罪予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
紛紛毒機旣發及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
鞭箠俾爲魑魊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

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偕火子當
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
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肝肺欲裂乎仁
負義蒼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雖不能救畏不
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
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
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
所立斯言可徵子大夫人葬于羅山吾欲祔之俟太
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若子故所家親友
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鑑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奸忽衰病之
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
棺槨條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
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
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
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逭乎斯
理而吾徒於仲緇又何爲傷嘆而深嗟嗟仲緇子
之夭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
白皙死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爛若桃

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
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
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
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踊招徠魂
與于湞洫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
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英與旁流溢乎邛巴及今
又將十年矣　新天子即位召爲博士遂入詞垣編
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上之敬慕推
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
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

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使融數日重入于室男哭祀而女號擗嗚呼頤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弗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翅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過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

貴者其去道也必遠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琅玕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幷包並蓄揮揚簸弄接踵而進唯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稅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萍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鄭博士

士生于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于始而困于終不惟由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既對策大庭而暴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　聖明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爲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　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播遷於內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

於海內姓名著於辟雍有祿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盖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況乎　天子憫念耆臣賜棺以葬且欲賜謚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惘然俊傑之生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叙哀而酌酒一以慰先生於溟漠一以寫吾心之冲冲

祭趙希顏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

問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嚳於胤子湯文之德而夏臺羑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尚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子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之郡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與聞之者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于名侯與大落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為于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遄異憯然而痛至豈竟死乎空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酬乎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俱完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兮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抵巇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尚何遺憾乎人寰彼儉狡之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穰奪於毫毛卒顛躋於穽淵以彼較得失於此分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予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耶寓哀於此文

祭董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吾子愛友弟昆同爨合藏矢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已忘物既充厥家他人遑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于艱難捨取則弗人厚于躬薄于奉先肯為公卿寢薦豆籩孰如吾子祠廟是虔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蓄財吝嗇自封三牲私室賓筵庸供孰如吾子待士敬恭冠蓋盈門曾無怠容彼哉寡知謂學無益驕私角慧誕慢耆德吾子懲之闢善必式寶愛訓言如佘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虛心砥礪于賢于寵觀于其庭長幼振振嗟我鄉閭昔與為隣予昔卧病杜門避俗子招我遊欣然為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與子黃髮燕處宦學于秦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寥悄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求閟九泉荒荒我里士昔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柏之萎荊棘之茂追隨之亡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顏夢寐見之儼于其存馳觴往奠不接笑言序德告哀以慰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于梁詔歸故鄉携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

與俱我女我甥歸忍棄諸道路半年歸髮爲白豈予
至官廨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
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還甥曰
我翁愼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
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翁寢食獨語謂余
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
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
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于遠云誰
在目然公爲人知命達生然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
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喪祭棺衾甚安送者

如雲今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
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
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喻此苦今當
出塟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代冢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
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
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
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
在旁勞勤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如汝者誰汝之
操行莫此爲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
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酹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
哀哉尙享

東陽葛仲若誄 有序

東陽爲婺上邑葛氏又爲東陽著族在宋理宗時太
師端獻公洪以儒術恭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
後贈朝奉郎君子謂其有道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
生諱翯字夢賢其氣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
義忠信爲本處士生而不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
五而終門人戚哀傷以爲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

人恒相勝而不能相兼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
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兼而全之者數百
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奔走窮中
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者惟無得
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爲聖人位
爲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
也人而得其淸明淑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
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爲公侯者比肩而賢者
累百世無一焉爵祿滿行多如蝟毛而善人舉世
無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甚

上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邪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冈恭之德雖都大位秖爲細人耳其生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校耶於是其門人咸曰

某曰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然有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微哉而不少試以殁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悼不幸者有誄節惠易名者有謚處士之守道弗貳不亦靖乎誠篤無僞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誄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乃誄以辭其辭曰猗

氏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隱以賢厥亂孔碩吳寧是遷吳寧有葛積久而殷保保太師秉國之釣不悍以剛不懦以仁非泰于儀允矣大臣爰有良工太師之季人奮以廸獨戢以避嗜道若飴畏利猶廸世耆不施以篤厥齋於淑處士天賦之英師聖友賢儼準蹈繩內誠而方外柔而明趍善遺榮梁肉羣經羣經紛如辭典義鳴衆說交羅喧蛙聚蠭其指歸百川之東闢塞以通實虛以充孰謂草布綺繡之華孰謂黎糗鍾鼎奚加維義之安維道之奢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也則有善斯程懷德斯華人恃有師天奪何亟壽匪弗崇爵則靡錫嗚呼哀哉彼末之康文駟錦衣彼得之京位則孔巍既掊以肥又祿而尸獨閟其逢俾澤弗施天之降衷有繁其彙或督以歸或馭以戾戾雖纓冕德則弗類疇若處士天爵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子輿困於縱橫厚取於天人奚可損不得于人斯道乃明嗟嗟處士處困而亨弗怍於衷弗愧于生諸生纍纍如喪父兄不顯其躬而榮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民水涸于淵苗槁于田能爲者人不能者天自昔已然將誰之懟古有邪則易名以謚擬行伊靖考德孔懿爲謚爲號以永弗墜我思徽猷是以陳誄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年七十有二卒于家卒之明日其鄉之耆老子弟相携而來哭如失父母而哀三日縣邑之縉紳士大夫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內凡數百里之中聞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吊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嗚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于某曰哀之而哭不若哀之以辭爲其可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已絕而遂已矣雖欲求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

宣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讀其辭其哀宛然也予曷為我國之某曰雖然昔人之為辭以哀死者　　其人或有天下望被其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非其罪而橫罹夭析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塋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沒而不傳是誠可哀也故從而為辭以道情情悲　　言後而意愈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淚沾襟今府君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為一家之政雖不

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內外合　　孱氣曲躬立兩序惟府君言是從禮焉而禮具樂焉而樂具　　而倚笑談其惟所欲而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寢子孫林立乎疏幕之下葬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而墓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羨慕之不暇而何不幸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身言之固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士飢有所賙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

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乎若止哀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乎某於是無以請之也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地華軒下府君不以其稚賤肅而置之賓位所以遇其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為誰而哀乎況其之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渭字伯陽云其辭曰人之生死兮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兮亦復何悲身雖無悲兮

人則爾思人思何為兮表厥表儀以義名門兮十世于茲漸仁習禮兮　　穆而　　生刀之兮以和勝威動一誠物兮不順　　大執　　兮小執　　不畏以趨兮不慢以欺言惟忠信兮左矩右規家法孔儼兮鄉邦是推衛紛我解兮我賙爾飢父老有　　兮子弟有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頤善人之言兮衆度時依　　奔慟兮遐邇畢來曷為而然兮懿德致之德可感人兮亘古如斯嗟今之人兮胡寧不為　多服恨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

于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頎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彊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爺視其姿狀輒嘆曰舉莫如是兒矣搢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

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嚚童惡子狠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嚚且惡者多存乎

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夭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旣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姿瑰麟兮貔虎力綽秀姣兮嬋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溫未加弁兮突脩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

天所譽子矣好兮死誰尤旣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捷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厲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彎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麋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偀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嚚昏兮稔姦慝身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怀奇躬夭折兮今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天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僭憐來萃焉兮去疇往英靈藏兮將安放前于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求與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
月大父繼沒太母胡與林晝夜苦辛保持遺孤強暴
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
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
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
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
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
吾將誰卜丁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
有知兮無知相見兮上繼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
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嬬

洄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兮空幃兮夜凄凄涼風傍兮
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林兮淚沾
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聠
纏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
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
跳梁瞰室兮嚇衆以呼謂余孰兮將焉處山之石
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
兮節不可虧撫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
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兒入余侮諒一死兮何難
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

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婭憫余孤兮余今日安勝兮如
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淵兮手龜抱新兮棘裂我衣百
如蓬兮誰埋木亡人兮何有容儀祔贊兮脫珥揭羅
儒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穀兮我兒嘆我兒兮勿
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
能立兮爾父不亡風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
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賤兮毋言
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
然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族幾無餘感昔兮念
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

將竭力兮終養毋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冒
不諧兮死無裹葬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毋痛孫悲
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
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
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
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
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盬婦夫屍在
林兮笑言誦誦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顙汗
猶泚嗚呼哀哉家有歸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
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

是存

臨海縣知縣黃　諧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史　程
府學生陳　績　蔡　瑛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璲之
黃巖縣學生孫熙兆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旣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于深湾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疚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啣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闊關閫

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克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書横分豎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闡陳其説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貫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離

之詩慷慨泣數行下聆者以爲異人會番易董彝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辨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説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飢寒或袪於徭役今斯民困無賴矣

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敺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荅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畧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絶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説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洒泣是時他鄉民多旁緣操戈劔從權貴剽刧獨所居鄉無一人

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剛行廉正如陶[illegible]策時事奇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畧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發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夫人心

而得天下莪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曰以師道磨礲學者晝夜新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表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适他邑郡吏詣門請罪逮姻連皆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丙以母老辭執政諭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

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餞賦頻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貞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部御史楊某按覈偶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潜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常二百斤時十月未有附火而常則蓋公宇

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頹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庳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旌鵠日視學率諸生肄業始郡兵

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斑斑間出郡邑之内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召民闢無田者後三歲乃税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錄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産爲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它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

役民舟者有訴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于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産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粮絶省檄民七百里輸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于省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

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稽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啓闕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些死些死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

害如飢渴或無巳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囚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决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卧倉爲穽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稅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群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

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粮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爲之吏則托日月稽遲以賄利先君自識之緩急之期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嚴吏卒毋擾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雞犬牛羊

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
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脩飾增壝置祭器祭服
湢滌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
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
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僦衆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
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
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七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
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比
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搆石爲閘而時啓洩之舊橋梁
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絙壞石治

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章囷蓄粮火屢爲災先君教
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
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
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
公牘堆几辭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
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
索粮芻争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決
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
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
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

退而禱于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
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
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
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
躬先之俾入于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
樹威者必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
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
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
南還民號呼塡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
人郡之子弟肄業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闕門外慟

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
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刼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
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
官外遇太夫人與己物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
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棄之至敗
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
好明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
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飢與食不能
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
無資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

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曰召之對食課夜邀至家飲
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
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
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輙
却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于
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役之餘其留之
官以紓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
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
俸貲買簾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
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

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先
君笞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鄆人爲他郡縣令以一
帰鴈侑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
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
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
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
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
旋必以禮法率眞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
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
命之道晩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

非曰致趣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
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已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
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任闡傳其業于書以
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
嗚祗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
不留稾有汗漫集若干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
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
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
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
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

主敬乎禮體和乎樂推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
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
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者之乎文辭比於古
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
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
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
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
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
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
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

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從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奉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承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濟

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某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稜先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辯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婺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羣儒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毋留坐與之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

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即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篆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禕禰皆業儒而禕從黃文獻公學頗頎偉藉聞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亡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於家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處士寀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臂瘍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莊家御子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

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
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某
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絡紳孫女
二人適傳完傳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稌曰
稷曰程曰穫曰稌曰稙曰稔曰穉女五人禕入國朝
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
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孫等與綬交讀
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群行
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副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
翁父松母徐氏府君少倜儻負氣節頗書畧通大義
以薦爲台州路學錄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
門巡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
難決者輙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鬭相
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感而去國朝洪武
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丞王茫入于海府君與
其友蔣公某謀曰狂豎虜上官擾縣境其誅死固宜
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齏粉吾曹可坐視
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爲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
矣府君遂募民爲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
衆喻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爲民則
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
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
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爲鬼矣狀上京師
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贏然不
以此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
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
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
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爲忠信人晚受謫逮京師

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爲之歎泣先
娶葉氏早卒生一子用昂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
生一子甫一歲府君柩南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
之原俾某狀其事某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
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副與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
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
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
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

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
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
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
及宋亡遷蘇州宛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
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
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
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
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竭力猶事以養
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
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

蚋以手磨癢剔汗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
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瘳乃
置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
旦至晡時頓顙于地顙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
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
乎知刀牢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裹
瘡戒左右弗泄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
日矣見羹喜爲之揚箸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
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
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僅得菱實三指歸遺母母

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
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携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爲書盡
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貿遷日分其
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
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
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
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
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
叩頭謝曰公活我德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
無煙府君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竈突而去歟

歲出糶有寠人來糴衣不及歷府君受其錢五千賜
意曰汝糴十千耶倍與其粟賣蔬者過門府君取其
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
餘錢裨我賣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
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
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
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常
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以館而食之癘氣
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
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闢北溪

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
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
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爲禮部員外郎
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
恐人心慮或亂畫紙爲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
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
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
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
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
郎配蔣氏贈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

怒則孝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
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
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兵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
合兆女三人一夭二適某某孫男四人紱緒紳某曾
孫男二女一府君沒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
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
父國祚大母宋氏公生而厖頎豐顒英穎異凡輩少
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敏慧挾以自隨宋公
渾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儕吏白事頷之
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紿宋公宋公乃
頷之如平時吏退公惟問曰吏白事非是宜實紿公
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
驚陽叱退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
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
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
纂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強欲
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

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史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
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
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出爲河間
都轉運鹽使平江　運根萬戶闕就以
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爲
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參政
事出涖彰德歷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闢燕兩　荒
田以給　命公爲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
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皆老至正二十二年以
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爲中書左丞

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于家時年七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于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洪南之原公天資剛勁色嚴貌莊居廷中有大論議蹇蹇不少阿屈聞者悚然晥晥丞相尤禮憚之目爲鐵虎張公它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爲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明其入捕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

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决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爲之術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寃請其家貲公謂閹竪畜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內既多故驍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樂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

連罪且及其姻黨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且不恤況姻鄰乎使姻鄰是法道而從盜愈盛矣妖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濉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言奈何縱反者且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鈔二十倍而法僞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寳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

狹固異法烏得同日言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戶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修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飢以寧民雖隕仆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寓惠意仁言洽于遐邇置十一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貲者給牛界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當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須向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爲首而公亦老矣

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子如己子爲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賜不私于家雖有威重據鞍執轡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鬚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辯爲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賓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其官公嘗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謚而其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辯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謚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來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毎得一奕句拍案大呼拔劍起舞讙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悦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毎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勑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酋黠鷙狼嗥虎踞不奉

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潢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遷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亂押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

為虞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久人謂頴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頗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劒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

辭甚美基不荅逡巡乾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滚滚不休畧無枝梧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燒鴈斗酒啖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扳劍割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刃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其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其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其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彝敬編次傳于世

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子許祀大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之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脩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輙閉門取書諷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輒觀熟

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即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氣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昇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絶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别爲號曰觀樂生人疑

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已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之以爲物始積滓得之以爲物母燭乎兩間者得之以爲晝夜彈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滌水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顔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蓋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幸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覷覷然如鼠食乎機器之傍且囓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適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某曰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

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且奮篝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款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

貧當其爲學飢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學舍中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詎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退去後學舍諸輕蕩士皆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欬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横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詬以爲儒者不可媢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床帷婦人於偏室酒酣内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生舟中不顧

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祗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月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愼交與不挫屈于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弔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弁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古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賛曰余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琟余昔至京師見琟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屨間纍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琟爲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琟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予罕言命其以是夫

詹鼎傳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業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縣干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戲獨喜遊學館

聽人讀書歸輙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昺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昺每自課習夜坐餅鑪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儒昺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昺談者其師去昺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爲禮稱爲先生不敢慢昺聞同邑有王愿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昺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昺有才以計獲之昺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昺治昺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昺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事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昺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昺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

衆以昺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昺會衆于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昺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昺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昺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昺亦召至京師昺爲書萬餘言詣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昺楊憲爲左丞憲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昺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昺名于朝昺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昺恐還爲人所輕咲以背爲掾史願留掾爲之言於丞相曰詹昺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昺問之昺辯甚矣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昺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

鈌郎中吏部請命禹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禹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僚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禹在滕百華其見稱如此禹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禹有贓御吏覆禹禹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禹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李誅禹與百餘人皆死禹坐罪薄有才人惜之禹爲文章氣敵適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禹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儒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倉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二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大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痛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逆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見兄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元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下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

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
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
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
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
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
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
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
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
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
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

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文
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
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
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衡預決必
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
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
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
矣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
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
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

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
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
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
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
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
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
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
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
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
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

夫入奏上時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
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
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
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倜儻自
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
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拜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
常司丞孟兼因自負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
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天

下所尊信甚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
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某次
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
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
輙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
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須删脩之可也退
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詈之且詆其文
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縫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脩而
右歛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旣
而孟兼以譎輸作鄉人不及唁及以赦出復官乃賀

孟兼怒駡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
謬爲卑讓賀我若眞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
送其傲睨好面折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爲宋
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
之未有遷會上欲用趙撝謙問先生嘗見謙文否誰
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謙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
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謙文至
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
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
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

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
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
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
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
吳印乃鍾山上僧上親選拜官妻 用金帛寵之甚
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
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
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
李管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
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物刊大明寶鈔印不令

使其民吏自至庫買鈔民以 而孟兼謂此詔印
擅行之是蠹詔也騎馬入布政司詰籍吏問罪且
告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即上封事
言孟兼見陵侮狀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
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答之孟兼旣辱愈憤即
擒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
孟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搆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
耶吾今乃與衛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
捽髮搊箠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衛害矣善爲
之務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

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
坐受其拜不荅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
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
兼中矣無儉賊之心秖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
嫉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
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
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恥略它人謬矣法雖過
嚴其死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務公傳

芒務公者世莫知其爲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
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
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
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
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下雖後復來江
南道益尊人稱之爲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
天師爲稱號禮下之其至芒務公其裔也芒務公姿
頳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
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
與雲雨探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
務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縣閭井

市巷民聞芒務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
不得行芒務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
井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務公事者相
增加歡語以爲天人而芒務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
老子以無爲爲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畀益神其
道而後教行缺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
山之芒[illegible]峯顛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爲祕以無言
爲教務多識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
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缺
指太虛示之無爲之言亦推老子太旨其言不滯于
物不淪於缺故其號之曰芒務公錄其所言云贊曰
老子後得其道者爲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
子言僞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
天下觀曹參缺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
不　也欲其自得者深矣

萊根居士傳

萊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
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
淮間釣溪水上登北固　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
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萊又有虜土服

因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面折之善輙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至擷蔬啐酒旣飲醉輙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居官累官千時毎使其言不能容接人　不爲人歟是以人愛其寬而伏其明去爲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　侯城生曰吾嘗與菜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知味之爲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菜味肉則肉非菜也以肉味菜則菜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菜哉其可味也哉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爲論著之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青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世家故多雖厭世俗芬華事自污棄遺荣屏處青山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款狎若甚好之者而忘其非己類也別號友鹿者山之人皆稱之爲友鹿翁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輙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因絶弗與人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問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煒煒有光望之者疑其爲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己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儉巧之人而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若使吾有以自娛物皆可以爲徒苟無得乎己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爲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答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篠接輿輩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

怐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亢趨乎世俗之表
者耶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
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畧曉達世事居家以
行義聞然喜笑未嘗有威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
福感應之理觸於中輙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
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太笑
爲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
大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爲

質巨爲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即化其爲物
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詈
以爲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天固蒼然大也以
蟻虱蛙蠅視人亦猶人之視天乎人曷嘗能制蟻虫
蛙蠅之命哉或有踐撲滌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
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虫蛙蠅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
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具以
爲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猶耳目鼻
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灾
况能禍福乎故爲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

怠而不爲善者尤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顏回之厄
夭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顧嘵嘵辯
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
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少時亦嘗思聖賢憂世之
說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
得不憂若我於已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
益也決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
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
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
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

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恒人而非我所榮辱也
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毀譽喜怒出
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
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
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
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旨非身之謂也
嵬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
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嵬
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大笑不省
也閩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游上下古今數千

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俛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王氏名某字某　論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病焉以爲士不值則樂道爾奚爲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不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與群兒嬉遨輙虜

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敍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觳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娶堅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咲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擗衣跳行起舞爲樂讙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揁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瞷指咲之以爲直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解衣美　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逐躍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

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益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顒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　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下將寧辱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亦一世奇士哉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廿之寧海人也父國直故邑大家延儒傳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魏

氏子順之同受春秋頴悟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爲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悌元時以貲雄於鄉爲里主常儲錢百錠爲官用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德之呼爲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者與衣飢者與食死而不能瘞者與棺槥國真聞之歎曰求福無如積善脩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二女而順之卒婦年僅二十四即以猶子校爲嗣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迎之歸奪其志節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爲魏氏婦死爲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

不能奪校甫七歲晨昏教養至于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校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尚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怠人人以爲節義所報校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維順治產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溲惡或時污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節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私祝曰吾昔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卒相夫奉喪葬於內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畧條理既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亦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

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 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减其半不足寧出己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飢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飢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它人宜减息一斗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

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麥者利其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為童母恩也母好施予孤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為之娶婦使成家業如是者二十餘人人或告飢推食以予之遇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子為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者戒弗為其揣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逾千婢僕指稱之人人察其飢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奉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

致拜而去稱賢母云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智識淺蔽所斷必不讎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世人家之興廢多由於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暴逆很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氣之所感召各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祖姑雖古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滎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滎而愛之擇所居得嚴某歸其家鄉隣以為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瞷視其所為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譁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窶薄其父母富憐滎獨貧將召而勞之滎雅自脩飭無異乎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絰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

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歸于饒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為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下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居皆侍床下資藥煉藥跽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嘆及至姑所強為喜悅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昔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

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歳慕黄老家言入山
獨居間一至其家即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
賊夫處山中金携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其知不
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
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
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眞吾婦也後生子材娶
宋　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
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
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
氏婦矣觀其兢兢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
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　陳縝　葉瑛　王梅齡
臨海縣儒學生朱民卿　戴澄之
黄巖縣儒學生[illegible]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晉吕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碑　表　誌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
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
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
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
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
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
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咤噫風雄
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
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齎抑以沒其炳明靈
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
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
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强於孫權昭
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已用殺然不
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

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來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爲舉大綂重畀高皇孫勑令神人下天閽虯髯虎顴尚

赤幘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狐豚扼荆取益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厭世儵忽棄厥勲神靈在天煒若暾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戾罪莫原羈鬼號呼遭罰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諼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碩簫鼓喧侯乘飛龍雲駢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飆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危衍德涼媢瀆神不食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渟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實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究其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

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才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處民無隱情嘗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苻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才能者事不過於僨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所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粱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

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皆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耶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瑞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覧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冊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

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活以雨風或乘于時世不能以澤鍾

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耻之高蹈海濱行修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自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奉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恭者恒以著濟世之道絕

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沈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李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畢畢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貶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欲

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
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為友蓋有
得乎史記之敘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
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寓時以古昔命世
聖賢自儗不知者哂之以為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
為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
物之品才知偉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
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
所有以辯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
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已以

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為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
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
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
數為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
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
獨有感於此其心顧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
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
之是心也使幸而遂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
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為先生病嗚呼先生庶
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

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　大明御
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既推
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
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
為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
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覩先生之居
而想先生之為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
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
月而成中為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為草
堂以存其舊高傑華敞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

其事臣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為知己汝陽漢中
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任位而
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
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
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
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
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為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
為君為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闈闥一物失所
仁聖憂恫稷契佐虞亦有伊周納斯其形億兆為憂

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
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寧天下
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諧一朝
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
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
賤德貴藝摭其餘膏粱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
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
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
散粟賜糜以起其瘡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
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迨今歷世悠久

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爾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
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
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
襄武王之孫晟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
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
曰可臣晟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
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
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
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
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
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餞賜之
物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
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
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
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辭謹按故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
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

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
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
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某氏祖妣
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
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
尺倜儻饒智畧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
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
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
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湾
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 高皇帝

虜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
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
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
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頗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
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
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
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
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
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
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

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
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
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
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
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
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少沮壬寅偕
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
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
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
步將吳福與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

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膀斬之
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
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
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
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
蘇圍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並
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
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溫台慶
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
征之谷珍懼乘大船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

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
艤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
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畧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
陳友定恃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覘望持兩端王虜
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
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
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
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
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
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

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爲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襲通州外郛八年移鎮彰德襲其城是冬追元遁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筭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祿大夫職爲左都督勳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俾議軍國事加

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壙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師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群公次第以爲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

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其厚俱降手勑褒美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悅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撫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覲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

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禫必賜祭　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軏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鸞曰燓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　侯廖權次爲魯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昂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

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勗昃昪昺昊昦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碁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侯及歸田里與故交遺民意雖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

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眷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隮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衰天厭其亂焉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眞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祉孰似寶劍彫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遏僞吳坐鎮毘陵不

寨不傾伏義爲城帝德曰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閩隴乃平幽燕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勛我元勛爰啟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休田間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其樂太平文錦兼金脩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豈其兼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勒有功歿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

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越國公新廟碑 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偃偃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也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

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在行中搴旗斬將或操發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　王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　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

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効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援信州信方絶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臨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塐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　旨贈光祿大

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群謁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遁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丕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來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累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竦心撫摩之

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强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芽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洽懽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覩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懽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兩全

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毁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莅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為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暗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洶洶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

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飈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一凜凜越公勁氣橫驚手荷鈇殳其鋒若將彼擒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士彊既拓大勳以凝其三王曰俞哉爾予羽翼爰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蹇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閫建牙威譬化乎莫敢或譁汝頑汝被汝疾汝摩化汝呻吟而為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闤闠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無祿俾公東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度其七乃簡嘉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奠令紫梲星錯素階玉墀其八邃清有嚴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九維公顧綏時著靈爇陰火東鶩鐵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不殄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為名臣死為明神策

書所列指蹤可陳刻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分其十一公實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旄登我稼穡殄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十二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廷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為義烏教諭淵次為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葬于白石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其後侍太史公見公

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未嘗不竊嘆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藹然有君子之行又竊嘆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絶偉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嘆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

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昌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尚徵於處士之墳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勞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

年七十又一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談又徙金華之孝順鎭談生海海生善轉善知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昌昌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來暨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務自程督鈞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

即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
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
爲學曉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
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
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
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缺娶王氏
生五子曰祿衍椿耆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
某日葬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
先生之孫欽麒釋覲慶用　亦爲老成人曾孫十五
人已多長云人于缺賢孫至曾祖則已疎矣使復越

數世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
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余是以論
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
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爲吏吏皆忠厚潔廉實
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爲
公卿者旣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
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善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爲吏
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

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
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
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
經史大義有上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
明習世故恢奇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
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
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
惇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顧强佐我君
語以上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
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者爲冊書據其多寡以定

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
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
民合辭以灾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遏斥不肯受屬縣
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
上聞卹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
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奈何畏守
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
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
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
不受民辭者將寘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

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愛已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訟者令欲以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令不教訓而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睦而無繇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或以田詭寄他人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遽徙之失爲民父母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

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塩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民得不困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塩奏報緩期滿頡上居七年復起爲刑部㨂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脩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餌後遇忌日必悲哀孝之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猶強起以衣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酧公平㓜以宦勝國北徙病死毘陵爲携其遺骨還瘞其在頡上也後暴骨滿野率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

氏生二子旭昶吳氏先君三年卒君卒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室葉氏有子三人曰昇昇昂旭早死而昇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茲述其所知事行爲書請識君莫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過惡衍溢而猶爲之書其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弗録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位受乎人者也大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降而天則昏耻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耻爲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

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自尚勸爲善

盧族七墓銘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既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

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倫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毋下心抑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酹谷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嘗飲食言者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尋審精深雖善辯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

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嘗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子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 天子可其文擢寘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脩人

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楫舁遺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上之澆於昔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况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汙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

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晉順者年十三歲爲兵挾以北至濟南厭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爲禁衞郎既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尚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晉順之孫而禁衞之長子也初禁衞娶王氏生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强遣北還奉其母會禁衞及王氏卒處士既塟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

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
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葬具合禮
式家富好施與族姻貧無依者輙賙給或養之終身
鄉里賢之成粹道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
里中民駢首卧爲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
卒有道死者爲之歛葬後水齧其墓復疏凋引流使
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命寬貸戒勿歛怨
以禍我家里毗畊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鬻錢處士
語其直使貨于人家人尤處士不售取爲已利處士
咲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爲多類此尤善教子

闢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
言卓行以爲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
原配盧氏有美德男若干人曰某某孫男十有四人
孫女四人曾由國子生爲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
與余善述處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義出非顯或償
敗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肫處士孝慈篤厚惠于
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苗雕弱善訊
能傳古道日衰玆惟君子嗣人則之尚受餘祉

王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
獻遠孫梁其將軍廸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
縉者右晉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
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昇叔父曰先升仕宋
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
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甚愛
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卧病不能行亟抱以出
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産及父喪不飲食
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蚤卒撫從子如子無
愛憎厚薄疏數群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敎敦藹如也

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賙以粟帛不能喪者
助以棺椁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
將婆堰漑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
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貴不
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衿其身者多豪
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
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
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
某月十日合葬上里與西山之原而先卒者于山
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璦琛瑛瑞孫女五人曾孫十二

人皓昇昊昱晉昭暾曠晥昌曾孫女九人處士既没
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于自漢中
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
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爲不富也目
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
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
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
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塟其考疎清先生乃以其

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鑱其墓
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
檝字傳巖疎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
五代末有仕閩爲光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瓶海
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彥發彥發生雷雷生朋莊字
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爲元
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
資端凝喜學問不爲世俗靡教浮薄之習事親有
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没未塟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
負筐篋走避先生與其嫂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

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
官王禕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
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
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大人
謀鬻簪珥糴粟以賙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
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
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之
名士將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
翰林學士危公素爲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
錄既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

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塟縣東延壽奥山之原以徐氏祔
徐氏諱梓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
行女二人適上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
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
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貴
不暴乎位推其存不嘶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遊澤
有徵將在此

侍讀唐君墓誌銘

建文三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翰林行讀唐愚士卒于

京師玄津街之官舍明日文學博士方孝孺言于朝
上嗟悼久之詔有司給舟載柩歸葬公卿大夫相與
惜其才之晚用用而未及施於人士君子相與歎其
賢宜其壽考而不壽年五十二而殁門人學者相與
奔走弔哭以爲失所依承而老成耆艾與之交者莫
不爲之出涕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
學如飢渴之慕飲食父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
君早出遊諸公間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歎望高一
世亟稱許其文詞而勉其爲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
浙水東應奉君謫死臨濠君辛勤跋履奉喪歸葬追

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錄
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淒切動人聞者爲之掩
泣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贍有俊氣
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傳道之洪武中屢
欲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李公好士爲勳戚第一聞
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亦因與之講切待
以賓友禮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過前代廢
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未嘗不援筆有賦詞旨超
絕必驚壓一時頗喜飲酒酣談辨古今雜以諧謔
竟日夜不窮會　天子即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之

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
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二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
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即拜侍讀
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
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輙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
其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
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卧月餘竟卒君
紹興山陰人曾祖榮貴祖應麟考應奉諱妣汪氏娶
周氏早死繼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輙夭卒之前某日
始得一男君喜自名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

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悒而
甚公歸與語曰無以身後爲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
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女壻國子生葉垣自
得疾即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將以某月日葬于
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爲請曰君之遺言也某聞君
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爲僚友方欲
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垂絕之屬其何忍辭
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録他書又
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
誰之咎能約祿豐身顯名汚較君所得不既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
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
募兵泣謂二子天椶天驥曰吾先祖考纍世爲宋民
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
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
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
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
爲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
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爲流涕悶已卜其有後已

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化縣
令召之曾孫諱垓字德夫少孝謹識處已大方事親
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
爲本鄉大好施予歲饑捐錢粟周閭里力能庾者庾
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爲者無不盡心而於
神靈佛寺廢壞亦褒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爲
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
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爲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
氏宋太學　某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
辰三月五日終後　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

洄嶺之金盆山既窆之明年盜起意其家有藏欲發
之守冢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名德
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琈璟二女適呂德卿羊埸
遂祔盧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溥澧清溶汗浙洄游湫
滂潤淼洧潇深孫女五人婿曰呂欽名陳元某呂脩
名陳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女三人浙有厚行國朝
用薦者同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余善
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爲書授余請銘其先益祖漢
　二十一世孫礚五季世爲縉雲尉遂家縉雲
積德義士凡十六世義士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

爲大家銘曰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
徵烈烈厥先蕃蕃厥傳有弗爲善請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丹字仲可生于元之盛
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
有以感服乎民無惠澤之及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
其善久而不忍忘也處士六世祖黃英仕宋爲朝請
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曾皆以醫術濟
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禹濟後娶詹氏生一子
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泰深洵清灤沆滉　處士生

斯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于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于和樂鄉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講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者皆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閭家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詭異之行以徼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以田

來庚度與本作即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葬處士聞之名至家給以葬費嘉　爲郡録事欲買田於郡學以養士以處士公廉俾士其事處士亘以私錢倍田之數而償其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爲人皆類是人用是稱之曰善人隣家火延燎處士榱桷垂及而及旁近舍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請易榱桷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也然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爲然也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陋薄智術勝而忠篤損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爲世勸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月十二日葬於左溪瑶塢其師太師公哀之而銘其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蹙額曰仁人也處士在時吾民飢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

藥之貧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蹙蹙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怨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賙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恐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甚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

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冷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已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少者可知吾言之妄能既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氷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槀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

之者甚或詆詬之顧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謚以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鉦皆以好義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即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予友以墓表之辭爲屬系曰古之爲儒道爲貴俗衰偷文才陋僞文奇行駭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器弗庸遯向山澤閟醇儒之亡衆欷歔幸有佳胤紹遺志積久報修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詐誇孔子蓋屢嘆之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今世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愨之風微乃有若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采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恃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望

之其容熙熙然即之其語怡怡然人與之盤旋未嘗見其忿言怒色躁者爲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王文節公褘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矣尤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粮長屢以事入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

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提福建布政司參議而盡
以所徵貨全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久之道
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即捧
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
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
忠信之報云處士高祖政曾祖宋能游承德珪與弟
青田尉德璋遭難爭先死祖文嗣考釣處士本贍禮
部郎中鑒之子以父命爲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
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人標樴林彬彬好學有長才
樴夭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女二人長早死次適

傅誼孫男五炳煜熾爍焱孫女四二適諸暨何恭宋
康朱輝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墉女一處
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
日葬于石姥嶺之原葬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
師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于蘿山與處士家相去二
三里而公與處士名同所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
交處士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爲
君子也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
令而處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
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自古有國莫能

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貲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
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
爲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
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爭親協恭
昆弟人皆不能與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
自脩無僞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
耆耋惟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揖屢對帝前帝眷
綏之不怒以咲天恩孔數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
爲光睟暈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函
其傳以勸爲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幷之俗在位
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
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賁恩數甚盛或爲
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
世而鄭公湜尤爲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
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
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
濂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
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

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參政吏部奏參政無缺員特設參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參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詿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

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鞫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閩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嶷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蘇

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蔣昇孫二人光焰光某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葬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脩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某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夭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脩德可以垂令

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滴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斵鷄籠卧榻之側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皷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諸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勤篤

恭愼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特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爭誣罪爭先死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融父諱鉦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烝耿紘㷰孫女

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踦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貪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僞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寃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乎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狀士利廷辯不屈又弗爲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

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以爲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之後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沒從所又三年爲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葬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士奥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殁矣苟無以貽其志業于來世其爲戾滋甚敢徼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

士請邦彥字國昌世爲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谿曾
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
于水徙水車虜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絕出窮經爲
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
嘗應進士舉不合即不肯仕進意闢門授徒學者聞
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讎與言疑義
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炙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
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
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慾年七十四而
卒娶郭氏有婦德毋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

士利士貞女適元江浙行省鎮撫章鎬孫男二人大
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僉
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
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
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
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爲姦召其耆耋
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
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稅月給鹽十之三各
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輸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
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

書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
諸府異使月爲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
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
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
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荊襄之卒先是乘
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
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
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
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
間貪猾屛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寃

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
同因奏其冤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
既而印章事起遂嫉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
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
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遘疾卒時君父處
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
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塟父兄事寡
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已子益刻厲爲學人謂鄭氏
歷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
不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脩甚能大其家

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
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尚以文翺翔其儁異
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邵寔生良子才氣燁然郡
政是毗邦氛是宣聰綏鼎柔摧擊梟強單窮舞歌姦
屛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弗
畀遐壽遽閟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
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旣有子弟復似兄尚
斂其德以篤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以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

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
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
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
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尺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
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
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罕聞豈
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
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
如探鷇雛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
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

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
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
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
奇偉喜兵家書輙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咲其言之
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
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刼之兄懼走匿君不
爲動徐紿盜曰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
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
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
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

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
知所爲君造門謁大夫諭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
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卒而盜
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
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
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
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
大夫從其言旣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
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
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郎

金陵爲帝都鄉閭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喋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鋩鍔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塋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閼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銘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茍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内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歉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明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寄興外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歎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説心天人究賾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其奚足怪談咲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節一女曰忠曰惠王君國名士比弟琦尤與

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托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潘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鶩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鏗鏗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閩儆以勗多士

僊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違以職事趨京師道奉必朝于王而後行

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待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僊居人也旣而六成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旣不獲學壽考于時使沒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夭吾父也敢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茅君大方

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蔦谷宗人有諱時孫者居南洞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値其人陽爲弗知者其人慙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遣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恭六成也此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葬以某年月日葬在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愿樸儉素惟仙居爲

尤士多尚行守義不爲華言麗飾往往有古長者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殁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其賢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其學也慤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博尚其後也克承遺澤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即以周易與諸儒試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議少之俾入太學選爲荊王伴讀是

時　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恠偉之事輙
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属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
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爲上所顧命缺 闕命
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參知政事御史郡守數
十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
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侍王謇直敢言王其任之其
府長史彌巧援王經不正說恣王所爲無所諫正仲
昭每廷詰之長史輙面赤趨出銜之會仲昭至楚娶
婦甚愛婦翁謫爲兵戍邊惟外姑及女存仲昭還京
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爲兵妻不可格弗許

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
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
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奇嘆不敢望
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
仲昭同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
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
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偹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
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夭死豈天亦棄才耶嗚
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某
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嗇子年乎孰使子無傳

乎嗚呼天乎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爲
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
以是淑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
月初四日卒葬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
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
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葬泣且書曰先人行
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藏今失不圖無以示後嗣乃
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巳走數百里以請予既與爲

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爲善人予曰
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
行以徼名與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
薄儒益以滋今處士爲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
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彥字汝巽姓
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穀城來遷者曰
廸功郎監台州稅其號曰兩族處士本參軍之六世
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爲後收
之父上蔡書院山長贛請復處士以爲曾祖上蔡之父
廷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爲高祖處士夫人有賢

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存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子以是益信處士之為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男三人惟敞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伾儆億住嗚呼為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毅城之王世以善聞廸功肇台寔蕃子孫名卿碩儒緝厥祖武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履義仁令德有光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

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兄之夫呂文煥治喪權殯于城南隅而謂曹君之友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慎所推服於京師獲遇子稱於人以為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予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子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二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為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既哭與為禮以不文讓不可則叙曰君字養晦諱湫以字舉于朝因以字行父某母盧氏祖垓號善人君資粹

淸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尚少即入暗室持刀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煑以進母母病果瘳其為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癈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刲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眞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為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義狀輒困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施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上邊

將甚奇敬之屈其威風降已相驩押政化行境內屬郡邑守令數十人斂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丞以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酒下御史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卒始余見君時君託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病時余日日視君君言語歷歷未嘗少變且命余為文其思親之情懇焉可念嗚呼孰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賢固有然者此則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某甫四歲君

臨終時以托呂君呂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君去官
至卒服勞勸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其
喪歸欲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
呂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洽於家者又可知也銘
曰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成後易故
常貴文藝士學用糠粃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爲民擇
賢茲懿曹君爲群士先行脩于家化成于治配古諸
侯章服孔貴不竟其施而以官終於身爲幸於世爲
惘嘉績有傳邦人是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璲字仲珪其言
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爲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
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恒
憮然雖變故災患之迫于已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
以在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者
艾幼稚富貴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
賢否遠邇咸得其懽心人人以爲長者母賈夫人性
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而責君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
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溫容好言以
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

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嘗致酒食務順適公志
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璲爲中
書舍人長子愼亦通籍于朝人以爲尊顯而處之無
盈大之色及後弟子爲坐法者誣死家遭謫逐侍從
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天公亦卒于夔家人死
者相繼人爲之危而送終䘏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
敦實重厚孰可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
年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族歿時
惟從子懌以孤董治喪二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
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

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爲海內師尊而卒
未復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
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爲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
識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
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愼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
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
君最懽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
遺孤得與懌會而懌以君群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
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爲銘曰
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祉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壙誌銘

璲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濂名儒國太
史曾祖賢祖咸善上德政文聡乃厥諸君資粹清學
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戚李中書舍人
五官禩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
月時加巳姪性迎喪友經紀明癸浦陽江東鄉祔母
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懌其子從
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
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愼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
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
弟性以其骨歸祔葬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
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爲祖以仲珪甫爲
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
不及壯仕不克膴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
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尚
爲視護其墓

郭君壙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倜爽不群

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爲詩有奇語先生
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爲弟子業益脩
策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
其機縣人皆以爲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
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
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
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傳士所藏書恣讀
爲文章輙美聽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
咸吐舌驚嘆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
筆疾書求者撫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
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
見公稱爲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爲當世師尊少
所許可獨厚君奇其能君名益聞于世旣而丁母憂
公爲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爲恨除服復
徵入學遂有五人爲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
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
三矣君曾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娶同縣陳氏無
子一女尚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爲君後而陳以君所
仕
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
卒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

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爲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輙嘆息之而哀君爲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爲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有爲而爲世所輕詆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于民雖貴猶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

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嗣人尚克祀之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公諱鎮字彥爲姓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勛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謚

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勲戚子弟貧貌潔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即位復命賞遜東丘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甍于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歛及塟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闌蕙荅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

十五日塟于應天府聚寶山喪塟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熙其名字子詠父曰督度稱篤行昆弟三人次爲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溫凊癸酉仲夏已巳瞑客死漢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

顯德孔盛城北土岡厚且勁竁後三日龜所定子稱
居南路衢迴尚其稱之俾終慶返塋故鄉禮斯稱

樓君墓銘

君諱士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誌所紹父如淡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畧紹無子遂招而子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既長理財殖產具有方晝日夜月拓卒爲巨室當婺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十人子弟厮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爲樂君獨弗效其所爲衣帛裘不務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不知其爲富人賢士君子

以是稱之遣長子從名儒太史公學教諸子事樹藝有餘以賙困者歲時擊牲爲酒召所親厚故人會飲咲歌爲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一月某日葬石橋山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銕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鉊銓皆爲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男九人滋潤淇溱灝洪沃淵沐五孫女其二適人矣餘尚幼銓與予遊其族兄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曰　樓氏在婺望久聲厳君之先人貨以貲聞夏屋崇堂封君之宅鍾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遨遊良馬堅車綺綉煒煌彼于臺輿君於其時獨耻不效率其儉素克祗克好不伍干朸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孫子孔多尚徵厥後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淵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某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也又越數十年及見者日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爲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父母稱爲良女歸嚴氏舅姑

稱爲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乎生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既老時過乎吾家須杖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既而貧對其夫無傲容及見父無慼言毋遺之縑帛三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饘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爬搔不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由吾妻徵之益明此宜補書然非直而好古者

不信於人敢惟于請君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祖運祖政父德璋宋青田尉銘曰不知其家視其隣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玆文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雞龍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晏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其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子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絶倫至正中　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

執戈從諸將爲爪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爲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還今官階一品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三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賜以珠冠禮服上二載復入朝勞問賜賚以織段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業晩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爲奢靡事與其娣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節撙量皆得歡心見其子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輙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趣諸婦爲酒食延留久而不怠其明於事理類如此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于成都官舍享年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安皆早卒次即琮次琛女二人長適耿奇季夭孫男三璵瑛璲孫女三媛娥烟琮以明年己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俾弟琛以某月日葬夫人于雞龍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博士王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稱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爲之銘曰夫人處外志在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胡公猛敵貔虎貫劍彤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

頹家其艱其微克堅其守旣富旣榮不恃其有始終一德靡儕儉勤百口烝烝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錫予綉服珠冠百酒肥羜晩居于蜀公仕南中閫闥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勳閥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貞於丘塚富貴且無令德爲難婉順毋孫歸其獨完有樹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秘書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秘書君有文章氣高奇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

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否和戾宜不同夫人翼翼雅雅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愼而有禮先生從外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祗上惠下各有儀則甘腝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悅其意舅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遠乎側也先生以是得縱志爲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爲時聞人夫人蓋有助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談行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絜以時指使僮妾隨其資才有任昇無廢務其精敏儉儉達於　人（此數句不可解）理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而夫人亦未嘗挾

其所能以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已出而好學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汨以事卒爲善士故邑人言爲婦爲母者必列以爲法春秋七十二以洪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西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靚也其次曰觀蚤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葬靚以狀告某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有勸施財祈福者輒拒不信故人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惟於文字之傳所以報吾母也庶其在此某謂夫人以道相夫承厥家子又以禮塟其可稱也乃銘曰柔爲陰恒順爲婦貞內政克脩惟才乃成衍茲夫人實涵衆美俯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爲言藹其爲儀率其儉素約世女

不命于朝播德閨門嗣人孔文尚受鴻祉

（多有缺誤）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邵城邵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來告景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者余拜爲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能成聲其辭悲滄呼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遂掩書而問其所欲景文曰欲得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

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海屢遭家難未果爲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書辭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備吾母以子文而傳吾悲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常某台之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爲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爲父母所愛既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常王世家同郡之僑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尊馭下且有禮則姻族咸賛以爲得婦道年四十餘產子輒夭死遂爲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人生一子景文也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

之慈愛均一人嘆嗟其難能二子長皆為娶婦夫人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葬于昇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與嵩汝泰元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禎仲山仲思仲斯仲藏景文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為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為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以也銘曰詩著螽斯以立婦則內剛而思乃匪陰德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己是私式閼其宗祀事卒隳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順婦哲母

黄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黄儼之配鄭氏諱惠吉善事姑姑安其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孝婦亡矣予奚以生為其隣與其姻戚聞其死亦皆曰吾里失一孝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走書京師請誌其行以旌斯氏之不勉於行久矣孝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況女子乎今黄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尚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顏抑氣候其喜怒察其嗜好而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筯絲銖細事不敢自專一聽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正遇娣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絍未嘗少怠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人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塋之傍儼之考諱穀妣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衍銘曰淑孝静齣胡不永年人以為賢而不得乎天振古而然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遠余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吾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為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承事之如己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堆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案羨

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紃足未嘗越戶閾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姊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飢寒燠調湯藥扶持卧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匿鄰人室吾母顧媛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它之乎既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號頓毀遂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

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仆地由是寖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瘞于某處媛將死時語吾曰越百日即瘞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心乎吾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尚幼其死時盼睞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其肯爲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恒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姫祖諱與曾祖諱天錫銘曰賢之娉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兮奈何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史　程
府　學生陳　緽　葉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瓚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充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沈倬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古詩

蜀府敬慎齋

天降大命孔神而明巍巍天位匪德莫承赫赫聖皇天實子之奄宅九有丕冒四夷百辟是臨兆民是使何遠弗綏何悍弗靡德威所加孰不震驚尚篤祇慎以奉天明矧惟哲王有此大國天子之祐之寵之錫君子西土厥壤汪汪喬岷大江式固其疆有臣有民有隣有輔外有戎羌于徼于圉罔弗格以誠孰克濬乎匪治以仁痍瘵孰蘇教之禦之以恩以禮攘之訓之威武豈弟天有顯任舉集王躬惟克敬慎迺寧家邦惟聖天子肇基百世衆建藩輔以臣來裔厥或罔恭民亦罔從厥或弗慎下孰敢信惟王廸德懋昭大猷日宣聖學以祇天休愔愔于思夔夔于守穆穆語言不驚左右視乎在服有秩有倫視乎在廷紀法具陳視乎禁衛動有矩律視乎郊圻靡有怠逸云孰致之敬慎使然惟克敬慎迺罔有愆惟爾令王天子攸倚

四國攸喜下民攸恃王于齋宮吉士祁祁教言徐徐温其有儀蹻蹻黃髮忠嘉啓告直辭靡撓不怒以笑古昔格王亦有烈光彼或慢肆福祿靡常王耽稽古天下取則宜其邦國稽古惟王邦國以康徹嗣用昌天佑大明藩輔多賢宜于民人於千萬年

讀書齋

翼翼高齋秩秩群經推辭繹義必敬必誠持心惟虔是受是承立志惟篤是毅是弘恢廓其量可呑滄溟奮作其勇若捍都城求之勿易思之勿更取之欲博約之欲精聖言何疑不疑不明聖道何正不正不平融會其殊探賾其恒朝斯夕斯期乎有成外怯不足小德微能內有若無無溢盆盈惟仁之居惟義之貞霽月之明止水之澄天君明泰我縱我橫當無不得理無不形富貴敝屣于女酷刑難玷汚辱寧過絜清大之天下小之家庭是經是綸是章是程聖言庸行馬牛冠纓博覽孔殷書匱是銘允矣君子夜寐夙興惟誠惟勇有權有衡聖訓赫臨于几于楹聖經是讀聖德是行

四月一日蒙賜宴浣花新建草堂感恩懷古偶作

靈雨過瑤階朝陽麗金殿吾王講藝餘特賜群儒宴
玆惟杜子宅遺址當郊甸盛代仰前脩高堂效重建
葺茅昭舊迹拓地增新觀棟宇極崇峨簷甍儼雕煥
兩楹陳綺席僎醴兼珍膳列坐無俗賓銜恩共酬勸
花溪浮砌淨雪嶺當窗見覽物獨興懷古人如對面
追思天寶後宇內疲征戰徒抱稷契心莫覩唐虞禪
薄游經險阻放意娛篇翰使後遭聖明寧令老貧賤
人生鮮遇合自昔共嗟惋並世或棄捐千秋有相羡
吾曹獨何幸淺技蒙深眷雖報國士知筭爲昔賢歎
江山鍾粹美天地存幽贊佇俟英俊興重看盛文獻

臣近述基命錄粗載三代帝王寬厚之政以寓
忠愛之私幸徹睿覽過蒙賜詩寵褒詞旨高遠
復增慚荷謹依韻畧陳情以謝萬一云
明哲昔御世虛心禮賢臣令名昭簡策千秋播清芬
賢王啓大藩懿德貞且純英姿邁前烈高志企古人
聖學自得師曠代莫與鄰睿謨粲可述善政難具陳
況復抱雄才著作妙入神下筆百川湧潤澤義與仁
陋儒亦何幸趨召奉絲綸恩言寵賜褒假謂堪致君
仰惟文獻國濟濟申白賓圖治超太古餘光能見分
謹歌擬雅頌烜赫繼丘墳

齋殿觀書恭侍閒燕且承賜文褒勞無任感服
謹賦詩一首以抒下情
無爲運王化虛靜契天心神情閒以朗外誘安能侵
齋居闡道妙端拱肅冠襟超然萬象表儼若上帝臨
竹素羅盈前群言恣窺尋遐思自知要博采仍鉤深
晉古忘飢渴好善躡球琳宜覩會衆理抗志珍分陰
俯仰周乾坤瞬息貫古今人爵已莫並天貴誰能任
賑窶散倉粟贖人捐府金政教洽四境蒼生歌德音
文昭聖明意誠格鬼神歆陋儒何能比與聆陪簪
嘗歎愚頑色濯翰居忠忱瀚海茫無涯豈復資蹄涔
譬彼一簣土寧補泰華岑受恩徒彷徨憂懷謾欽欽
鴻勳看日奭令名仰同參日新崇大業濟世同舟霖

臣仰德之深非言可喻謹次淵明九日詩韻叙
謝萬一
至人冥天德虛心體群生自爲代工計豈爲濟衆名
惟王間世才欽聖奉天明端居澹無欲四海流仁聲
耄倪競稽首願王壽千齡如彼岷峨高不騫復不傾
小臣最陋劣夙受顧盻榮孤恩愧明義念舊勞睿情
臨風拭病目思見德化成
癸酉歲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殿下命述事

少時輕離別志氣誇壯強及玆未莫年已復多感傷
念昔之蜀都執經侍賢王放懷禮法地取樂文翰場
耆俊蒲大廷濟濟會冠裳出言有同趣講藝靡乖方
惟王帝室英聰達世莫當精誠洞千古一目運十行
道大才更雄氣温色彌莊勞心撫庶政虛已思虞唐
封內數十州德聲藹洋洋皇天降嘉貺百穀屢豐穰
盛美不自居檢身循典章凝情觀衆妙博問取所長
自慚曾鈍學三歲承寵光避席王座側設醴金殿旁
睿哲能兼容闕失專覆藏采陟等蒭菲比珍匪琳琅
近者迎屬車拜辭後水陽情眞賜色笑感激銘肺腸

喜遇大比秋齋宮今晝京寸情擬披豁古訓思對揚
雖乏涓埃補忠貞誓無忘豈知事難必褰穎弗獲償
徵書京國來迅若晨風翔謬忝較文職守臣啓儲皇
儲皇新德音一作政出令聞八荒戒飭況丁寧庸薄貫
恐惶經旬廢寢食嘔欬病在床王人俄繼至幣自藩
闕將強起扶杖迎學語兩傍從報國困臣節效信亦
士常趨召遣天朝懼非義所藏王心秉忠孝處事明
且詳微衷倘見察庶或貸死亡赫赫我大明幅員同
夏商仁恩洽宇宙帝業熾以昌九有如一家內外咸
樂康取士皆爲國何嘗限封疆蜀道平若砥漢水淺

可航胡爲不能往矯首徒慨慷白日流光輝葵藿隨
低昂願王崇明德以慰葵藿望

休日奉陪蜀府諸公宴集

居閒嘆時邁閱世知才短頻爲觀國遊每覺歸期緩
群公盡髦英過從恨殊晚他鄉親故稀骨肉不在眼
非資談笑歡孰使離情展大藩仰仁哲政化崇寬簡
長日自優游玆辰況休澣牲醪出珍賜果蔬隨物產
一觴偶相酬萬慮皆可遣貴同周士肆狂笑晉人嬾
語樂天趣深心清市塵遠新秋欣已至毒暑行將斷
靈雨席上來微涼座中滿明時古難遇良會世所罕
各勉存令猷垂聲繼伊管

蜀府遇夏昔教諭次韻叙德言懷

蜀道昔淪喪鳳鳥收其聲紛紛徇世士各以智術鳴
仲舒起西都蜀漢有孔明下帷談正誼濡走濟群生
二子茍遇時惠澤被孤惸惜其遭逢謬不見禮樂興
邇來一千年文獻鮮有徵豈無輔相貴未免利祿嬰
鄙夫何所知浪竊當世名致君事莫及好古心徒傾
身衰道路長輿入江山清偶隨群臣後獲見百代英
神姿儼淵肅雄論極醇精德政尚寬和西土臻治平
福善固天理願治本 民情昔嘆賢豪稀今見德位幷

寄言同袍子拭目王化行

閒居感懷十七首

鳴鳩知天雨乾鵲知天風蟪蟀最無知亦悲年運窮云何當世上憒憒溫飽中變故如波濤浮沉安所終鳳隨天風下暮息梧桐枝群鴟得腐鼠吠汝長若飢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少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豎豪志大業舉措流俗驚循循刀筆間固足爲公卿賢有四海志家無一金貲言高力不足舉世爭笑之不如留俠子錢刀散孤嫠閭閻稱行義赫赫名聲垂

竊竊衆所憂不踰衣食間孰知溫飽外可憂非一端賤憂道難行貴憂名不完誰能斷棄此自樂如孔顏無事本無尤無作自無愧心超萬化表跡混人群內卑卑流俗語懶問亦懶對有時或出門獨撫霜中檜庭前兩古檜封植今百年女蘿欺衰朽揚婀冠其巔弱茎蒲柳脆鉅幹金石堅得時不自料歲晚良可憐我非今世人空懷今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爲秦周公以爲周哀哉萬年後誰爲斯民謀士無及物智舜喜華其廬我居豈不敝於道已有餘明取容吾身與取蔽吾書奚須嘆其陋不見阿房初

秦人奮戎狄蠶食舉八荒自言功德大傳敘萬世長鮑魚臭未絕赤龍欻飛翔巍巍且莫保瑣瑣安可量習俗日頹壞疇能塞其源自從井牧廢開此爭敚門救弊苟無術得君古難言田間一卮酒踞酣蒼梧魂道喪學術敝士心日汙卑躋扳得手祿寧使節行虧古人安分義卿相有不爲栖栖冀土中國處固其宜俗士不知道喜以異自雄安知名世者固與常人同聖賢盡其常織浪禮義中何須驚神變倘恍聳群聾內有丘山重外有秋毫輕於心不自得誰免慕榮名少賤事干謁貴樂驕盈焉知陋巷士塵芥視簪纓

利欲烈炎火雲歘起縱橫區區一子輿死以口舌爭豈不念迂遠安能負平生皇皇斯須困炳炳萬世明胡貊吠純綺吳越賤堅車群庸方嚚嚚固謂智士愚刀筆計得失絲粟較盈虧誰云周公聖對此慚不如池魚不知海越鳥不思燕蚯蚓覇一穴神龍輕九天小大萬相殊豈惟物性然君子勿歎息彼誠可哀憐

次王仲縉感懷韻十首兼呈張廷璧

哲后踐貞軌簡策有餘馥彼或趣卑汙流惡寧有足明達知所師鑑古以自燭惟王實天縱虛心湛無欲學道期濟人爲善靡徼福群書不去手萬理瞭在目

鄙臣守鉛槧恩光蒙逮矚穆如首夏風煦若陽春旭
才微媿寵厚跡賤慚愛篤報德諒無階錫嘏徒有祝
東京多節士我懷管幼安騰身風塵表寵祿寧肯干
于魚不相諒高位屢超遷腐鼠欲見汚聞之媿心頹
皜皜由夷姿迥出兩漢前彼哉阿世者變滅同飛煙
榮華神所戲貧賤節斯完此道匪難知胡爲人不然
禍生既有胎福茂詎無根玄理諒不爽群動何紜紜
商周數百載積累基至仁胤嗣豈皆賢所藉先澤存
後王昧經遠謀慮止其身於道或偶合秉心殊未純
永懷極盛時民物熙陽春孟氏好斥霸惡彼能亂真

隆中有一士卓然古天民長嘯六合閒草昧思經綸
寸心如白日可破萬古昏所遇雖不諧餘輝尚燉燉
使逢高光主禮樂寧沉湮惜其遺書亡大志人罕聞
如何拘利子於道不知真畢畢章句中微祿求潤身
可貴不在位可賤不在貧無取一時好當作千載人
翠鳥質微細乃以羽自戕犀象獸之雄每因齒角亡
物生無巨小適用反相傷犬羊死柔弱虎豹死暴強
彭聃死於壽夭者死於殤萬生誰長存所貴德譽光
古來志節士立身有大方孰云蕭艾藂果勝蘭蕙芳
封倫論治道盛詆習俗漓鄭公若砥柱坐障狂瀾馳

嗟此古遺直磊落胷中奇遭逢英明君計晝得小施
劉賁豈不偉結舌竟如癡浚恒寧獨然天運固若斯
焆焆趨愈下滔滔竟何之萬事吾不識聊以善自持
始見溼腹堅又聞谷風至炎熇復能幾木葉忽已墜
四序不少停景物日夜異思之熱中腸不遑食與寐
支離如病鶴顧影獨長唳黃雀飽稻粱哄爾垂兩翅
野性拙生理大化無停機縕袍汗沃若絺綌風淒其
壯士千載心豈憂食與衣由來浮海志不是軒冕姿
人生尚聞道富貴復奚爲賢有陋巷樂聖有西山飢
朵願多所失苟節未可非

保身戒無疾制治憂小康苟操敬慎心何必求扁倉
依依桃李花安知有嚴霜松竹淡自守歲晚凌衆芳
小人徒婞婀志士多慨慷我生豈不昔萬物備天常
天常既無虧貧賤果何傷
榮華衆所慕志得慮然慾賤貧可無憂復爲飢凍纏
有能外兩途逍遙循自然苟不悟斯道中心何由宣
曰予素寡昧未達性命原勵茲不息操夙夜靡遑安
奮庸有伊周廢約有騫淵敬承聖哲訓庶慰遲暮年

追次朱子春懷詩韻

閒鍾理短髮徐步啓荊扉不知夜雨過園林頓芳菲

江山靜妙顏雲日淡清輝殘梅落欲盡幽池水痕肥
始見新歲來景物忽如玆徒爲逝川嘆未遂滄州期
及時貴取樂莫遣青春歸

舟中呈同召葉宪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豊一作乘

本乏適時用誤爲當世知進身媿蹇拙退處乃其宜
何意承寵光使車忽來玆靡靡踰南國秩秩錫多儀
嚴程不可稽王命自有期親愛俱在眼弗獲顧我私
聖猷同山嶽微忠劣毫絲黽勉諒何補徒興千載思

上巳約友登南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矚嘉會濁酒難孤斟

迢迢城上樓高朗宜遠臨易不一舉趾縱望淵與岑
逍遙群動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
蘊真有至樂外慕非所欽疇昔舞雩詠千秋虞氏琴
窮達各有適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趣溢魚禽
願言領衆妙無爲鬱沖襟

次韻

春色與漢水相看兩俱深誰能當此時有酒不共斟
城端聳華構賓友皆來臨東聽太白雪西望峩眉岑
縱觀入紘内洞見天地心千年等旦暮豈識古與今
尚友懷賢豪妄意鮮所欽慷慨隆中嘯窈耿河汾琴

其人儼不忘思欲嗣徽音觴多意不盡譁咲驚飛禽
清風似相知數數吹余襟

再次前韻

昔時喜飲酒舉白不辭深及玆中歲來已復畏人斟
後生多所忽豈識老會臨志士惜景光發籟已知岑
每閱前世事頗見古人心逝者良不息將來誰嗣今
百年當有成泯滅寧足欽每憐伯牙陋鍾死破其琴
自得苟堪悅何必求知音俯觀水中鯈仰覩雲際禽
真樂不吾隱欣然豁煩襟

送鄭叔貞之成都

謝公江海人雅量極宏廓中年別親友猶謂懷抱惡
況我褊迫士志意早衰弱辟如遠詣金詎耐膏火爍
豈無骨肉親相望天一角兩生萬里至講道慰寂寞
探奇忘昔悲觀妙有新樂寧知事多忤重使嘆離索
林也前歲歸重來忘婁約鄭子今復去南行踰巉崿
成都壯麗地江水帶郛郭山窺子美堂雲護孔明栢
壯遊豈不佳觀國資所學國僑盡耆俊政簡恒燕醵
日開百金筵坐有四方客擒毫歌盛美文彩紛炤赫
卓爾樂邦風巍乎王者宅王誠天人秀令德㵢閔若
神機盡經綸大度蘊才畧心融群聖言韻鋭智獨覺

坐收千古秘萬理隨綜錯尚友師徵猷姚姒靡間隔
勵精施惠政民物沾德澤至化通幽明餘恩及飛躍
小心事天子放意就簡策道積不自盈怡怡躬吐握
知名久佇望前席啓東閣立談盡歡娛至理無適莫
從容倘垂問占對慎酧酢為言寡朋儔舊業愈荒落
疑經待同勘蕪史期共削相須左右肱理勢不可各
王仁極深廣夙昔受殊渥橐餘僣賜錢篋有新頒帛
身為微職絆感歎頗而怍使予能輸忠寧不副所托
金門盛才彦德星耀井絡翩翩白鳳群豈復少一鶴
惟茲山南郡士氣陋且薄古心莫與論積疢誰為藥

顧予早告歸離憂變歡噱四科洙泗道五等成周爵
真知苟內充外物奚須度予鏡清照人湊水淺可濯
懷哉春服成重繼咏歸作

又送叔貞之成都

空名誑當世自娛還勞人鄭子復為誰跋涉窮冬春
去年赴上國風雪迷江津徒步從我行面黑手足皴
今茲有微命欲往忘靡伸子復之成都代余陳所因
念子遠遊學三年別慈親敝衣犯緇垢綻裂莫為紉
蜀道幸坦平王化甚忠仁歷覽快心目庶足忘昔辛
諸葛政猶在少陵詩有神浩蕩觀大江空秀瞻峨岷

心胸蘊奇偉撫事氣益振丈夫平生懷豈惟安其身
況可廣咨訪大邦多縉紳恨我不得俱惟恐孤主恩
見王再三謝念此疎遠臣

偶爾遣意奉呈同學諸君子及示叔貞秀才

累物擾靈府澹然無所為家貧自鮮營萬事俱不知
日祿餘一斗粗給菜與糜秫田亦易蒔有酒供四時
門多儒雅客暇則斟酌之相對靡俗言共談止詩書
遐情或深契歡笑同解頤孰謂千古遠其人如在茲
於心有至樂天地亦可遺未知軒裳貴詎識勢位卑
彼美要路仕賢勞耀輕肥窮通各有適寧論是與非

送謝生因奉寄岐陽公

帝子謹王度大藩臻治平文風播南土四國揚休聲
上公國懿親令德惟邦禎奉恩白夙昔脩貢表貞誠
名馬西域來玉勒懸珠纓金門足麒麟特受顧盻榮
王昨駐中都貂蟬謁丹庭公來必燕語禮接同友生
畀質況天挺至尊愛彌甥勳躬孰當世夷夏欽盛名
繼美實在茲聞詩良匪輕近因師傅重愈見德業成
曆數傳萬年蒼生仰皇明豈徒本支盛股肱在公卿
海內雖已康民俗猶未寧鄙夫抱深念思觀禮樂興
願公善匡輔報上以忠貞載光史臣籍末遠宗威英

靈雨洗南薿漢光晩來盈臨流送回使懷古動遐情

發褒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上

名爲不祥器斯理昔未覺及玆因奔走始嘆立論確險哉七盤山羊腸凌峻嶝三年八往返頗頬鬢早白此行當盛夏霶霈逞餘雹晝伏避蚕蟲宵征越林薄危橋帶偃木俯瞰波流惡鑿石勞衆工緣崖搆飛閣下扶千柱壯上倚浮雲弱怒雷地底鳴懸瀑崖際落山中鄰傳少過客沓湊汨勞者務苟安寧患非所托更聞急雨至洪濤相噴薄鬼神助爲冥天地混磅礴病身倦輾轉酣寢絕疑愕晨興霄景澄林壑還可樂

有生大化中萬變相綜錯所遇聽自然何處匪安宅歷聘會中叟詠歸沂上客勞逸命分殊順俟安敢擇

過溧陽

露濕塵不起曉行秋氣清遙一作谿天星未沒野草垂亂鳴途中何所見多見古軍營斷溝無新一作流水荒隴存古城爲問戰者誰其人總豪英當時負氣勢畢命恣紛爭但恨智力殫詎思時世更寂寞千載後雖勞竟何成身亡事即已得失存空名善者或稱嘆惡者受譏評因之念昔賢西顧清風生感此默自嘆白日車前明

過寧陵縣學

師道古所重義與君父同自從東漢來節行著高風繄理或游究死請代以躬收尸與撫孤懇惻貫蒼穹聖賢垂大法勉孝兼勸忠豈聞訟其師搆虛罔閫中執憲者何心此輩忍見容不惟紊人紀實欺上帝衷至理有相關斯乃教化宗扶持罔失墜允藉參贊功末俗日悍驕童稚忘敬恭滔滔未有艾蹶蹶安所從我行聞怪事竊嘆徒傷恫誰操黜陟柄幸爲懲頑兇

葺書齋舊門扇

安貧未必稱才拙本無能謬隨搢紳後誤以好道稱竭來忝一官行役歲屢仍風雪走沮洳暑路冒炎蒸山南舊草堂居處不得恒前人遺構爭一椽無暇增雙扇昔所關鑿版同春冰三年忘葺理啓闔繫以繩友生每謂予朴陋良可憎曷不稍脩治費少力易勝人生跡如寄外物豈須憑聖哲有廣居所貴心志弘雄都多甲第華榱煥雕甍位崇德義薄鬼神見侵凌顧我田野人貧賤分所應庇身何必好取足容曲肱所冀對康時尊酒延佳朋春風日蕭爽涼雨宵同燈順理觀春息養恬神愈澄庶幾謹素節弗畔顏與曾

感橙樹有作 有序

秋林道旁有橙樹處荊棘中不知幾何年矣會增置驛舍芟夷堂基斧斤幾及遇識者知其爲菓實之美也獲免築室既成正值窗牖間結實纍纍然可愛過而見焉感而爲之賦

詩

橙生蜀山裏無沒荊棘場荊棘忽剪除孤根虞見傷
幸遇識者顧扶植不忍戕築室適在兹窓牖正相當
花垂素雪盛葉茂青雲張方秋氣盛肅原野飛早霜
衆木不復榮百草已罷芳纍纍枝間實爛爛半青黃
摘置樽俎間几席有餘輝光豈惟巴人美南服亦罕

嘗東我帝王宮異味來萬方何以解煩渴甘酪闘蔗
漿此物倘前陳玉食倍馨香可令積痰蠲坐見人情
康惜無先容者取彼途路長遇世良有會處己貴安
常歲寒著自保用舍隨行藏

栽柏

迂拙乖世用每臨無窮思取效非日前遠與千載期
翠柏信良材成長計功遲兹晨斸煙而移動盈尺姿
清廟嚴潔地聖靈會于斯豈無杞柳輩不足當階墀
殷社夙所尚古制非徒爲先師實殷人植此理固宜
但恐枝幹弱不耐風霜欺培護苟無失終見盛大時
三年過人長十年齊桷椽百年必合抱根深柯葉滋
青霄泊鸞鳳厚土蟠蛟螭豈特傲寒暑將堪閱興衰
所托況得所永免斤斧危既膺顧眄榮復與剪伐辭
寥寥百世後神物相扶持何必爲棟梁適見材氣施
流光若飛翰時代易推移行看好古士追說種者誰
我生素多病中歲早孱羸待爲鶴髮翁見汝凌雲枝
志士用心者護落爲世嗤何如群兒巧插槿紛成籬

新栽栢爲瓠蔓所纏令諸生披解以遂生意有

作

青青庭前栢柂植芳春時既承雨露潤漸見雲霄姿

盛夏乏人工眼中無識滋瓠壺引長蔓左右纏蔽之
晨興試行覩沉思喟然悲微物凌善類勝負關盛衰
巨葉覆其顛濃陰密如帷自非爲披拆恐使嘉樹萎
呼童操短鑱芟彼草與荄瓠蔓亦徐解扶持向藩籬
植物共有生榮枯兩無知貞脆本天質生成仗人爲
仰惟玄造心發育靡偏私於焉別臧否可以人理推
漢昭任博陸不受群邪欺符堅逐仇騰景畧事業施
用賢必遠佞果斷貴無疑嗟余何爲者接肩名位卑
觸物徒有懷於時竟奚裨栢也材氣良取效當患遲
衆人重口腹愛瓠固其宜紛紛俄頃計落落千載期

浩歌向蒼穹此意知者誰

喜脩德汝器二君子偕加畝秀才至

宛宛心所慕盈盈日與思今辰果何祥舉目皆在玆
經時抱沉瘵杜門謝親知猗獨莫與徒有懷欲從誰
聊求古人志遠與後世期放情簡冊間庶以靜自怡
此意信似拙衆方背而馳非子秉沖襟疇能無棄遺
敞廬向落日炎暑每相欺清談偶有適四座生凉颸
久乏經世具孰匡生民痍深衷鬱未宣流光迅難追
慨餘喜晉會言以慰我私相期樹斯道與國隆丕基

又

孟春期過我仲夏始來翔咫尺同里居會合猶莫常
何況涉遠道各據天一方言歸雖有期心思詎能忘
我如失群鶴斂翮鶩鷺場時逢凉颸發仰首睇穹蒼
子若隨陽鴈高舉臨八荒知時識天叙豈慕稻與粱
哲兄富文學簪筆侍賢王愛國心事苦念親夢魂長
朝退寢室靜閱書焚妙香猶條各兩散思子不在旁
子去義所安講道信有望山河壯都會圖譜有餘芳
吊古考隆替撫時推興亡賈傅論過秦杜生賦阿房
千秋繼奇偉亦足宣慨慷顧惟河洛間神丘鬱相當
遠思百聖烈近想群賢咸載賡伊水濱二龍宣重光

和貞各咭極崇恥交揮揚後來闡衡傑閑柔爛昭章
匪是啓靈秘正途已微茫願子奮遐躅整策趨康莊
明明吾所懷豐啓宜力將幽獨靜自惘內視德甚凉
方忻嚴澤盍嗟析情增傷遲子即來旋絅跡駕鶩行
途緒侯並緝他岐異同攘重開萬古昏再覩斯民昌
深期實在玆抱瘵語莫詳行當重執手毋使熱中腸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鄭子好古學天機靜而深沖然舞雩詠中有成韶音
茅舍帶流水琴書閟清陰游魚戲晴波好鳥鳴遠林
那得一咲樂洗此千古心

赤驥困阜櫪蹇劣避駑駘王良振長轡䟡踏風雲開
古來功名際何代無奇才當其未遇時誰免蒙塵埃
丈夫亮有命勿使心顏頹

少時見白日意謂手可扳仰天邈無階狂走徒赬顏
尺緶愧深汲寸管無全斑聖途千萬里用力恒苦艱
安得驂飛龍倏爾升天關

幼安老丘壑千載想高情鄙哉華子魚軒冕良可輕
功名世不少孰與節義并至樂有天貴苟得非吾榮
臨風發長歎欲爲智者評

山中一樽酒慰此離別腸清夜步廣庭大星吐寒芒

向來負奇氣舉目空四方栖遲盛年至蹭蹬滯天南荒
君看升帝閑不必真乘黃

乙丑中秋在石鏡精舍同士友翫月後二日家兄寄示會飲分韻諸詩覽之悵然歎不得與因奉次來韻兼柬鄭君好義 四首

我來南山中正見秋月圓我家豈無此兄弟況滿前
胡爲輕別離顧影清輝寒賴有座上客共結無窮歡
愁端旋消釋言笑各開顏寄謝兄與弟明年相對看
秋霽月正好山谷氣迴清風篝敞虛牖愛此萬里明
嘉賓自遠至樂飲暢高情雄談振林谷頓令懷抱傾

叢桂困荊棘時來吐芳馨物生尚有待吾意詎無成
且終良宵會難值衆美并酒酣發長嘯似聞鸞鶴聲
惟恐日易出顧影遶庭行
開樽酌月華酒味清且醲吐氣長風生吹滅天際雲
此身與宇宙誰主復誰賓有生道爲貴萬事何足論
苦節慕夷齊延年稱羨門儇凡兩冥漠奸雄猶啖吞
山樓未爲隱頗喜離俗氛固窮固非濫用世豈吾仁
昏昏坐平旦兀兀行薄暮豈乏往來人幽懷無清晤
窮源湮奧濬理窟增舊錮幸有佳期欣然爲垂素
玄談相應發妙理獨超悟頗悼尊酌煩自易覺光景度
詘身遠迴遠高世遺孱惡勉矣循大中心期永無斁

題山水

昔隱林壑中不知林壑美今來在城闕見之心輒喜
楓林新受霜茅次隔秋水安得呼扁舟遨遊五湖裏

楊柳渡

殘月墮瑤天涼風在高樹人行野色分鳥囀巖光曙
川平愜幽眺境勝遺塵慮日出小舟橫依依楊柳渡

宿夾江寺

囧開覺山近院涼知雨足淡月透疎櫺流螢度深竹
心空慮仍澹神清夢難熟起坐佛燈前閒抽易書讀

二蟲吟

翾翾暮光螢燭舉競飛附沒身煙焰間至死終不悟
日月衆所瞻嗟汝不一顧雖有向明心所從良已誤
喧喧秋後蚊白日嘬我肌我雖病無力揮撲亦易爲
憐汝營一飽未得死及之且復縱遣去天運自有時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淹懷終歲思幸際清宵會情深新喜集語慨孤愁退
離居積頑鄙處下多尤悔倦翮謝騫騰羈蹤損良介
含悲靜自慨抱獨招群怪非子不我遺斯心復誰賴
天寒四野寂雲斂疎星大霜葉響枯條水灘咽鳴瀨

振衣逞玄覽妙趣超塵壒靜泝一氣先虛涵萬象外
林泉皆道情磨組本天械擺落已遺榮過從故辭懲
袪疑覓閑論立懦佇明誠頹風倘可還勗德期無懈

追次文公先生歲莫蒇集韻 二首

靈臺湛無爲一念寂不起外物紛相交飛揚千萬里
哲人善操養淵澄復山峙所期天爵脩詎以貧賤耻
豈無華軒客膏粱飫頑鄙道義竟無聞放浪徒自喜
滔滔從俗化悄悄爲誰美知言世所難感歎何時已
賢豪居廟堂四海爲興起時乎有不遇淳風化閭里
用爲江河流處作喬嶽峙所遭異通塞內省無欣耻
紛紛奔既詣患失誠足鄙屈身營所欲易愠復易喜
人生貴聞道外物豈真美千載覃聚生令聞傳不已

歲除祭先奉儐家兄次文公先生病中呈諸友韻

日月行不息我亦少安居遠家今幾何忽復五載餘
微官愢人事解令親者疎每思別時語不見空中書
及茲歲將闌感嘆正躊躇祀先具薄奠撫巳懷厥初
觴酒豈云乏獨酌悶難袪寧當解組去鄉子花間車

遊石鏡山訪親友會集諸公回途有作

世道久凋喪斯文難合并鴐言山中遊來與子同盟
高齋在深谷側徑防險行白日亦蕭散惟聞絃誦聲
開筵動芳酌與客張華燈持盃恣歡讌聯床如弟兄
凌晨起盥櫛披襟瞰前楹霜林凋綺葉秋花吐奇英
百靈競紛集萬象森羅迎佳趣心已領新詩誰與評
良會不可常俗慮仍相縈登途數回首暫別難爲情
廻溪變幽渡清流堪濯纓離離莫雲合嬌嬌孤鴈鳴
來高望遙火彷彿識巖扃勞生幸脫鞅至道思服膺
從君來借榻棲隱謝浮名

再次石鏡精舍會集韻 三首

風日淡秋晩欣此佳會幷賢豪昔同調泉石非舊盟
秖應念違別忽作山中行雄談爲絶倒空谷騰歡聲
論詩涉風雅深夜張華燈義交無老少情親如弟兄

齋中二三子侍立環兩楹把酒起爲壽禮秩交相迎
丈人名文章落紙誠世英珊瑚與玉樹對之敢議評
乃知高世人不爲塵俗縈秋空白雲散悠然暢遐情
嗟予尚稚劣夙心會縈纓沉潛守編簡愁對寒蛩鳴
豈知金石韵鏗鏘振林坰重茲領秀句願言當服膺
能微一時擧終期千古名

對性淡無嗜不求四美并喜茲二三友同結歲寒盟
願言道義交豈慕青雲行山深寂轍跡地僻無囂聲

曲几列遺編踈籬弊寒燈凝神對賢哲況共弟與兄
幽蘭藹北牖脩竹羅前楹忽聞長者車倒屣欣趨迎
覿匪山澤癯器乃邦國英揚論徹幽邃萬象隨品評
風雲時動盪川岳互迴縈磊落軼俊姿慷慨今古情
不耽好爵貴飄然解簪纓至今懷令望江海傳詩鳴
奇懷寄竹帛安居守林坰小子來問道仰德思服膺
從茲勉素業不媿知巳名
太古日巳遠轉覺浮僞弁不聞金蘭契豈願同槃盟
浮雲無定態流水難西行滔滔勢利間豈識能渡馨
翻思機巧徒明滅風前燈閉門絕聞見所親惟父兄
丈人忽來過雅淡振軒楹山禽鏡喧呼童穉亦歡迎
清詩多古調妙論超時英(留貴)省不累貧賤孰能縈
群賢共舒驕萬物屬品評星斗羅奇襟風雲動高情
瞿瞿世儀表濟濟古冠纓孰知枳棘間尚有鸞鳳鳴
鯫生寡交援遊息在村坰偶茲覩美德夙興當服膺
幸托龍門賞終期忝令名

病眼喜郡守見過

目疾不欲酒昏昏心意煩忽聞郡守至出戶強開顏
況覩温粹姿復聆豈弟言乃知盛名世屬任多才賢
神歡坐忘疲欲起屢相援筍蔬雨餘美細酌林花間

風煖落英過日斜歸鳥喧苦云事填委未暇蘇痼瘝
高位不易居斯民良亦難一夫或凍餒仁者為悲酸
腐儒實無能教士慚素飡臨觴願有祝早使群黎安

題信可時經歷熨帛圖

聖主恩如天賜帛一萬匹承之錦繡段重之踰金璧
西風摧刀尺將為君子衣熨貼既勻調纍纍光陸離
防胡猶未巳行役何當歸為君重着緊此地饒寒威

奉懷太史公用盡字韵

隆替存恒期含生曾當盡獨遺師柾措既往有餘愍
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盾英雄逞割據未暇分牡牝
公來作蓍龜王畧見封畛上為宗社鎮下為邦國準
旂常揭日月鍾鼎羅茂簨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
格天誠密運協物澤潛隕氣同窮冬温力導大川引
竭忠職調護晉老辭疾疢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
安知事乖謬玄造獨何忍顛頓萬里行流離閫門殞
所餘巳無幾猶受飢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賙賑
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
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哂三嘆秋風前目送高飛隼

鄰父携酒相飮

夷惠俱可恭清和合天真汨予流俗中豈暇思古人

抱拙耻為佞逷物展殷勤雖無失己尤事過每自嗔
隣翁偶相訪延坐列主賓為言秋田登頗我嘗其新
巨榼傾濁醪雞黍雜前陳持盃强勸飲禮率意態親
顧予寡德業無以給比隣何階及爾輩愧此風俗淳
酒酣述往事所歷多苦辛却憶全盛時無言指蒼旻
世運有隆替玄造豈不仁父老且少安汝本三代民
九重敷政教萬幾盡經綸行當被嘉澤皷舞歌聖神

二禽咏

鵲噪未足喜鴉鳴未須憂天道神且遠微物徒喧啾
翰音喜司晨不免供肴羞鸛鶴至高潔所識惟林丘

鴟鴞隘八荒但為稻粱謀文彩羨孔鸞矰繳或暗投
況彼鴉與鵲志非衆鳥儔質陋羽翮短雲霄非所遊
性貪嗜飲啄逐逐不自休飢則搖口吻向人如有求
何能洞先幾兆與天心侔禍福有定命所致各有由
人理固坦夷鬼神良昧幽苟中存仁義自可無愆尤
何須浪悲喜為禽鳥詆譸來寅感韓愈惡聲感黃州
好怪失所守二子非英流吾方友千古遠法孔與周
考祥視素履樂道以夷猶

敬次張南軒贈朱文公韻送董公

昔忝國士薦觀光帝王州強言酬顧問流汗對冕旒

有詔試文章下筆心懷羞退朝東閣下獲與夫子遊
夫子撫前來氣貌何休休至尊重純德特為儲王留
出入朝兩宮寵恩正綢繆予昨報聞罷歸飯田間牛
升沉本命分出處非人謀安知十載後握手梁山幽
虫鳴月耿耿鴈度風颼颼話舊若夢中一笑忘百憂
況茲林泉窟足以寓冥搜仰看峨嵋峯俯視江漢流
敬慎以為楫忠貞以為輈居夷聖所欲勿憚道阻脩

題童賢母卷後

南山有喬木柯葉敷重陰匪惟雨露滋土腴根本深
童氏秉孝義兄弟同一心構獲良足多先澤久浸淫

卓哉賢母行鄉邦迭嗟欽婦道盡恭睦庭訓嚴規箴
救殍屢廪粟收宗散囊金生業隨日增善積祥慶尋
繩繩螽斯應玉立蘭芽森玄理詎靡僭令德斯鑒臨
垂裕既有始濟美宜自今永言引弗替百世流徽音

應教恭賦靜妙軒

世故役群動方寸如旋蓬孰知神妙理乃在玄默中
至人本無為清明常在躬百念寂不起湛然與天通
庶政或前陳聽斷毋從容化原有餘地善應無留蹤
齋居樂康時爐熏颺微風忘言對縹帙端拱師黃農
茲惟文獻邦留廣古莫同載敷嘉靖治會見躋時雍

宋五公

李文靖公

李公安平相雅識極淵永惓惓閔無告扣陛日有請格君古不易慮國存要領紛然土木興始悟先發炳

王文貞公

盛德每多容平世喜迂怪公操鎮靜曾不牽當其會神書祀河嶽王府窮嘗發聡聡知過心寵祿有餘悔

寇忠愍公

寇公社稷臣識遠才亦果張皇澶淵行倭牽衡計左青衫老作吏赤子淚交墮宏謨雖不終亦足振媮惰

范文正公

布衣憂社稷此義古亦然桓桓高平志致主二帝前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繼明有良胤千載傳常賢

司馬溫公

傾否難承圖拯溺有遺巧肫肫反正力誠節足作動穹昊群邪競回遹善政恣紛擾廢興豈人謀千秋仰元老

訊瘡

尊生道不足衛生亦無由微痾忽相侵坐爲肢體憂凝水集寒氣揪纊思車裘虐燄縱踵然絺綌不願留陰陽各用事對處天一隅如何兩相值追逐同仇讐弱質受摧沮有似中暍牛有耳不解聰有目等無眸舌不辨辛甘鼻不別葷蕕耳目口鼻官焦然共懷愁謂此果誰致試與天君籌吾觀今之人紛紜劇蚍蜉日趍紅塵市夜醉笙歌樓縱情喪恒性縱欲戕天猷告之養壽命大怒不頷頭云胡反無疾健捷如猱猴方子頗好道必以禮自脩觀其居家庭未嘗暫嬉遊旦食不暇飽夕夢孔與周生疾豈有端天君亦知否天君聞之笑汝言理誠憂子病殆天意皆非汝愆尤惟天生俊哲蓋爲萬世謀大欲扶三綱次欲敘九疇

安能閉關卧縮首鳴啾啾孔孟處衰世奔走推輪輈寧不懷宴安此道難中休天令所賦授與古豈不侔恐其不自強降疾警情媮方子暫遭疾身疲面無膏忽見萬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厥疾當自瘳苟徒念一身壽考吾所羞耳受口以告目鼻涕泗流方子豁爾寤百體頓和柔再拜紀嘉言可以垂千秋

次脩德雜詩韻三首

通衢夷且直舉世所共知求端迷往轍顛躓終無歸達人解至理秉心若明曦敬恭視盤鑑齋莊整裳衣聡聡奉一德豎豎滅衆私爲仁諒茲在彼狂胡弗思

制變易爲失所貴謹未然本心秉靈德洞鑒貴與妍
蚩彼達海流出自山下泉積久詠益深雲濤鼓飆煙
始學誠已誤補過幸有年力微道尚遠感此徒煩悁
神龍卧深澤不若抱甕滋白日闕重陰不如寸燭輝
賢豪矜未遇但覺吾道非紛紛當途子權勢要所歸
兩生困逢罹屠販建旌麾斯事自古然今人安足悲

初冬雨中獨坐

吾廬混人群來往劇蠶蠅頗欣夜雨來頓使蹤跡屏
滔滔流水障悄悄耳目靜風囱試展書佳趣倏已領
平生煙霞癖夙昔慕箕潁抗懷軒冕上雅志星日炳

寧知墮俗流汩沒未獲逞奇懷獨不忘幽念時自省
豪雄外身名曠士賤鍾鼎欲語嗟莫同長歌碧林暝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伊周不治經董賈不言文宏談塞宇宙高論追典墳
如何末代士操觚動成群但要言辭好不顧心志分
至道豈難行彝倫人共聞勉哉不遠復恭默事天君
循循勇不退頷頷善或斷古人患才難可以當世推
自吾行四方所見多有之豈乏俊爽流未足慰我思
聖道充天地其微入毫絲非精莫能察非敏莫能爲
致用貴不頗篤守在不移由來賢哲事皆本純粹資

顧予亦陋劣前徽亦能追仰止二三友有過頻相規
操行一不慎坐取終身憂發言一不思或爲萬世羞
過小莫吝改進德勿厭脩誰能百無爲自致孔與周
載籍彌九有群言劇毫毛棄置患術疎窮探畏心勞
何由領其要可使道藝高聖學亂百家黍稷雜莠蒿
良農善別識培溉復芸耨取大成吾身致用同伊皐
彼哉溝澮魚豈足連九鰲

次韻贈國亮經歷

君侯昔筮仕匹馬之幽并先子守東藩始結鄰壤盟
寧知十載後握手山中行鬢髮白欲盡韶光復潛聲

話舊若夢覺痛飲張華燈尚欣古義敦愛余均父兄
雨洗秋色淨群山擁前楹山鳥喜客來飛鳴似相迎
緬思天下士公是世外英流俗何所知紛紛好議評
莫邪雖在土龍氣上迴縈自非水鑑識誰知江海情
談詩較李杜起舞笑絕纓大音久闃寥厭聽寒蟲鳴
麟鳳居空谷何由在郊坰處世媿郭泰過家慚李膺
巖棲倘有約相與棄榮名

雜詩四首

相如妙文辭高處無與敵多財爲身累終老汙名蹟
人生取予際千載觀令德苟富何足論喪節良可惜

好名未知道古人有揚雄著書欲傳世不暇脩厥躬
聖言德之餘函伸與天同哀哉大節廢豈足稱固窮
賈生佶英才蚤識當世事身逢致治期遇主亦天意
道高固難合流俗工娼忌一死尚足多千秋想奇氣
憣幡市井人出納量錙銖積財至千萬侈然夸有餘
華堂占廣陌列肆遍通衢朝餐聚俠客其飲羅名姝
一朝與法遇家破及妻孥金玉歸縣官不能贖其軀
郭解旣夷滅季倫亦門誅安知子原憲窮巷歌唐虞

脩德以詩寄次韻

黎羹淡無和腐粟舂難圓孟將饋俗賓歠笑置子前
子豈之梁肉對之每欣然云胡恐費我來往動經年
子行信勞止吾道良足憐深期挹嘉話不必枉華牋
抱痾白日卧欲言無與朋敦敦守一床髮脫影如僧
豈惟形容悴智識無由增視此不棄捐子心一何弘
細人忘名軓俗士爲利情孰能使余慕君子固有恒
營營苟得者忍以利易生徇欲遂忘反捐軀匪其情
古人崇仁義講切極粹精於斯弗自得徒欲䌸紳纓
貴有不足懷賤有不足輕景公徒千駟子真豈其卿

再和并簡林嘉猷

夜光自有輝不因磨礪圓騏驥自致遠不以鞭策前

古來知道者天質固使然師友發其微成德在早年
余少稍有慕今也反自憐子誠肯聞我嘉言著來牋
十年窮取友四海幾得朋豈惟得吾徒旁及老與僧
自昔得王子勃鬱氣爲增子才信已毅愧我德未弘
所患涉道淺未免臨事懵何由與子隣講習日可恒
溫溫我所愛處子有林生匪惟質柔嘉迥出遺世情
從我南山遊斷雪煮黃精共悲狙喜怒靜閱猴冠纓
生也尚審思勿亡帛布輕巍巍孔子業豈以爲公卿

送一宗和尚次蜀王詩韻有序

成都大慈禪師欽公一宗與余皆天台人雖
所趨殊途而相見萬里之外有足樂者今將
暫還故山謹次賢王殿下賜皂堂長老詩韻
以寓別情里中故人有相問者幸爲謝之

浮雲出山中浩蕩隨去來來非有所係去亦忘所之
若人釋門秀矯矯孤鶴姿林泉三十年喜譽如波馳
平生西方學所蘊未及施一朝忽乘興來謁岷峨師
微笑坐談空傾城走群緇遂令好事者懶問千雲奇
清香焚柏子細雨洒楊枝相逢話鄉曲麈尾不暇麾
感蜀萬里途各處天之陲胡爲偶至此欲語忘其辭
歷歷世間事星星鬓中絲迢遙無所嬰老大秪自知

巴江復舉棹故廬訪遺基散懷天台月濯足栖霞徜
我亦倦遊客歸耕有深期身在華山陽夢繞大海湄
徘徊將何說秪恐負明時

家兄寄中秋會飲詩因分韻述懷以荅

時過不自惜長年轉多憂壯心若湍水湧激不少休
念昔童稚日此身百無愁良宵見明月喜躍如有求
大母方壽康諸祖未白頭開筵羅廣庭蔬果間殽饈
先公奉觴起叔父迭獻酬玉立四五人文采皆琳璆
酒行聞雅歌鹿鳴和呦呦豈無揖讓言禮義皆先猷
脫畧輕萬事高視瞻九州每畢楚漢策或誤良平謀

奮袖時抵掌舉筯借前籌座間二季父豪俊邈無儔
慷慨頗遽起自許公與侯酒罷寧復眠長吟倚危樓
夜闌得秀句叩戶來相投我時被鍾愛兄弟共譁咻
席寵欲亡酒輙笑牽衣留轉眼二十年存亡兩悠悠
庭闈音容絕門戶變故稠巢壞鶴上天雷行龍脫湫
惟餘老仲父衰髮對清秋今歲月最好我適南山遊
含情向尊俎感歎蓋有由伯氏欲相寬新詩遞來郵
發函清淚墮紙濕不可收末思舊所見一往如川流
于今會飲歡頗似昔日否我家勢運謬雖與時人侔
譬彼百年屋不足施雕鏤願伯善扶持重使楹棟脩

庶免傾厥廈百口蒙庇庥我愚更懶惰樸學愧前脩
術疎何所成言高每難讐空懷濟物志夢寐談孔周
歲華易爲度自哂等浮漚長恐墜遺業上貽先人羞
伯也幸悶我正救愆與尤復爲戒諸弟敦睦無相猶
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天倫苟足樂外物皆懸肬
骨肉豈異人風波同一舟持家尚禮讓處衆貴和柔
堂構倘樹立梓杞加丹髹重還當時盛豈特才藝優
世欲登虞唐吾將老林丘終期友愛樂黃髮叙綢繆
深衷久有懷對月偶歌謳歌竟視天宇寒光衝斗牛

寄好義

同鄉不相見動涉秋去春何意忽來翔會合當茲辰
雄談有遠趣文采驚世人譬彼隨和質衆目咸知珍
陋俗之奇士懷抱鬱未伸每思伊葛流磊落展經綸
志大固難售心孤邈誰親君來起我意頗覺氣爲振
炳炳千古事悠悠三代民舉首視大荒汗顏慚此身
深衷非一端欲語未及陳胡爲復求去重使別恨新
夙負江海情恥爲兒女仁賢豪日衰謝感歎易悲辛
涼風吹碧海月露洗高旻酒至且持飲言歸何所嗔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地遠會面難情深嗟別速今衡微雨去欲向誰家宿

山城碧雲裏茆舍清溪曲莫厭官寂寞終期化夷俗

巾山晨望東錢克温

月落江水明疎鍾發林杪濛濛山氣合歷歷川光曉
妙靜玄化機縱意群動表悠然悟真趣忽覺天地小
是身本無累萬事相紛擾頗釋經世情於玆共幽討

閒居偶題

雨歇堦草淨鳥鳴叢竹中偶無輪鞅過遂與山林同
睎髮庭際日振衣松下風自非捐世故誰得此相從

勉學詩二十四首

殘燈結成花枯木化爲菌凋零如此物秀氣終未盡

人心最靈智自棄獨何忍聖門本弘大梯磴多接引
曾高愚魯資直解配顏閔流年急如箭髮白難再黑
及時不努力老大成蠢蠢
樹木生有枝子弟教及時七年異男女八歲分尊卑
二五學書計達人多禮儀二五學射御四五加冠緌
今來讀不省古道當如玆欲作高高基爲爾寬作基
欲求深深井爲爾遠爲期不開鄒孟學還白俎豆嬉
人材日衰少善保膝下兒
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眄之百憂爲爾忘
惟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陽和透地脉草木俱芬芳

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
嗟哉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上堂拜父母甘旨手自供入廟羅豆籩祀我祖與宗
死者魂魄安生者恩義隆一門無二志藹欸生春風
豈惟薰閭里上聞天九重祥雲及膏雨滋我庭下松
孰云唐虞遠不得身遭逢由來家傑士世世皆時雍
藹藹桑梓樹遲遲杖履音未睹父母顏已起恭敬心
樹木手所植杖屨身所任此物猶足重況彼鍾愛深
父愛我亦愛不間賢與愚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莫惡屋上烏有反哺誠莫忘池中鴈鴈行如弟兄

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自平
田家一聚散草木爲枯榮我願三春日普光照紫荊
同根而並蔕鶺鴒共生成
妻賢少夫禍子孝寬父心不知何人語相傳猶至今
室家兩相好如鼓瑟與琴二親豈不驩花木爲春陰
雖云一樽酒共酌還共斟物情動相失安用儲千金
家聲在婦德豪繫有遺音
內則記孝養檀弓著哀思寥寥三代音於此猶見之
我欲繪作圖豈乏丹青師丹青狀形體性情那可爲
冬夏適溫凊芳鮮在盤匜二親未飲食如子渴與飢

柰何報不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尚且鳴聲悲
創鉅痛亦深衰麻文彌湊聖王爲制禮進退隨天時
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
誰人夏侯氏有女志獨高夫家盡湯滅節義終持操
榮華昔非幸禍患今同遭妾身偶生存志已埋黃蒿
親戚勿訝我人類異羽毛引刀斷耳鼻見義不見刀
至厚莫如地柰田變波濤良金不畏火見此女兒曹
結交須結心取士須取德古交金不鍊古士麟五色
如何當世人作事多傾側甘言轉相媚內險不可測
青青好禾稼生此螟與螣堂堂美少年化爲狐與蜮

人心天機在利欲日夜昏好苗莫助長惡木先除根
斧斤一時緩惡木何由斷莫畏根株深所憂筋力短
吉人語何少凶人語何多多言亦反覆簡默終無他
可磨白圭玷言玷不可磨有口號談天有辯誇懸河
心原一已放觸物生偏頗悠悠百年內榮辱當如何
驅車入東洛策馬上西京所遇何表表莫非公與卿
旌旗出府路百步辟人行前騶與後擁不絕如雷轟
人生處困阨孰不思寵榮此途良足樂此任苦不輕
丈夫誓許國身作萬里城未懷非足戒毋使公餗傾
五行各異氣萬物無全材聲當配鮑竹味即調鹽梅

何器不適用有根當復培山中多松柏城中多第宅
孟嘗千金裘一狐難取白
田單拜齊將即墨乘孤危群心做死鬪燕士不敢支
一朝寵祿盛惜身思自持人敵竟不下大冦空右箕
功名每如此樹立終陵夷國家匪憂危寵爾將何爲
動懷首鼠計退與災禍期向非魯連子身死節亦虧
鸞凰寡儔匹王樹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苦無多
輕車駕駟馬妙舞隨清歌獨樂不如衆中心欲如何
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梭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
至親隔咫尺舉首如山河

人生四海內同作兄弟看一夫向隅泣滿座爲無歡
豈我無衣裳念爾飢且寒豈我無粱肉爲爾不能餐
群生本一原有此惻隱端胡爲自汩沒功利口相殘
辟如同母兒給之豆與簞奪彼以與此終非心所安
飲馬長城窟窟中水無多秋風動百草水面亦生波
長城備外侮室內起干戈非關絕地脉乃是傷人和
不見豐水上靈臺[illegible][illegible]義前有大雅詩後有秦民歌
[illegible]途得苦水流毒如江河
黃河西北來云自崑崙丘經行非一山回薄半九州
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萬化同此機不知幾春秋

分明天地心不爲淺狹謀𢡖人用小計顛倒若無求
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
布帛文被體粟菽味充飢常人未識察往往爭好奇
貪奇不顧實刻成無當巵大鈞播萬類瑣細各有宜
得時易長養失敘徒施爲哀哉楊朱泣滴向他路岐
正途亦甚坦舍此將安之
蜘蛛解布網蛣蜣能轉圜萬物各有役何人得安然
周公貴爲相仰思夜不眠仲尼大聖人易書三絶編
孰謂我有耳不聞古所傳一聞敢自隳勇志如奔泉
好龍非真龍葉公等兒戲懼虎思虎傷聲容凜然異
六經豈虛文中有無盡意一從河出圖光景不可閟
皎皎如日星悠悠在天地青編積几閣翻閲何容易
曾參之一唯已往難再値
勸爾一盃酒君行莫匆匆君心雖欲速道路久乃通
東可窺大壑西能越空同不憂歲月晩但憂筋力窮
三年刻片楮九年成一弓制作雖云難爲學則已工
小事可喻大願言置胸中
離離園中樹花開動無數或紅如丹朱或白如瑩素
今日正自佳明晨不如故易盛還易衰浮華眼前度
物情何參差天地均雨露南山有松栢壽並金石固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丁 程
府學生陳 縝 葉 瑛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從之
黃巖縣學生孫遇光 牟汝鈞 校對

卷之二十三 四十二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杭嚴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蜀王殿下賜行厨酒膳奉謝

天門傳詔飛金符帝子發春朝帝都萬里巴江引軸轤朝離瞿塘莫荆巫牙旗羽纛照江湖馮夷擽楫龍伯扶威振海若驚天吳袞衣登朝玉陛趨至尊撫問情黼紆奏還大國天語俞却從周秦行坦途乘傳西來試馳驛日行三百尚未晡親藩留宴窮歡娛秦民擁路觀金轝口稱盛德目睢盱共說賢王世所無南入荆門喜氣蘇蜀邦密邇忘崎嶇山花爛熳雲糢糊綠樹清江如畫圖漢中小臣章句儒早向王門曾曳裾是日來迎拜路隅按轡遥看咲且呼暮抵行宮侍直廬華燈照夜舖氍毹從容前席講典謨玄談蟬聯如貫珠上探千古周八區鄙諂榮辱聖爲徒更闌夜極行玉壺叩頭舉白紅生膚侍臣奉教恩意殊大官羙醞時行厨特賜歸飲不用沽上尊琮味甘且腴受之無功辭有辜心感王恩厚矣乎獻諸祖禰頒妻孥招致朋儕洗罍觚共飲相歡同賜酺平生飲水兼茹

蔬秖將鉛槧代耕鋤近爲校教食民租尸居靜閱年歲徂世人視之等泥途賴逢聖主意氣孚討論聖猷師古彻經綸萬理髮在標小臣學術本麄踈志廣年荒才更迂量同溟海肯納汙欲致衆駿先收駑顏王道德爲世模摩撫瘡痍恤鰥孤南漸瀘戎北羌胡陽和發生無朽枯育民興賢語不誣行致孔明與夷吾共康國政東事徧保釐西土佐唐虞不數蠶叢及魚鳧吾王端拱化日舒從此感恩非一夫

歌風臺

歌風臺下春水黃歌風臺上春草碧黃河之水日夜流碧草年年自春色漢祖當時爲帝王龍泉三尺飛秋霜五年馬上得天下富貴樂在歸故鄉臺前老人争拜跪柱杖麻衣見天子龍顏自喜還自傷一半隨龍半隨鬼翻思昔日亭長時一心捧檄日夜馳即今宇宙過四海一榻之外誰撐持却令猛士鎮寰宇安得長年在鄉里可憐創業垂統君后使乾機付諸呂淮陰少年韓將軍金戈鐵馬立戰動藏弓烹狗太逼迫解衣推食何殷勤致令英雄遭婦手血濺紅裙當斬首蕭何下獄子房歸左右功臣皆掣肘還鄉悲唱大風歌向來老將今無多咸陽宮闕親眼見不忍剸

棘埋銅駝臺前老人淚如雨爲言不獨漢高祖古來
世事無不然稍稍功成忘險阻荒祠古廟名歌臺前
人已盡今人哀感激悲歌下臺去斷碑春雨生莓苔

潼關

潼關將軍才且武五千士卒徒於虎朝廷養汝爲阿
誰盜賊公行如不覩昨日官軍將到關西風放顛塵
漲天錢囊衣篋繫車後欲來掣去同鷹鸇南望京師
五千里僮僕所資餘有幾離家漸遠親故稀向我長
號淚如雨嗟嗟僮僕汝莫愁聖人在上治九州會看
海内皆富足關不須防無盜偷

淮陰

淮陰城頭落日黃淮陰城下秋草荒古城西繞淮水
長猶如背水陣堂堂當時大將功無雙鼎秦蹴項勇
莫當丈夫何乃爲假王至今遺恨令人傷漂母一飯
千金償解衣推食那敢忘相君之背貴莫當𠠇生此
語無忠良植弗出口還吾撞歌風帝子歸故鄉思得
勇士守四方胡爲鳥盡良弓藏

題嚴子陵

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
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
機獨向桐江釣煙水

赤壁

東夏口西武昌赤壁峭絶當中央奸雄將軍氣蓋世
敗卒零落慚周郎得鱸魚沽美酒孰若黃州蘇子瞻
謫向江湖動星斗噫吁戲曹公氣勢蘇子文章人物
銷鑠磨跡荒凉惟有江水千古萬古空流長

吊李白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
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
寒若非胸中湖海闊定有九曲蛟龍蟠却憶金鑾殿
上見天子玉山已頹扶不起脫靴力士𥺌羞顏捧硯
楊妃勞玉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
來長安弄明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頻典衣
日日醉倒身忘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煙雲
飛丈夫襟懷真磊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兮高
可夷滄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
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
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
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題李白觀瀑布圖

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有汾陽王孤軍疋馬跨河北手扶紅日照萬方淩煙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雄面沉香亭北對蛾眉眼中已見漁陽亂故令邊將儲虎臣爲君談笑清胡塵朝廷策勛當第一珠組不敢縻天人西遊夜郎探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勝地有匡廬銀河掛空洒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爲愁全間老奴污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間寧復有夢魂飛度南斗傍笑酹廬山一卮酒雲松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欲從李侯吁虞舜盡傾江水洗冤區

題李白對月飲圖

明月出高樹上懸青天中下有萬頃之長江揚波泛彩清若空江風吹人色凄凜此時對月誰能寢十千斗酒何足論舉盃宜就花前飲花前飲酒無與儔酒酣意氣輕王侯仰招行雲不可得但見月與河漢俱西流僊人伐桂樹玉女倚瓊樓顧盼暫相悅棄去終莫留昨日已浩浩今日復悠悠人生如飛光及時不飲空白頭君不見月中玉兔搗靈藥不能醫此萬古愁何如醉臥長不醒天地與我同虛舟混混六合間浩然何所求

徽宗花鳥圖

宣仁升遐司馬死宋祚當時已中否豈知禍亂猶未休更立端王作天子篇書四出捷星馳重見熙豐舊設施太室既崇荊國祀朝堂新刊黨人碑廷臣往往多鉗口四海禎祥無不有萬金寶藏造池臺千里樓船載花柳君臣自詫文德修不數唐漢追商周陳鍾考鼓按雅樂履甲揚戈昧遠謀宮中從容萬機暇酣飲逸遊忘晝夜御輦時過宰相家微行或飲倡樓下宣和殿內玉屏風綺席金爐處處同詔遣內官宣畫史時拈象筆極形容神機密運回天巧萬歲齊呼晝

稱好玉硯裝軸錦裁題墨署花書朱篆寶心怡意適藝愈良自謂丹青過百王盡將兵籍副邊將還信奸臣斥俊良契丹滅後金人喜猶剖王封賞閹豎露布初騰紫陌塵天驕已渡黃河水汴京鎖鑰一時開雄扇鐵騎去不回圖書萬卷入沙漠奎璧無光天爲哀祇今俯仰三百載南北興亡幾更改廢陵已發社無基尺素誰家尚收在吾知此畫非人爲當有神物常呵護故留花鳥在人世要俾後來懲戒之古來君德在仁義小技雖工何足計不見昭陵一藝無偏績鴻名照天地

錢氏家山圖

錢君望鄉勞夢思陳君奮筆爲寫之宅端欻吸驅鬼
物風霆捲地山川移紫雲峯高當面立獅子灘聲轉
山急翠竹摇風市塵遠青楓夾路樵歌入山脚盤迴
到石門桑榆深映數家村百年丘壠澤未泯中古衣
冠今尚存高堂老人年八十皓首紅顏瞳點漆柴門
拄杖望兒還坐聽庭烏心若夫錢君一見增喟傷此
身如在淮水傍摩挲門戶欲歸去細看無路隨渺茫
乃知陳子善戲劇故假丹青惱肾聽世間萬事無不
然畫地作餅安可食陳子亦是愷家客不特戲人兼
自釋沙際扁舟已上檣何當共載歸故鄉

題南屏對雪圖

昔年歲莫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雲天欲
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
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
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僊人宋夫子紅顏白
髮青貂裘坐談今古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
素彩相蕩摩碧海瓊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
慨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堤
一時嘉會難再得僊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
圖正貌南屏舊遊迹吾知王也奇崛人新詩妙墨俱
絶倫偶然揮洒豈無意神授髣髴仟天真世間今古
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
光射霄漢

江山萬里圖

我昔奉勑辭金闕西下巴川持使節僊槎二月出龍
河萬里春風掉晴雪吳江茫茫入杳冥棹歌初過峨
眉亭錦袍不見李供奉白雲遮斷三山青烟無漲綠
知何地白鳥雙雙没淮樹片帆風滿疾如飛矯首驚
看坼流去大孤小孤横雪波匡廬五老青嵳峩九江

秀色嘆奇絶半空飛瀑懸銀河推篷覓日閒吟倚蹔
息舟移洞庭水君山如黛壓中流十二煙鬟鏡光裏
好山遠自峨眉來瀟湘練明天際開疑峯九點落空
翠重華孤墳安在哉武昌地轉多遺迹隔岸烏鳴聽
赤壁烟焰旌旗飛武兵綸巾羽扇周郎策扶醉留登
黃鶴樓漢陽城對鸚鵡洲即從鄂渚櫂明月泝流直
上窺荊州夷陵山勢多重疊楚樹縈雲遠相接欲向
夔城入錦城還於巴峽穿巫峽神女峯前路欲迷瞿
塘灎澦聞猿啼五溪越巂見雲嶺但見鳥道青天低
萬里橋西有立馬足迹經遊半天下愧無草檄擬相

如咲擲案金輕陸賈今年詔許臨丹丘夢中往往驚
鶴愁江山誰寫入圖畫眼中歷歷如經遊岸巾一貺
發長嘯滿襟爽氣高堂秋

題王叔明墨竹爲鄭叔度賦

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趙公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
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
歎訝謂言妙處逼古人世俗相傳借增價昔年夜到
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修竹煙雨冥
漠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
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
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豈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
蘇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
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失硯嘆

吾家石硯玄玉色來自扶桑海中國盪摩日月露光
精吞吐波濤含潤澤天生奇質爲世用海王龍伯不
敢匿少時得之方外人四座傳說皆欽息二十年來
親翰墨北走洙泗西梁苑錢塘會稽雙遊歷鬼神呵
護同珙璧水怪山精皆辟易佐我爲文焉貫聰上探
玄化與爲敵宣暢民彝輔皇極雲而布濩飛霹靂倏
忽變遷靡定迹謬致聲名驚四方招謗速侮不煖席
其間損益兩相補硯也於余良盡職豈知萬事不可
料昔者相親今不得渰關群盜何大劇竊賊行人俟
昏黑金錢雖失不足歎此硯使我深痛惜我非玩物
有偏愛又非昧理苦歎感直傷美器不遇主有似賢
才受驅迫真卿奉使陷叛臣蘇武持節幽異域忠肝
義膽貫天地豈忍包羞汙凶逆孔子春秋至謹嚴細
事不肯登簡策大弓寶玉二物耳特書盜竊懲亂賊
我誅鼠輩恨無力著作有心裨六籍何時見汝生羽
翼奮飛重來侍吾側不然變化爲星辰照臨下土常
烜赫外物聚散如置奕胡爲念汝長戚戚君不見自
我得之失無憾不如蕭公差達識

扇

寒藤陰翠懸風霜刳皮擣骨收深光銀漢半邊秋月
白瑤臺一幅春雲香青旗翠蘇湘潭竹寶刀纖纖破
寒玉束來十二碧琅玕鳳骨凝香冷盈掬吁嗟造化
由天功乃知製作歸良工膠漆投情作鴛偶卷舒懷
袖生清風清風颯颯可人意忽驚聲名滿天地南州
溽暑恩愛多只恐涼飈入庭樹

紅酒歌

田家八月秋秫黃脐肴滿稽金穟穲丙成萬室苦登
場手酒勞慶年豐祥天台山人傳秘方釀成九醖丹
霞粲紫擅槽頭秋點長絳囊醉壓甘露凉徑紅顆滴
真珠光蓼花色比桃花強薦新設席請客嘗風吹桂
花滿屋香甑出肥鷄一筋肪橙斫蟹鮹雙螯霜不須
琥珀琉璃觥不須太白力士鐺我愛真率田家郎磁
甌瓦盆罍木觴爛熳爲我澆吟腸新詩吐出雲錦章
醉來興發恣豪狂高歌起舞當斜陽出門一咲爾汝
忘大江東去烟茫茫

食羊虎肉

白額咆哮振山谷老羝見之驚且伏一朝強弱兩不
存此肉都歸野人腹腹中惟恐相啖吞急呼美酒爲
解紛酒酣一醉更懷古千載英雄羝與虎

蕨箕行

並海飢民千百數携鋤上山斸山土蕨根已盡斸不
休力絕筋疲未言苦屋頭五日無炊煙十步九却行
不前全家性命係朝莫弱子假息何毋賑昨日斸蕨
僅盈手今日蕨根不滿手但憑斸蕨保餘生再拜青
山感恩厚青山青山爾勿猜明朝未死携鋤來

海米行

海邊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薺婦女携籃晝作
群採掇仍於海中洗歸來滌釜燒松枝煑米爲飯充
朝飢莫辭苦澀不下咽性命聊假須臾時皇天不仁
我當死死乃催科急如火來牟擬作明月期欲保餘
生更從爾嗚呼棄止不復陳椎牛釃酒何爲人

遊峨嵋

楚客求丹梯泝流三峽踰五溪浙僧訪佛祖一錫凌
空向西土江左儒生李謫仙相逢共上峨嵋巔峨嵋
山高氣磅礴萬朶蓮開青插天尺高地遠望無極海
東日出扶桑赤氣衝衲衣舉光搖角巾明眼所注洋
巨鰲動耳邊鵬翩天鷄鳴龍宮對月窟曾聞謫仙遊
霞光疑不散復迹今尚留千崖崩摧勢欲墮羽流緇
侶參差坐七寶巖留供佛燈萬松竈起燒火風霆蕩
滴雲樹模糊虎豹接跡猿猱鬪呼星漢當頭手可摘
靈芝甘露無時無雲滴日兮光一線金蓮白象兮紛
紛而來見萬籟動兮天樂和仙之人兮夜經過忽神
驚而目眩豈事幻而說頗覩謫仙而無有杳鳳笙與
鸞車塵心未斷懷鄉上青鞋復踏來時路行行回首
語青山石室無鎖門無關重來有日當躋攀肯效趑
趄喔嚅傚名勢坐令塵土淍朱顏

題萬間室

少陵老翁餓頻死意欲大庇天下人一椽茆屋不足蔽風雨安得萬間之厦蓋覆四海赤子同欣欣言狂意廣不量力至今世俗聞者交咲嗔侯城小儒愚獨甚不敢嗔咲謂公之意厚且真古來致亂皆有因大臣固位護持祿其計止爲安一身高車大纛耀侈富子女玉帛驕里鄰安危得失百不知更借胥腴便利田宅遺子孫生靈窮苦墮溝瀆寒士困悴無衣紳彼也珍羞綺席歌舞撰樂窮朝昏老翁哀痛實爲此熟視鄙夫儉子辟之犬鼠加冠巾曰我得志有不爲嫉邪憤世欲救其弊忘賤貧至今已閱八百歲知翁之意世獨少蹈翁所惡常紛紛侯城子爲是懼人受天地中何以不與禽獸草木爲等倫一心運萬化五性涵義仁下補后土所不能上替皇天之關燮調寒暑撫五辰大禹疏百川伊周綜理禮樂政教與世爲陶鈞孔子孟軻不得位著書明道亦與治水極世之功均吾爲孔子徒恐汩流俗同沉淪故題一室曰萬間坐覺宇宙亨毒氣勢皆前陳身賤不敢論政教誓將修復孔業爲世開昏嚚室中左右列古書亦有諸史所筆志義之士忠良臣關有子厚洛有伯淳群公近

出皆鳳麟美哉子厚西銘之說何諄諄吾恐當時亦感悲歎意故立此論可與日月同光新爲君不知此無以建皇極爲臣不知此無以康兆民願寫此書千萬卷洗濯鄙習與私智使知林林之衆皆吾共出而同娠視之不至越與秦盡變呻吟愁歎之俗若大寒沍逢陽春小儒不惜獨困廢此室作爲雅頌歌聖神行見中國大治同周殷

滄州趣爲台城趙生孝禮題

少年負奇志味道輕神僊縛虎千仞崖斬蛟萬里川東指扶桑西月窟以手捫天問天關醉中欲奪羲和鞭驅策六龍下溟渤歲華忽復晩竒功竟無成恥作楚狂人甘爲儒諸生俯首蓬廬中被褐勘六經憂多髮白早觸事萬感盈擬從安期輩採藥遊蓬瀛蓬瀛群僊別來久聞知掉頭還拍手世上憂勞早已知身後功名復何有棄我如敝屣不肯相攀援登高發長嘯目送白鶴歸三山我友王子喬示予海嶠圖孤峯拔出數千尺丹光雲彩交糢糊下臨無地上極無天漏波浩蕩望不極恍若巨鰲掀舞勢與元氣同回旋金銀宮闕隱倒景翠綃絳節在眼前對此愜心賞便欲乘風與俱往恨乏同心人臨岐獨惆悵趙生天資

妙訪我東海頭清談雄辯有偲趐坐覺毛骨寒颼颼
生方讀書取青紫我已屛跡棲林丘他年謝事倘相
會與爾共作蓬瀛遊

許氏龜巖行

寧海許子名續字士成年踰三十事母以孝稱士成
六歲失嚴父母氏携抱避亂慈溪城于時鯨鯢脅擲
東海沸紅塵漲天波血腥流離異鄉幾寒暑慈母守
義志節如霜明盜平歸來閭里驚母能愛子復善教
紡績衣食使入庠序拜揖從先生所學在大倫耻以
文藝鳴家居近市母不樂又爲遷至龜巖之下養且
耕兒壯母髮白諸孫長大能扶于母行士成歲時奉
觴爲母壽蹁躚拜舞同孩嬰食有黍稻殽有牲母氏
感舊涕泣雖爲情士成念母守節苦身賤莫達天子
廷每爲鄉問道母事辭旨悽咽弗忍聽縣令不之察
郡守不爲聞朝家有命誰能旌悲哉士成之恨何由
平嗟嗟今之人豈無高車大馬珥華纓推恩及父母
丘壠沾光榮立身奉法不能謹雖有恩寵無由承身
死汙辱增宗族愧醜父不顧以爲子弟不額以爲兄
孰若士成隱居不仕行修于家馳令名龜巖土厚且
沃龜巖水甘且淸龜巖之人誰與許子京許子之賢

母所令鄉人祝許氏母子年百齡母爲人婦法子爲
事親之準繩蕃衍母子孝且貞龜岩之高與天俱不
傾樂哉士成配岩永久流芳聲

蜀道易 有序

昔唐李白作蜀道難以譏刺蜀帥之酷害厥
後韋皐治蜀陸暢反其名作蜀道易以美之
今其詞不傳皐雖惠於蜀民頗以專橫爲朝
廷所患暢之詞工否未可知推其意蓋不過
媚皐云爾非實事也伏惟今 天子以大聖
御極殿下以睿哲之資爲蜀神民主臨國以
來施惠政崇文教大賚臣僚及於兵吏內外
同聲稱頌喜悅天下言仁義忠孝者推焉西
方萬里之外水浮陸走無有寇盜商賈騈集
如赴鄉閭蜀道之易於斯爲至矣臣才雖不
敢望白而所遇之時白不敢望臣也因奉教
作蜀道易一篇以述聖上及賢王之德名雖
襲暢而詞無溢美頌謂過之其詩曰

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難陸有重巖峻嶺萬
仞鑱天之劒閣水有砯雷掣電懸流怒吼之江關自
昔相戒不敢至胡爲乎今人操舟秣馬夕往而朝還

大聖建皇極王道坦坦如絃直西有雕題金齒之夷
北有毽裘椎髻之貊東南大海際天地島居洲聚千
萬國莫不奉琛執贄効朝貢春秋使者來接迹何況
川蜀處華夏賢王於此開壽域播以仁風沾以義澤
家和人裕寨兵歛革豺狼變化作騶虞蛇虺消蔵同
蜥蜴鑿山焚荒穢畧水剗崖石帆檣飛渡任所往彼
若宇宙重開闢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四方行旅絡
繹來遊西覽德成都萬室比屋如雲桑麻蔽原野鷄
犬聲相聞文翁之化孔明之仁嚴鄭之節楊馬之文
遺風漸被比鄒魯士行賢哲方回參方今況有賢聖

君大開學館作論典墳坐令政化希華勛徵賢一詔
到巖穴咄爾四方之士孰不爭先而駿奔王道有通
塞蜀道無古今至險不在山與水只在國政弁人心
六朝五季時王路嗟陸沉遂令三代民盡爲獸與禽
當時豈惟蜀道難八荒之內皆晦陰戎夷雜寇盜干
戈客如林今逢天子聖賢王之德世所欽文教洽飛
動風俗無邪淫孱夫弱婦懷千金悍吏熟視不敢侵
蜀道之易諒在此咄爾四方來者不憚山高江水深

爲玉泉山人題

天池直接扶桑東百川委會來無窮兩崖爲門障海
口大江中流潮汐通豐山横鶩東奔放浪嚙沙崖穿
玲瓏翠鳳飛來白銀閣金鰲湧出金蓮宮天台赤城
此磅礴閩氣往往生英雄鴻儒碩士世不乏神靈秀
異天所鍾玉泉山人獨嗜古食貧力土專而工結廬
椒江望蓬島坐看海氣浮青紅含嚼英華漱芳潤吐
納光景嘘長虹群僊窈窕羅几席洪波浩瀚涵心胸
叢爾一鄉不滿意邈焉四海將奚從日披黃卷對賢
聖上並周孔旁羲農國風雅頌導于正典謨訓誥操
厥中權謀智術競趨利玄談清議咸歸空濂洛蝸起
樹名教千載道學開盲聾仁義行師佐伊呂禮樂出

治發夔龍拯救生民布仁化此心炯炯今昔同食息
寤寐若見之上下議論相磨礱論交豈止一世上直
追三代還淳風丞仲去就隨所遇仕止進退皆從容
某山某水吾釣遊歸來舊隱巢雲松

次河南府梅花堂韻

前年停車汴水陽鄭公延我政事堂是時梁園花亂
發遊蜂乳燕春滿墻綠酒浮觴面玉白綉衣耀座腰
金黃豈知造化不容物俊傑俄爲土中骨重來訪舊
無一存冠蓋年華兩飄忽堂中遺跡傷人意粉圖素
壁銀鈎麗道盾常懷濟物心數奇竟負臣君志文章

爛熳空自苦政術廉平索誰繼宦僚薦書嗟我遲妻子思家歸未遂感此臨風涕淚潸出門上道風塵驛西行境內五百里到處逢人稱善治洛陽城中迎歲新正思昔日梁園春河南忽過張少府意氣還同鄭老直蠟梅盈庭花璀璨銀燭照夜光璘珣登高訪古隘八極勸酒咲談驚四隣我被虛名浪羈束奔走皇皇炊不熟明朝又渡瀍水西行李再經燒棧北丈夫會合當有時各展忠貞報王國

東河驛値雪次若長史白戰體韻

東河氣高地常冷越客入山愁日瞑蹇驢破帽闖驛門敝屋踈簾耿燈影更闌猶草始一寐夜半雪來物未省窓明恍訝烏繞樹身倦宛同蛙伏井鷄鳴起看眼生花聽熟山童呼不醒積深已覺擁藍關勢遠直疑沽庾嶺穿簷入隙如有求寒戶塡堦還須帚尾溝早滴爲炊煙水可難消因泛梗槃事偏宜壯士獵淸氣先入詩家茗平鋪道路混險夷蓋覆乾坤掩瑕眚空山雖行無客到高卧閉門終日靜杯來一月尚嚴凝天上何人調九曲半生對雪走四方所絶愛此林壑景長松壓重龍虎怒巨石羅陳[illegible]整北風未勢更飄揚斜照餘輝愈光炯南望殊憐京關遙西顧頗

覺歸途永未須玩物還憂患有形易化皆幻境明朝陰翳盡掃除天際諸峰翠相並乘興伸眉且一咲人生飢寒非不幸莫將詩句效蘇公淮陰詎肯儕噲等

愛日堂

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莫虞淵堂上有親雪滿巔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寄貧

朝飡粱一盂莫食蔬一盤胃中六經粲星斗筆底萬卷馳波瀾人咲先生窮不恥先生嘆人愚可鄙終朝醉飽百不知何異腥羶飫螻蟻世上群兒昧重輕每是螻蟻非先生縱令先生窮至老猶與日月爭光明

寬以德用中二友和東坡喜雨之作

席前衿佩多如雨危坐談經亦良苦講堂日晏未朝飡舌倦脣焦面生土小齋退食聞扣門倒屣起迎咽還吐知是兩賢送詩至咲却杜康麾陸羽錢也駿馬氣莫禁當陳也奔泉勢難禦元祐詩壇不易登俱欲升堂啓其戶文章由來關政教道術何曾間今古每憐陋儒不自量詆訶前人竟奚補浪與唐宋較優劣有如癡兒侮厥母蘇公風骨眞天人駭視四海手摩撫

二南洋溢騶虞出九韶鏗鏘鳳凰舞列僊侍道行御
風漢相闕居老食乳神竒變化脫邊幅怒罵嘻戲皆
新語眼中不復見此翁雲月江山滯難主我任自少
喜翰墨碑若情農服田畝嘆彼玄廢星辰出望公光
燄日當年二公豪健敢扳附書積穮穮富倉庾大篇
屬和意有餘坐覺詩名動城府當今聖朝任英俊雅
頌再作聲教普吾衰才薄予勉旃振起斯文繼前武

渡淮後寄宗文先輩及諸士友

長淮風顛浪雷吼爭渡千人啞渡口蹇驢破悶衆所
輕行李甘心落人後臨淮先生交義深視我重比雙

南金席前弟子總英俊相携擁餞淮之陰就中孫玘
藝且勇奮袖登舟氣增重扶顛禦侮况有人病身李
兒波濤恐掛帆長嘯煙霧開主人謝客緣城回孫也
追隨不憚險艱危可仗真竒才世俗結交看勢利有
勢相依無即棄賤貧如我豈足憐脫落凡情見真意
賢豪邂逅何所無排難多由竒丈夫古人事業望公
等欲輔國步須捐軀

次鄭好義紀夢韻有引

昨承寄示紀夢長句諷詠之餘不勝感歎因
用增至二十五韻以道鄙懷答雅意尚正
教之

奇材備人世不作太息斯文付冥漠承君忽枉紀夢
編幕極長吟派交落雄辭璀錯迸星斗險語鏗訇飛
雷雹念我雖知意氣真感君復使情懷惡憶昔與子
在京師玉堂老僊侍幃幄冠蓋追趍禁闥深朝廷尊
寵禮數渥聲名如雷動天地震起蟄虫伸蛩蠖國有
耆龜民有師水之海瀆山之嶽升堂執業集英彥寶
帶朱衣雜南朔朽材浪跡偏見憐繩墨匠持重棄斵
子時好偕笑文燕清談劇辨相娛樂公於多士雖並
收視我與君尤不淺龍驤咸歸伯樂廐天球本出荊

山璞要為國家樹基址屬望吾人與稷契安知吾老
萬里行直泝岷江踰劍閣死生契闊恩義乖音書隔
絕道路遼索居卧病東海上穢德棄捐從歎作夢中
見公疑尚存雅度高風儼如昨公之神明在宇宙陟
降那臨當可度或乘箕尾驂麒麟或奏韶夏陳羽籥
約天清都足豪俊講道論文恣歡謔應悲我輩混世
塵俛首羣眉語咿喔獨念靈槎客西上明詔未許歸
故宅昔家召見欲奏論造次自疑難感格　聖君需
澤覃萬方寧使遺骸老夷貊子文無後善人懼馬遷
有書心事白所憂陋拙忝知已貽羞孫忠負前諾公

心豈不望後人入夢語子意甚確子兄文章極醇雅典國製作名烜赫爲銘功行播遐邇可配史傳垂簡策子將繼踵綰章綬便當任此千古託如吾自料乏時才空言駭世徒宏廓水北山南結茅宇弟唱兄酬老耕穫者書倘可寓王制未死尚期明聖學與子他年擬見公公歸應化遼東鶴

寄脩德

平生識字不滿百浪竊聲名有慚色反覩身世毎自鄙何以使子心莫逆前月馳書許訪我恐我無錢厭賓客惠書問疾繼踵來爲賀更生重悽惻我力不能

事耕稼性又不耐營官職承明辭歸如絮粿侯封爵食誰願易今年瘧鬼忽侵凌寒熱交爭頻勃敵垂頭伏枕二十旬腰腹枵羸面如腊嗌乾恃粥不耆飯下咻須扶還按壁向來意氣隘九州頃步顛躓良可惜所忻元兄督家政甑石無儲免憂戚抱書欹卧困即眠見客暫起飢輙食萬事盡抛思慮表一身豈卹飢寒迫古來賢豪例窮苦屠兒販豎千金殖皇天予奪有深意衆生淺闇何由識君來不須念我貧厭飫仁義非外得薄田近穫十斛麥炊之作糜可朝夕溪南磐石廣數仞墻頭新筍高百尺竹間讀書石上卧青雲爲蓋苔當席顔閑海上有巨鼇鼓舞洪濤氣腥黒請君持竿亟一掣膾肉作脯如山積盡俾黔黎飽君德與君大嚼醉千日免使窮愁惱胷臆

送劉士端歸括蒼

憶昔　高皇定華夏海内遘屯龍戰野帷幄謀謨三數公君家中丞最瀟洒軸轤十萬擣虛來帆檣蔽空聲吼雷從容決策掃強寇手扶日月滄溟開盆犯洪都突彭蠡砲石星流湖水沸御舟閡河諸將譁神箭穿顱迸首髮是時中丞謀畧精指揮英傑江南平撫髀撫掌談世事天子稱善群臣驚寰區混一定勳賞

鐵券金符頒土壤中丞獨擅翊替功賜號毎爲諸伯長青田宰木三十年　高皇優馭亦賓天國初故老尚誰在幾人事業圖夌煙忽見聞孫三歎息秀目疎髯遺像逼擬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錫至尊含咲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爲拂衣入山去旰食未敢干君恩海内只今無盜賊幽州興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嗚呼志士古所稀留侯武鄉今是誰九原招公倘可作爲解四海蒼生危

題王節婦

妾入君門知有夫夫雖不幸夫子孤人生必死死即
已大義一失將安圖爾有金如山我有心匪石頭髮
可斷頭可得以死報夫奚所惜幽哉猗蘭芳在彼澗
水湄荊棘非不繁求終保今姿千秋萬載猶可滅白
日成塵海成血

楊節婦

良人贈我明月珠求託閨闈誓無違豈期生子髮未
髫竟以王事捐其軀妾身旣作楊家婦撫此孤兒事
堅守明月之珠深自藏千金不落他人手青絲髮斷
今復長妾心直與珠爭光推門鬻市卒不售死將地

下還阿郞玉堂學士文章伯爲發幽貞播金石千載
少似曹家妻凜凜遺風可相敵

題許節婦傳

渭水不可濁豈與常流俱節婦不可辱自與常婦殊
節婦之節良可書書出大手名斯垂嗚呼奇花異卉
人難植瑞麥嘉禾不可常種得

寫懷

子規聲裏吳蠶熟星繭纍纍照人目踏車已作春雷
鳴我獨無人冷機軸繭老蛾飛爭奈何愁端來亂如
絲多故人一去不復返徒有血淚如春波新婚已盟

未諧耦青鳥傳音在春後青春會少離別多心事殷
勤向誰剖君不見古井淵源百尺深欲汲未得勞人
心井深百尺君莫恨但恨繩索無千尋

聞鵑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一聲動我愁二聲傷我慮三聲
思逐白雲飛四聲夢繞荊花樹五聲殘月照珠櫺想
見當年弄機杼六聲泣血濺花枝心污階前蘭茁紫
七八九聲不忍聞起坐無言淚如雨憶昔在家未遠
遊每聽鵑聲無點愁今日身在金陵上始信鵑聲能
白頭

律詩

懿文皇太子輓詩十章

盛德聞中夏黎民望彼蒼少留臨宇宙未必媿成康
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神遊思下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列春回造化爐
變通周典禮寬大漢規模厭世嗟何早蒼生根欲枯
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鶴馭遽賓天
已失群生望空餘萬世傳長江一掬淚流恨繞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鼎龜懸寶命笙鶴動哀音
誰紹三皇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

三朝兼庭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緯地才
未登寢極定恐見泰山頹聖子承皇業能紆四海哀
懿文光典冊善美過昭明曆數歸元子哀榮慰聖情
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公論當時定千秋有頌聲
虹光流渚日五馬渡江年聖膺中興運天倫位正傳
德隆尊未極仁與壽難全斡腹崖中古皇家世有賢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春
銳意思寬政溫顏訪老臣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六龍猶未御萬物巳昭蘇使處尊崇位應無凍餒夫
不知天上樂還憶世間無八極遨遊暇踟躕顧帝都

斥土開瑤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濕龍衣
日月還丹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右十詩蓋以寫臣子之至情而寓攀號追切之意未嘗敢以示人今以記事靈殿道舍弟以諸生來見感泣乃書以與之然辭之卑陋而事之隆重身之疎寡而道之崇高宜其不足以形容之也

大行皇帝輓詩

睿哲君天下恢弘德化新宵衣圖治道側席致賢臣
王氣金臺暁仁風玉宇春忽朝雲晏駕率土淚沾巾

謝蜀王撫問賜藥六首有序

臣伏承睿恩撫問兼賜良藥及皐比講席拜受之餘無任感荷敬次賸訓導所寄詩韻粗述瞻仰之誠辭句蕪拙乞垂宥察而正教之幸甚

超悟天人際從容禮法中豪端錦江水塵尾雪山風
善共東平樂才看冀北空感恩慚獨學雙蹏許頻通
壤地三千里絃歌五十城廷多漢長者座有宋耆英
立事多師古行仁不近名願存無逸戒佇見治功成
聽政憂民切虛心待士虔典章皆有據談笑總堪傳

夜月初筵酒春風廣廈氈小臣慚德處毋憶白駒篇
大名傳海宇盛德冠時人文字天垂象姿顏嶽降神
仁施邦域遠年與壽章新願沐恩波潤花溪理釣緡
賢王思賤士欲爲制頹齡藥授還丹秘功存本草經
駐顏唯鍊白開歲比冬青倘遂飛昇去長依傳說星
服猛本王政賜皮書閣中林泉眼如電文采座生風
似可講周易寧須嘆小空深思避賢者玄理未能通

應召赴京道上有作三首

搖落秋冬際蒼茫郊越間青山欲挽過白鳥背人還
問俗鄉音異消愁酒價慳虛名果何物不使病夫閑

官程催歲暮百尺可停舟煙浦高低樹晚江來去船
青山過越少滄海帶吳偏所遇無親舊懷人興耿然
客路春暄暖初冬天始寒近京風俗異逆浪水程艱
人語吳音雜漁歌楚調酸畏途非好友懷抱若爲寬

病中述懷二首

卧病知爲國尤須謹未形感傷多過計安逸每傷生
燮理宜脩政豐治乃用兵但令元氣固四海樂升平
故交憐抱病意厚數相過憂患人難免方書俗易訛
衛生功莫就醫國理如何但喜心無恙斯民疾更多

送盧信道漢中縣兵

喜子東南秀縣人眉宇清早探經濟學已召老成名
治世難忘武邊城要足兵關河雖跋涉歷覽快平生

題萬間室

一室纔函丈何緣號萬間靜中存太極閑裏看人寰
舒卷心無外經綸意自閑誰能同此樂魚鳥亦歡顏

題曲徑

曲徑嵇通市高墉遠背村醉眠忘作客靜讀懶開門
古學嗟中絶群經續已繁平生刪述意深恐負乾坤

次韻奉寄好義四首

真齋至出見寄詩甚樹懸渴諷詠不能已因

借韻述懷邑中還回宿偶作一首今并錄上

初旭濕霜痕溪流緩復奔路因頻到熟心特舊交論
山勢隨村曲空煙接海昏知君多善教所至俗還敦
聞說幽居僻隱叢翠崦南陽坡饒美木曲澗會澄潭
問俗何方古藏名此地堪深期帶經往清夜擁爐譚
野性便時棄虛名恥世間目緣多慮昏志爲好奇分
傍日翻書卷臨池寫綠稽思君同雅興搔首一停雲
混俗非真隱深居只避囂看雲山映竹坐石水通潮
道勝貧何病神完趣獨超道解對千古意頗似聞韶
草沒堦前石雲連戶外山位居人下拙身在病中閒
出處多難事逢迎有瘦顏仰看雙白鶴暮向遠林還

歲暮寄王修德先生二首

秋歲盡寒花悄悄繁律回春有信氷動水生痕
樸學斯經濟窮居廢討論那將百年意一笑付乾坤
長嘯茅齋空清淡酒壺空天寒爐擁竈歲惡餓無功
計拙居鳩上身癯可鶴同燈花笑愁絶故向夜窗紅

承宜隱友兄同還精舍賦短律五首爲別

風檻臨溪敞幽人稱隱居高松偏宿鷺濁水最多魚
隣丈邀嘗酒鄉家笑著書時艱知己少來往莫教疏
携友踏溪沙同尋隱者家雨多知損麥土暖喜宜瓜

身願明時棄文衡世俗詩旅懷難一咲撥遣付流波
於世吾何補論心子最知叫閽他日恨僨事百年悲
地主能投轄大開今脫羈談經深夜坐涼月在清池
情深難遽別送遠却同歸衣濕酒痕雨路經花釣磯
山翁迎客慣國士似君稀且復聽雄辯前山暝欲微
千載康成學群賢惜異時曲臺奏火盡禮樂漢書疑
聚訟吾何敢承家子莫辭從來參筆削萬一補民彝

次韻答錢文學二首

幽亭斜日在佳興與君同硯潤催詩雨衣涼醒酒風
飛群穿草白蜂足帶花紅愁散身殊健全寬雲夢胸
雲山留客住尊酒賴君同照影林端月清心水面風
醉書詩草里咲剪燭花紅不是聽雄辯難消磊磈胸

題畫二首

得意文郎畫分明是米家亂雲浮雜樹遠渡卧枯槎
白屋孤舟迥丹崖一徑斜何時共漁叟洞口訪桃花
曲折成千里雲山儼一鄉林疎茅屋見水落釣舟藏
世路羊腸外儂家鳥道傍此身何處著真箇意難忘

寄童伯禮二首

俗薄吾深厭家肥子孰過孝慈諸弟共才俊一門多
處世難同衆居鄉本貴和古來崇禮讓盜賊尚投戈

黍肉屢來饋寸心殊自憐傷廉增我過尚德責君賢
握臂知身瘦捐書待病痊每懷徐孺子衰世道能全

催菊

蚤帶春泥種頻添沃壤培如何九日至不見一枝開
昨過花何補大寒客懶來使須連夜發莫負掌中盃

代菊答

生意不天得無人亦自芳但能娛晚節何必賀重陽
服食多延壽風霜獨擅場秪應夷皓輩心迹可相忘

過北山翁

避世衡無術忘年賴有翁山中九日後花下一尊同
江迥宜秋色林疎怯晚風放懷甘取醉舍此更誰從

送鄭履順二首

病卧思親友幾人能見過天寒念我至風義與君多
取士周三物以才魯兩科相期曾閱歲月莫蹉跎
學是千秋事文非一藝畢古來傳道術誰免假口辭
魯史三王政周官百世規知君美才氣慎勿負深期

峨眉縣曉發次韻

渡水鮮斑穩穿林草徑微勝遊方外得樂事世間稀
風過敲僧竹雲來掛道衣山靈應待久好去莫相違

謝群公送別

賤士何須送群公不世情聽鷄朝謁後並馬出郊行
心戀令門遠身依玉樹榮愁來今夜月兩地向誰明

道中遇盧先生

先生獨無慮作客竟忘歸說把詩書閱寧知世事非
秋風吹落鴈江樹隱斜暉少立橋邊路相思恨久違

春和 五首

幽人遊澗谷芳興動京華暫食高山蕨終餐上苑花
醉歌辭激烈老態影欹斜頗得虛間便轉爲寒士家
山深諸藏殖海廣百川歸材爲廊廟器文張錦繡機
魚龍將遠化烏鶴漫齊飛爲愛賢名久人間萬事非

慨余徒就老羨子早馳名幽谷還鶯語九皐獨鶴聲
課蒙聊給膳教子力勤耕身世相忘久山猿總不驚
念子身宜隱憂時志復行騰章吐[illegible]語索何發音行
燕雀爭栖閙豺狼鬪食喧寧知陶靖節遣意向田園
鄭生瑚璉器俗住此林丘死骨今埋土新阡許樹楸
百年愁莫遣鄕鄰誠優惟念雙親老無能爲爾謀

寄廣州敎授蘇平仲先生 四首

懷舊輕千里無書逮七年論心思盡地會面極升天
名重連城價文雄萬斛泉何時絜尼酒紀德浦陽阡
舊習深知誤虛名又自羞故人猶比數文死昔同遊

嬰友遺言絶胡公學制優料君施音敎才後浦南州
雞山同業士存沒兩無聞未盡人間用嘗術地下文
劉郞應列跡鄭谷自清芬擡首看征鴈天寒遠索群
昔過東陽縣知君近始來留詩徒屬和無許復邀回
頼有梁園客同傾杜酒盃死生星散後感舊復憐才

二十九日 三首

揮淚劬勞日持觴孝養門敢承千古託恐負二親恩
善須慚諸彥傷懷空九原寂寥生意盡空愧此身存
野人哀感日天子戊辰年已負懸弧意空吟陟岵篇
病身難報國歘歲欲求田梁室依先隴將心訴九泉

兟木悲賢傑持家頼拮兄三人嗟莫並一世竟何成
毁壁千秋痛看雲此日情遥憐小兒子念我倚欄楹

遣病 十首

冬瘵春仍壯身羸氣覺虛腸乾秪食粥眼眩廢觀書
行步兒童笑形容老病如平生千古意獨在悶難舒
病痁當歲晏冬去病猶存氣弱翻多汗心虛苦畏喧
此生應有命萬事可忘言向晚移書卷微吟䠥負暄
底用憂微疾人多悔久生危機非畎畝高枕豈公卿
千古斯文託群經此日情廢興天命在得酒且須傾
急雨張燈夜匡床伏枕時食貧宜容少身病須春遲

道豈斯文者才非聖世遺用心耕數外榮辱竟何施
久病諸人問深居四壁牢故交貽書藥姻婭餉醇醪
閑厭虛名絆貧知古道高時來稍暄暖斟酌減綿袍
二月風猶勁寒生滄海波呻吟知夜永癃憊損天和
行覺冬衣重眠妨夜食多百年強壯日排悶付高歌
出戶逢人懶投床散帙迷弄衣煩稚子苦藥愧山妻
爲令尋勾滑稽生入會稽病思方術士亦似阻雲泥
春風已兩月閉戶不相知百舌強[illegible]早衆芳空滿枝
宦途多世難臥病亦天時應有籌纓者低頭笑我爲
飮酒留盃底攤書礙枕旁人扶衛氣攝客勸罷文章

穀雨催田父花時到海棠病夫渾不較流轉任春光
病久身渾懶醫跡術易窮藥空宜勿藥跡滯尚飄蓬
禮樂周秦後乾坤寒齋中數行憂國淚江海與俱東

童景純來 二首

千古劬勞恨三冬瘵癧餘故交猶記憶尊酒問何如
拜倩人扶答又教子代書何時藏藥餌一笑百憂除
欹枕雨聲歇竹間聞馬鳴病惟愁是伴閑與懶相成
墮地驚玆日終天負所生一杯魚菽祭悲感淚縱橫

贈鮑氏瞎

學道懶言文君文思不群雪消三峽水波漲一川雲

出處存文家經綸在典墳莫名詞苑傳須立濟時勳

哭吳樗庵先生五十韻

夫子嗟淪喪鄉閭頓寂寥百年遺老盡一代典刑銷
在昔朝廷盛諸儒學業饒著書磨歲月抗論切雲霄
獨步才偏壯清時俗未澆崔門人競集鄭驛客嘗邀
冠蓋來千里牲牢共一朝柳營嘶騕褭名枕捧妖嬈
家釀傳荷葉溪鮮貫柳條醉猶親簡策樂不爲簞瓢
晚節趨王命聲名逐使軺將軍開幕府書記任賓僚
撫劍藩翰重兵戎節制遙宣威增國勢褫魄避天驕
絶漠清烽火前驅奏鼓鐃歸田心戀戀解組思飄飄

松菊猶堪理桑榆幸未彫散金思效廣擊壤願歌堯
紗帽長簪首銀章懶束腰吟哦今李杜吐納古松喬
勝會無虛日清談或屢宵小心親甲閒避答狎漁樵
媚灶慚何枉懷沙恨莫消事隨東逝水迹斷舊題橋
名美偏招謗年高未免謡鬪牛嗔孔雀孤鶴畏鴟鴞
素櫬還家慘緦麻聚哭囂可憐嬰世網本不負天朝
盛德知誰繼冤魂謾擬招園林春黯淡風雨暮飄颻
致遠悲良驥摶空憶皁鵰聞喪皆頓足知己自垂髫
秀句時稱賞華筵必待要吟成珠滿紙坐久斗回杓
逍意魚依藻搜奇舉映茗劇談余每共痛飮燭頻燒

髮爲工詩白心緣慮患焦豈知埋玉樹常想報瓊瑶
劒許何當掛琴存久不調已同麟斃魯空待鶴歸遼
官恐題朱旐家聞賣黒貂徑荒泥蚓出池廢雨蛙跳
降替天難問災祥理匪昭聖賢從古歎憂患幾人超
女在難同祭身危不類晁知音俄頃失抱疾轉無聊
蜀魄三更月胥江萬古潮誰能名季札應解訴皐陶
痛絶生芻奠哀傷壞木謡空齋聞笛擁淚向風颷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 有序

臣幸侍燕閒叨陪論講於道德之奧雖未敢窺然不可謂不知其一二近閱危紀善五十韻排律詩因次其韻音有未盡輒復增加庶數倍之成一千字上進蓋以紀事實而昭聖世之盛美非欲效詞人墨客以靡麗爲工也伏惟賜覽觀焉

曆數歸眞主皇威定八荒奉天頒正朔截海統封疆
建國遵姚姒貽謀鄙晉唐德星臨井絡全蜀仰賢王
白日開金殿紅雲繞繡裳輿圖文獻域城闕武擔陽
地秀多才彦田腴足稻粱十年藩輔重萬里幅員長
南土通滇僰東陲帶沔湘周封元過楚禹貢舊稱梁
盛德超中古高名冠四方擎天爲柱石瑞世比鸞凰
禦衆倔機簡臨朝禮貌莊正冠居便座決事處齋房
質武循規矩精思入混茫小臣名盡記直士諫無妨
該博尤知要英明匪過剛群書陪几席前哲儼羹墻
旦奭宜方駕閒平合侍傍事神孚肸蠁欽聖視穹蒼
講學心無逸憂民意不忘陳經黄閣老問俗白髯郎
不泄親毛穎知微却杜康青雲隨鶴駕紫綬列鵷行
漢代規模大周官法制詳懿親思魯衛洪業重高光
師古人爲鑑存心禮自防不知千乘貴惟恐一夫傷
餓殍虞塡壑流民閔陷羌冰綿賙賤頒玉粒飫飢腸
但欲跼黎庶寧辭罄積倉分曹且饘粥隨處集羸尫

有哈群聲沸相攜蹇步蹣杳無横夭盜賊耻相攘
恩出蠲租令歡騰施藥坊嬰孩須穀食背骼賜棺藏
故老偏優禮先賢盡表章中興想劉葛佐運念關張
擬植千尋栢還栽八百桑廟堂新邃宇劒嶺列長廊
杜屋重輪奐花溪頓熾煌齊名圖至白接武配蘇黄
善政俱脩舉仁聲遠播揚校人馴柙虎膳宰縱河魴
要使天心順寧教物命戕至誠通造化惠澤及飛翔
淵懿眞堪述謙恭莫肯當宗儒先五教建極重三綱
開館延耆艾隆師錫篚筐衣冠儀秩秩絃誦韻洋洋
執業諸生衆求書使者忙九流分插架萬卷載連檣

樂善人心悅無爲國本強虛懷臻聖域騁步領文場
揮翰銀鉤活摛辭玉佩鏘昌辭皆國器蘭桂本天香
觀妙言逾富研精食靡遑日惟親孔孟性不慕姬姜
軫念窮邊地悉情徙卒糧撫身無凍餒遇敵必騰驤
解語疎鸚鵡長鳴歎驌驦劬農興耒耜寬法絕桁楊
當代真希遇前王或未嘗泰山高莫並瀛海浩難航
麟趾聯經史龍衣佩瑀璜咲談溫玉色追琢燦金相
肅挹尊賢俾端居喚小璫已能通魯語正可齒虞庠
玉樹連枝秀瓊葩奕葉芳胄奇聆日角派近識天潢
舉措存彝範蒐羅必俊良聚賢頻設醴我訓舊明堂
末學逢昭代平生服令望承顏初見日屈指九經霜
術類千金帚榮過七寶牀敢期蓮作炬每飲蔗爲漿
身竄思疑病言高點頹狂汗顏趨紫闥馳意落滄浪
心怯恩波闊人誇寵數彰賜衣頻踊躍前席屢彷徨
授簡安能賦開筵特命觴偶同華屋燕徒飽大官羊
雅句褒彌重微軀感莫量聯篇舒錦綺一字重琳琅
憶昔憂居堊陳情訴陝岡奎文昭孝行宸木發光芒
寵異兼存殁風聲別否臧望林掄杞梓占斗振干將
知己恩偏渥希賢德甚涼何由酬覆載深幸覩顒昂
喜見皇家盛從知世運昌弓戈藏府庫道德固金湯

政教依仁宅詢謀遂智囊朝廷存鎮重夷狄敢飛揚
誠可回天地心能協雨暘群生蒙長養百谷屢豐穰
人傑生皇華邦基過夏商九重延祚胤百世受禎祥
磐石安宗社山河拱帝鄉孤忠深佇望恭已贊吾皇

人日從蜀王登萬歲山

鰲脊高臨紫極開五雲長日擁蓬萊嵩呼曾獻君王
壽人日今從帝子來寶仗鳴鞭金騕褭石牀御坐錦
毹昔才華愧匪朝陽鳳飛蓋隆嘉共陪

宿峰頂次濟定韻

層崖削壁跨千重坐鎮西南勢獨雄元氣昆侖磅礴
外祥光隱見有無中珠瓔寶佛皆金相金碧樓臺倚
半空縱是蓬萊并弱水清虛難與此相同

登歸雲寺閣

棲身丹壑總忘歸水閣頻登趣不稀雨腳斜侵耕叟
笠苔花青匝定僧衣山餘積雪寒猶壯巖陷流星曉
更飛卜築何當居此地玉堂金馬任相違

木皮嶺

自慚非佛亦非僊也宿丹崖綠樹巔曉汲衣翻草頭
露午炊鑪起木皮煙日離滄海一竿遠天壓烏紗五
尺連頓覺眼前無俗物片雲飛過鳥爭喧

山中對景書懷

烏紗脫却換青鞋踏徧名山慨素懷虎嘯石頭風萬壑鶴眠松頂月千崖雲開面面峰如削谷轉行行樹似排湖海故交零落盡煙霞清趣幾人偕

宿新津寶花寺

百丈岡頭佛寺開曉凉按轡陟崔嵬落花亂逐溪流瀉歸鳥低銜馬首回雲外老僧鋤苜蓿樹根童子掃苺苔景清愛借禪房宿不為參玄聽講來

送吳主簿

關西短簿衆稱賢太華峯前坐五年心為嫉邪曾奏

筆家因好客不留錢霜寒茅屋雞聲蚤月落江城鴈影翩此去京華遇鄉使好將嘉政萬人傳

次韻贈方宜巖山人

到處清泉可洗心禪機一指用功深任教東往復西住不改鄉音與梵音見客喜為青眼顧能詩慚效白頭吟近來識面峨眉上蘿月松雲得共尋

次韻兄調弟希政幷柬鄭叔度二首

百年喬木陰當戶五畝幽居水映茅好古喜尋遺老問避喧懶與貴人交從兄受學慚蘇轍與弟分財咲薛包孝友傳家得無愧聚蚊免使退之嘲

鄉閭儒術許誰加弟唱兄酬興未賒經濟有心慚薄德安居無事任貧家日高甕牖蜂穿紙潮落江汀鴈聚沙却嘆離居趨侍日將來相對卜燈花

挽徐節婦

大節寥寥不可聞晚從吾郡始知貞百年禮樂無男子一日干戈有婦人波冷曹娥沉白骨雨荒剡嶺洗紅塵爭如烈焰三千丈高照青編萬古春

贈韓敏道先生赴召

先生樂道慕前人又被書徵覲紫宸詩卷已隨官棹月布衣還染屬車塵文章共喜遭逢晚禮樂應知入

問頻登眺鳳臺多制作郵筒珎重寄河濱

次韻留別陳季明先生二首

太丘美政漢稱賢高節英風四海傳垂白雲孫今幾葉汗青甲子已千年盍簪重見星垂象落筆猶驚地湧泉耻以文章為世用賴將辭色向人妍

每懷海上三秋別來借山中一榻眠妙論久容親講席深盃相勸惜離筵時清共喜閑身健情重翻令別意綿他日朝廷訪遺老吹噓擬進白雲篇

絕句

枯木圖寄許士修

春到巳多時幽禽尚未知上林無限好何事立枯枝

虎圖

踴躍谷生風崢嶸百獸中豈知王者瑞足不履生虫

題山水 二首

欲向匡廬隱出門知路難江山奇絶處多在畫圖看

離家今幾載衣袂染京塵不敢看圖畫青山恐笑人

題曹娥江

娥以孝而死江因娥得名至今潮上落猶帶哭爺聲

題竹月圖送太學生歸省

黄金臺上月照徹慥親情歸去供甘旨春林笋正生

病中除夕 四首

數漏權殘曆中宵氣候殊獨憐愁共病不與歲同除

三十知未老巳難同少年功名謝時輩心事愧前賢

里巷占新歲皆云勝舊年幾回新歲過萬事只如前

良醫難治病學道不能行瘥疾何須患吾心病未輕

題畫

茅屋東嶼西嶼白雲前山後山爲報溪頭流水落花休出人間

牧牛圖

谷口鶯啼雨歇桺陰芳草春還試問太平樂事夕陽牛背青山

奉試靈芝甘露論

漢家圖治策賢良董子昌言日月光白咲腐儒千載後却勞聖主試文章

書事

伏枕三旬不整冠夢魂時復對金鑾忽聞盛事披衣坐今日朝廷立諫官

二月十四日書事 二首

斧扆臨軒几硯閑春風和氣滿龍顔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

風軟彤庭尚浹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黄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試院偶題 三首

桺影波光鎖院深一塵不到市聲沉多情惟有雙靈鵲時到庭前送好音

三代賓興法尚存每因取士嘆斯文近來眼病無聊甚豈復能空冀北群

橋門冠蓋靄如雲才氣爭先總出群自愧腐儒無一藝强顔來此較斯文

次韻謝蜀王六首 有序

敬蒙睿恩賜以篇什誦味感愧次韻六首以謝
恩命許辭金殿直歸裝仍賜石渠書欲知懷德無窮
意長望星辰想蓋車
志是子淵方是廣才如曾點始爲狂自慚未學何爲
者祇負恩言竊欲蒼
幸睹天下難逢德又讀人間未見書魂夢何嘗遺禁
闥深恩安敢忘巾車
德尊待士眞忘勢位下憂民每悔狂明日峨峨應漸
遠莫雲回首看靑蒼
全德已看承道統雄才更復主詩盟欲知聖敬心無

息顧諟參前與倚衡
德勝東平弟與兄共誇樂國似蓬瀛近聞傳令安黎
庶歡動山南十萬兵
侍世子奉獻蜀王十首有序
臣謬以疎庸獲侍世子殿下硯席竊覩岐
嶷之姿英偉之識度越于人萬萬誠宗社之
慶欲述鄙言陳民事人情物理之槩以效忠
懇以廣聰明恨未果爲先作絶句十首以進
伏惟益懋典學以副下情不勝至願
賢君德業本天成猶待脩心道益明喜見儲王親筆
硯更須講學近儒臣
昧爽先求問寢衣三朝日日禮無遺古來世子能敦
孝惟有文王最可師
祖訓昭昭日月新由來治國本天倫令名要使傳千
載仁政須敎及萬民
炫日輝霞錦價高製成稱體小龍袍試看黼黻文章
美須念蠶桑杼軸勞
金匙碾盌絳紗籠玉粒珠圓顆顆同願采豳風歌七
月要知稼穡重三農
農事艱難古所憐一生幾度遇豐年若非聖世輕租

稅遂末何人肯力田
九經治國本脩身身正方能鑒別人辯佞要知驚異
類任賢莫指王爲珉
君王待士古來無令德高名滿八區濟美若看賢世
子已能端拱禮諸儒
去歲開倉賑餓夫今年下令活無辜東平漫說能爲
善未識當時有此無
稅薄刑清見盛時民安田里俗熙熙欲求上古無爲
治仁孝君王自足師
謝蜀王賜果十首有序

屢承佳果之賜偶爾成句并述所見以寄下
情謹錄進上伏惟宥察

涪州丹荔擅時稱翠篚來庭色尚新獻罷未曾登玉
案先教須賜與群臣

翠籠擎出殿門東受賜群臣喜色同却咲開元恩未
廣秪將異味悅深宮

尚食頻供素膳回金壺僊醞不曾開君王嗜道渾忘
味佳果何勞遠貢來

無才慚叨殿門裾珍味頻嘗玉饌餘解道側生風味
好惜非梁苑馬相如

九重勤儉恤民勞錫貢深思道路遙異味奇珍俱詔
罷皇明家法勝前朝

病身趨召歷千山又見江城荔子丹竊食無功心有
愧賜歸分與衆人看

閹官愛果勝黃金一樹生成一樹心味美已知堪澆
口當思培植用功深

利欲頹波挽不回幾人沉溺壞靈臺要明聖道無窮
意須使賢王不世才

道術衰微幾百年陋儒無力愧皇天已看位是眞王
貴須使心承往聖賢

新製蒲鞭賜理官丁寧用法效劉寬好生要使民無
犯示辱如寬也不難

無題 三首

宮臣傳教造安車駕出金門賜舊儒優老免親藩國
政入朝唯讀帝王書

山南桃李競春光食貫年年在異鄉應被旁人暗相
咲閒官那得許多忙

伯兄海上思相見幼子山南憶別離兩地關心歸未
得夜看雲漢立多時

遠違闕庭 二首

戀闕思家兩繫情君王恩重屢留行欲知去國遲遲
意三日秪趨一日程

形如槁木榮枯泯心似虛舟去住忘底事別情猶不
奈只因懷德慕賢王

遊峨眉山紀行 十首

一鶴相隨復一瓢山巔水澨足逍遙秪因戀闕情無
限回首忘過萬里橋

西蜀雲山處處奇最奇人說在峨眉想應踏過千崖
月露滴松梢鶴夢時

出郭凉風入抱清亂山遮馬似相迎寧知待召登瀛

客忽作看雲聽水行

王憐塵土辱凡肌命入雲山茹紫芝只恐同袍不相識誤猜禮佛到峨眉

客久賢王两賜衣不知春到已春歸清朝試出都門看留得殘紅一片飛

山頭月出天初露江面風生水欲波正是勝遊新得意片雲相引入峨峨

朝辭宮闕莫田家江白山清两岸沙卧犬不驚鐘落靜麥風簷底響繅車

艤舟湖口一名僧咫尺鄉山識未曾今去峨眉同覽勝躋扳須上百千層

名山佳處孰同遊白髮緇衣四五流青眼古銘鄉士彦燈前夜夜話台州

學儒無骨佛無緣甘着儒冠坐一氈入社敢同陶靖節不須三咲虎溪前

入山後覽定水仰山二上人幷吳講師次予發成都絶句韻因復次韻述事言懷

落日斜明掛樹頭下方城郭去人遙青山過雨僧深定門外雲封獨木橋

羽客禪僧也好奇對人覔句幾攢眉林端新月初高

夜葉底殘紅落盡時

倚澗人家近更清吠風驚犬走還迎衲衣鶴氅從童雨落日看山一字行

山南夫子待多時庭外松花落㵎芝夜半夢回聞鼓響覺來頹洗冷沾眉

澗底白頭僧浣衣雲間童子負薪歸幽栖更羡投林鳥半已尋巢半已飛

千尋古木已無柯萬丈深淵不起波此日勝遊他日記落花時節到中峨

東海兩頭是我家門前花徑接鷗沙三年別後一作却徒多恨敢道詩書讀五車

山行十日只逢僧盡道家恩報未曾共上峨眉望宮闕祥雲五色繞三層

奉詔名山作勝遊壯懷如水不停流今朝獨坐峨眉頂一覽端能臨九州

榻借禪那豈夙緣坐來渾似舊家氈低應心事慚蘇晉不解長齋繡佛前

次韻寫懷送叔貞之成都十七首有序

乙亥新春出城東偶作十七詩同遊諸友從而和之因亦次韻以寫所懷會叔貞之成都

書以識別詩中所云司戶孫者即叔貞也
道濟群生心尚歉知用萬物禮逾勤能爲世上難行事始是人中寡過人
盛世豈無其國者漢家長憶富民侯榮名史策尋常事公論江河萬古流
漢高嫚士千餘載不見師臣與友臣解使時君謙德重孔明而下兩三人
下士立身涇渭渾胸中耿耿是非存子雲美新最可賤者作猶尊李仲元
瘠藥叢篁噪晚鴉荒村百里兩三家疲氓采拾供租

稅猶恐傍人議榷茶
多才久要錢文學長口詩筒袞袞來俊思雪消三峽長好懷春到百花開
伯尚庭前傾竹葉用中宅畔看梅花天教二子相爲樂來往風流也足誇
每懷樗散鄭司戶喜看杞梓作孫枝氣清似得江山助才異休令匠石疑
胡生挾策行千里足爾衣穿不肯回斯道要須終古計丈夫寧避俗人猜
江山萬里無眞耳雨露三年憶紫荊日暮出門聞雁

過恐聽雲屏索群聲
一念無爲付道耕百邪還聽斂心兵本原能與天同體三代功名始可成
浩蕩乾坤爛熳春天將樂意付窮人逈無臭味堪誇世縱有爭心豈解嗔
烏石岡頭白苧衣幾回醉伴夕陽歸山中兄弟逢相憶未必天心與我違
我與東風作主賓恐教負却太平春一觴一咏酬佳景也未輸他世上人
梅逕桃蹊逕草門半依城市半通村春風一見如相

識莫逆於心兩不言
魚在深淵鳥在山乾坤無物不相關野亭日午支頤坐閑看雲天一鶴還
食罷移床坐小亭細看群蟻奪餘腥侵來荒爾成微哄宇宙茫茫幾廢興

感舊 九首

雄文不見林公輔病眼荒荒何處開將相亦輸天上樂多情莫向世間來
盃酒論心有幾人天台張毅舊相親近來詩句多奇語書比藏眞更絕倫

精通八法揚文過暗誦五經陳用中揮翰天庭應獨步恐飢村巷欲成翁

翰苑暫歸盧太史銓曹已失鄭郎中名高金殿龍頭選夢憶蒼山馬鬣封

林鄭為文學我家波瀾議論闊無涯两年不見何時到望斷潘江八月槎

博陵博士才華盛漢上時人道術卑欲寄一書無鴈過相期千古只心知

立言温粹懷陳采肆筆縱橫憶鮑岡若使韓門加接引未容籍湜獨升堂

王郎遠逐雲中戍許子俄為地下郎重訪舊人尋舊迹嶺雲溪月總堪傷

多病深知志術荒中年皆復厭文章欲圖天地相終始肯與時人較短長

別母舅哭外舅鄭公 三首

昔奉安車共入關擬於此路復南還今朝獨向江東去淚洒西風草樹斑

女甥攜抱遠相從骨肉情深反負公南鄭江頭三尺塚夕陽衰草萬山中

竹帛相期古道深結婚端不為多金自慚非是奇男子恐負侯高擇婿心

中秋對月 二首

雙櫓鳴江水不波雲山無數拂船過夜深把酒問明月月色與愁誰較多

南鄭荒墳草木寒東甌舊宅桂花丹九秋最好今宵月又向孤舟獨自看

題漢中三寺佛放光

三寺神燈古有名我來惟見月華清非關佛日今消歇應避文星不敢明

蜀相像

羽扇綸巾一卧龍誓匡寶祚剪奸雄圖開八陣神機外國定三分掌握中

買臣妻墓

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人間婦自古糟糠合到頭

二喬觀書

深閨睡起讀兵書窈窕手姿若个誰千古周南風化本現凉何不誦關雎

王節婦

兩月孤兒百里墳一燈風雨幾黃昏可憐王帳豪華

客不識金沙節義門

鄭義門

丹詔旌門已拜嘉千年盛典實堪誇史臣何用春秋筆天子親書孝義門

彭山道中

煙鳥歸林已夕陽野人相引度高岡馬頭一片青山影經過緇衣似水涼

夜度桑洲驛

山路彎彎石磴平碧天涼露下三更無端一夜西風惡吹着新愁上紫荊

客至

竹裏烹茶費屢呼挈壺沽酒遶村無同衾麥飯無難色風槩知非淺丈夫

聞廬陵賀表兄廷試探花即授編脩喜而寄之

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是青蘿居士說近來文運屬天台

送義烏龔叔安給事歸省 二首

鷄舌同含侍紫宸朝回東閣每相親片帆忽逐西風去鴛鷺行中少一人

繡湖煙雨正宜秋之子還家喜得遊忠孝堂前舊明月相隨重到鳳池頭

談詩 五首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咲黃河是濁流

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曾離本根末俗競工繁縟體千秋精意與誰論

天曆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麄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

萬古乾坤此道存前無端緒後無垠手操北斗調元氣散作桑麻雨露恩

讀陳先生見和諸詩戲題

孔璋揮翰檄曹公烈日秋霜格力雄白髮雲孫千載後新詩尚可愈頭風

道者扇

競利爭名不暫休紛紛盡逐水東流道人心事如松栢閱盡尋常草木秋

題山水隱者 先生六歲時作

棟宇參差逼翠微路通猶恐世人知等閑識得東風

面卧看白雲初起時

題山水

霜落江南木葉丹滔天波浪一舟還何人得似林中
叟日送浮雲過遠山

脩德惠枯木圖次韻 有序

脩德先生寄惠枯木小幅并以詩留别病中
不能追從謹次韻奉答 四首

遠别出門愁見難燕山越水路盤盤將心付與天邊
月兩地清宵一樣看

月明樹影落晴波寫寄山房古意多已分此身同槁
木歳寒相對老巖阿

百年禮樂愧前賢濂洛微言久不傳待子歸來同講
習細炊麥飯飲寒泉

至道無聞昧力行神交千載獨周程直教俯仰渾無
愧始是堂堂世上英

見梅

寒梅凍後放幽姿何事今年花較遲昨日途中春意
到溪頭纔見兩三枝

畫梅

微雪初消月半池籬邊遥見兩三枝清香傳得天心
任未許尋常草木知

竹

不禁俗物敗人意忽見幽篁眼為明記得舊遊天上
夕連昌宫外聽秋聲

題東坡畫竹

內翰何年寫畫圖眼中驚見鳳毛孤一枝潤帶江南
雨遂使眉山草木枯

斑竹圖

湘君泣盡淚痕乾翠袖蕭蕭倚暮寒却憶洞庭為客
處滿湖風月泛舟看

墨菊 二首

解印歸來鬢已斑故園松菊可怡顏祗緣三徑荒凉
久特寫秋花仔細看

分根昔日向東籬種近羲之洗硯池幾度偶澆池上
水花開朵朵墨淋漓

題菊

順流舟楫日邊回古木軒窗水際開萬里西風數行
鴈送將秋色過江來

馬

一日曾騎越與燕鼓車隨後意茫然問人何必相驪

絆亦未乘龍去上天

聞燕

曉起鶯回燕語巢牕前紅日在花梢心思佩玉朝天日待漏金門鼓尚敲

百雀圖

曲巷高簷避網羅朝來飽啄隴頭禾但令四海長豐稔不厭人間鼠雀多

羲之籠鵝圖

內史清真江海情每將高韻動朝廷平生却被能書誤更爲鵝群寫道經

荷花渚禽

絕世丰姿不受塵丹霞爲質玉爲神渚禽莫怪開時睨一洗尋常草木春

鸚鵡

幽禽兀自轉佳音上立雕籠萬里心只爲從前解言語半生不得在山林

立春偶題二首

萬事悠悠白髮生強顏閑盡靜中聲効忠無計歸無路深媿淵明與孔明

百念蹉跎總未成世途深恐誤平生中宵擁被依墻坐默數隣鷄報五更

臨海縣知縣黃　詰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　績　葉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鼎　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先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終

遜志齋集附錄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包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公西州之冠冕有識者無不心悅誠服而新學晚生亦有所依歸也余一日不見有如三秋况在遠道乎先民有言能自得師者王又曰務學不如務求師良有以哉

予以眇躬藩衛宗社之重亦必慎柬賢良以備顧問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尚志立言爲當代之重秘閣閱書燕閒賜對經帷進讀道德坐論翊乃郡庠之責學課之繁别既數月良非得已忠言嘉謀予所饑渴竭乃心力副予眷待遺書指不多及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嵋山峨峨江水泱泱我疆我理俾民以康
靡言匪衣靡善匪得閱士孔多我敬希直
謙以自牧卑以自持雍容儒雅鸞鳳之儀
有學有識乃作乃述追之琢之金玉之質
侍我經筵不倦以勤非德不言非道不陳
職思其歸義不可奪采采者芹何教如渴
爰秣其馬爰振其衣拜手稽首載辭而歸
昔之來也春日遲遲今之歸也涼風凄凄
悠悠我心念子良苦爰命辭臣飲餞江滸
王道如砥既歌且詠八月初吉抵于南鄭
沔彼江漢亦合而流瞻彼岷峨鬱其相繆
心之知矣臨别繾綣予如我思道豈云遠
歲行在子文閣秋開較藝至公遲子西來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伊昔開東閣相看眼獨青文章奏金石衿佩靚儀刑
應世遊三輔焉能困一經前星垂炳耀染翰侍彤庭

聞說眼空天下士只疑身是洛陽人少年有學談仁義高論無慚問鬼神九載之官看教育萬言詣闕聽敷陳曳裾已在長沙日知己相逢此志信

四十雖聞不動心平生富貴豈能淫屢蒙論薦來天禄自負文章入翰林養望也須添白髮觀光仍遣教青衿河間好古嗟予慕多士從遊愛子深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柬方希直二首

趣裝何處去驅車赴漢中欣然遊大郡况復依方公
問學日益博道德日益隆丈夫志遠大那肯局樊籠

他年居館閣步武接夔龍
胡子蜀中士受公知更深不憚三巴路欲成仁者心
伊昔韓門士籍湜蒙賞音勗哉今胡子頗無媿鄭林

鄭公智
林良顯

蜀王讀其命錄

武皇稱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
宋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由來稟前烈頗學在斯人
雖處江湖遠擬欲踐臣鄰苟非堯舜道肯向黼扆陳
嘗咲賈太傅前席對鬼神著述累萬言所言皆歸仁
爲君觀此書四海屬經綸爲臣觀此書有術能致君
聖賢友多聞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藏之至夜分
撫卷再三歎良可媲典墳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金華宋潛溪濂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爲師者得
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它
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
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茫
茫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
希直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
燭諸理間發爲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
中見此孤鳳凰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
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
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冀
負笈重來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凄凄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恐勸尊中酒
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
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躚躚媚學徒一步一回顧
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珞然
素編貯清書青燈坐深夜探玄欲忘寢嚼味如啖蔗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子江上舟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
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得諧贈言如贈金
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貴逾日新慎勿中道廢
群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螢爝欲爭妍
姬孔亦何人傾首了不異肯墮瓮盎中當作瑚璉器
不見金谷園瑤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幹凌蒼霞
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盼望遲子能重來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蘿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潛溪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
贄一覽輙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講經歷三時
乃去明年丁巳予家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
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絶
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
肆古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
絶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
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
態不主故常而辭意灌然常新衮衮滔滔未
始有竭也細占其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

同儕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
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
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
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孰爲先也
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
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
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
者久將歸省覲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俾揚
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辟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

終然無根蒂飲散空中雲方生海來上玉立而春溫
袖携絺繡皆函帶新藏文摒遁入禮域陳義凌秋旻
問塗大倉粟共勘典與墳潛深索幽邃窮高攀嶙峋
踰時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媚孤貧
湛恩來九天憫我友如銀特勑還故山許與煙霞親
寸間挹經來處此寂寞濱滓吞扣無始冥涬窮無垠
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鈎錯之若大樂建鈞
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邕和無怗懘疊奏歸繹純
桑濮喋靡斥淫哇竟何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鬼燐
似茲稽古力可敵撼定勅濡毫寫雄覇勢足移峨岷

滄世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
盡抽神奇秘不啻見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
山鬼當酒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者作家後先各繽紛
豈知萬毛牛難逃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
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
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目無留痕
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辨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
大言心不怍秪爲所見真生今省行期序飲松竹根
唉摘黃金花泛青瑤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繹
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真儒在用世毋徒帶彌文

文繁必覈質達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
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
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璵璠道真器乃貴奚須用空言
學學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
慈仁以爲佩庶知以爲鞶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
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毋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洪武十二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先生與伯欽書云太史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蓋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錄寄吾兄前輩勉後學惓惓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臨海林佑公輔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拔其尤賢者而訓迪揄揚之則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也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而三千之徒亦自以爲不及日夜勸勉求其所以爲顏子者終聖人之世雖庸才末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哉苟不擇賢愚槩而進之非惟彼未有所悟而我之教無迺屑屑矣乎當今之世去聖人已遠執聖人之道以尸臨天下者太史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間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蓋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其爲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爲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又　臨海葉見泰夷仲

見泰視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也少爲學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京師公一見即呼爲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疑公有所借既而侍公者數月辯論規誨未

嘗不爲予盡乃益服公學鉅德溥信乎其爲一代偉人而非蕞爾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爲廩祿所縻挈挈然往復南北雖或間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嗚呼公今不可作矣閱其遺稿輒潸然出涕公高第方君希直性孝友爲文章雄邁醇深登公門者皆莫能與之儔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示相與收淚讀之予且衰愧無以荅公之知希直方富於齒尚益自力以求副詩中之所稱也夫洪武十

五年長至日

又　　同邑郭濬士淵

濬事愚菴先生時希直年纔十四五操筆綴文固已不凡後希直從先生守濟寧由京師還值予武林出示今太史公所贈詩觀其規勉屬望之厚情詞藹然濬疑天下能文之士莫不以得出太史公之門為幸如希直者宜非一人而希直以童冠之年厠於其間獨何道以致此哉去年冬太史公來朝往拜之頃復得與希直晤叙且得盡見其所謂遜志齋稿文氣渾成識見卓邁動以聖賢自許其身不但言詞之古而

已然後知希直之致此者有在也雖然古學不明久矣世之人以時代觀人而不知今之可以為古故特達抱負之士恒見累于多口是雖習俗與時移易抑亦吾道未有以信之爾希直尚益勉循古道興復古學不負太史公屬望規勉之意使先生之學大被于世斯為善為人後矣惟希直念之

染說　　金華蘇伯衡平仲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涗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涚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于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翫之乎此惟善工者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

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染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况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

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翶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下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徑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辭氣非六經不

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徙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予哉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洪武十九年秋八月望日

古詩贈希直　葉見泰

吾友方濟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熾之雪曙天之星平生特立不狥俗窮年矻矻惟究心乎羲文周孔之遺經一旦起作郡卓然爲群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九原長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泫然雙涕零我言濟寧今不死濟寧有子字希直外焉才華已絕世內焉持敬恆惺惺往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發目光如月雙眉青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踰若木

西流入虞淵每稱希直稟間氣旁騖餘子猶以清渭臨濁涇太史猶巨鐘而我猶寸莛我論無俚辭一一爲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覩送入樊籠仍剪翎我歸已五載俛首類拘囚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螟今年希直忽相過使我洒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顧影兩蛉蛢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著述能衡馨振袂快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扃其顛過雲漢其幽通窈冥聽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誥鏞商銘麗如勾芒青春布花卉壯如隆豐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終然帖帖趨東溟頓我歛退餘守口動如瓶今日得

子文鮀誦不暫停有如赤日途解渴得楚萍又如黎藿腸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姬工月露形劃然周廷覩巨烽光影不復窺微螢嗟哉希直執經太史門聞禮齊魯庭以文比行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生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裔坐閱晦朔彫危黄我欲其爲不朽計鉎鍔淬礪重發硎至音詎能秘錫鸞答和鈴直須上追虞賡姬周雅豈肯下比秦扯呂方爵騶于以作春秋之羽翼爲禮樂之藩屛嗟哉載道器孰謂在世猶芻靈上帝閔世惘斯文學復下取勑六丁水爲江漢星作斗鑴之金石垂千齡洪武十年夏五月吉日

送希直遊金華　同邑許繼士脩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晨鷄號遠陌行色滿道周惻愴意莫宜慷慨意難酬願言力古訓所貴術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川原渺何極仰止在山丘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尤顧乏馳騁力重增離別憂遙遙金華道逸駕邈難儔瞻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由願爲東南風吹上八詠樓願爲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遠我心復何求

答希直　許繼

發嶺隱天末遙思正屬君慰情來遠札動目有新文逸驥背奔駕離鴻常念群山空歲華晩舊話幾時聞

送希直應聘赴京　許繼

傾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遙方子間氣英祇鳳翔九霄經史飫胸臆早歲能充饒深造入玄閫精研味腴膏發爲五色文光燄萬丈高吐辭信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喙白首慚俊髦受知潛溪翁恩義猶同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褒聲價凌海嶽山澤壽久遨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韜中使隆優禮特起推賢豪天衢麗雲日盛際宜有遭紀載小班馬明良慕夔皐徵獻諒已著榮名非所徼同鄉託交誼眷戀豈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飈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聞希直自京還　許繼

玉音初擇已殊倫天意深嘉得異人衆謂歐蘇才復出我知孔孟道當伸賜歸使就林泉養期用留爲瑞世珍一旦已成千載遇高風矯首在清旻

寄方正學內翰　樂平程仕簡

三十年前下董帷姓名早見詘黃扉古今文字非無託天地精華信有歸金匱入編嚴斧鉞紫泥承詔落

珠璣斯文盛代惟公華林下何曾有布衣

正學齋記　金華王紳仲縉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聞嘗聘置右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脩體驗爲務與公論辨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王愈加欽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成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

明于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分爭人尚詭異各自知能自立門戶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爲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橫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者書動以百計其爲說必曰我者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塗聾瞽耳目者爲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岐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爲何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頹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爲得聖賢之心傳之韓愈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落之懷得理與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群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澂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下下者蓋莫

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反有過之則夫凌高駕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邁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爲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睿念之萬一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紳請執鞭以爲御焉

答方希直先生書　王紳

紳何時嘗立於道邊見有行者攝群兒而問曰其將

往于其敢問何之群兒指曰當從此往有項行者悔
曰群兒之言不足信乃更揖於父老父老曰當從彼
往行者從父老言果得周道以此自懲學問之道果
何異哉自孔孟沒後道術分裂百家並起各自以所
見爲言上下數千年其人不可勝數大抵皆得其一
而遺其二剽其末而失其本者也甚至敗道傷化流
毒遺害者有之況至於今風俗愈漓教化愈敝則其
言又豈不甚乎此豪傑之士所不忍見而自默稍有
志者當慎擇而聽信之也紳質性愚陋固不能立言
以攻之然切欲慎擇而聽信四五年來問道之心甚

切群兒之言喧囂聞于耳者亦不爲不多及求知
父老之言惟執事也故紳於執事之言每心融神會
旨解意通獨恨力不足耳尚其可强雖水火在前弗
顧也今執事乃惠書以紳能聽執事之言爲奬嗚呼
以善道告人而從之人之情也又豈紳有過人也哉
雖然執事所謂知言難遇發口祇覺無味故默默自
解此則紳之所惑者也自昔聖賢之生豈必逢聖賢
而後言皆俯躬曲就喋喋而誨之惟恐其道不明也
孔子嘗環轍於魯衛陳宋之邦至老不倦後雖有無
言之歎然亦發憤之辭也孟子奔走於宋梁之國汲

汲以仁義闢邪說時人不察或譏其好辯而孟子不
沮觀其所爲可槩見矣今執事倘精敏之才蓄純明
之德日以立言明道爲己任而期底乎聖賢之域庶
日談論於衆人之中是者進之非者斥之使開其心
化其質是其宜也胡爲默默以自解無乃與孔孟之
心異乎雖然紳之愚世所不取而執事自教之又安
知執事之言非孔孟之意乎從以紳受執事之知而
不以是爲復答負執事之心也又豈紳之心哉

上侯城先生書 先生又嘗號侯城生　王紳

君子負天下重望者必有副之之道也然言其衆非

一士安得人人而誨之哉言其久非一時安得日日
而語之哉古之立言著書者正以此也紳切見執事
以英妙之年早屬天下之重望然而副之者非無意
也第恐有所未盡焉姑以近日目所及者言之自郊
而入見于王口談堯舜周孔之道日閱書詩六藝之
文及申而出接見賓客學徒者十數輩扣之以律而
應之以律倡之以呂而和之以呂無不各中其節其
用心亦云至矣而其勞亦且甚矣然復以爲言者蓋
以陳于王前者雖甚盛而尋丈之外人不得而與聞
也接于往來者雖甚夥而閭巷之間人不得而共知

也是則執事窮神憊力於一日之中而所及者止此則又何以慰遐陬僻壤之望哉此紳之所以拳拳望執事立言著書以明道也且道之不明亦已久矣自孔子沒異端並起至孟子麾而斥之其言見於七篇之書其書雖爲門弟子之所記述然莫非其精神心術之所萃後乎萬世斯道賴之爲保障生民倚之爲藥石其功不在禹下者豈止及數人而利一時哉其後若荀卿若司馬遷若劉向揚雄班固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而其所至亦各不同惟韓愈獨不喜著書故張籍切切焉以愈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紳未嘗

不慊于懷以爲著書必待五六十且萬一天不假年則賈生之策不及陳而文中子之中說不及著也切意愈之卓立豪傑邁于近世其書之不著固不足爲其重輕第人之仰望者不無觖望於今執事之才之美固將隸馬劉駕揚班而底孟荀也天下之所仰望者豈外此哉執事苟不亦有以副之吾恐望之弗得必繼之以怨怨之不止必隨之以誚且毀也或者又謂凡著書必其道不行于時故托於書以自見耳今侯城蘊才蓄德筮仕之初方將駸駸見用以究其志奚以空言待事乎竊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並列非一日矣孔子亦曰有德者必有言未聞立德者無事功而建勳業者遂忘言也周公其德大聖也其位冢宰而攝政也其言散見於詩書周禮也迄今未有病之者而著書豈足以病執事哉今執事之德厚矣言之見於文章日用者大而至矣苟遂因而筆之於書則雖安處一室終日如愚而遠近之人均受其惠矣何必窮年克月披寒冒暑奔頓於道途以副人人之望而卒不能周其望乎惟執事其納而圖之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皆不揣愚戇輙獻瞽言於左右蓋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覼縷執事以爲然耶以采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爲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爲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顧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惜守其謙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爲無益於世遂欲躬顏子黃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

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臯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纒其大要皆所以成己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爲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己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荅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

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尚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絶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爲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吕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䚡䚡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

且執事之所以脩于己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罔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晏處而偝與紳論辨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與章景庸書

王稌叔豐（仲縉先生之子）

稌再拜書奉景庸契家兄長執事二十四年之别山川阻脩莫遂一會晨夕惟翹企尺素之書稍慰契闊至今未奉一字其於馳戀之懷寔齎飢渴去秋得剡西孫孟昭書知有教諭至東陽煩單宗暘付趙希德轉達舍下不意希德領書遂一疾不起後問其諸

子竟失所在惟增悵恨而已茲會貴邑祁姓商人詢知使門與其同里葉宅有姻聯之雅從而獲審文候動履廸吉賢伯仲均綏多福爲慰僕今歲假館於金華郡城義士袁仲仁家童冠㰻㰻遣日學無寸進徒於世有生無益死無聞之憂懼耳視執事賢伯仲德脩而業廣文雄而名振士林者不可同年語矣敝郡斯文寥寥潛溪文脉之遺僅有浦江鄭義門叔度先生檢討叔美先生乃弟叔端先生三數公而已聚會間談論同門往事未嘗不慨然興歎先師遜志齋及先人諸公之不作而深有羨於賢伯仲能繼斯文於

玆時也遜志遺文鄭氏收輯四五冊缺逸頗多長史公每從　僕扺貴郡會賢伯仲補完之貧病多故未卜何時可遂僕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此事惟賢伯仲從之久而知之深餘恐未能暴白其志而遜志冥冥間寧無望於賢伯仲乎撰次成帙附便來或躬造義門一遊甚佳遜志表姪鄭季温珣近有消息否或歸隱鄉里執事幸囑其來與僕一會或可謀往聚寳門旅殯之所負遺骸歸瘞故里此區區之素志必欲行之而未遂也執事幸加深察因郵歸便特此聊達遠懷餘不能悉惟萬萬自愛以副交遊遠望

方先生小傳　　郡齋舊刻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嘗以遜志名其齋　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廬徙居寧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寧府言行政事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生時有木星墮其所雙瞳炯炯如電甫髫齔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倆又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寧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器之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　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從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籲天願輸己詩以延師齡洪武十五年　上用吳沉揭樞等薦聘至陳說多稱旨　上謂樞曰方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　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復辟至　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群臣曰今非用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　蜀獻王延之虞以賓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于蜀因得訪宋公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大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爲顏孟程朱復出既靖難兵下城破嗣君亡　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年四十六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帝命錄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　國禁漸開遺文始出于世贊曰方先生在當時名重

行尊故得偏最隆然以身殉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生無所待而興其志願學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爲心謂三代政教𤼵犖可行於今其本在脩身故篤志力行蔵微之道無不備心事皦然無毫髮可疑信乎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爲曾子矣乎

正學先生事狀　　臨海陳紀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㣲徙居寧海緱城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丁酉先生生癸卯母没時

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知濟寧謁曹國李文忠公公禮貌之期爲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太史公于翰林公視其疑重不遷於物穎銳洞釋諸理有喑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之喜館置左右譚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　闕伸理值父没扶櫬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先生復執經往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絶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大通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見於論著文義森蔚辭

灌然常新未始有竭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寒暑而已庚申之秋歸省祖母公惜别因叙其所行之善勖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辛酉公徙蜀先生往省不獲爲文籲天願以己之壽年輸委乞延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山絶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復召除漢中府學教授有令許至家與妻偕往癸酉閏四月到任時京府啓　儲君四川遣　蜀王命俱以鄉試考文見徵

先生辭四川赴京府甲戌春朝　蜀獻王道經襃得謁宋太史公墓而卹其家　王好善忘勢召對不名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爲正學先生自是書啓往復無虚時其賜教有曰闕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　高皇帝賓天　皇孫嗣位召爲翰林博士己卯陛侍講命考文京府庚辰復司會試一時君臣道合有大制作若省躬殿銘寂命神寶頌御史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出先生手是時海宇謐靖幽州兵起先生憂國追惟劉中丞基

殉之淚下未幾天命有歸先生以死殉君至於夷滅不變上距宋太史公惜別時適二十餘年矣知德之深知言之至至是信哉爲文雄邁醇深所著述有僅存者然當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鋟梓以傳南安守華亭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也夫予小子景仰先哲直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弘治己酉五月朔

成都府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臨海趙淵

君子之學最爲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而已矣是

故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一無是氣天地亦幾乎息矣而况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蚤以聖賢自期其言曰學聖人者貞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端在是矣我　高皇帝時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蜀獻王復數延之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望之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嘗中以烈禍屹不爲動天下義之若夷齊若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

謂浩然者耶卒之國禁開於　仁皇廟孝宗於　今上遺文盛流天下寶之蓋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以終泯者如此項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地義宜建祠廼偕僚寀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丘公道隆旣渡聞于　王王曰隆直儒以光我　先王余責也於是承奉君周宣㑹宣寗儀周琦者復慨然各輸數伯金以襄有德祠成仍題之曰正學初潛溪宋先生客卒於夔獻王　惠王凡兩遷之其墓其祠則宋承奉景之所自營者而今祠則其東曠壤也越蜀幽明之遇似亦非偶然者矣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

列聖　列王之德此誠關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若承奉諸君之勠義夫亦人所難者因并及之且以詔蜀之多士相與游心於先生之學云

嘉靖壬辰夏四月旣望

祭文貞公文祠在漢中府學　和順王雲鳳

公傳究經史高談仁義動息言貌必揆諸禮法文辭渾然天成浩浩洋洋寫其所得該括萬事慨慕三代之治自任經濟之重立朝未久殺身成仁百千萬年凛有生氣公嘗教授漢中未斬之澤于今猶在屬按部過此率諸生稱公爲文貞先生潔除一室題曰正

學祠正學者蜀王賜公號也作主祀公侯後之欲知
公者有攷焉謹告

過侯城里有感　金陵姚淳彥恩

笋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依然感慨盈黃鳥向人空百
囀青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容是
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謁侯城里有感　太平謝宥

侯城里侯城老人死不死萬丈文光射列星正流一
派分洙泗忠肝義膽照冰雪烈氣渢渢塞天地神遊
帝側騎箕尾行天還敎羲和馭寒爲陽和旱爲雨精
靈颯爽誰能閟冥交不用覔逢千脩損王郎舊知巳

又　謝鐸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令人淚如雨
侯城西尊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
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劍光血夜夜衝斗起

又　謝鐸

欲向西風酹一樽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事過風前
燭千古名傳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
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

謁正學先生祠堂　吉安袁道

我從東南行清風東南至往事垂百年行人口如矢
大商有夷齊大唐有王魏稽首拜先生地下知誰愧

附家傳

故愚菴先生方公墓版文　宋濂

嗚呼自我徽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
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
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
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
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爲至流風
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
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
玄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
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鄉
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
幼而端嶷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
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
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
研探索寢食爲之發廢因喟然歎曰爲學必合天人
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
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

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荅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荅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都事韙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

發憤入山谷採松栢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閒事也吳元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真主之出乃大有爲之時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歛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皆淪肌浹髓革爲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爲空四年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雜遝媚連督索之先生上　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康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頹圮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蠲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爲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

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閣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起科縣民益惰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下産爲上中下三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歲且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

絶糧者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白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戸部戸部奏可行省且愧之郡城壞故事粲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莽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寄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曰　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　詔下民讙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誰罷我役使君之力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二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聲如雷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皆辟小者諭遣之不留繫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税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弊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一吏而税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

使有鍮銖怨對舊比每斛盜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朝斷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阜隷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遣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已出復行其法於封内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戸僅三萬税萬餘石三年之後税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戸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增損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内庳陋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爲炭穿土穴藏水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攢石爲牐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牐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艱之役牐丁絙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常困厚粮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

之蕪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恐傾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爲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辨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

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之間不陳杻械箠鞭懸搐閭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啓心銜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搒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甍時十月因未嘗附火而甍則告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

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灣童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爲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育娶王氏孺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

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一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爲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釀餽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爲養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脆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

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一卞瓜笞童十名州吏還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歸雁倩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于倉或充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書所為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瀛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殆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肆世取寵者徒剽掠為談辯誇多鬪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俯仰俯拾唯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旣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皦然弗誣也孝孺久從瀛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

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

完傳翼經有道必疏無幽不明疇不敏遼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燁于天門逝者沄沄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倚歟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乾塞坤會乎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於丘園爰自布常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其不顧身數宣帝仁達于齊垠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魴之頳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黥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抵其咎人相告言久要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為群其來如雲攘敝擾劬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麥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鄰多蝗蝗剌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眞儒之效小試則然誰曰漢吏學美其循太餘董荼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罹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奚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憾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湫湫者阪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方希學傳

方孝聞字希學先生伯兄也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輒稽典禮蔬食水飲彌越三年及父卒絕酒肉居宿

于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扶而後起於是寢成羸疾行步傴僂然守禮益確親戚鄉閭莫不稱為孝子家素貧窶一錢寸帛不私妻子奉尊撫幼衣食賓祭喪葬婚嫁費用百出經理補葺以身任之曲中儀節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學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由致知而誠身由親睦而愛物務篤踐履不為空言發為文辭理深意遠存心仁厚接物和恕里中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相率以質是非開以一言莫不悅服德器完精才具優長通達世務議論甚偉先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斯

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于家見修史私錄及赤城新志石龍集

方希[redacted]詩

方孝友字希[redacted]先生季弟也舊傳　文廟召先生草詔不屈親屬皆就戮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絕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先生之弟云

方氏二烈女傳　臨海章撖

正學方先生一門四節之盛世所共知而二女子之死則或未知先年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君慶言嘗授經烏傷山中有祝監生者老矣謂及見西楊閣老嘆方先生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為傳未就西軒以屬王君曰子可遂成西楊之意後石梁由南部出守建昌亦未及為當時撰與石梁之子佩東實與聞之茲因重刻先生之文錄此附載集中以見先生篤學守道不貳厥心而死君難精誠薰浸家庭閨閫間雖二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不懾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死同烈者講之素定也

或者人得併觀於此益徵先生立言無虛語真足以昭方來起後學不惟見道化攸孚且使人知反身激厲處常變茲心則同當不忍以丈夫子愧于方氏之二小女子云嘉靖庚申仲冬

新刊正學方先生文集序　臨海趙洪

洪自髫年聞諸老成稱先生之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雙瞳炯炯如電弱冠日讀書積寸從金華太史公游時所收皆天下士先生五經百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聖賢骨腴公深驚器之以為莫之與京欣考守濟陽坐累先生數請以

身代獲原洎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匡主獨秀於王葉中尋用交薦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間所為惟先生之咨四方夷裔得一字珍於至璧晚路碕危皎皎大節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炳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質如此宜天有以培祐之而漸湯滌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古有然又何云異先生之文撰述最多大足以包天地近不離日用之常皆為太平道德之語而意獨至而其論辨之高遠超昔賢之見今其縹囊儲物不可得而覩矣幸而掇乎煨燼之餘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也中間在蜀之作皆友人侯君邦

彥得姑蘇編脩陳公之所傳錄與夫傳采士夫間之記誦凡詩文二百六十七篇吾鄉之士肆員道厥事什襲珍藏無由哀采洪竊惟春陽巳舒江漢既濯應不屑於毛疵矣迺於寒暑之暇捐俸募工繡梓以圖壽傳悉手所繕落於天順六年六月望日考於次年四月望後一日也尚恨孤陋寡僻之好事同志與之共成而諦訂焉魯魚中存凡經目者其加宥正又當知先生之文不宜以文視文而以之求道得先生之心可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固不資文章以顯先生之文章亦不假洪以傳然洪之所以疲於僭盭而不少

為輕重者特為吾鄉餼羊之計云爾苟居隱墅而如是存德義以善思開歷仕階而如是持忠節以奠朝杜庶乎不忝所生而可以闖聖藩矣或者與刑具存豈非鄉人之美觀也哉豈非先生之敷錫也哉又惡知非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之志哉凡我知愛苟私所遺惠然輻湊洪當倩巨筆以書成美敢蝕厥雅邪時

天順七年歲次癸未夏四月望日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謝鐸

右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為文千二伯首總若干萬言於乎先生之文不見於世也久矣天順

中越教諭洪貫始鋟梓以傳既而鐸與文選黃君孔昭頗加蒐輯於是葉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鶚王忠文公之孫汶諸所傳錄者皆稡焉既又從柳別駕演盡得常人之所藏者視昔蓋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今年春寧海令郭君紳聞之以書來曰先生邑人也是不可廢願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亟旨而授之或者曰先生之功業雖不盡見於當時其道德在天下蓋有不可掩者文直其餘事耳而又何以其傳不傳為先生意哉鐸曰不然文者道德之著而功業則又文之見於行事者也伊周孔孟之

道德功業盛矣千載之下匪由斯文之存曷從而知之又曷從而傳之乎且至大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疾徐之度盈虛之數猶必有待乎人而況於人乎故欲傳先生之文者非徒爲先生計也爲後之人慕先生之道德欲盡求其功業而不可得者計也先生之文非吾台所敢私亦非予小子所得而贊特以著令尹之志於不忘且以告夫天下後世知誦先生之文者令尹又嘗即先生故居求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爲之者也常本傳稱遜志齋集者訛缺爲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益教諭之編有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學者蓋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并入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爲別録云成化已亥冬十月朔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黃巖黄孔昭

孔昭自幼習聞先生之名於鄉長老私謂先生學本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既長稍知向慕求先生遺文而讀之則知先生之學雖浩瀚如江海運動如日月變化如鬼神而其所言無一不出乎日用彛倫之常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外嗚呼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趙教諭刻本孔昭乃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彥猶能各以所藏來告遂合葉林二亞卿王李二中書與郁常州之所得者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然先生之學已不愧存殁文之全不全亦奚損益哉惟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之道者非此則無以考其全也集既成福建林僉憲克賢寧海郭縣尹紳各以書來請壽諸梓孔昭與侍講閔斯文求久莫知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蒐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經畫名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顗金遂董成倡義助相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月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抑豈吾台人所得而私之哉備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成化十六年庚子夏五月朔日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張弼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齋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齋稿見示乃録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

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也乎猶以見之未盡爲恨今年二見弘宜知寧海乃先生之闕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疾讀掩卷深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覺洙泗之交零也嗚呼學之正養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爲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詳者大節或有之所養所學恐未逮乎當時有以歐蘇擬之者宜其弗屑也我 朝以宋潛溪楊東里爲文章稱首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於乎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已也於乎九原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爲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乎嗚呼成化十八年壬寅五月之吉

書重刻遜志齋集後

先生王者之佐于時以彼其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謨猷頡頏與唐王魏者等先生不此之願悲憤抗激至磔身沈放而氣不少回凡以存君臣之義爲天下防也嗚呼忠哉抑有功於 昭代深矣雖報卹闕然而遺文盛流斯固 列聖之惠與文始集于趙學諭洪至禮部尚書謝公鐸工部侍郎黃公孔昭盍廣搜之得若干卷刻諸寧海木今爆矣乃會黃參軍綰應吉士良趙大行淵删定僞謬重刻斯編以行于世俾知夫齊大忠者本如此云正德庚辰仲冬朔守台後學姑蘇顧璘識

臨海縣知縣黃 譜

黃巖縣知縣張 師彥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 縝 葉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鄭 戴霽之

黃巖縣學生孫 德光 牟汝釗 校對

遜志齋集卷附錄終

易齋稿十卷

（明）劉璟撰

附録一卷

明刻本

易齋集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璟撰。璟字仲璟，青田人。誠意伯基之次子。洪武二十三年，太祖命襲父爵，以讓其兄子廌，乃特設閤門使授之。尋為谷王府左長史。燕王稱兵，隨谷王歸京師，令參李景隆軍事。兵敗，上書不見省，遂歸里。燕王即位，召之，稱疾不至。逮入京，下獄自經死。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事蹟附見明史劉基傳。其遺文久佚不傳。明末，楊文驄令青田，從諸生蔣芳華家得鈔本，始以授梓。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璟集十卷，疑此尚非完帙。又別有無隱稾一卷，今佚不見。其與此本同異，亦莫可考也。璟少通諸經，慷慨喜談兵。太祖嘗以為眞伯溫子。而詩文傳於傖率，頗遜其父。天台盧廷綱稱其詩云：酒酣落筆詞愈工，命意不與常人同。清如冰甌玉盌貯繁露，和如大廷清廟鳴絲桐。疾如黃河怒風捲濤浪，麗如錦江秋水涵芙蓉。雖譽之未免過實，然其氣勢耆勁，兀傲不羣，猶有覆瓿集之一體。且其値革除之際，捐生完節，不墜家聲，尤宜以其人而重之矣。

易齋集卷之一　　谷府長史仲琛劉璟著

五言律詩

贈繆仲安之江西都司省親

之子遊南服從提正幕春驛騮馳遠看[illegible]路遙通津大[illegible]
重高堂白髮新行當承令望孝子即忠臣

和王一柱韻 一首

行徵從恒衛羽檄又別離相思淡月夢得意草堂詩制作五經
俊交情[illegible]能知南山松與柏貞操歲寒期

壯士懷忠烈何曾惜別離甘心蘇武節[illegible]意李陵詩白刃[illegible]強
虜黃金賜故知功成期報主鐘鼎永相宜

端午宮城有感

屈子思存楚何心事後臣九歌長慷慨千載愈悲辛抱石知無
益騷辭願有傳其人雖已矣氣與太初鄰

烏松對泣

對[illegible]烏松因多愁白髮翁家鄉六千里生計一絲風淨几閒清
簡空[illegible]老添弓辛逢炸火息何必事奇功

環清軒

繞屋流清水[illegible]書[illegible]雅志風月見閒情澄碧魚堪
數繁陰鳥自鳴[illegible]有托[illegible]

山行見[illegible]

此地人烟少如何見一村[illegible]行山逐狹[illegible]草堂幽成卒迎[illegible]
[illegible]狹逕客溪寒[illegible]那得[illegible]時留

詠史

江郊迷征路[illegible]水[illegible]興[illegible]不[illegible]何行[illegible]武負事遂[illegible]

[illegible]向[illegible]中歲假使東方朔何人[illegible]

題像歸圖

司[illegible]不[illegible]心樂山水勵事合幾宜入詠雖留
意乎鍾木詩歸[illegible]軸更多詩

絶句詩

碧[illegible]五首

碧虛淨[illegible]光中了無[illegible]
碧虛有清趣[illegible]世情[illegible]
白[illegible]花滴
長[illegible]奈酒
[illegible]心客

不見無為久披[illegible]但見人扁舟湘浦上雲樹萬山春

題[illegible] 二首

我行[illegible]蘭棘[illegible]我衣呼童剪[illegible]兩袖懷芳菲
[illegible]何[illegible]幽蘭自有芳因[illegible]重上君子堂

[illegible]竹

[illegible]見新[illegible]人情不[illegible]竹[illegible]歲寒心

滕王閣

帝子去已久樓閣何[illegible]只見丹青景不聞歌吹聲

海青

海青一片雲飛來[illegible]破[illegible]

題[illegible]四首

幽蘭蘊奇芬綠竹秀[illegible]何如君子介如石

芳蕙生前根棘鋮護其頭雖復蕴精上地借夫何言
崖石自有貞蕙蘭白素芳不辱青史筆非登君子堂
幽谷長芳蕙山林棲道心所有高世士可以為知音
梅花一首　高意倒影
明月細花簾清香入墨窗開處迎倒影正是落寒時
又　晴窗咲曰
江南陽氣足冬日發於春咲臉開寒玉誰知懶奇真
七言律詩
應
詔謹賡
御製𧶼晉齊諸將宴鶴鳴樓詩
龟遲歸來宴玉樓九天雨露　高秋熟藏

盟府家新
龍酒入忠肝洗舊愁沙漠已平
神界偉乾坤再造
聖功優一時際會攀
諸異皇春高秀奉見杖
詠鸚鵡和張紀善韻　二首
腐腥不啄欲心輕翠羽丹啓舒眼明為主已忘於下性能言累
解世間情嬌姿可愛宜剗養食譜先傳兌剖宜客至但知催進
酒畫堂風日有餘清
西域珍禽解語禁禽飛時展拂雲翎孝慈為稟享和性辯慧非
求世俗聽舞綠衣栖瑣殿啄餘香稻立雕衙上林鷹犬多
族獨得

君子衛服青
小重慈堂
堂前白髮三千丈眼曾玄四代人垂範有方經後喬傳家先
秀見深仁葉未蒲座青襟笑壽酒盈觴綵服新願得家々似公
華怡愉同樂泰和春
玉液泉
寒比玄冰凍不開溫泉一脉亦奇哉靈源獨得陽和氣香脉都
無混濁埃句是天根源玉液漫誇海眼釀瓊醞良田萬頃承涯
潤擬作商霖莫浪猜
山行同張紀善
度谷穿巖意忘疲龍門東下一川通路逢驛使傳梅信地走山
右有雲泉李老祠荒荒高設像第千臺古草連空行人日暮向梅

殷胡馬嘶々鳴北風
鷗窩山
萬疊蒼山秋氣嚴雪花開過王芙蓉皂隱飛處青雲近驟馬行
邊紫塞重家在江南書萬里身居奧升祿千鍾生來自媿承恩
亟華髮蕭々未策功
隆慶州北半山神會寺聯句
昔人禪刹倚雲根木蟒狐高瀉移疾鈿獻挿天蒼隼立群峰標
地白狼蒼碑行宮要名址鍾梵死聲報曉皆山下屯軍新聚
落依稀酒文武時
又次聯句韻
梵字當年半落下荒蘗地霧花紛繁況九奎鈞天遠幻度三
生劫石汚夜日月龍行怨雨狂網死樹鵲鳴瀨登臨懷古情何

恨更何辭舍寘七送

雞鳴山用前韻

雞鳴古寺立岩嶅敗壁頹垣沒野蒿[illegible]
立石屏高常疑塵霧如飛雪又恠山[illegible]
地誰知身向此中遨

又

雞鳴山勢壯遷州鍾梵荒臺在上頭獨不下蔽千佛洞[illegible]
見兩河[illegible]
悵古往今來總一遊

閱畊軒 為陳景純作

郡厰無限抱孤高點檢西疇好[illegible]勞幾度扶犁乘夜月[illegible]
[illegible]

云危擇利毘不須操

讀書樓

東州劉氏讀書樓家世[illegible]傳[illegible]且喜繼[illegible]
登有[illegible]伊聲徹九天夜燃犂名揚五嶺秋我欲登臨忽探
取白雲一榻借容不

遷奉和移居次[illegible]韻

土宅嗌喜厭舊闈[illegible]新建[illegible]倆耐連朝雨洛几深
無陽宿塵但見天池遊彩鳳會看玉闕降祥麟趍朝每得聯[illegible]
豈意而今作遠隣

又互用前韻

數里移居水廣廈一[illegible]卜築[illegible]
天家寵渥[illegible]

甚早見添[illegible]風情

[illegible]軒

猶得[illegible]
廻樹影稍屈子有時[illegible]
討詩酒從容興最優

吳氏讀書林

詩書遺澤貴承家子姓森々更足嘉細恢牙籤滿高閣芝蘭玉
樹發新花九曠深造玄圭理三徑[illegible]白玉瑕羨子守文勤樹
立後來[illegible]

[illegible]中有[illegible]龍潜幽[illegible]

稀林寒[illegible]紅城四雨寒泉徹底清行殺皆留耶律駕斷橋曾
駐乞顏旌蛟龍戲水當年事[illegible]此日晴立馬林皐一回

青群鵝飛處夕陽明

逸行次張紀善韻

積穀防邊壯[illegible]比行偶值雪[illegible]秋[illegible]弱質當強任喜見新
單往[illegible]村關地勝鼓千頃粟開山當種萬株桑更期[illegible]
取得失幾宜香莫捫

寄題吳宗文茂清軒

新居只在西山下處士孤高不群[illegible]增春[illegible]女[illegible]挂
樹月紛々論文盡釋鼓簧[illegible]山凝紫雲[illegible]車重到
此勝將新句著清芬

又野齋 [illegible]

幽居蕭散[illegible]門逕[illegible]
映有鳴蛙[illegible]

從儂將詩酒作生涯

有懷清溪觀海玉蕭潤溪上

憶居每憶清溪觀亂石屏若畫碧[illegible]行所萬松蟠
度九天秋點易遺人勝白鳩吹笙[illegible]青[illegible]欲吾
訣願借當年蓮葉舟

萬松嶺

部全一嶺深似崖爲松萬箇翠濤雲飛蟠李地窮中見吾參約
入靜裏聞春[illegible]浮玉瀣露花搏針向金釵留人白得安樂
法不爲虛名惹世紛

題州寺安寺

當年龍戰見玄黃多少英雄變戰場萬草歸[illegible]空古[illegible]芳落
地老寒香百年事業成凋枯千古神靈竟渺茫此日登臨一感

慨又逢殘照渡斜陽

謝王處士梅華問竹品

處士梅[illegible]名聞花滿竹意老清聲韻細猶球纖水鳳尾參
差劍出[illegible]瓊臺仙子來何處玉板老師應有情寄林江南千萬
回夢魂一夜到[illegible]

寄會稽當處士

先筆交情日隔世十年人重吳更還山河載造逢
明主孫子相知賴老夫共處江南數會面離居塞北傳通殘數
詩幸有歸鴻便林下同將與脫年

覺衷

立馬關河秉白旄自憐筋力暗中消伏波大志寧知老蘇武節
旄猶未凋而是驊騮沙塞關鴻雁過應少天涯莫將閑處嘆

抱贇玄銘功刻
聖明

碧山道中過洪因設

碧山東下來園渡春水初生[illegible]帆影[illegible]穿楊柳外馬蹄聲
過香華中雖云江上比風沙異[illegible]江南景[illegible]同最喜
皇恩加[illegible]迷且[illegible]

壺天生意

青天何事落壺中一點神[illegible]遙通意恒遠識日月殺機不
起蠶虹飛橋中樹局[illegible]卷葉聲徹太空誰似[illegible]平得立
訣丹先文貫長虹

龍虎臺

龍虎臺前翔鳥飛沙場依舊[illegible]驅關雲縹緲暮天邊落日參

差蠶兒峰遥草木蒼沾新雨露人民復覩漢官儀廟堂已得安達
叟老我登臨且詠詩

劉賀秀才廟

中官勢焰炎灼是朝野隨風去氣秉鉄石白期天可補揮戈誰
料日難迴空家取士匯公論金榜登名愧逸才可惜神堯好基
業五陵蕭樹日飛灰

三歸臺

一自西郊嘆泰論[illegible]非射鉤既釋當時定霸應
爲萬世師海宇未[illegible]又見楚旗斑可憐不世經綸
手守是偷安豚[illegible]

雄州水落

平原淡淡水滿天萬落[illegible]不知已有泰[illegible]忽驚魚

頁缺

雌戲秋山隄防又爲飛[illegible]遊多山[illegible]土選[illegible]
聖朝遠[illegible]分[illegible]

暮宿德州[illegible]

斜暉[illegible]孤亭[illegible]情黃葉[illegible]水落[illegible]
野暮[illegible]平類垣破[illegible]前人[illegible]雞戍卒[illegible]五十年來[illegible]
盡如今[illegible]

黃石廟

秦家多事[illegible]首[illegible]天意[illegible]民心[illegible]
石[illegible]金[illegible]三畧因成輔漢功[illegible]水東流[illegible]
漠至今遺廟仰高風

贈[illegible]先生

我羨華溪九十翁[illegible]灑落有誰同包羅造化二篇[illegible]柱之

章百世功[illegible]萬里[illegible]相
見[illegible]說時清[illegible]

水仙花

[illegible]仙姿江漢[illegible]天風[illegible]
香雨露多[illegible]
[illegible]

又贈[illegible]溪九十翁

[illegible]取[illegible]降文星錦繡心胸貫[illegible]事[illegible]已[illegible]故人相
[illegible]眼常青花溪山水增[illegible]
遠[illegible]

石門洞

洞天山水最清[illegible]

易齋集卷之二

七言律詩

用前山行韻柬張紀著

白笑[illegible]生[illegible]四海[illegible]書通[illegible]今正在[illegible]老[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求[illegible]神仙[illegible]晚[illegible]酒[illegible]情不[illegible]
[illegible]索句吟清風

嘉禾

沙聚長年早霜雪
聖朝今日盛秋禾一莖三穗成嘉實太極兩儀[illegible]至和不[illegible]
[illegible]
仁王建國根基[illegible]相承[illegible]多

題王師丈[illegible]竹梅

東[illegible]狂[illegible]
[illegible]孤山[illegible]何[illegible]人和[illegible]有[illegible]風[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明

九[illegible]

娘子山下[illegible]一[illegible]明
向空中[illegible]青[illegible]神[illegible]化亦何
[illegible]成還[illegible]代[illegible]

野[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好[illegible]自
[illegible]江山長只[illegible]同[illegible]知君[illegible]是濟[illegible]
只一舉[illegible]

青山書屋

山人只愛山中居况屏入山多見書插架牙籤三萬卷對門對
森敎千枝峰巒過雨增蠟暗沐粉寫氷淵竹味谿含幾家斤苍
少四時秀色賸數陂

雙溪漁老 為達翁同作

濟川舊用小漁舟知命安貧亦自由白石素沙同汗漫亦輝[illegible]
酒且優悠消煙鼓棹雙溪水憐古德令八詠樓傍射郊原武俗
迹耳孫文彩更風流

畊禮軒 為尹晉彝

飯蔬飲水樂死邊致樂宜耕情性田拔去莠稂開塞狹修[illegible]
耙扇道行墟苗秀長照須以竹敷榮正耐看早把孳孳[illegible]
俗先趍庭為訟庭前

習禮軒 示穉子

軒居習禮正莫遑勿寢圭尤宜仔細母儀兼節文將毛角經論天
地定綱常宜居昔日幹林放以知當年咲魯褻克已功深今自
五動容規矩悉安詳

存愛堂

不事求知不慕名仁親及物裕民情古賢嘗見六君子亦縣令
間三老成賁幕戴學絃頌作趍庭愛日錦衣榮如椽大筆高樓
愛更存甘棠兩露清

子陵臺

不有狂奴白水鄉先生何處避綱常時收事歸臺閒千古綠
論後當陽一節不隨今世龍客星歸為故人忙持釣重古荒臺
下瀨水聞響正瀉浸

從兵人畫秋湖風落圖 為孫才翁作

神仙能勝人間然聲在生亦造化深仁用茶事忠[illegible]
竹裁寒心滿一此清[illegible]骨列子雲軒道登林[illegible]
俗超凡入山分隆

賦此思書

流生非游今無[illegible]
樹青含烟倚情[illegible]
繞儀小窮達付落入

菊花軒

蒙恬高藝幸流芳陳氏家傳[illegible]當紫兔穎圍蘭蕊[illegible]白手毛
淑玉智長[illegible]人陣吉夢還成五色章知憶
三堂書詔日[illegible]春服學舍香

北新橋

誰向清波駕約紅停閒釋子此興訪行人不嘆觀音渡過容過
驛保叔奎魚木北關都會地山河南圍青王封林峯[illegible]
古佛[illegible]午風

十五里蕩

一葉輕舟落照中開蓮終日見長空遠勝禾黍[illegible]
花照水紅新[illegible]秋來遠浦光籠地兩過前舍[illegible]
寄長笛一聲生晚風

塘西夜泊

客舟夜泊塘西浦燈火幾家猶未眠婉女納涼[illegible]氏宅小兒唱
歌何處[illegible]球界影落湖波靜涼月光生竹露鮮蚊蚋[illegible]清夢[illegible]
一圍神氣似飛仙

晚行至荷葉浦有懷大門山

雞唱舟人已整裝曉行偏喜露生涼船頭猶戴珠星影水面先
迎旭日光入達渠通荷葉浦一帆風帶稻花香吾生剩有幽然
趣天日山前詩思長

曹村

荷葉浦北是曹村桑麻滿園水滿田大大山在北俠勢[illegible]歸諸
激竟忘筝西風大[illegible]蕩白日午雲收雨開青天此際心閒無一
事又將清意入詩篇

謾成

只為新詩無錦囊和將閒思撓成忙[illegible]十年滿塞[illegible]
風作微涼河上扁舟輕任葉人[illegible]
為轉覺湖山趣味長

新市

澤國漁鹽對万家迷來人倚城[illegible]青衫[illegible]句字[illegible]
氣解踏車北屋傍河開市肆跡當盈野間桑麻吳歌一曲隨風
變處湖湖光映晚霞

涵山

涵山聳立水雲鄉神宇崇龍肤夕陽一塔佛雲青幾級群松蔽
地潑千章氣連湖海生涼早影落屋河浸水長我病不能登眺
頂忽聞風度送天香

姑蘇懷古二首

通盟上國始巫臣從此荊吳戰伐頻季札有心終守節夫差死
禮竟亡身也知雅奉能興國不是爭雄解失民耕稼若能追右
稷霸圖寧屬會稽人
一劍[illegible]生走子胥[illegible]

侯[illegible]戰勝但[illegible]
國往事何人滅霸業

惠山泉

年來多病苦煩煎試酌人間第二泉剩有香餘清徹骨碧龍[illegible]
滑膩沉[illegible]光長送波光動海眼應同佛眼玄珍重山中好真
境我來分酌話心禪

曉發鄭梁河開出江得順風紀行

西山掛月潮水生風順扁舟過浪輕黃家津上過天關焦山古
北望中流地湧岩嶽鎮溟渤天生形勢壯
神京勝涼泊樟龍潭諸更尋滄江似掌平

到韓橋

客舟已泊韓橋灣觀音岩下浪如山東風報起雲欲黑秋日暗

多晃尚殷長江萬頃蛟龍窟亂峰千重虎豹關明日歸朝秋
今開五[illegible]高處觀
天顏

寄劉太守

太守分符鎮祐州[illegible]人渴望渴賢侯天憐甘雨祈三日河內[illegible]
吾猶幾秋見已清廉扶世教出時節用為民謀
[illegible]明[illegible]德同[illegible]高此地先聽擊[illegible]謳

東山草堂為閔[illegible]作

草堂不與[illegible]花同移上東山小[illegible]峰招隱知[illegible]吟白雪讀書長
[illegible]對[illegible]賞言出上[illegible]鳴鳳知[illegible]惱中有臥[illegible]可[illegible]蒼生望安
石來應[illegible]獨港客

華妙軒贈陸紘[illegible]

匯生業妙文傳家……亦詩管誦仙縱
夢始生花錦文牋……白練……
聖代雅頌文教盛聲名從此播天涯
次杜先生韻且再之
承
恩重喜到京華無認邊城瀚海沙
鳳闕趨朝憐舊友鱗……想名家……有明月秋水……
天賦落霞白鴨街來……
送鄧贊府
高客雲仍淳土派……功勞……
途挽不留馬蹄……千里……見府
天寵紫詔新頒玉陛頭

弘觀 二首
一聲清唳九天開……似君赤壁……山閣
不伴閑雲高飛雨逐東軒招邀與情隨家高静見影……字
閑俯觀人世亡紛紛
高碧高情世共……丹獨……君歸東遊海……
曇標絲雲迹……只宜……可入雁白出雞群有時刷羽高松
頂不把空拳解世紛
題聯字為張……松處士賦
萬松處士……老鶴鳴五夜月……
冷聲清……
外至今亭館著高名
挽張尚……

紫衣才學已驚人不爲擬光上四國賓政擬……鳴彩……
蹤跡稱麟……思斷秋風夜……情分越水春……間今……
載筵歌爲爾倍傷神
金山
金山是浮……神京泊棹登臨縱野情龍虎氣中開混沌蛟……
屢立峙嶸中流一勺泉偏美絕……塵埃更清爲開城……印
老談禪若個是輪……
中冷
泉名第一幾無同知是當年造化功光氣應隨牛斗入……
興風……通涼於仙掌金盤露清……玉樹風若論……心……味
應相知未許贊皇公
酌中冷泉

我來試酌中冷水問與曹溪味若何心悟自從真境……
異道情多淸府供淨身常是玄酒瓶空鏡不酬若把四江一吸
盡秋風何處繫……
甘露寺多景樓
南遠吳會北……江流萬里長甘露……天上……
倚日邊……暮景園花……清秋海氣涼前代英雄……
處至今人事幾興亡
焦山寺
焦公……已成飛劍……斬石公精名山便作佛世界……食……
鐵神……浮玉……吸江亭下……濤平花開花謝誰爲
主潮去潮來似有情
鐵人

休山之東二鐵人爭拳沙上立嶙峋何年厭勝鼓龍河此日門
前對風霜群冰雪心腸首山客風霜面目柘臺臣四時不改乎心
操到底涙還識此君

黃山門

黃山勢接江水長山門直在江中央潮聯魚龍休變怪海空雁
鶩自迴翔西風客路三千里南極星河一葦航我為天孫懷壯
志七襄何日得成章

吳季子廟

季子祠前荒草秋夕陽冥冥龍闘獄當時徂從道里溯終古兵
戈起訴講篆文石在家廟殿發正聲流年來俗尚多含
鏡溪疑重將陞典修

細錫

有錫干戈便不寧却將無錫為安名國號近代民恒為俗
仁政自今一縣風烈真充世五雲亭館似多情古稱對聚令人
歎前看瓊林字大盤

次韻李彥皇甫彥昭二首

先君翊運濟
飛龍後何等纓享舊功謝事游知明
聖澤還山白揣愧為風故人青眼終无興流俗紅塵謝許同歸
見西湖然誦處英才濟濟濟濟賢
情游四百十餘年南北郵驛望想懸吾生有才終授道赤松先
分未成仙羨君心作盤陀石爾我身閒不繫冷今日吳山更相
會攄懷一笑百花前

松濤軒次泥原昭先生韻

蒼松陰森碧波深風入林中天籟吟何處游湖生木末有時鶴
瀉過雲陰神仙已隔孔龍去巖松常留鶴鳳音記將我去秋水
賦便將清操寫瑤琴

竹逕書舍 為李氏定作

蔣生開徑養清高万玉陰森長鳳毛林下七賢相共學家寔之
嵗是同袍牙籤錦軸承黃卷綺幕文窗映翠濤最愛雖才能寫
态按竿應釣屈山濤

英山讀書處 為湖山翁作

讀書須用古人心莫把遊遊度寸陰萬世太平真學業一時雲
興假胸襟孔明有志尊王略子甫無才救時沉致重英山周春
主好將絳衛樸草襟

戲妹圖

如絲鶴綫彩衣鮮正貴高堂父母全木樣雖來娛老日吾儕今
嘆樂餘年仲由負米空追慕大舜楷階孰教然自古聖賢難具
美誰能征爾得天真

天關

發梓無山下天關大關之水拖藍青兩岸磐石似疑立一派急
流如建瓴無浪近随袂色静鳴行遲傍晚暉停卷衙偶對成高
興本放扁舟出入灘

白雲書舍 為李公叔作

白雲深處結茅茨不羨朱簷只愛幽竹樹陰濃成翠幄簡編清
味帶書聲歸去處煙擁洞門林叶林樹谷自令俗客不來山更
靜心齊无夢到公門

昭叔的好贈湖水作

性石危峰[illegible]座冰盤沙[illegible]隔[illegible]鬚幽潤[illegible]珠露[illegible]
傷佛翠雲身淡遊芳花滿[illegible]眼前生[illegible]清貞南山[illegible]
秀此物然為盾上珎

梅花詩 用中峯韻十二首

不隨桃李弄精神獨抱孤高[illegible]更真[illegible]冰肌[illegible]射[illegible]心[illegible]
口謫仙人平安歲月宜交友怡瀟風光度[illegible]南枝初[illegible]
蕋雪中爭道見陽春

孤高絕俗似通神不減當年[illegible]子真[illegible]只交松竹友天寒不
近詩羅人明月入簾多碎影輕風度幕有香塵最[illegible]一關[illegible]
奇[illegible]清白雪春

艶[illegible]嬌紅豈是神梅花獨得此間真[illegible]多士獨[illegible]清
[illegible]有[illegible]人玉樹剩傳陳氏曲鐵心不[illegible]廣公[illegible]無端更有西[illegible]

毋[illegible]桃[illegible]水春

不凉凡俗[illegible]知神動[illegible]品[illegible]待真鐵石心肝[illegible]水[illegible]
貌[illegible]珠人[illegible]節[illegible]年[illegible]拜[illegible]頭[illegible]同[illegible]一[illegible]雪[illegible]
尺清[illegible]手姿[illegible]春

子建[illegible]神一時[illegible]木為真若知江上芳心客[illegible]
阿[illegible]人月冷香魂常入夢天寒羅襪不生塵建[illegible]風[illegible]
俊可惜[illegible]詠此春

鐵石心肝[illegible]是神[illegible]不[illegible]情真吟成未[illegible]逢知己詠[illegible]西
[illegible]見絕人潔白何須洗粧[illegible]知君獨得天姿
[illegible]引遊人問[illegible]復春

孤山骨冷已無神玉[illegible]真明月清[illegible]知己[illegible]
[illegible]等閒人夜深[illegible]香[illegible]部歷

還未同[illegible]春
[illegible]江下[illegible]神[illegible]何似[illegible]仙[illegible]
[illegible]主人道[illegible]白[illegible]月中世界如銀
[illegible]清香帶得春

[illegible]高便是神[illegible]真[illegible]無雙[illegible]作賦南
[illegible]第一人[illegible]與古人[illegible]外相[illegible]
冗不撓吾心大地春

夜泊長洲見水神不[illegible]天[illegible]影入流
江月近人[illegible]思若泉[illegible]明[illegible]可到[illegible]
[illegible]料[illegible]同[illegible]春

[illegible]含香[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世人[illegible]風景[illegible]

詰最愛三冬一味春
[illegible]江[illegible]中神動[illegible]真[illegible]
水[illegible]珠人[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能識[illegible]春

勿齋集卷之二

易齋集卷之三

七言絶句詩

詠寶劍應

教

出匣秋蓮耀日光長蛇安敢近鋒芒只令四海干戈定更掃胡
塵報
聖皇

題竹 一首

誰將天上琅玕樹栽向蓮齋綠水湄歲晚江空鸞鳳遠白雲堆
石自相宜

瀟洒含風五數莖若何偏向石間生貞心諒有夷齊識耐貫冰
霜老更青

蘆雁 二首

鴻雁飛時塞草秋風沙颯々使人愁因君為報江南信蘇武天
山雪滿頭

天目山前秔稻秋西風歸雁影悠々月明何處雲煙遠浩蕩湖
波水滿州

王右軍小像

蘭亭舉白舊游非翰墨風流且息機不信兼兵何俗業翻令經
濟與心違

幽居 二首

種花間竹柳垂陰獨坐茅亭撫玉琴幽興翩翩若霄外人間何
處有遺音

舟々征途自不閑雲飛鳥倦亦知還何如遂造韜光者放浪形
骸宇宙間

[illegible]黄老樹荷圖

風流狂客鑑湖邊曾恥金門侍者宣不是黄冠戀山水馬蹄塵
白逐紫煙

寄題西湖

西湖物色四時春羅綺香風伴醉人莫向登臨重回首六橋亭
畔更傷神

杭州見梅

寒梅一樹花離々西湖處士今沒歸陽和能育君先識老我尋
芳尚未遲

荔枝圖

海南使臣馳驛傳晝夜催行一千里誰將寵妃歡笑中禾黍懸
歌已盈耳

墨菊 三首

東籬處士多佳致種得幽花潞石堂月轉南山秋夜靜鵾雞寒玄
鶴舞峨顛

黄金花老鐵肌膚獨秀東籬只一株天宇澄清秋正好露濃身
重要人扶

石邊老樹帶霜枝黄菊離披竹葉滋看盡却思彭澤令清高不
失歲寒移

梅花扇面 為張紀書

中天明月映疎簾香入書窓影漸移寂好一枝龍尾動知羨應
鼻子鼾々

遊竹[illegible]竹

王孫奇骨老不朽生態渾如下筆時最如一枝深雨露滿歟
徵鳳來儀

夢梭攬

生平常羨白飛仙馬上論文佩兩鞬昨夜夢回孤枕上滿牕明月思遙然

題磻溪九十翁畫竹扇面

春深嶰谷鳳聲和萬樹琅玕拂翠霞有客淇園歌會弁高年盛德更無瑕

交翠軒

周子窓前茂草深油然生意自家心當時廊廟如相用不使柏州嘆陸沉

小景扇面

野老雙枯楓葉紅釣絲拴曳半江風雲山萬疊歸程穩莫使年衰入畫中

畫葡萄四首

忽疑前夜風雨急平陸亂走丸蛇龍枯藤老骨化不去絡宗劍吐烟霧空

涼州千斛紫瓊瑤醉誰架枯藤似蚓墨明月滿懷秋思爽清宵疑是謫仙來

葡萄子軟遶草秋葡萄酒軟家成毬將軍爛醉蹤離月士來鶴寒入弊裘

西域葡萄滿架垂涼風白露正相宜醉酣何用三千斛清玩惟消一兩枝

[illegible]與扇面

鑑水悠悠荷芰香千嵓萬壑白生涼夜闌相應日軒窓靜元素把琴人到忙晚時

平望

縈迂塘路短長亭西到湖州只兩程歸鴈下田秔稻盡不儲田父望秋成

東阡

西風歸鴈兩悠悠雲白江空萬里秋天目山前秔稻熟茶藥學下菊花稠

古意

學舞羅衣此日強從事已非正好梨園徽未是銜花[illegible]子早先知

偶成

先生未遂剡溪游長提鴟湖泛小舟此日秋風歸與奈濯纓[illegible]釣思悠悠

臨清軒二首

漁翁結屋此江干綠樹陰濃白晝寒滿目雲山詩思闊入鈎魚鯉酒懷寬

二逕幽閑竹樹新臨清軒檻境尤真長江日夜元停江何必乘槎更問津

題畫山水

攢閣重重倚翠微白雲深處[illegible][illegible]犬流今古笑問何人解得機

山水扇面孟頫畫劉公濟題

清溪道士神仙侶擬笑歌文先後天玄鶴一聲雲縹緲滿林枯

影落階前

題鶴

遼東華表幾千年嘹唳清聲徹九天只爲平生好山水又隨仙
佩下青田

松鶴圖

神仙骨貌醉仙吟獨立松顛刷羽翎愧我承
恩老山野九皐清唳月中聽

臥龍

屈蟄存身聖所稱草中高臥畜光能丹青森兩情何限異日遺
圖憶孔明

小翎毛

長夏沉沉綠樹陰偶來栖息一珍禽水紋漏浮處擺擺應是高
人識此心

題牛

秋陰乍起未斜陽橫笛一聲牛背抱漫漫牽犢如遣犢兒鳴
處意悠長

題梅

雪夜雪深三尺許梅花和月弄清光遠人自信心如石不逐新
香愛冕旒

送張南賓還鄉措十首用盧新齋韻

越吟羈客久思家鞍馬西風別路賒歸到故園行樂遠人應
自說誰步

空城遊子客還家而已思親夢倍賒越水燕山何處下往來終
不外天涯

燕然山下亦吾家惜別那堪聽暮笳後夜相思明月裏樹風吹
雁帶驚沙

河梁分手客還家秋水滔滔奎泛槎萬里關山鴻雁影三吳雲
水白蘋花

黃金臺下客思家歌罷驪駒路正賒到得關闈拜慈母又隨春
雁望天涯

龍虎臺前客望家碧雲天際影參差登臨縱目情何限古往今
來總一涯

越王臺下客還家怡集堂前桂正花白髮騎宮消息近不圖國
衣托浮槎

鑑湖秋水客還家不改鄉音鬢未華故舊相逢應問曰阿誰
下許同誇

東山山下是宗家水應如舊日嘉晉石風爪離似謂清宗四
爲惜年華

萬里關山客到家握中奇解璧無瑕江南自古多文獻好贊忠
貞爲國華

洪園春霽

駐馬洪園春正濃三山雲外聳芙蓉武公去後琅玕少露骨龜茲
倚入古中

卜醒秋水圖爲姚研姻題

卷石峨峨樹樹藤蘿被圖起我還鄉只便欲乘
風發棹歌

狂夫醉歌

夜雨齋窗共燭光十年湖海思茫茫誰知一醉忘形外竟竟狂

夫到底狂

不着塵埃不染塵祇能無事養閑身開窗坐對門前樹一雨[illegible]

時綠意新

梅雨初晴水滿川尋芳正好樂華年狂夫意與予心合索句沿

籬小閣邊

野老狂夫意趣同南窗鼻背浴沂風撫髯一笑君知否啼鳥聲

林花自紅

倒垂梅

姑射仙人玉雪裳騎龍飛下白雲鄉道翁老去孤山冷千載西

湖水色香

墨梅

斂牛狂客巧生涯萬顆玄珠發老槎傲透冰霜心不改誰云鐵

石不生花

紅梅

綠萼仙子住江皋醉把胭脂染素花昨夜[illegible]降玉妝錯疑千

樹熟蟠桃

題蘭

佳人愛寫湘妃佩千載猶存翰墨香昨夜春風透幽谷懸崖高

處意偏長

題徐秒菴畫梅花　六首

形如屈曲千年鐵花似新妝初晚時可是東君留意重枝頭開

遍玉離離　右老幹重榮

春氣溶溶起墨池朝來特地寄相思戲拈彩筆明窗下偶遍組

浮數万枝　右墨池春曉

折處重生鶴膝形翹空獨立勢凌兢晴霜花發驪珠吐風送香

憚有許清　右鶴膝翹空

一枝倒影浸清池正是春光未暮時好把殘英收拾去又恐和

泥寶累香　右春池倒影

無端江上滿梅梢[illegible]開花逆奇特研將厨下當柴燒莫教走

透春消息　右晴空積雪

山人掘得浮槎樹放向門前似老龍寒日斯移南牖下驪珠先

照落明窗　右影落晴窗

雲山小景

幾架茅茨蔽風雨万重岩壑老雲烟開門長日无閑事未必塵

緣却是禪

五言古詩

送張紀善還會稽省親

朝攜[illegible]東暮至黃河邊驅馬[illegible]鏞退[illegible]驚鴻[illegible]還

鄉高歌[illegible]吟[illegible]子[illegible]清[illegible]與偏[illegible]日[illegible]

精研子與轉且粹數陳契[illegible]先方朝耕明功竟工夏日[illegible]何

有慈親故鄉遠三千音問日云缺中心能不煎欲挽不可留我

為[illegible]綿綿[illegible]去[illegible]酒將渡然酌酒与子別贈子新詩篇

行當早旋歸慰我心悁悁

送盧本祠同張紀善行

[illegible]有山人蕭洒風塵表[illegible]才富經史清志形新詩[illegible]跡林泉

間利名詎能羈忽聞天書召丈義不可[illegible]去[illegible]泪[illegible]

公[illegible]忠誠[illegible]

明主任以[illegible]司[illegible]源

仁覃閭里福逮桃李明良一時際會仕宦方及前南風馳光景迅
雲動遐思陳情淚濺疏中奏
白玉墀微臣有老母故鄉東海隅願致祿養庶以全其私
王曰遂爾孝歸來恭遲遲賓筵盡攀餞祖帳紅照此行書錦
榮可望不可希況有張仲友仙舟汎清漪我獨抱戚戚有過
余親年七十五片刻費若三年期仁夫吾自勸旋當永相隨

鶴聽軒爲張玘書作

鳳凰鳴高岡其氣爲從之飛白日麗中天萬彙仰光輝傾心附陽
德彼嘉國中葵奇花發五色綠葉何蓁蓁君子東至性尚友無
可遺張公江海士道義腴而肥剖我塞北地延馬從驅馳寸心
慕義陽大字扁懸軒楣所以明刻次際如對形墀忠信有如此無
貳誠相宜願子廣白爲慰我清風詩推鵷鶵

二千秋以爲期

雜興 一首

白日皎中庭風聲振寥廓英英澗下華紛紛隨風落一質同松
弱風勢何能薄南山有松柏一年長一尺十年枝幹成霜雪不
能迫久要見人心貞脆在所擇
悍悍嫦娥女日照深閨裏被服何鮮明錦瑟當牕理雖云知音
稀致昧三歎旨庭前有別鶴振迅高飛起

會稽姚郎婦俞氏

綠綺琴彈作孤鸞風浮雲爲我結白日爲我黃姚氏有令
婦義烈明秋霜盛年與所天感傷獨彷徨遺兒甫孩尺姑嫜老
高堂殺身赴黃泉置以誰扶將古人貴全孤含忍尚能忠鞠養
爲既殫勞勞情懷枉舒病臨投悴以四足可食[illegible]念[illegible]束

心金石堅金石有銷毁婦心无變更事姑盡孝養教子竭情編
子兮善承志力行邁儒先業勤道自脩德心
黃明貫榮身顯二州旌節其來宜矣詩亦將來餘慶長綿綿

屏山樵者爲濟南陳訓導賦

屏翠有高人被褐躬貧賤樂道忘憂慶喬經味腴傳朝林靄
新葉何高堂膳帙門不高關我來奪盤飧履潛神自安清氣辛
年且寄采採新侶棲息无畔撥秋風五湖客期你同遊行

垂綸軒

白髮釣清渭有志期經綸未東空吾罷釣王[illegible]故人豈如此
下投竿俯偷鱗名實兩不入金歌竹枝睨水色
花春白鷗亦解車湯添來相狎

劉蓄理宅郎事

今宵去人哭明日君人歌行止有分定人生無如何悠悠物無
相浩蕩兩此風弱質往飄翻棲息何時然願此增永歎未歎情
難極樂而欲飲之持盃再三息有生同此懷幸會期無年誰無
隔緣竹我意君當諾譬彼天上月暫盈仍就缺生之動遇足憂
心不逞撫憂心曷能已川流逝无止大塊亦寄物浮海杜一已

題李蘇兩別圖

丈夫秉壯志報恩當及時父兄無顯列遊冶非吾爲奮身奴
庭從節仲漢威狄中豈能亂此心終不移白分餞對虎何意還
京識降王昔吾友話別增傷悲白日自西匿碑波亦東馳人心
豈能一術陌多交岐茫茫徒睽樹種種倚冠纓死生不相忘
尚有前期念之成巾襟閒林飛龍詩

多倚藁卷之三

亨齋集卷之四

五言古詩

張宜中宅即席

張公勸我酒坐待更鼓鳴談笑席方促僕夫催我行嗟惟邈未
酉自是懷友生相逢不共惹歲月空白鬢況此冬寒地時昔酬
馬嗟吾儕以多幸生世遭
盛明秉筆事我后歌頌聲非平長揖佐司農亦足以雄退城邑歸
王畧獻納非吾能□□校徐妙夕讒書辭紐暇日亦相邀詩酒
德中情可為知己通氣節偉子許顏□至東燭但游詠讀何論
軒轅明當為僭越

送醫者李彬還忠州

上古人質朴真全少災沴混沌日已鑿雕刻殘根蒂軒黃
然救療設針藥品嘗雖藥性同含隨宜制節宜守其上壽可
千歲諸論務後人以之記顛嬰乳命得心法神妙難聽許談奈
亦多嬰泛罕能繼調和成千方掇助揭其藉皆人有道者甘
心常斯藝李生古君子明醫有二世雖無疾恐投指下見癥結
全生在無病攝養先其要如保邦法護彼包衣藥命之助亦
名物頼真々濟向來涉歷多一藥令死得三年有前命百病治
無疾而今出塞比方術精且銳技術如和扁何待小理榮衛
王躬聲猶知如彼春日麗賜賚方有加寵封豈待膺示何大霖
客鄉心忽懼與叩頭拜賜告歸致菽水養親當已行拜長風動
征袂祈柳洋河橋杯酒卿少維贈子新詩篇今遠期衡鄉人生
天地間飄泊等浮萍從知御為恃思勤辛況當行役早回轉莫
為與揮泥

讀蜈蚣詩有感

蜈蟆食蜈蚣氣勢何壯猶毒蛇蠍亦後咬々更相鳴相能相為
擬全軀功乃成邯鄲有曾述強秦却其兵大梁誤講地馳逞白
信陵當國不知用渙為等春冰禍隨賢良去禍應藪謾生軒冕
尚如此蠢裸直逢烹得災固有定智慮亦曷能保彼蜈蟆思多
傷宜自驚

雙燕

雙燕並秋風雛成巢已空繞梁不忍去主人恩愛隆秋風一何
急燕飛安所集奮迅起高翔南北且棲整明年春氣和還向畫
梁至顧此與我懷浮生徒役々

艾齋 為崔貞升賦

艮田務滋蔓芟去須剗除君子秉至性可治當如何持身在存
戒省心知切磋去邪惡其次止欲防其波斯須游逸念纔入吻
論多昭然萬理具中天叢蕪城

張宜中小像

瑤環出海底漓洒脫塵俗若人負特姿秀氣清可掬白鶴如亦
象貝絲絲依然獨袖游乎太古風可使滿夫肅

自安城送張尚賓還會稽

若蚌胎夜光神龍亦稀見掇之塵穿中研弄自矜衒周廷寶多
士鳳凰悉蛻何美前茂才良璞匪□璵瑤舍乱古禹穴佳氣藹
蔥蒨行藏善陶朱屈伸尚勾踐買臣故里榮梅史市門隱賢達
非一途出處皆可羨遺風遠來今往々蔚文彥張生少年士天
姿禀淳潔鏗鏘列清琅瑯璉在藻為詩才亦清新筆力更雄健
家嚴壯

思官史藝術精於鄙被陳夷陶鑄得報毀生也日何似萬
清春々寒暑不遑煩屢省奉歡宴有子壽矣慶斯夫著綵傳舍
梓情所思勝下意猶憶父訓不敢違趨數見車從五風拂征程
難事自相餞望鄉情所同能不悚續韻貞心曾江水五部豐西
前因之兄吾子貞直以為意勉旃崇令望來往勤會面

月夜醉歌 三首

夜坐初來閒微醺為誰醒月華滿院落長空爲秋聲積歎
詩夢契心獨領冬栗櫃夏篤白樂死安逢
長人三丈雖萬仞形亦小聖人賓叢臺好角先多子我行
猶猜彷復何以慷慨發長謳碧天浩無決
天地亦大矣生物白點志何不旋鉤鈴鑄之使無訛洪鈞
為賦理賓相貫惡夫勁光原違士志有限求仁感意

心深

題王伯銘秋江送別圖

龍蛇蟄清秋波浪何茫茫扁舟大將遠送君成此行樂韓光劍
鞭鼓棹留遺聲駿駒主人立抗手孺子情隆行樂鞍車細處
殁乎不涉川途知無識山海揺折折與君別老年登高峯

鷄谷八詠

雞山晚色

何年天星下化此金雞峯冠得危石翠羽森長松如晨鍋
翅峙如央曉雄初啾攢瞑色姿媚多奇態雞無司晨唱晴明若
曉春誰將聲飛樽來此披蒙茸臨窓契玄理贈言懷宋宗

龍臺春眠

揶策出雞峯

寄寄寂悅鳴禽淡淡白日籍滋流鬆蔭路平亦何欲物理
可尋芳菲三春意眉顏千仞心持此披膺因之寄知音

北塢松濤

北塢邃且深山崚路逶迤松林積翠蔥籟動忽疑風雨
交須臾驚濤起初喧或作息翕閭五宮鐘成池激清波平桐
流水鏗淙信奇音浩蕩絕源流長嘯列樂冠雲重舊高軒

西岡稼穡

開軒臨四野禾稼及我廚西疇度微風高浪湧岸立揚下翠堂
起浪々清瀾浮雖先乘耕事悅若觀瀛州大武代青王源然知
澤同泰稌兩獲宜歲功嗣有秋含哺頌
帝德長年樂無憂

鶴潤秋潭

寂深潤萊錄合諸源遊若參差歲有數萬壑靄紛紛歲雁多
清龍蟄鎮雲滿波長流潤歡幽石高巖前宿
晴苔照鑑靈龍峙性達騎香輝浩飲樂餘閒遊外趣

三絃夜月

太虛湯形淡靜覽開對三絃明月皎如練露華光
樂叢綠蘚苔猶照排洞飛光夜流銷悠々入瀛海寒々
寒厥神仙遊已遠不可見杜樹秋風多使我心眷々

松磯釣石

長松淞石坡陀成釣僊壇閑敲絲竿紅塵稱騎一
桂壽從履滄已忘對寄塵木澄波碧天影綠陰西
日暉一身澄為餘何為餘步小月明

竹逕

良田遺子孫勤儉㓜來邦正籖積高第進脩飭行正書窓竹滿
中高舉遠朝市卑比坐明師凡席羅弟子清座見真心前默默
妙理滲滲青衿翔翔之起時只起竹花綴嘉實擬鳳儀斯成

古意寄盧省菴吳廷珪 三首

昨夜起觀星北斗懸中天牛女隔河漢跬步不得前東方有一
士被褐露兩肩積雪寒逢廬中心常泰然高歌向碩篇激烈與
雲巔士心亦何求長為知者憐
妖蟇蝕明月玉川欲劃之惜无登天梯涕泗空漣洏君君下和
玉惻惻魯女癸栢侯諱其疾病謌乃見擬長嘯郭林宗為風塵
雞退
長弘殘已久其血化為碧堅貞逾瓊玉光耀貫壑巖誰忠誼
著乃是元氣積冰霜莫錯鏇劫火屢焚亦不磷亦不緇還為補

天石

題高先生畫竹二首

憶昔江南時追京隱望竹靜觀生意妙良我於外游衛射實尚
柔翁葉陰始葉披衣撫寒玉逍遙服煩得十年寒北遊夢想縈
心曲披圖忽見之瀟洒暢心目題詩謝客去言要意未足
高公妙筆墨獨得造化先閒將比德意寫入雲章幷中庭白日
靜重陰亦蹁躚赤霄舞孔翠閶闔來飛仙飄飄出塵態迷為凡
累牽斯人蕭山岳企望心茫然

冰蘖生

蔡冰不惡寒食蘖不厭苦寒苦不能奪處士節獨古同生有雅
尚自況良時時少小丁艱難悲痛失所怙依依賴賢姑撫有勤
字撫成人思制立剛之心力須努力讀書之覺官要錄前時武達述

盛明世作義
恩光照縉許入中書歷試在 天府我未白還城歲事觀
明主公館偶相過光霽風曾覩殷勤求嘉言意切禮尤備從容
語來歷感我追如所壯哉男子志清節當自取以茲茂才行峯
戢誠宜補先𡧑而不售但恐不冥沽
聖代無遺賢搜求達林莽況爾士人籍久可不簪組子年正壯
盛進脩努力脩學博心愈明鵬大功乃得濟時必高昇航海涯
巨觸太平興禮樂徵猷期擬備
應

敬賦中和堂

乾體秉剛健見龍貴中和太強理當戒夕惕聖所嘉純純君子
心蕩蕩無偏頗端委步部游揚鑾御龍亭融融洛海日熺熺嬉

露葩身英達自趣神風凌飛霞精淳治心修身澤數郡家漢溪
詠切磋極談美不暇推誠歎
帝室千秋仰光華

張紀善命子同會乩恐其因有思親之悶東以解之

謝傳江海士才氣逈卓犖晚年別親友數日成離筵譚公同此
懷中心頗煎剝情隨愛子遊望逐孤雲遠佳興被纏攪壁塗以
滑濁璘粲錦囊句應是空把握我欲來攬悶無奈行跬跩近日
病益增旅況秋更慘不研馬陵樹敢獻荊山璞姜公青雲姿高
義晉尚嶽季家富經史志一守誠懇新詩穆清風篆隸欺古學
春花与秋實蘭桂森衡蕤班班采風文粲粲白鳥鶯淳和淡充
雜貞信善操翱嘉猷遠而裕誠宜慶帷幄公如徽扎銘我右守
粥飽或時有好句與佳佩約兒爲追行頓發怪得序謂為補衛尔

為詩文脫忌等山嵩綴錦金馬署要擬東方朔誑談易一粲乃
覓片時遺辛有清尊酒塵襟豈洗濯上馬倏來過吾琴頭毋鼓

白雲書屋 四首

立馬問閭峰驅ゝ越溪水思親不可見悵ゝ詎能止白雲天際
來倏忽千萬里恨不隨雲飛何以見桑梓

事君不可違思親何時輟丈夫仕仁義二者安可缺白雲不可
攀深恩剋肌骨偏之高軒楣庶以志無忽

父母恩罔極孝子獨何害報養不待時樹ゝ使心疚恭妻竟何
為願言慕其大忠君以承親宗違豈先會

浩ゝ父母恩巍ゝ君臣義忠臣孝子心終始同一致勉哉樹忠
業褒ゝ敬尔位乃菩天所福孝子宜不匱

書臨淮送別春示銘子還鄉

驅馬太行路南望長淮流一酌長淮水洗我萬斛愁 方舟從
長淮遡運度潮汐吾聞精誠著通神貫金石 汝今歸故鄉為
我守松楸雨露舊封植無忝前人休 駐馬臨淮水難喻
君恩深報國志未遂離愁安可任 吾家無停運陰陽歷窮探
和被寒與暑一往必復嗟 寒暑形運速人生易為老侍重不
待年匪竟成瘵癘 我家自南宋扶顛振忠勲累世業詩書魚
稚敘所關 汝之曾大父秉志堅且深勤備繼先志餘澤流至
今 先公 勞風霆兆羅山河拖領我後蒙
恩籍坊侍
丹陛 汝今宜勉力忠孝可白期許詢若庭玉執貢天人幾
家有插架書刻意勤討求眞得游服子信事始濟貴 存心以
無極謙和寧尔志力四春

國法安居若平地ゝ慎勿作聰明恢惺以白賢推誠敬
天道日夜長乾ゝ 聖人著六籍垂訓甚昭彰虛心味雋永作
善來百祥 孝悌以養心弘毅以立志出納慎樞機周旋敦禮
義 工夫貴淳熟義理貴辨明篤實以踐履久之若天成 蒔
言不盡意達者心自微行矣當努力夠於紹前哲

陳太初畫竹 為叔瑞姪題

危石湧坡陀叢竹秀其顛貞堅太古心蒼翠宜長年古人重似
附令人白纓年陳公古君子得意造化先揮灑有神助至今光
彩鮮我來偶披閱郁懷淇淇圖武公不可作沙際見遺標崇其
不佑善地氣乃變遷感之再三歎賴有斯圖傳願持實愛之以
此恂慄箴精心厲清操孫子其相延

畫竹

清虛君子心猗ゝ歲寒後月明滿中庭疎影忽橫數寫之素壁間
倦ゝ情何厚莫言長相思應是長相守

題畫

暮雲春樹小扇面

峭壁插穹隆飛瀑瀉懸崖觀梅將作趣千騎何為哉

雲林積空翠茅屋興悠然不來車馬塵獨聽飛崖泉

雪驢圖

力小苦任重斯路何崎嶇不見龍與步坦ゝ游天衢

山水小景

山林有佳趣畫師得其眞蒼茫積幽翠縹緲行青雲

題黑貓面為備仲成賦

皎ゝ白素質綴墨易為涅何如把正墨和光同全節

又采小景二首

疎峰矗蒼翠森森成翠幄高人在深處何以寄芳躅
淼茫清溪濱釣魚清溪水不慕礌溪名莫洗穎川耳

雲山圖 為陳孝思主簿作

我昔游龍沙極目但荒磧回首青巴山綠妙片雲隔承
恩偶歸來真趣契嘗昔故人有陳子達題曠塵跡示我雲山圖
一洗煩懷滌兩餘新嵐生山濕翠欲滴茅茨無俗駕猿鶴驚朝
夕扁舟何處來得非武陵客先生高世心亞可凡態則長嘯陰
浪詩浩蕩情靡極

教子龍

至陽雖天機運用豈无智呼吸風雲生騰陵風神遊以之起摘
涸萬彙仰滋泥蟠々子情婉々神化立畫圖懸高堂清氣如
可花

寓軒

浮雲處空山觀拂无定時人生如轉蓬聚散何能期涼風起天
末光景東南馳誰知故舟客良會江之湄軒窓一何淨高節書
依々新陰散煩襟鸞鶴亦後特所臥江月白天宇峽灘游鷄鵠
上馬去曰莊成豪華萬形模奚慮所挹達士知卓犖南華子手
載真吾師

贈醫官陳濟川

允寧以承制陰陽乃得均不探乾運機何以康斯人古人有軒
岐著論備通津龍瘥得全生暴沴消遷延歷稠署其官辟業藥
專門寒暑或過差瘵疹投其倫惠生恤窮匱醇々数星仁陳氏
植先擇高名擅三因樂帙太倉世延鶴河間真扶頗有妙手起

昭々翩々擁家秦卓馬猴猿致盤桓侯賢領陰德留胎楙通神
予令有耳孫蹤武繼所珍揚名達井泉更新許文已盈軸卻秘
天庭冠帶榮里閭杏林樹益多穠
何彼云揮毫聊塞白疑辭聊浮壓

交翠軒 為周有陽作

文王設已久豪傑生無時祥麟啓西狩泓泓宣尼悠々世滔
降秦坑焚熛王霸楺紛紕書以丨如緣起載周夫子為人瞭
東袁河洛寶雖秘太極元藏幾路々道心明觸物生意盛發華
披零兩品物遂兩宜伊訓頌成若仔華敦開詩胸中豁無滯涵
落同斯期惜矣當世人昧々猶豈綠青葛律新去㩁々布四膝
竟使胡馬群進衍水滿斯民信多齊大猷遂无施仁者出有
後縣子何離々讀書兼備吾後燥閑居蒼无事春氣盈

我擁明發不遑寐超然陵遊學益軒偏交翠甍擂冠容儀變之
比甘崇玩悅心自怡冷詠日已久紗契人鮮知名工繪其意銀
倫發其輝求言意未愜何以達幽盤聊復從來陳其概多詞

揮弦送鴻圖 為黃克作

中散不偶世養生以飡霞五言出湯武有志追鈞華龍性不荀
狎風儀由德化揮弦送飛鴻指玄天之涯下視凡俗子曷翅擻
手假山陽一声當千載異我嗟世人抱貞操遺世如塵埃披圖
見真境言盡意通默

易齋集卷之四

易齋稿卷之五

五言古詩

題葛節婦秋月圖卷 為葛文達作

皎皎明秋月，可擬節婦心。月明有虧缺，婦志無浮沉。教子以義方，秉節遠黃金。清明耿无玷，光耀絕外侵。以之擬秋月，足為世所欽。皚皚冰霜寒，浩浩海水深。美言孰能盡，四之茶瑤琴。附史編書名，著來今。

謾興 四首

乾鵲堂前鳴，西風過籬落。粲粲黃金花，含香為誰託。白日光皎皎，素載籍滿吾卓。顧此亦奚為，長歌入廖廓。

偶來茗溪滑，便作茗溪客。尋得菊花栽，開我牕前色。我身亦何營，長會心自適。百年諒如此，樂矣何所迫。

讀書几案間，沉潤不停手。大哉羲與農，生奈去我久。沒沒問遺翁，救世如掣肘。雖遭坑火虐，斯道終不朽。我欲繼其光，鑿厭開荒穢。剛竊未易，多釋然去纏糾。蒼天竟何言，欽哉遂吾守。

湯湯白日光，照我窓前竹。竹枝白蕭洒，竹葉自鮮綠。霜濃色不殊，生意如可掬。植物有若斯，況乃昭山玉。人生天地間，竟非形所局。苟能遂直道，至樂恒自足。

贈松陽練希魯先生

接與歎鳳德，宣尼感祥麟。任聖雖不同，明哲俱全身。達生貴死我，和光混埃塵。斯文苟不喪，美璞終見珍。泰運屬明兩，彤庭布純仁。高岡噦和鳴，深淵躍潛鱗。子何固山澤，不念蒼生也。頽然素所蘊，驥負補坐辰。不欲當大任，奚負頭上巾。不作仙子佛，不譽華中人。坦蕩宇宙間，優與心[illegible]說。

梅花并詩贈姪翁王臨之篇

江梅冰霜姿，貞清淑[illegible]色。[illegible]師為寫真，識此心相得。鄭尾拂異玉，龍鱗仙姬不有。[illegible]入山人寄江水，不致色[illegible]。隆冬若識畫師意，[illegible]不容知心，不在色貴[illegible]待之。贈故人，故心知漸長。

贈錢孔昭相地

好地天下有，好心天下稀。子孫盡忠孝，今陽宜有随。頑師者[illegible]，我相宅明堂，[illegible]吾當致誠一。子術共相宜。

小景

千岩[illegible]空翠，萬壑[illegible]飛泉。何人遠塵俗，於焉構茅棲。[illegible]當居士，同志欲相求。拂桐操孤鸞，知音竟千秋。

題錢[illegible]員善扇

彼黃家泉生，好古愛花木。游心冉求藝，養志老氏谷。不置得失性，所以能寡欲。淡淡清風了，然塵外躅。

易安齋

君子易而安，小人險而危。安危為云辨，心有公私。所以君子心，禮義堅自持。齋居耽春藤，蔬水甘如飴。昭然天理明，貴賤安能移。脩身以淡人，出處唯其時。深生明達士，淺欲深天，親忘不繫。文飽守分，絕外為以然。撫經濟熟玄，非所[illegible]行得，歷[illegible]色儕[illegible]萬鍾乃分內，胸中亦何關。[illegible]若淂[illegible]寒一[illegible]所知。終始一易安，坦蕩蕩以隨。

贈王[illegible]

月出夜方永，鳥啼山[illegible]照[illegible]，[illegible]一般春。

題[illegible]

葉公好畫龍真龍乃游庭斯人既已往變化誰能致披圖一感
慨太虛杳冥中

勉朱公魏進學

若學貴潛心心潛在何處虛明見真境悠悠[illegible]而操果[illegible]
習勿為塵所汚

愛彊軒 為少[illegible]陳理初賦

萬古若大夢所以[illegible]雲已[illegible]誰不聽復何事浩也白有
縱飛[illegible]聽中[illegible]頓日作龜息一覺[illegible]
滿被溪山[illegible]神不[illegible]形無累[illegible]
五千[illegible]一[illegible]心遊[illegible]精鍊容不悴偶来[illegible]
契僮一二[illegible]祝抽添亦勞神何如[illegible]
[illegible]死[illegible]重[illegible]得[illegible]滋味

述夢

有生必有死胡乃夢見之衣冠斂我形棺槨藏我尸祖奠陳
[illegible]神氣想虛飛八紘何謂[illegible]宿數珠璣二儀自[illegible]運太虛諳
無為[illegible]坦蕩心今朝脫塵[illegible]忽白語[illegible]亦死[illegible]覺來
[illegible]中明月光入帷翩然物外遊且詠忘形詩

七言古詩歌行

清邊行

清邊雪花大如席散[illegible]作冰死白日照不破北風吹[illegible]
行邊使者丈夫馬足[illegible]冰上游僕夫苦[illegible]步不進王程未
歇為稽留清邊戍士可奈何[illegible]冰作[illegible]雖死重[illegible]寒
陳此地辛苦[illegible]禾但願
歐時烽火息將見[illegible]是[illegible]使者[illegible]入時

[illegible]

[illegible]山

難[illegible]何[illegible]風吹雪積不[illegible]
淨[illegible]人[illegible]大[illegible]河[illegible]走[illegible]石洞千
佛藏[illegible]寒[illegible]地[illegible]青[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神[illegible]
[illegible]晚日迷来[illegible]百年[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名山[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分題[illegible]

居庸關南[illegible]居庸[illegible]天設險限南北[illegible]
[illegible]沙[illegible]行人驛馬傷心情我来[illegible]

者風沙冒憤[illegible]悟
[illegible]神御宇時界[illegible]然不見烽火驚[illegible]
[illegible]論之簡[illegible]期与鄭馬争先鳴張公清如一
[illegible]一[illegible]鼎置宗廟天球河圖羅大庭[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貴公今地位冝成名與公同[illegible]天官[illegible]子令[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見[illegible]鐵不為[illegible]險途[illegible]男兒忠孝若輕[illegible]
夫一不可馳周行近来詔告許侍省西風行李催歸程故[illegible]書
錦人[illegible]高堂壽身[illegible]康寧[illegible]如此誠稱[illegible]
居[illegible]輕[illegible]山[illegible]送公居庸關下路賦詩[illegible]群英行當及
早[illegible]謀[illegible]務[illegible]

送[illegible]還[illegible]分[illegible]黃[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一時[illegible]名[illegible]雪[illegible]

致賢斗當年豪傑非一人樂[illegible]獨[illegible]青雲斷議已定義師出
雷掃齊城不終日[illegible]已雪功成居[illegible]忽逐神仙行後王信開
轟易置樂君納履今高[illegible]我[illegible]龍從此始[illegible]秋風起
我今送行人過此金臺下[illegible]持盃[illegible]
歌我詩[illegible]公求學[illegible]
主當及時銘功鍾鼎[illegible]知何[illegible]盡[illegible]有[illegible]
叅 王思勝告[illegible]送公去[illegible]公[illegible]
中藥物不可缺比轉早[illegible]鴻回黃金臺[illegible]今
古同經綸濟世須[illegible]丈夫當[illegible]英雄

訪皇甫廷玉不遇

和過寧論不相識知心只在心相得白鷗浩蕩誰能馴達[illegible]
鶴忘吏[illegible]龍天[illegible]感風[illegible]不[illegible]致[illegible]能[illegible]我

梧桐調我琴絲與君歌作陽春曲孤雲[illegible]我[illegible]相飛湖波不[illegible]
湯寒日時聞沙香滿虛室[illegible]君[illegible]芳蘭含清[illegible]
心傳君[illegible]君不[illegible]出門[illegible]朝[illegible]遠相思[illegible]君只
在華溪濱

菊花非為草永[illegible]賦

[illegible]之前有嘉松鐵石枝幹虬龍形隨冬作花傲冰雪不
[illegible]乃看尚人[illegible]而獨正者甘心隨[illegible]盟下
[illegible]芳花更[illegible]魂只伴香神[illegible]浮雲富貴
[illegible]不[illegible]孫子[illegible]一十年來人事改
[illegible]誇春[illegible]今[illegible]淳朴承恩[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芳襲人杖思觀物情傷悲情傷悲思何極
更把根株[illegible]延著忠直[illegible]與菊花[illegible]

綠筠軒

君山幾[illegible]江水中有綠竹[illegible]今大長南風五月[illegible]雨涼[illegible]
望全風斯粉香[illegible]人[illegible]世[illegible]水[illegible]
[illegible]青陽[illegible]天事[illegible]來何處不[illegible]封[illegible]
竹枝拔[illegible]鳳[illegible]萬鍾[illegible]作[illegible]毛[illegible]
義同堅貞

贈湛廷鑑天師畫竹軒題

贈子以[illegible]珠仙人之墨[illegible]子以[illegible]之高[illegible]竹枝歲[illegible]
不改色歌[illegible]情更多秋[illegible]白九疑山下[illegible]湘娥
湘娥有恨[illegible]無[illegible]珠[illegible]
[illegible]朝日九疑山何[illegible]可[illegible]不見心神[illegible]有[illegible]
健飛龍

結襪子

貧賤可[illegible]富貴[illegible]人君不見昔[illegible]君[illegible]
今古[illegible]同心[illegible]知[illegible]天今[illegible]人不[illegible]長[illegible]
奉王[illegible]子房[illegible]功業成[illegible]事如此禮義結入同一轍

長平戈頭

君不見為服君一劍東向朝[illegible]黃金市買[illegible]田[illegible]心[illegible]
雄如神四十万人竟[illegible]令有戈頭在[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利[illegible]想當前[illegible]争[illegible]山[illegible]其[illegible]
敵知[illegible]開功成[illegible]事[illegible]只在將軍心[illegible]一人白[illegible]萬
人[illegible]何有[illegible]隨[illegible]嗚呼[illegible]更入何
人手

錢下[illegible]

鴟夷抱忠心不遂噴氣[illegible]大地蛟[illegible]
恨隨風飛蒼生爲魚都不顧莫[illegible]朝來怒作[illegible]
平撐弩[illegible]神鬼[illegible]非矢一落江海寧乾坤闔闢四百年[illegible]
不朽長與巫古稱精誠貫金石捍患禦災真偉績丈夫作事不
虛擲

贈張南伯畫梅花

昔日[illegible]能畫古梅清入神乎今又見張公子貌得[illegible]
射真仙人孤芳[illegible]影中見使我凡骨超紅塵乃翁[illegible]古稽
雅待
詩[illegible]爲我[illegible]筆佐
觀[illegible]以之爲[illegible]身[illegible]以方導
王澤殺人不[illegible]又老卒地我知此是尊公致古稱孝子

〈[illegible]卷五〉一七

即忠臣孝君[illegible]
傳家[illegible]
[illegible]河[illegible]造化[illegible]精誠

贈張才伸

君不見江東王謝家[illegible]風流[illegible]流風[illegible]傳至今
故家文物[illegible]所欽會稽名山神禹跡東山蘭亭[illegible]
世襲忠貞兒孫文雅[illegible]相承[illegible]陽[illegible]稱老[illegible]孫兒清
徹[illegible]作[illegible]我一見之心則悅酌以
清酒[illegible]知其中不[illegible]作[illegible]
鬢[illegible]頭[illegible]自[illegible]更[illegible]前[illegible]

送[illegible]

平生報
恩劍三尺斷骨[illegible]咽難更[illegible]西[illegible]仙人不死[illegible]

脉求之不得中[illegible]
流傳著[illegible]能[illegible]
本[illegible]
王[illegible]
隨手[illegible]有[illegible]如麋肉如[illegible]
仁王命生返其魄知[illegible]生[illegible]其[illegible]付以良
藥東以帛[illegible]以[illegible]以神劑瓊玉液三日精魂[illegible]
宅將軍[illegible]馬[illegible]人[illegible]微[illegible]但逢[illegible]皆脫[illegible]
效驗難[illegible]時人[illegible]已開[illegible]手聲[illegible]壯士[illegible]
強[illegible]
有[illegible]
疏[illegible]

〈[illegible]卷五〉一八

仲由[illegible]若遇生[illegible]無路或云方救難遠[illegible]
[illegible]一巢[illegible]人至仁[illegible]草木[illegible]
逆空[illegible]於[illegible]之兒與[illegible]客安得升堂[illegible]
徐[illegible]高藝[illegible]奇特安常守分心自適[illegible]遠人[illegible]不釋[illegible]
澤衆所擇
仁王至[illegible]深且[illegible]俾[illegible]親戚[illegible]人爲心可[illegible]重之不
負運旅

梅花

羅浮山人[illegible]玉[illegible]江[illegible]淺[illegible]珊瑚[illegible]翠禽[illegible]
[illegible]陽和[illegible]紅[illegible]錦[illegible]香
[illegible]神[illegible]
偶被[illegible]

秋江孤高[illegible]六種劉[illegible]清思[illegible]

[illegible]遊鎮江省親[illegible]都八詠并序

中都公[illegible]八篇皆[illegible]篇言[illegible]致宜焉[illegible]

離思物情[illegible]詩說其早歸也[illegible]篇言時勤易論事[illegible]

憲爲家欲其寧親而早歸也三篇勉崇德戒行藏也四篇[illegible]

其望家思親而悲至家而喜也五篇顧道路無風塵之撓而

欲行旅也六篇言遇食思報

存心誠足動物也七篇言神[illegible]護島不出於天地間也八篇

言行子至家因風土之感行樂及時也未減爲律一首以於

八詠之題云

柳陰祖帳

東門楊柳帶青陰祖帳送行傷客心黃鸝愁醉別情苦向鳴語

漸離思深欲把長條繫春色飛光如梭真可惜臨歧莫折勁柯

枝留取待君君早歸

花底離歌

江城雨後花叢叢離筵一曲情正濃冰絲夏桐泣孤鳳琉璃滌

蕊隨舞罷悠悠事馬秦淮道多少殘紅委芳草行人觀者須早

歸君親恩義難兩違

風亭別袂

春風送客亭亭下話別殷勤袂牽把別情苦多前路長東西拆

手高翔翔何以贈予金玉章惓惓忠心實難忘勉旃令汝遵周

行吾柔徽脆慎行藏

月浦歸帆

水宿[illegible]迴[illegible]今到[illegible]不[illegible]映月[illegible]家山只

秋江之湄早知可喜不可即何如臨下掛相離今宵望月情正

悲明宵月照高堂惇

江市朝沽

舟人理棹新欲開入市旋買攜黃醅思君無奈愁千結致懷酒

似傾金罍酒醉愁多可奈何細酌紅日浸江波類[illegible]風塵不[illegible]

雉賞[illegible]頻經過

旌樓晚飯

大灘[illegible]流[illegible]若[illegible]泊浩渺夕陽明行人暗飯旗樓屋月[illegible]

鳥[illegible]香米香玉粒登[illegible]婦[illegible]人注思無報

恩[illegible]水底漁龍作人立

金山泊棹

金山屹立江中央氣通月窟連扶桑泊舟一醉中泠水九層[illegible]

殿飛仙翔何年天宮墮天胥埠[illegible]去[illegible]畫宮[illegible]海[illegible]

望想應亦在歲府裏

多景佳關

江山如畫江南好行子來

忽到家早送來京口歐[illegible]登樓置酒看新花泡沫昨[illegible]龍

雨紅日朝來照芳樹佳關[illegible]日景[illegible]佳[illegible]龍[illegible]辭未晚

中都送別八詠律一首

柳陰祖帳送行人花底離歌意更真[illegible]別風亭辭衆友[illegible]

浦觀雙親晚飯[illegible]樓[illegible]湖[illegible]江市酒醋新金山泊[illegible]

行多景佳關見要津

太乙蓮舟圖

石[illegible]如[illegible]紅芳舟一[illegible]浮秋空太乙真人[illegible]心[illegible]

時教神通吾門仙家元氣今睹畫圖見乃隨我欲學仙道
嵗不將奇怪異出露沿設一幽風月清人間天上總忘形

畫龍

吾聞至陽精變化不可測或將深淵或朝天北極騰身雲雨
隨掉尾海水飜不張牙不揮爪游遊太虛中甘澤溢四海畫話
貌得侔天巧

松鶴圖

胎仙有奇骨不與雞鶩群畫師下筆如有神生態獨寫青田真
立喬松兮叶蒼旻一聲清遠高下聞比之廊廟之絲[illegible]
聽[illegible]斷[illegible]好爵介爾[illegible]以[illegible]文森沙遠屏歸爾仁

題梅

西湖處士骨已槁高風至今猶不老鐵樹開花今幾年[illegible]

[illegible]知心更有宋廣平我今為作[illegible]

題溪[illegible]

煙波不[illegible]遠山時[illegible]
屋幽情多扁舟一葉來[illegible]不歸奈爾何[illegible]
限禪[illegible]假[illegible]

江村暮雪圖

江南雪霽梅正開[illegible]光掩映金[illegible]峰[illegible]下浸寒波[illegible]日
觀情自足

聽琴圖

郢人還[illegible]其[illegible]一去無時還伯牙鍾期亦何事只在高
山流水間

易齋集卷之五

易齋集卷之六

歌行

關山春色

關山春色濃於酒遠客[illegible]曰[illegible]
陽折楊柳折楊柳送君歸君今早去[illegible]閨生前一日直千日
死使日後徒沾衣

贈陳希尹寫神畫虎 希尹寫手也

陳生畫人復畫虎筆音精妍運前武高堂明鏡[illegible]語猛氣為
前振林莽人神如在生今時子孫一見喜且悲虎騎閃電[illegible]
威奸邪膽落颯颯[illegible]其餘[illegible]毛亦不[illegible]疑心一歸生意得父傳
手習更可入豈非獨擅先天真[illegible]絕[illegible]不清風明月正
滿壁畫師心地[illegible]此語元虛假更將大筆著論[illegible]

令長舌[illegible]圖植稷下

儲將軍射虎歌

將軍射虎得虎歸猛氣足可張雄師吾聞周官射鵠首四方此
矣駿奔走男兒正當施好手又聞將軍善讀書禮賢下士智略
俱坐鎮大藩無外虞[illegible]時[illegible]行[illegible]一決功白珠只將
分勝報
[illegible]主習名勇功身不居[illegible]家孔[illegible]子孫更[illegible]分虎符一

畫竹 為陳[illegible]主簿作

昔日文湖州一[illegible]竹長万尺東坡為之[illegible]計絹二百五十疋
譏其年老不能[illegible]在[illegible]多[illegible]成[illegible]
為此君[illegible]當時好事爭奇觀[illegible]求[illegible]二百年餘
人事[illegible]光彩

濆濺如兒初畫時墨痕瀎兩先淋漓慎莫携之向葛陂風雲[illegible]
刻蒼龍飛

畫梅花 二首

幻住高僧在天目賦得梅花鬼神服至今詩句流人間稱[illegible]
讀元時閑餘畫才人湯叔雅又把花神重摹寫梅花本是天心
物[illegible]被渠儀衛真假畫中之花無四時壁間一見花消[illegible]
五月陰山雪莫与西湖處士知

羅浮山中雪三尺梅花倒垂龍尾枝高人一見動清興特神入
畫珠陸離明璁瓏玩當時叢究疑四壁生凉颸叢枯時社[illegible]
淡蕩使於腐為神奇我作狂歌[illegible]讖俾爾子孫保護之

門有車馬客行[illegible]

門有車馬客言白雲[illegible]隔白楊東下望玉蒼

陽明之巔何壯哉樓煩石[illegible]高[illegible]君文武之長材雄[illegible]
諸[illegible]能偶丁內艱歸故里終制三年[illegible]風雲又作從[illegible]
班[illegible]終當[illegible]千里男兒有[illegible]須[illegible]時定應前席陳謀為替守[illegible]
功哉

[illegible]須[illegible]金印大如斗分茅仍望家山歸[illegible]
河送別金馬[illegible]去如飛 二

神馬圖

猗猗神駿天下稀[illegible]格[illegible]天性[illegible]
受[illegible]一朝[illegible]何年深宮[illegible]
棋[illegible]物齊四[illegible]
雖又不[illegible]臨淮[illegible]中[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帝王所[illegible]
[illegible]形似[illegible]

皇聖神馭寰宇討論治道先娛嬉拂殿萬國盡臣服獮狁[illegible]
陰山隱謀臣猛將欲奮擊
皇仁未忍蒼生戾天開邦種幾千萬蕃息郡縣連郊畿頌選此
類數萬匹郁取遺孽戍功歸漠北無復胡塵飛一勞永逸[illegible]
[illegible]

樹萱堂 為徐仲成作

徐生築室名樹萱心期奉母終天年北堂昨夜時雨足蹁躚
綵被階綠盈樽春酒浮嫩玉斑衣蹁躚舞新曲良辰迅速日易
斜堂前又見芳萱花此心憂日憂苦道天高海闊無津涯何以
報之力靡加且將娛樂延光華萱草花何煌煌紅顏鶴髮會[illegible]
康生身之恩安可忘我生有親不逮養撫事興懷倍惆悵寫[illegible]
挾地青陽騎豈先列雞黍肥羜音容一去不[illegible]祭脂筵
猗[illegible]獨肝腸裂兩淚迸逐南風飄豈如徐生謝[illegible]
力養朝時未晚時來晚力當竭莫向松楸空流血君不見當時
所有富貴人只把肥甘來養身相爾萱親[illegible]獨封人能
錫類

種竹齋 同前人

琅玕出海底枝葉何扶疎勁節貫冰雪秀色凌雲衢美人愛之
不能捨斸根封植當庭隅嘉賓須期持[illegible]鳳長竿直欲釣鯨魚
門無俗客書几閑清風環[illegible]冊[illegible]令人脫凡骨神遊入玄關
蓬萊只咫尺誰謂難[illegible]虛心可以通妙道工氣自足超塵寰
超塵寰萬[illegible]化良非難

畫竹 為禮部陳肯贊作

君不見文湖州及柯[illegible]龍蛇入筆走風雨墨沉[illegible]

開濟流高公近學舟立老幾笠拂雲能更好珊瑚秋味石上生
琅玕飄風硜有聲靈物特達不阿附肯與百草同萎衰陳將畋
尚良有徵秉節不移誠可於歲寒永結忠貞盟

題雲山圖

君不見米南宮天下名父子筆得瀟湘晴雲暗雨千態萬狀活
絶奇當時尤物重連城高人名士往往爭致之我將襪霑襯儲
玩由此眞贗迷群疑此圖何人所臨摹筆意精妍若神合山巖
巍乎雲深深其下若有殿、、龍木林雜樹蔽虧隱茅屋浮杯遊
世之士於此蹈其跡兮舟在福場東沙頭蟻舞空秋風飛雲
凜凜凋青楓皐蘭歌兮未離其叢王孫不歸兮感予懷將
逝矣兆終窮雲陽九疑何漾漾擡中情兮附飛鴻思王孫兮我
心沖沖

贈駱指揮畫馬

駱將軍親得天馬無比倫双瞳熇爍四蹄疾踏破沙漠千里雲
只令暫向江南去飛控天衢躡香霧回頭北掃胡塵空策勳鞚
對明光宮

碧虛清趣 贈姑蘇景文偉

纖埃不生天氣凝一泓虛明映澄碧此中清趣詎与同唯有清
人心自適吾聞人生稟至靈性與元氣同其清一爲利欲汨眞
淨有如紛埃混虛明賢達有果斷撤揆如高風掃除去塵雜朗
然唯太空萬象自昭著七政行其中秋昊裹露无敝匿何浮变
惟奇詭數神通虎狼不攫毒蟒盤不傷王堤光耀皎鏡舒長虹黎
民化淳朴時和以年豊
聖人在上垂衣而治天下外事守任因表近人清趣潜无換放

浪碧虛
莫唱班竹枝莫歌式溪深欲渡未渡停我琴縱情劇語兮相知
心泛安流兮輕舟春山積翠兮啼眾留同氣兮相求吾与君兮
悠悠

獨冷齋 爲道紀鄭山谷作

世人好熱不好冷六月炎蒸亦良苦先生自得冷中趣聾者獨
同理臺舞翔鳳掃地同雲凝墳川塞道皆言隊祖壤喬松失其
操淇園叢竹心其貞女龜縮蛟海若伏蜺駭大龍藏其精王公
貴人擁袍爐獸歎士負戈沫血而無聲人間苦樂有如此銳
然坐門无物夾虛微閶闔飛神遊太清或朝紫微觀玉帝蒼穹
麒麟[illegible]雷迴頭視下土陡過三千齡當時春冰夏長之物盡

和梓材有深山惟石把礦瓖老梅之操時復條肆數聲菩薪二
物若可以彷彿獨冷之狀貌又焉能洞貫獨冷之深情吾聞至
陽爲〻水不能熱火不能熱熟者動之極冷者靜之經吾以靜
爲主坐使煩熱勢利冗蠅營故名以獨冷不与熱者聽安得夫
子書遍布於八紘人皆抱一守貞靜毋使炙手生驕矜
歟

千秋節應教賦

甘雨兮濟塵南風兮斯黃勝
鳳闕兮祥雲
帝子降兮殊辰拜通霄燕兮地遠侍親膝下承歡兮喜慶同臻
蹈舞兮群臣秉心兮貞純附有亂兮進有韡新天均覆兮

皇之仁維露維屏兮其始白
君盛德兮振振子孫繩繩兮千秋為春

自菰堤送張宜中廬省菴至柳巷渡賦以贈

翩翩兮飛鳶淨淨兮游魚誰人生兮有情能不懷乎故居噫吾人兮美且都被青霞兮佩瓊華長鋏兮死家故鄉渺渺兮越吾吳感返哺兮慈烏北堂有萱兮寂水雞俱駿駿兮青驪蹄吾兮歸期祖帳兮都門我心兮愁思河水兮淪漪浮雲兮孤飛與子別兮吾能不悲綠綺兮孤桐雕雅音兮歌南風山川迢迢兮思難窮望旋旆兮歸鴻骨肉斯文兮惟余汝同風言還兮死使我心忡忡

述懷賦

大道兮其如砥兮民狙詐而多端鄙騶虞之躑躅兮慕鷹隼之

貪殘迂夷齊之節義兮尚羿莽之權奸雲蛟蛟兮其敵日兮水泛泛其滔天民蟣蟣而為魚兮孰能拯其昏愚嗟禹功其誰繼兮豈不在予
聖神今宇宙之重開兮使[illegible]成仁馳騏驥而執策兮願及吾之後塵聆循環其[illegible]惜夫陽春歌乎寡兮和者羅今是兮河津顧揆[illegible]將俟君之扉開進何敢以貪榮兮無方寸之安[illegible]退不京大偷安兮抱仁義之昭指諒天道之有常兮窮達由其所形歷坎困亨兮處隨豫而徐貞脩經一以寡過兮竟居易而俟命無驕吝其何憂兮聊從容以養生

雲深書堂 為[illegible]

山盤桓兮入杳冥雲氣深兮仰不見日與星猿猴攀林以叫嘯兮虎豹踞谷而紛爭若人棲[illegible]兮[illegible]此氣閑逸神如冰壺神

架兮[illegible]屋架岩兮藝楹採[illegible]陽之秋膚兮搖[illegible]古之辭兮曾頭以暇日兮聊嘯歌而攄情歌以斷彼平林兮百卉生之[illegible]柔有鳥懷春兮遷喬出幽白日出山之悠悠兮歎西馳不我留隨宇宙之開泰兮拔茅茹以[illegible]樂兮制度於春官兮專循其之遵矩命或卑於所逢兮[illegible]於有時[illegible]之[illegible]兮[illegible]廟之可遺席玉汝以增益兮遠[illegible]好脩而致之行[illegible]安大丈夫兮信中正之可期

望雲亭 為黃別駕賦

士生兮懸弧誰復懷乎旅[illegible]必學仕兮顯親揚名仕不遂兮親何以榮口既仕兮旅[illegible]有程兮退[illegible]親心本公兮甘旨那違朝思慕懷兮[illegible]可隙兮白雲可望安得翼從兮親之傍白雲兮依依[illegible]而東兮忽而西嗟我兮人[illegible]獨不

得與雲兮俱飛別[illegible]公堂兮[illegible]麻[illegible]庭梓有[illegible]不遂兮望白雲而孤飛

橫雲山居 為[illegible]知州賦

山崔崔兮欲雨雲横[illegible]兮[illegible]汝有龍兮不[illegible]使雲[illegible]兮[illegible]心弦拍拍兮我琴鳴鳥不[illegible]孰為我音

贈居[illegible]

峽之岨吾不聞其声兮山之高吾聊其景行兮彼豢龍氏之苗裔吾[illegible]聆其名兮噫接[illegible]之施兮[illegible]吾之儀兮風兮兮母我外兮[illegible]光[illegible]兮

素水仙花

若有人兮在沅湘佘[illegible]衣兮佩琳琅我欲致之道路長江波[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高堂天機與妙

躡凌波微步來銀漢洛神陽臺頡紗迤

風木軒 為吳與儀作

山有木兮茂以青風以撓之兮不安其生孝子之欲養其親兮時弗〻兮不待其榮山有木兮茂人曾孝子心兮匪朝惟月駛而親不可待兮譬彼木之遭乎烈風兮忽〻人生兮好脩我有父母兮不我久留萬鍾千駟兮適增我尤欲竭忠兮有君欲致孝兮何以求吾親必不得已兮唯脩我身絕忠維信兮致孝道於我 君思貽親兮令聞

題三香圖

山礬花兮幽蘭菲〻水仙父榮兮蘂瑶葳蕤與根同氣兮何必一時論千古之契心斯咸似之王孫去兮孰已知歲聿暮兮芳馨自持三者一心兮聊樂我私白日出之遲〻瀟湘水兮漣漪

豈不欝陶而遐思路崎嶇兮難徑馳佑君子之操兮全玉英儀昝厥象兮玩以怡固明哲之所為

賦小米小景

颯林青〻兮白雲悠〻花樹〻兮蘭蕙稍密何之兮行斯淹留

賦雲山圖

白雲悠〻兮䢴山其上長江浩蕩流其間何人獨坐茅亭下卻與塵境相暌違涉跡偏識天巧竅入冰紈極幽眇鴻濛太古長不老誰云女媧鍊石餘補天使一見之驚絕倒山深〻兮雲泛〻美人何為在他方令華仙都只咫尺拂衣便可高翔翔呼翱不至兮起不寐灘渺渺兮望軒皇跡叫湖兮扶桑託蹤元氣兮撫景笪過河鼓兮昭松衰颯然微兮近天罡驂鸞輔兮躡風凰

歆羨攝伏兮神明孔彰順思慮兮保厥職披圖一曲歌慨慷兮以誌之俾无忘

琴操八首

關畊操

勤鳴犁〻將耕是為所寶可以為本之不圖孰為我資 駐我鉏鋤舉彼東菑勞我人斯毋從危機 我黍与〻我稷彧〻置之不顧曷其有收 相彼雞豚狼秀蕪止黍稷茂止勞我人斯厥惟好止 相我黍稷其實蔡〻嚴惟好之育我斯人 視我衣冠斯勞我斯繁 凡民有生食以為天惟農弗由曷惟永年 天降斯典以序我人醫食是活手何弗勤 故夫斯燎手可以撲原隰既炎江海弗沃 凡我人斯縡術惟微始馬弗慎蹟何其駒馬輕衰匪道弗由勤我稼穡人誰我尤 山有高岡水有淪漪

寫情操

日月逾邁悠〻我思心之憂矣曷云能來 陽鳥于飛肅〻其行終餘兄弟能不慨傷 陽鳥于飛集彼南畮我死羽翰力不能追 歲月條俟懷此歸依爲懷思曷云其羈 旆旌悠〻我心幽憂逝彼江波靡回其流 滔〻江漢朝宗于海煒〻國華旭日斯待 嶷生莫〻企彼太岱孰不令德而有耿光 相彼嵩高有樽其址君子于學曷云其已 驚馬十駕齊彼驊騮自嫺寒勞

盡瀧 運循

飢五正中飛翔在天既施斯衍濊于稱

畫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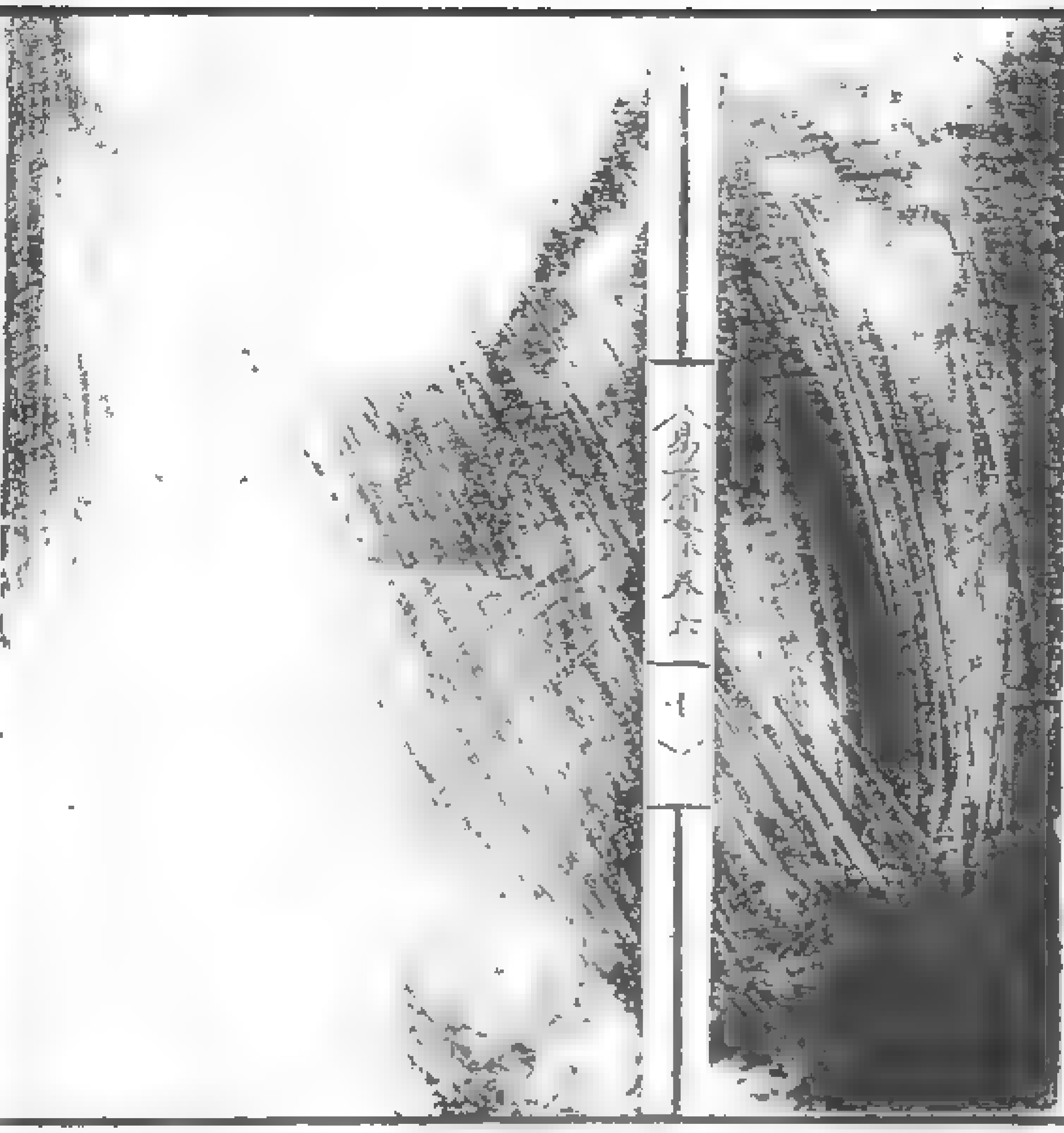
肉食者鄙焉能遠謀灑咏有智其斯之傳

畫瓜

綿綿其瓞瞱瞱其實東陵布衣何與入室

題王均輔頤齋卷

衎衎不改色遠山青四時爽氣有茲息高人會其幾



銘

省庵銘 為盧孝[illegible]作

力行乎忠信之事涵泳乎六經之[illegible]有暇[illegible]究乎文淵以參乎紀之要洞一貫之旨可以托孤而與遠爲[illegible][illegible]宗傳哉省者[illegible]企聖斯賢

直內齋銘 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

內以直外以方齋莊端莊夙夜乎周方敬勝曰吕如時[illegible]之需三穎瓊[illegible]明德孔兕君子作箴川昭弗忘

張思齋墓誌銘

故國子助教張公卒之八年余適其里其子士節介余同郡三士達以公所著孝齋集詣余求誌其墓夫公以儒術遇盛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蔡之懸車終於庠梓術御終始行天人之全矣又何俟余之言哉雖然衆之[illegible]所以垂永之不忘孝子仁人良心之不可已者也余不辭而為之按公名呂字思廣生於元延祐甲寅十一月十一日[illegible][illegible]世居平陽臨[illegible]人生甫八歲動止端重發言有理趣祖父[illegible][illegible]足就鄉校首記千餘字年十五讀闢中從師讀書尤[illegible]學[illegible]子業遂[illegible]志其業為經義策賦皆下筆立就衆莫不敬伏年十八授[illegible]書院山長丁內艱而歸後舉鄉貢進士將入廷試乃慨然歎[illegible]斯之未能信何為者耶遂歸益研覈經[illegible]增益其所未至[illegible]以聖賢道[illegible]心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衆公教[illegible][illegible]誘未嘗厲聲色[illegible]省益裕其德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成就時縣守知其賢以禮延致郡庠教子弟幾四十年聲名顯於時當時元政日紊先生益無仕

宦志八
聖朝混一九有洪武三年以儒學〔教〕應　召赴京奉
命山西搜採野史進奏畢於禮部講究禮儀未幾以一病乞年
春復召至京見
太祖皇帝於奉天門親問出處閱其年耄授以國子助教
旨試講生於奉天門中選者八千餘人本齋引多逸隆上舍
後教者四百餘人多授職者九年復以老疾奉
旨賜誥命冠帶致仕賓盤稽神先生多為詩文以榮其歸十七
年考試山西布政司鄉貢科舉中選者高鋒等一百三十二人
公之採擇皆先義理而後詞藻去取以公衆悉愜服于後重脩
平陽郡圖誌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廿三日亥時卒於家享年七
十有八公晚年外和易而内有守与世无涂而益務著述有存

稿集五十卷其詩古淡易直出於自然其文理趣條暢斷斷然
主義理而有法度餘率類是其享年之多而著述之夥亦與
亦好學不倦而致是歟何其多也夫父諱英字仲仁娶李氏父
諱敬夫娶耿氏生公及兄思昭公娶許氏生士規元末任靈石
縣教諭卒於洪武初繼而許氏卒再娶孟氏死所出而卒又娶
朱氏生女一人適吳敬禮男一人士節奉公終而葬於祖塋之
側以許氏孟氏合葬焉士節居鄉以經學教其里之子弟奉母
朱氏以孝謹聞能繼其先志可知矣銘曰
河之東喬山之北是為張公之窀穸文章德行為後進式其
以求息後歸于無極

奉節堂銘

遼府紀善程恭亨以其誌觀葛氏之奉節堂卷來求言於

仲璣為之銘曰
許氏之女葛氏之妻二九而寡人莫得與齊八十七而終儀式
閨閫孝于姑嫜愛敬同躋教育遺兒與生同恩仁如放覺克遵
義方訓又不恥伯也司訓益乎泮黌起我淮傪仲也耆儒寓庠
躬行令聞令譽天福善人俾壽而康闔于
大廷旌節以彰孰云其死我曰不已有子有孫衣冠濟濟曰嘉
斯節以成愷悌燦洒為記
朝王錫爾爾後昆享祀其遠

尊聞堂銘 為仕融姪作

惟天生人有耳必聞不求格言雖多曷云惟不自滿聖哲是詢
聖之語之其言如雲膏寸成霖被物則屯聞其言者如時雨之
新必能聽之敬勝曰孜惟早以自牧又而慤純不息不欺昭然

天君有銘斯堂今望法之

集義堂銘

義斯集道斯存俾其明之而旦晝之莫昏不齋而神不習而亘
積而不息以求無極銘以著之君子是式

慎齋銘 為朱公瑛作

疾乎慎迺全其生醫乎慎乃全人之生一劑之用六氣之行辨
脉審方克敬克明持心奉身執玉捧盈以已及人令德令名揉
式慎哉視尔斯銘

集義堂銘有記　此銘二十年前所作因為記以表之

昔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吾比於昔蘧多文評耳勉
至於化將何時乎姑誌歲月云昔龍集庚辰孟秋之吉
十日書于吳江舟中

義敎集之則氣充而神明存焉不然聚之則餒矣惟其君子主
善以爲學㴱象其事情持其制而弗離也勿以私欲閒也禮以
節之樂以和之詩書以廣之衣乎之謂義也擴而充之也
食渴飲適乎衣也[illegible]義[illegible]時氣也君々臣々父々子々兄
弟々夫々婦々天命也萬事萬[illegible]非義弗承也非義弗由
也非義弗安也萬鍾千乘不[illegible]也[illegible]陋巷不憂也白刃不[illegible]
也死生不亂也湛然而中[illegible]物而用也存義也道心明而
天理全必集之正而存之一[illegible]以[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行[illegible]
泰於先之也[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夕[illegible]之[illegible]古昔以[illegible]
擇以無餒夫義以[illegible]斷道於先[illegible]也耶[illegible]人也耶[illegible]
銘而[illegible]銘[illegible]
有其名而無其實惟予之[illegible]知言養氣義以爲質集義何[illegible]

敬學弗克勤弗隨聖賢是至戒之愼之以永先[illegible]

樂善學銘

萬鍾不能使吾富簞瓢焉能使吾窮吾安[illegible]不[illegible]然而自適[illegible]
然而從容也耶

敬齋箴 為[illegible]李至剛[illegible]

莊其容一其心儼乎其有臨勿顯之欽而時以濕[illegible]予之[illegible]
焉无怠確乎物之[illegible]於祈々惜々如玉如金肅恭神人式昭德
音允矣君子福祿攸任

頌贊

酒頌

酒之物[illegible]以[illegible]上升暢以達狂夫爲之[illegible]以逸[illegible]
復厥[illegible]和[illegible]背失[illegible]人明[illegible]日其心[illegible]

威儀溫恭式靜謐設席肆筵賓友集肅雍和鳴御琴瑟獻酬交
錯情番洽朱顏愉々喜氣溢式禮不忒莊以慄是曰既醉書受福

韓魏公畫像贊

宋治久寬人心懈弛不肅而齊實賴君子於赫魏公閒氣所生
文事武備屹然長城捧日之功持己之恭民庶以安國家以隆
有嚴遺像百世斯享勗哉耳孫德音是像

徐伯祥畫像贊

體之充氣之雄踈乎其有容將以公爲遇於時也則未嘗[illegible]
組乘高篤驅以展其志[illegible]以爲不遇也則放浪山水倘佯詩語
不苟售以希合有高士之風豈非不諧於人而諧於天[illegible]耶

張思廣畫像贊 仕國子助教

其貌古雅其神精明存心乎六經以禮義而淑我後生存情乎

山林儀式乎[illegible]賢視[illegible]公卿家肥身榮而善不足稱者其孰得
孰失耶

陳理初畫象贊

樹本識[illegible]胡爲乎[illegible]事其中之靈[illegible]莫能形吾名之曰死形以
邀游乎太清

王伯允先生畫像贊

不營時俗之利故名之曰懶有瀟洒絕塵之趣故名之曰雲[illegible]
見山之易學而[illegible]乎天人載瞻遺像山岳嶙峋仁者之徒書
諸縉紳

敬贊先[illegible]省[illegible]撫小像三仙圖

[illegible]年秉施鉞歲晚遊[illegible]君子有遠慮雲仍仰高風

敬贊先[illegible]誠[illegible]伯畫像

乾馭坤載曰探天根窮緯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衞以生民今者
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隆替武功既成而文治未盡其用者豈
天也耶抑人也耶

敬賀

遼府和盧奉祠詩

諸侯王君國子民明哉
天子當承平無事之時游意文籍以道義自娛如河間獻王者
能幾人哉今
遼府殿下賜和奉祠盧[illegible]綴詩清新溫雅[illegible]神[illegible]而出物表
而忠孝昭著盖不以富貴自累有平淡無為之心哉
大雅卓爾者耶 臣謹頓首贊曰
崇高莫大乎富貴人以之而肆志夫惟大[illegible]王然不肆恍焉惺然

而崇聖文衞武抑被河間敦古今哉
賢王乃鍾斯安兄弟友于忠孝是務
君及臣輿言錫賦諏謀度詢惟
天子是輔義以為貴仁以為富誠一以為本中和以為度德高
斯年永享福祚永享福祚惟
天子是輔

跋

跋富氏族譜

[illegible]讀宋元老大臣事迹見蘇文忠公所製韓國富公碑銘乃
[illegible]以消事[illegible]韓公之言行[illegible]然顯於朝廷者
[illegible]國常得[illegible]其學矣其嗣續得[illegible]之富民[illegible]韓公
[illegible]有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

小[illegible]居南田[illegible]室南華山今[illegible]者觀之來[illegible]因名其山曰
刺史山此韓公之高大父也其子諱處謙為內黃令後贈太師
封鄧國公居河南遂為河南人逮韓公之孫承務郎僉樞密院
事諱直亮宣德郎直清者愛南田山水之勝後歸泉谷其子姪
蕃衍因擇幽勝之地為別墅今居泉谷浯溪之冑皆是也人
見其敦尚儒雅守法度有禮讓之士知其必韓公後也有諱澄
字澄川者允斤斤實厚以德無稱為鄉邑所推而仲璟富氏之
甥也閱富氏之譜諜覩富氏之子孫益知韓公之澤之深且遠
也遂書以識其始末云

右前玉堂學士[illegible]劉[illegible]氏尚[illegible]
書程紀善尚[illegible]
大夫所為詩文

府長史劉仲璟為書其後曰人之為義者不以遽不壽行為
之止息不以喜怒憂懼安危夷險為之輟作非循理樂善君子不
能也如其祖至孫三世接武惟義之為務而不輟者是固可尚
也將自此以往支延葉漱而義不可勝用矣易大傳曰不習無
不利士君子行己有道敬義立而德不孤子孫象賢自幼至長
耳聞目擊口誦心悟渾然天成自不待於習而所往無不順也
程氏之堂其如斯夫

夢華軒卷

造文敏公時善書者陸顗之孫文富能世其業會稽楊廉夫先
生名其居曰筆華軒仍為文以昭其筆盖深有喜於文教之興
將得其所而光華也或以為李白夢筆生花而文才益[illegible]二者
義之不同而彰著之意則同也筆為[illegible]以宣之之[illegible]文[illegible]

謂也天不[illegible]文[illegible]焉子有[illegible]在其[illegible]
流[illegible]紹[illegible]于[illegible]閒[illegible]術右軍書法[illegible]
有一種圓[illegible]趣[illegible]於五[illegible]不信然文[illegible]子[illegible]亦楊先[illegible]
所命名光[illegible]札採擇得[illegible]外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子[illegible]
共十餘年[illegible]不忍[illegible]為戎馬[illegible]於高閣不
覬閱説使當[illegible]公與傳史者[illegible]事哉[illegible]詩文時[illegible]
莫保竟日月憲[illegible]於懷抱[illegible]文[illegible]回
京師而文[illegible]已[illegible]世[illegible]而之亦不[illegible]於[illegible]閒也[illegible]
王寓[illegible]稍得從容[illegible]過[illegible]其子[illegible]在[illegible]
見[illegible]小令勝業矣[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成其[illegible]
[illegible]行後[illegible]楊先生之龍北去也[illegible]知大[illegible]其子[illegible]
[illegible]見其孫[illegible]如此寧先[illegible]大筆一枝[illegible]能善其業繼世

子孫尤見[illegible]士大夫之公論况[illegible]可不以遺義忠[illegible]
任端年甫十七[illegible]其[illegible]于因愛之而[illegible]馬會[illegible]張公為[illegible]
三字以遺端子因識其始末云

書蕭隱清卷

[illegible]若行索之馭六馬民之難治非一鄉一邑然也固在
[illegible]不得爾以一鄉一邑為難治者益其[illegible]之未廣[illegible]是
之[illegible]治道之不得也今觀蕭隱清氏佐其令丞以治[illegible]邑皆
不大屬[illegible]色民化而事理由是[illegible]前之撓之者皆不得其人[illegible]
隱清質美才[illegible]且少[illegible]今小試於此輒見成效知其他日
膴仕 天朝宣布
聖化[illegible]流沙而暨海外何止一鄉一邑哉[illegible]以俟[illegible]會之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師[illegible]隱氏卷[illegible]子[illegible]元[illegible]下[illegible]事者[illegible]元真[illegible]
以貽之[illegible]其實[illegible]人世為仕族至[illegible]不以[illegible]
貫學馭風雷役鬼[illegible]往[illegible]
渡從[illegible]氣[illegible]古[illegible]大[illegible]也
必嘗[illegible]四方歷覽名勝[illegible]其意若[illegible]斯地[illegible]
清溪[illegible]若王[illegible]氏之為依歸使元身外[illegible]
神全矣元始[illegible]白朗耀若他日消[illegible]日高[illegible]真[illegible]
道緣之至[illegible]山川清騷之助[illegible]之力者[illegible]
昭[illegible]遊[illegible]下視四[illegible]
貴[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心獨遇故鄉[illegible]四[illegible]
淸[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也[illegible]師[illegible]宇宙[illegible]
陽[illegible]屈子不問何獨[illegible]於故鄉之山水邪

師好[illegible]不[illegible]卷其心必有所得[illegible]以語俗[illegible]者[illegible]子
卷暇日以[illegible]

書清江別思卷

清江別思[illegible]何[illegible]傅之親友[illegible]方外諸公為之以[illegible]
其行[illegible]文各一[illegible]皆歌詩種[illegible]見於其言意善矣
[illegible]傅[illegible]之多君子也宜其[illegible]往來於鄉
國間以盡孝敬教[illegible]之道[illegible]然[illegible]氏[illegible]軒岐術
為人[illegible]見效[illegible]可知其[illegible]書其後

書恬淡齋卷後

[illegible]惟恬淡[illegible]欲安於義而[illegible]氏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是也[illegible]遇則尊[illegible]
[illegible]以全其節亦

與於還其浙江都指揮同知儲公永叔名其齋曰恬淡
齋夫以雄勇既辭之要而凝志若是必得其旨趣朝夕[illegible]而
死心焉以其處於理賢一道也兵法以令民與上同意者[illegible]
所淡於利而恬於義然後可與同死生而不失其正也故以戰
則死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居則悠久而安皆道也不歸[illegible]
[illegible]人矣其擴充斯道由是齋[illegible]府胡戴
不善以守撫輯治經悠久者必不變所守皆本於恬淡無欲之
其至而使人自安焉又深有望焉尚懋之哉

壽養志堂卷後 為南友志與作跋

古詞度大乎敬以養志者敬為之本故敬其身則身脩敬其事
則事理身脩事理則與道其親愛而養志之道得矣友志以忠
信見知於君蓋能力行以裕斯義者也予於是樂為之言

祭文

祭沈孟昌文 吳 吳人

嗟公受業於先正之門墻優悠文學而隱德不耀然富而能謙
黎稱善人且以死愧適時難遷乃逢迍邅先正以遊游之故於
按匡濟亦云至矣奈何不四五年公遂即世暨於乃子曰值爲
艱竟隕厥祀君子之澤一至於此嗚呼痛哉銘者謂枯還家將
經墓下特以牲醴祭奠靈其有知監此潢潦尚享

論

擬蘇子卿答李少卿書

少卿足下[illegible]
[illegible]
利[illegible]
羅[illegible]
見[illegible]
報[illegible]
故[illegible]
師[illegible]
功[illegible]不足希其為一何乃臨變[illegible]

老母下及妻子使門生為少卿[illegible]少卿失信武誅惡
懸缺望也武聞事君[illegible]不敢報效宗伯被殛袖
禹嗣興奠為受誅成子[illegible]人不以為非春秋者之通義所
以伍胥未免君子之譏而[illegible]於楚也先將軍事非先帝
意少卿承恩陛對時語嘗念此今日焉可追怨耶蕭[illegible]羈逃
遁一時萬世之後是非自定耳昔荊卿況七族以謝燕丹之義
要離焚妻子而瘦吳王之餘是以義照於國士而名著於竹帛
人誰不死死且不朽以少卿初心有意曹沫之事矣豈不能殉要
離之義哉夫以少卿才武慷慨當今之時翻然改圖則古人復
見於斯先將軍墳墓光輝增重母妻子[illegible]
之恥雪交游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下[illegible]

先人墳墓為叛逆之土隴西☐☐為降人之里漢方有辭少卿
永愧矣德☐☐懷不憚往復將少卿念之人將軍詔故人悲☐
此同永訣未期何☐高義
序

送吳廷珪歸括蒼省墓序 并詩

人生於天地間立心脩身內外飭而名實附不為勢利誘汩以滑其志者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予每歎☐而未覩其人焉今於吳公廷珪見之矣廷珪世業儒其先大父以上嘗仕宋為顯官子孫以詩書承其家至廷珪篤實而好學☐☐自守不求於時而見稱於州里盧於先隴之側以文籍山水自娛澹如也洪武二十四年 詔致天下老人集京師廷珪以年應 召選於天官初授吳州中護衛知事始至若無所為而承撫灣事人有澄挾

之者不見其清☐猶劍之廢☐而未見其末也越二年適遷親王建國宣府地臨邊☐☐務☐繁乃不改常度而事畢集元戎交游☐所☐☐☐禮☐為去就於是人益知其賢稱於士大夫間以為才德不偏勝哉古君子也施於☐曲問文而不苛苟而不☐蓋慎重而☐害者也可不謂之名實附而毅然者耶
☐☐☐☐☐☐☐☐☐☐二年政有聲而☐著矣於是
三年以事☐考
[illegible]

公以為☐又可見
☐州靜☐數揚遐邇一家者矣廷珪還故鄉父☐☐致學☐乎下☐以此語之吾与廷珪俱☐☐人且有親故之契知其人之久見其事之審詎能默於言耶☐府諸彥☐☐☐咸歌詩為☐然送別之卷請書予言為序因不辭而書之復繼以今題詩
☐然山之詩其詩曰
☐然山高崔嵬巍然山下輩于☐與公同是宦游客河梁☐☐
☐☐☐懷昔漢朝全盛日匈奴時來驚土室大廷命將托邊☐
勳銘☐然功第一☐如我☐☐☐之廣莫☐地☐然外☐漢
☐王建國鎮宣府列衛森嚴☐貔虎中軍幕下誰最能吳公位
置常先鳴忠誠積☐☐
君聽顧問時常被

☐命☐☐☐務不勞☐六年不見家鄉書閑河湯越有夢到☐
樓☐☐先人☐☐☐ 王☐下☐
☐☐☐☐☐☐☐☐☐文彥☐日畫錦榮里閭公還浙江東我
☐☐☐☐☐☐☐☐白雲停感物興懷長惻☐故鄉有弟姪☐
☐☐☐☐☐☐☐☐思回時寄☐☐☐然山☐☐祖思☐☐
☐☐ 君恩優渥歲月長努力回轅☐終始
☐☐☐☐送天台☐省墓序
☐☐☐☐德☐王者擇臣必求孝而有德之
☐☐☐☐☐邪僻之志於☐☐稽神☐☐
☐☐☐☐☐☐☐於四方也府☐☐☐☐☐人☐☐
☐☐☐☐☐☐☐☐☐☐☐☐☐
[illegible]

旨暇欲同歸先稽料有毋忘故鄉父日過欲興殺伯氏以
追遠未見治故不克遂其志每念之未嘗不此門渢湖心神乖
馳也久之
予知其爲人乃試以事觀其設施每以人意表內外皆賢之旦
夕行講幃幄出入惟謹暇日與予語悲且誠一旦有不可諱則
抱終身之戚雖欲竭力所事其如方寸亂何盍不幸而及於死
雖人不我棄我則棄於人矣其若之何乃以情告于
上王辭而許之使歸省其親而遂來我東焉有日矣僚友榮而
祖之吾爲歌詩請予爲序予惟人之患在於先施死德莫大於
不孝孝德備而孝聽稱之君子之不然後達于
王庭取其有諸己者施於事則義理具而時務諧矣夫人之於
吾猶水木之本源也豐其本則枝榮淵其源則流溢人篤於仁

則立身脩交交信居家理爲邦治上而君王下而官百執事臣
于民庶舍是則無以爲人故
聖明之主鍾內行尤歎乃不自滿假必求孝德之人以爲輔誠
交修不怠治於已者愈嚴則化於人者愈廣孝道畢而天下平
矣忠廷縉之才美篤志孝愛於此行見之今以
王官歸故鄉升堂拜母親友畢集錦衣晝榮爲人子而若此又
何拘拘於膝下而爲孝耶廷綱紀之事親如曾子爲臣如周公吾
不以爲可耳不其難乎顧死之其所已能致力於內而不務於
所長日加益而人不覺其所以然者與口講與之功著於邦
孝德之歌被於絃誦則吾不缺所望而爲知言矣
蹈徐仲夏序
詩不云乎欲海小大式穀以之長於道之所以聞先學繼作

明人倫而傳斯道於無窮者以之而已矣學夫之人生而同
學又貴長也譯而通之豈其性之異哉教習使之然耳詩已以
俗改異俗殊雖有書人而不善人而[illegible]之教義大率不能出改
諸子云曰孔子讀而儀泰行不亦[illegible]人矣唐[illegible]嘗[illegible]求治
也平不得善治者何耶[illegible]行之道不講人惟[illegible]能
錄養乎內而其宋興周程張朱大闡名教則[illegible]丁
孔氏其道則太極元氣之同流其學則體用[illegible]貴知行之致
故爲無一息之可間不自知其與日月星辰相爲昭著也其
路致正誠以至于修齊治平之効夫豈外求哉使當時用之則
可以超漢唐而比隆三代惜乎文辭科舉之學盛而功名之念
之術行是以[illegible]一家之學而[illegible]方之化也然後從學之士
知道義之所在者獨賴以耳常講教之之道本之以六經文之

以子史先德行而後才藝明理性而脩文辭凡政治刑名錢穀
甲兵田賦丁役與夫軍[illegible]漕運皆宜素講處則善鄉里之俗出
則資朝廷之急先爲虛浮詭誕以僥倖世者幾希矣夫徐
伊成氏籍爲求爲之道方[illegible]避地居于吾鄉躬耕以養其母
須力讀書求道常若不及鄉里益其義皆請爲師令予來[illegible]
[illegible]中成徒教于史國之[illegible]是猶見其積于中者以而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詩不云乎[illegible]
[illegible]

□□□□傳祀於死節哉自有生以來延著於今日者又幾
何人哉豈死富貴利達沒沒默默以蕩泯於一時者耶何知後之
蹟之也原其傳世者佳由一人之身遞至於千萬人而今之譜
譽不彰者何耶其變遷死當貴不肖畢書而紀述譽歟
抑其德不足而傳不顯歟王氏之譜始於譚某者依浯陽溪以
御世為錢唐人避兵居天台與黃岩寧海山水之秀麗甲一
傳譚某隱德不耀遂以昌其門以詩書[illegible]子孫[illegible]之後
有發達者十五世譚某讀書以浯明易學尤善天文星角[illegible]
泊貧高尚游湖海間號涵虛子又號鐵笛道人晚年值方氏亂
固種竹環其居號綠筠軒靜默恬淡不與人世接如此者[illegible]
千年竟以壽終十六世有諱如愚字伯銘者涵虛之子也[illegible]
不羈遂世其先人之學嘗從予游暇日以其著姓之譜求[illegible]

言其端予聞之伯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觀王氏之譜知
其世澤之傳賜予拓於後世矣尊其顯始於唐推其著姓以來
則尚矣蓋非先有陰德在唐而始顯歟今其子孫蕃衍多士
學節義之士歷官於世皆灼灼可見不待予之所錄今獨詳於
有德行者使其後人知家責在我有非高車駟馬之所能徼又
以引於後俾死皆其先之傳也。

樂緩齋記

世之緩者非一途人皆曰之以廷衆人非之而不易其所操者
其自得者歟若見利不惑者歟客有好古博雅褒衣博冠逆中
權呂言法典謨非樂不作非禮不居射利後時優柔是如人皆
以為不足而已獨謂之有餘常優緩而自樂揭齋額而時[illegible]
不能狹行而爭先日浮然以[illegible]

車他日蒙能先生逆前縱馳騁浮然彩過其門而式焉客方書
發闊先生至起而求衣乃戴乃履乃紳乃冠訃訃出而見焉蒙
龍氏之從者悅而言曰夫予遊海內歷國都上者君[illegible]次卿大
夫未嘗不折節擁篲執鞭先驅誠尊夫子之德義甘至近之為
使令彼何人獨優游蘆謀不足以經國智不足以潤軀而夫子
乃徘徊按節若有求於彼者何歟蒙齋或焉蒙龍先生拂袖而
哭曰若所謂寶珠玉之潤澤而不知菽粟之可以充飢而引齒
也若徒見吾之榮榮燁燁豈能繫其百得而不足以償一失哉
若客之道所謂日月計之不足歲世延之有餘豈客之所及之
樂客姓錢氏字尹仁以樂緩名若其坐居也為之記者
[illegible]府長史劉仲璟也

蒙泉生記

山下出泉靜而清人性之理其猶是乎錢生貴善自名曰蒙泉
生所訊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今子名是其亦有志於聖經乎
生曰是也有志先生悉之乎否也予曰予既名其名而不悉其
義彼圖之椏乎其非以為觀美而炫外乎生曰是特以此自非
信宿矣切慕高義故悉悉以請益也老蒙也蒙蔽昧不通之象
也夫易之蒙山下出泉泉為山所蒙而不能自達猶人為欲所
蔽而不能自充聖人導之以道用刑人說桎梏而[illegible]語道焉其
南火矣哉予聞生之言知其有所發也危坐不[illegible]亦領悟遂
[illegible]手再拜徐起而出過石頭城下登江東之橋縱目極覽觀波
瀾浩瀚之勢慨然而歎曰泉之所出豈山能蒙之哉僕受教多
矣予嘉其志遂書以贈之

樸陛齋記

天地之形實謝也其數者因之地也明高厚也善步者測之地躔也殺之不可竟也以天地觀之則不得測而明矣人生天地中靈於萬物而不可測者其故何歟以其虛明〇〇〇〇靈天地之靈者也後之聖人名之曰明德或謂之心〇〇〇明照靈其蘊以至於死聲無臭至言非一吾嘗以天地賦於人者虛靈不昧而已人稟氣以受之而氣有清濁精者粹濁者〇而蔽塞之不同形焉苟非聖人生知之資又孰能裨其養而不失哉孫君仲雲遊址居南田讀書談道以養性名其齋求予為之記予一日六人〇概不溢於物知其所存者有不待數人之所謂善而稱善之名不可辭於衆人之責已雖然〇生之志獨超於衆者求所同而若予安得而拒之抑予有勉於生者必伸其說夫河海始於濫觴千章始於咫尺苦〇下之不容蹟之不盛又安其成就也耶吾之所謂者淡蕩不超於世利優游不背於道德仁義中正不待匡廢而自明矣生也有志於養性吾故述〇以論之生能服吾言以勗勵志異日講斯文而不為彼圓之說亦幸矣

野齋記

〇〇謂之野坦蕩奔決之墟亦謂之野今夫平原千里林木與丘墟〇〇荒陰汙池丘壠不能使之平鳥獸蟲魚不能使之馴〇〇城郭郭藪之限有曠閒蕭散之變是為野之狀也人或處其地〇其氣以生者質不雕琢言無華藻衣食粗糲舉止踈率〇鏡〇朴知未治之鑛轆轤之木者則謂之野人然其心不巧〇〇不穿鑿〇寒暑而〇〇〇日足以作息熙熙皞皞不自知其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而智巧之士罕能察其〇〇

其家乘及行狀示予蓋上世〇〇為官施政且有功于時〇〇祖者凡三人始居天台後徙于杭〇〇杭又五世以仕顯子孫業醫名其堂曰全生趙公仲〇為之記且〇其〇通於士大夫間之可知矣醫以全人之生為〇其仁者之徒歟或曰有生必有死醫焉能全之〇〇也〇之曰生之盡其壽而死是謂天年之常雖天災能全之況於人乎其札瘥暴橫〇之則生不〇於死以其藥之而生名曰全生亦不謬也風寒暑濕之〇於人或客於〇〇〇外暴〇〇〇劑而起若有美尸厥亡陽〇〇惡而後者有失出入起居時〇〇充〇〇〇〇性〇〇〇〇〇〇以〇之婦人血氣〇〇〇〇〇〇其〇〇或積〇石可以治之凡病之危篤而天閼〇者皆可以藥石延之使盡其壽之期是全之以致於此將〇夫自有〇之盡者觀之以為不全〇天地非全物也宜其未盡之年〇能引而延其歲月始謂之全而可也功業成就者莫不如是而知道者孰能識之原之為人〇詩激厲今以醫道參待

王門〇稱勸謹暇日發其所學以全人之生而札瘥暴橫不〇須法亦多矣〇說張宜中氏淺為〇〇古全生二字貽之爽人為〇之心也吾聞仁者好生而原能全之固有先得其心與同〇〇〇〇〇

正甚〇仁又吾京之所〇所〇歸將其〇所全之生曰廣而仁不可勝用也〇名〇又〇者〇求〇〇是為記

廣仁券記

金川〇子〇氏來〇錄〇所以〇明〇〇政〇〇理通〇悉舉〇樂〇事子時〇疾小〇道人〇行〇至者勞以酒食而詢鄉里

矣與乃去對乎吳子曰善請書子辭間以爲記

玩雪軒記

人以血氣食色之軀不能無情由是而玩好嗜欲之不能絶亦其宜也昧者縱慾貪飲侈靡放逸徇情之物而不知止乃有以喪其所欲喪其所以欲者不思甚也惟君子推約之故取寄於清淡无情之物以爲玩好久則情与習一私慾消而天理從矣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后之君子有以愛蓮愛菊愛梅至取夫山川草木日月風雲之所感遇得其蕭散高致有以忘寵辱去係吝者於以寓言玩好之情亦將與其与居之久而吾之情與彼同也夫會稽張生漂名其居之軒曰玩雪求余記之余聞物之清爽潔白者莫如雪温氣迫於寒而不能散爲寒所凝而爲雪故雪之時初温而後極寒人之玩之未嘗不毛髮森竦肅然無褻狎意其似乎君子之廉介儼恪可交而不瀆者與宜生之深玩而得其意也或曰雪之物嚴且栗烈當隆冬之時陰川塞途使人不得和顔色而居處昔人冰山之論以爲知言豈君子之類也夫予應之曰天地順運四時行焉寒暑節至故知氣產而品物成寒雪之不可無於冬猶暑雨之不可無於夏也且風詩斷章采葑者不遺下體吾取其清潔高爽而已又嘗觀天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朔風起寒同雲密雲於是乎霰雪交零不終朝而宇宙一色光耀瑩潔王公大人與心君子之處温室廣廈者重裘毳幙擁爐獸炭蒼肥酌羌烹茶賦詩豈不麗且請哉其亦有念於邊庭鴨綠之士與征戍輸轉道負失所之人乎然以父子宜樂善博吾吾恐其於玩雪之際此念一驚於心耳亦不撓[illegible]以忠貞文

暨義趣[illegible]不逮[illegible]

也一事耳[illegible]梅之花與雪同[illegible]

其[illegible]也

序記

願學齋記

傳曰不學將落言人學當及時不可游衍同其遊蕩而落也顏學乃公西赤對夫子之語蓋謙退不敢遽爲已任者夫子之論人曰敏而好學學所以求仁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嘗以爲求退又勵之曰今汝畫皆甚言學之不可後於人也若是本末起嗟會稽張宜中名其從孫錄讀書之齋曰願學或曰將勉之爲學乃先爲謙退以抑其志無乃怠乎宜中喟然嘆曰行或同焉而異途言或同文而異義吾豈不見夫所謂學士大夫之徒者[illegible]之言長身則[illegible]可人也予何人也高尚其志固將驅駕前[illegible]將而變猶當時者矣然考其踐履其實成就果何如哉吾[illegible]

其志便就於學非使固執謙退以怠也語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使夫志願不是豈不可求乎善其言益嘉其依訓子弟之[illegible]其宜也嘗讀周書至於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盡撫卷而三歎傷教道之不行也世祿王者眷念前人恩勳[illegible]其後裔資之以籍古者[illegible]者也至於愚騃不肖之[illegible]以界書鐵券[illegible]如天道之說之不可移者幼則驕惰長則放肆傷敗禮法以至悖于天道而不可救豈其生之不[illegible]爲其法家拂士父兄之非其人歟抑其居之使然抑於富貴[illegible]淫之習而教不能入若歟三者一居於此則淪胥亡矣是以喬木少而故家者難得也今觀張氏以守臣死事之家世祿前代居於越者僅八百年本支繁衍文行名達之士不乏于時吾今所與游者宜中與其二子及從孫[illegible]川若[illegible]輩尚儒雅周慎[illegible]其枝之顚杙可推而知後之來者因可擬而繼也孰教何以哉由長者能教幼者服膺以聽相延爲習者也嗟夫世道衰輕子弟之不聽於父兄也久矣若宜中之能以遜讓之訓程夫少年英銳躁進之氣爲子弟若錄者孳孳於長者之教必克由禮而不至於蕩也所願學者莫𣪠於是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宗道之錫長也宜哉又將可爲後進法

思親堂記

建昌王璀少爲泮庠生父家以資多中從子京師因居焉父歿母氏暨諸弟蒙
聖恩俾歸故鄉而璀以寺爵就　天官從事能謹已之職不以要肆進趨介于心惟以其父之不逮于養又不得親奉母之左右切切然致其思撫悲其戚悲也又大禍以老子堂示出入起

居之存乎親也介其友某得新氏求言于[illegible]不知其主身[illegible]之[illegible]然其少而慕長則置而不給於心[illegible]流俗之同情也孟子以五十而慕者於大舜見之善言其[illegible]溫也夫人之心一則專二則分分則其適爲主其滔滔者皆是也耳目之接於聲色心智之馳於勢利交游紛於前妻子累於後苟是時不爲中外之所渝而思出於正者唯純一之君子爲能之且思多則致疑思苦則耗神疑與耗皆傷人其也人不可以多有也惟思其親則愈久愈專愈切愈誠蓋不爲歧途以起其疑與耗之弊也其出於正而關於天理人情之至者歟予嘗觀夫山之大木乎其幹偃卑其枝葉之蔭若垂天之雲其根盤踞入於厚地者不知其幾千百尺此其本之固而發越者盛也夫孝人之本也今子之思孝者[illegible]也有[illegible]於其[illegible]如不

是者將社甲封植之而發越之處者賴令夫才學辨思子之所
有也學問思辨子之素習也居官蒞政令已在天府猶登之乎
之高而觀巨海然尚何待於予之言哉雖然人之欲善之心與
不同也而所以為善之方則有此以為是彼以為非者焉古之
人蓋屢已傳問不足己之所是必求明者以折其中焉不能已
之所然必求達者而正其偏焉凡事必是必求底于道而已也
況於倫理之大者敢不悉心窮圖以求盡夫天人之至者哉然
思其親者存則思所以養之思所以敬而事之沒則思所以祭
之思高懷愴之思所以感格之又思所以貽其令名於不朽必
躬行篤實與仁義若為比而後不徒苦其思也至於富貴利達
牲羞列鼎又在乎道之得與不得未足乎並言也今吾子以是
親之誠傅詢于人之言而求底乎道乎莫大乎仁義必有詞達

之士為子悉其蘊余姑發其端云

樂親堂記

孝子之事親也曰養之云乎亦曰樂之云乎三牲列鼎養也口腹
也冬溫夏清養肢體也筵簟橋席絲竹歌鼓所以娛目悅耳者
守養之之具也而謂樂之可乎夫欲樂其親者必躬仁履義俯
仰無愧怍貧賤夷險處之如一無毫疑貽其親之憂而謂真樂
也常人能之乎吾同府護衛指揮駱公秉忠名其堂曰樂親記
善張宜中甫為之篆以扁其楣余聞而嘉之吁人皆知飲食忠
養之可以樂親而不知躬仁履義之可以樂親也秉忠為人誌
慮清秀與人交謙和守禮節事
君出使供往往有成績對問服義總興訊肇倔強者不相似即
於外以飽其所共服樂於親也必矣是其所以與余同者

命訓戒士衆忠激鳴奮發不知其為君子之勇也使其遇險
難冒矢石必能奮不顧身以成忠
君報國之名觀其有不樂者乎禮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吾於秉
忠有望焉

延慶堂後序 并詩

君子之長國家者必同於天人之理積善盡誠致其福於後必
也人之智愚不同而然其子孫福祚綿祀不輟則同也君子知
其然欲立身也正事君也忠養民也惠使民也義不為徼耀天
祿致飾於外必恭謹清祭積集於內不獨善其身必著其善于
善行以為後進法書於而福延于子孫則謂之餘慶老贊之
故君子之積善而受福人心悅之而以為賀知人心之同於天
也君子必因心之善以合乎天之理故天錫之福而人慶之始

謂同於天人者也君子長國家者務此道也小人反是故君子
積善垂訓可繼者已也後人能嗣守不輟者天也君子之子孫
象賢而受福者羨也人之心以為善也吾其善之及人可以為
賀也小人或得福幸也幸難繼也人之心不以為善也宜其奇禍
法以及人者可賀也君子必積善而受之以正合乎天理人心
之所同是以澤流子孫可以為法可繼而從也豈不可賀也耶
子讀前存坊汪先生延慶堂記及其命名之意知積善餘慶之
驗也徽之績溪汪氏自唐越國公諱華者始盛至宋諸賢者往為
御史大夫累代文物相承積善力行本支甚繁衍也命我汪振
孝忠又孜孜於善或言謂學真擇之不怠寫而好德居鄉里務
宗族以善自安必將永於遠也春坊之名其堂也實稱其子忠
致雅休上於善而歸於誠根其言論以延慶之脚也

遂承殿下賜詩以美之趣尚孫遂其以永久未易以片言悉紀
頌而盡也君大汪氏自越國府下為世凡幾十為年凡幾百累
世為善出處之跡必有版載惜乎予不得而詳觀也紀善程君
過予求言以廣此意讓不克乃為序於後而系之以詩曰
善積成名其慶繩繩君子之得斂德有馨留而能誦惟善是承
古訓是稱格言是徵　允矣春坊惟式其言萬物之理與為善
先洵美
仁王樂善推賢与人為善已實有為　汪氏之孫越國之裔詩
學進修用永厥世　擇善思誠春坊之副受而增之天人斯順
仁王之詩々礼昭々拜嘉服膺延褒遂々　爽々麗山迢々
黟溪君子之孫忠孝是踐仁以為家義以為暖積正不息仰之
以齊　肅々君子邦家之幹秩々大猷斯昇斯輪勗爾後昆善
以為冠善以延慶於彬有燦

紫芝山房詩并序

可以仕可以隱聖人之事君子之當務也君子之心豈不欲為
于三庭使仁義孚于上膏澤被于下哉隱者蓋不得已也或其
時之未至則韜光育德以俟善價所以從容仁義必有其道似
不汲々以求售也今工部尚書鄭公未遇之時居閑之建寧樂
安於芝山之下因名曰紫芝山房讀書樂道於其傍他日以
選舉由泮庠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以清慎見稱出德政留聲
務理而民賴以安由是知其蘊積之深見於行事不徒然也兩
各得其要也蘇者過予公館屬余為詩嘗為之而不工未敢以
獻也茲歲見公于京師匆々不及言余將以為仕者貴顯
揚歷有不偶而明必近公以勸來仕者以慰康郡

佐盛廷綱來道公意仍以承詩為言又知公之未嘗一日忘
其所謂紫芝之山房者豈非以其櫝曰道義之積源委於是見乎
今者乃其用也芝太平之祥也王者德及昆虫草木則芝草生
故四皓茹芝于商山今
聖天子在上公之遭遇甚四皓亦可与同日語哉既序其屠復系
之以詩曰
閩中藏陽和隆冬若初春所以紫芝山秀氣常氤氳禎祥有鍾
毓生賢如甫申鍾室山之中芝生讚輪囷讀書務枯道入仕紹
為身要將聖賢意淑此當世人一麾守雄藩已見康斯民予今贊
帝工杜重事命服况當軒食秋忠心益勞勤彝事陳達數旋錢
昭三辰濟々進英哲吾人僚於焉踐稽君樸鶴迎鑾論誼
々紫之歌永久鏘倉琅

康濟堂記

醫士黃大舉京口人也家世自宋為醫官數世相承習儒以紹
其業大舉賦性樸重清雅篤慎与人交未嘗輕押媟戚亦无忿
戾色衆皆以為古君子也少從王氏新安生學易值時艱仍以
講明疏軒岐三世書洞悉其義尤長於小兒科其大科瘍醫諸
證皆不後時其為人療疾不計代其功貧者或不能償其藥之直
亦不索後有病求之接與善藥如初棄前事若無相涉者尤不
假人求請時以是者稱之洪武中
舉闢其為人名諸幕下事々尤謹寓京府若干年風沙寒冱人
所厭若大舉處之裕如也毋与人治病如前所云去年秋邑
部入中都自八月發京府由白登至大同渡桑乾踰雁門出代
谷歷太行羊腸之險過伊闕涉黃河驅馳道路凡八閱月大舉

褚其醫官與同事者侍從毋怠所以齊湯劑補六氣愈痊謬王躬爰和衛輩以功歸之大巽未嘗敢專也凡愈內外人疾痛應其術之施獲奇効光彩今年夏王以其勤謹賜告歸省二親淡游大夫士咸為詩文贈之其儀而為醫又可見也寧謁罷而還寓于功臣嗣之東求診視者不乘惟以病之緩急為問而發藥不復議財賄較多寡也初善余亂張宜中而嘗其事名其堂曰康濟拾古大篆以遺之請予為記予初遇大巽於儀真即以安分許之今相從將十年無異辭趨背態益見其中有守而行之以誠也因釋康濟之義為之言曰康安也濟渡也猶人欲濟大川得舟楫以渡之不勞力而安乎地是因濟而致於安也如不得舟楫與得之而弗善於操舟皆不足以語安也人情莫不欲安而疾病憂苦乘之故以夭折

而不克享天之福如涉之不能濟因致陷溺者也軒岐之術與以藥物針砭抑六氣之偏扶人顛危以底于安故曰亢則害承乃制其疾弱不足者則補之引之[illegible]和使復其初亦猶濟之致於安之所也行斯道者以濟人[illegible]而存心致之淺其操詳其味類陰陽燥濕溫涼[illegible]之性退惡當及之當選與乃當因審其宜而施之或臣佐使令而為之以按病源而投之期致於安而後已其康濟之術乎大巽以醫易未嘗言易其取矜詳審而況[illegible]有節其流知易者乎他日以其康濟之心致開物成務之用老未可量也

全生堂記

今年秋予卧疾中樞醫士郭研奉王命來視脈診顏旬日而[illegible]以其家業及行狀示予曰[illegible]有功于時[illegible]祖者凡三人始居天台後徙于杭[illegible]居杭又五世以仁門子孫業醫名其堂曰全生趙公仲穆為之書扁其名通於士大夫間乞可知矣醫以全人之生為心其仁者之徒歟或曰有生必有死醫焉能全之[illegible]應之曰生之盡其壽而死是謂天理之常雖天莫能全之況於人乎其札瘥暴橫藥之則生不藥則死以其藥之而生名曰全生亦不謬也風寒暑濕之中於人或客忤昏眩顛仆暴[illegible]而起者有若尸蹶亡陽強發而後者有失出入起居時氣充塞脈形伐性害損勞瘵[illegible]可以延之嬰人血氣[illegible]或失其節或痛或積藥石可以痊之凡病之危篤而夭其天盡者皆可以藥石延之使還當盡之期是全之以致於[illegible]也夫自有[illegible]之盡者觀之以為不全謬矣

醫非全物也自其未盡之中或能引而延其歲月始謂之全亦可也功業成就者莫不如是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原之為人安詳激厲令以醫道終始二門衆稱勤謹暇日發其所學以全人之生而札瘥暴橫無不[illegible]得其所多矣會與張宜中氏渡為猶古全生二字貽之與人為善之心也而闢仁道好生而原能全之固有先得其心與同然皆而[illegible]其好仁又喜原之詩[illegible]歸得其所全之生曰康而[illegible]不可勝用上其名[illegible]又貽詩于[illegible]父也是為記

康仁堂記

金川謝子[illegible]氏來[illegible]之京[illegible]明年政[illegible]理[illegible]學[illegible]擬捷[illegible]子時發疾中[illegible]人[illegible]行[illegible]以[illegible]飲食而詢鄉里

之故曰近得賢令尹民賴蘇息其何負也禎曰尹之賢何如切
不受浸潤不通路遺民有訟訟若出先之以禮義之化使有恩
省必不得已則爲之辭得其曲者猶衆發之非三然後戒乎理
軍府所需以均其戶之力明立期會以責其辦力不足者則補
之獄重囚逃尹乃出已貲募勇敢者前禽之然後若其大率如
是吾不悉其詳且早晏勤政事將見其治效之不止於是矣又
訊之曰前歲淮若是已然尹以節重義政何貲募人乎曰尹西
江之大家也其家人子弟爲不欲歆能行也予聞而益善之
書曰將宿[illegible]惟以永年尹其能訓者乎又觀近世之能書者
考以己之廉不恤民發尹廉而恤民若是其廉而二者敢同稱
吾廉[illegible]一二字以遺之使演軸以爲後會談論之資縉紳有繼之
之歲以予爲知言爲謌歌記實以贊美之於以見事與好德人

所同之良心也予後爲告鄰舍一鄉遂市井之言不殊於前甚
以見尹之始終不踰其操以昭數千里之外不妄信也縣庠
吳養先生謂予曰公既爲尹書廉二字必能明其義予識其
不能爲講誥因辭不獲遂記其顛末以俟夫修循吏傳者
重發揮之

頤齋記

頤之象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知天地生物必有
所養也而聖人爲天聖人之理萬民亦必有所養也而養賢爲
天養之得賢則心腹耳目股肱之良於以建皇極立綱常明禮
教仁義行而恩澤洽使民得其養而安一且久也大哉養乎天地
之設施聖賢之教育民物之豐植仁礼之所錫之所滋茁而庶類
賴以成者也然則聖賢之所自養以其大者亦必有其道乎曰

誠其心一其志寢興飲食必誠敬義立而神明存焉養賢
之所而職事理焉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得乎所養之福此
之謂也平均輔氏築室鶴溪之北探以群山帶以流水繞以花
竹陰以松竹讀書樂道于其中是所謂與物無忤與人無爭者也
卒以全身遠害者必養之得其丁寧之法矣道行之得其[illegible]也
均輔之伯父名誠字益友少遊永嘉聞知心先生學與[illegible]
承制配合之術尤精於[illegible]其道[illegible]其溫凉以合時氣以
天和爲人愈疾患與李居所以致其有術宜適中度行於
雖以歲月後安而功亦不驗時濡帶以沐浴標[illegible]與人交
死少長貴賤皆接之以誠實與利害處危難未嘗使已以
之以是益觀之享年九十一歲常康健若少壯者且然程[illegible]
改常度而近隣里之人皆若喪其親愛焉以知其不但壽也

人各得其道也均輔能世其業尤爲鄉里所推擇爲善人與
子姪光輔同居以和相計者凡二百許雖積如一日里之若
餘家父子相繼仕本朝以來四十餘年未嘗有間言其所上
若又皆以禮義相敬愛不以炎凉異陵爲疎數也先君誠意
伯常爲孟友先生之醫而亦其有可尤禮貌爲常謂之曰處心
子嘗以居鄉里若其康寧而壽也先先祭政府君暨余與均輔
交游其間嘗過其居覽山水之秀發誠樞作於其間察其人敦
厚閒愽安於義命又深得夫養生之道與所以推己及人者因
名之曰頤齋石樓呂先生已爲之記矣今余以承[illegible]命[illegible]
恩歸于故園均輔復請余題之因述其詳且欲請其養之道
以起余之疾痾也

易齋槀卷九

序記十

雙溪漁者記

客有游于枯之雲陽東阜以雙溪漁者自名暇日則持竿游於釣于澗阿歌曰溪之水兮湫湫龜鼉不驚兮蛟龍不游[illegible]如斯夫孰為汝留聊對情兮優游兮與世無爭釣魚不食兮[illegible]吾求與其負重任而顛沛兮寧渦渦[illegible]而無憂或問之曰[illegible]雙溪而以其名得非慕范僕射為人乎客曰吾不[illegible]曰子非以漁為利者而以名[illegible]不足子所[illegible]耳而走[illegible]曰有以其事語余者余[illegible]而得其人焉[illegible]其姓[illegible]名廷綱其字也[illegible]一[illegible]學星命之術為人[illegible][illegible]縫古蹤[illegible]若[illegible]而行止尤謹[illegible]其

所[illegible]于此因記所聞見與廷著并識歲月云

[illegible]人[illegible]金[illegible]之別圖叙

客[illegible]作而請曰僕與友人葉廷鎮[illegible]相過[illegible]以禮法[illegible]遊於學者多矣比及三年未嘗有所變也[illegible]僕[illegible]雖[illegible]於衆情而尤惜其別嘗覓好事者為今陵[illegible]大夫詩文以嘉[illegible]之未敢[illegible]於諸公也公於廷鎮[illegible]雅知其人敢請叙[illegible]且以勉其進而[illegible]僕[illegible]齋[illegible]其請[illegible]以成[illegible]儀[illegible]其[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之則何以求於人以為孝哉能以[illegible]之法為孝則能[illegible]以事君則能致其忠矣[illegible]以相助[illegible]必由此道也廷鎮與余為同邑而[illegible]在鳴[illegible]之王[illegible]峰下會斜之山處其前而其先塋在焉[illegible]之兩若屏風狀其西則石門洞天在大川之[illegible]可二十里許其先世業儒多顯者廷鎮始由郡庠生[illegible][illegible]洪武二十二年春他邑之刀筆者以[illegible]其師并中[illegible]鎮心[illegible]雖知其冤而畏[illegible]詞之律莫敢公為[illegible][illegible]子輕廷鎮奮然曰與其辱吾師請以吾為[illegible][illegible]渾渾[illegible]親[illegible]于吏曰其實有罪[illegible][illegible]鎮由是赴　京獄送刑部問擬歷都察院巡案[illegible]其[illegible]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或問其故[illegible]引咎自責其未嘗形於言余益深知之也後丁外艱衰絰不能事[illegible]以[illegible]守制[illegible]奉祀以盡一宿朱子家禮[illegible]出入[illegible]里皆[illegible]展墓而哀[illegible]似不勝[illegible]以禮[illegible]公[illegible]中言[illegible]咽幾絕[illegible]之左右[illegible][illegible]夫[illegible]之士固可以身為[illegible]一[illegible]凡有能代其師任患者乎三年之喪以經文終始者[illegible]年而循齊者乎其於三年者則[illegible][illegible]之所難也而予優為之子其[illegible]年[illegible]拜余[illegible]以[illegible]府以[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事矣[illegible]網[illegible]未[illegible]

則返於心也此文公朱子之所以[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者乎
餘明其心明心故於離騷之[illegible]
後人者亦有以也廷鎮以母耳[illegible]以賜[illegible]不得舍其
母以書來趣勉其無以吾故怠官事也[illegible]有是人之[illegible]田畝續
術次子汲孫是以侍養歸[illegible]廷鎮歸[illegible]
叙也其[illegible]古之仕者以顯親揚名為孝[illegible]當[illegible]之訓
可竭忠於所事者也予既[illegible]公任之請又嘉其取友之義合爭
許人也旨因述其行事[illegible]之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廷鎮
以孝為本有所立[illegible]至其尚尊所聞行所知以吾夫言
後也[illegible]後送別之[illegible]

送鄭子英知龍[illegible]縣任序

漢民之歌曰戴其清靜民以寧一[illegible]嘗欲於時萃中[illegible]識此義
者予講明之未得其人也吾括有屬邑曰龍泉世傳以為獻治
雖劇之所因以得名其山川秀麗人多智能治得其道則易不
[illegible]雖[illegible]宜其一邑[illegible]然哉為其邑以最全者雖不之
人以為[illegible]者亦嘗詢其故而方之[illegible]登太行駛巫峽車[illegible]馬[illegible]
[illegible]究者則皆[illegible]也利劍之遇盤錯人才之理難
[illegible]亦由是也[illegible]予因[illegible]其邑人有過我者曰吾邑之尹
[illegible]鄭子英甫[illegible]人也蒞政已二載許常以[illegible]身以
當[illegible]事期會集而公務理吏不能有所倚他無所作為而民
息肩訟庭省讞[illegible]如牛馬走輦皆沛然遂其樂生之心其
天子之德撫柳亦尹之[illegible]之曰
天子之[illegible]然[illegible]深知
[illegible]意能[illegible]而得其道[illegible]而不可得

今[illegible]京師力[illegible]天官[illegible]職便任[illegible]二[illegible]
與會於葉廷鎮之寓軒觀其儀止雅厚因問之[illegible]尹[illegible]何事治
民而得譽若是乃避調充所吝固問之對曰[illegible]本[illegible]安得
不事為予益有感於[illegible]乃作而言曰善夫無事之能安民也是
[illegible]理事者必以無事為[illegible]欲不見而心不安[illegible]不[illegible]動則
乎可得而理矣故[illegible]以養心靜以制動簡以馭繁當以[illegible]人
[illegible]物也使有民訟者皆如是民其有不安者乎漢民之[illegible]信不
[illegible]矣夫與禮樂致雍[illegible]亦必自清靜[illegible]不能弘
闡之於前也尹尚如[illegible]一邑為[illegible]以[illegible]
聖天子視民如傷之盛心[illegible]善廷鎮[illegible]
請次其言以為尹贈且為他日考績崇秩之張本也

送羅公任歸省序[illegible]葉廷鎮作

丈夫處世不仕無載[illegible]而豈無人[illegible]遭際奇遇如虞卿范睢之
於春適公孫弘馬周輩之於漢唐者哉故必積功累年勤勞久
遠日漸而升若乃常事也[illegible]時之未至則屈於抱關委吏者往
往有之然有志之士恒[illegible]其在我不以榮辱貴賤易吾之[illegible]也羅
公任氏世為江西南昌人力家事餘暇讀聖賢書事父母孝愛
敬因其家有園池之勝凡故人親友必極力招致以娛悅之使
公毋不覺其勞如古人所云者與其兄居友于尤篤家道[illegible]於
[illegible]誠信著于外其州里男女者無異辭由是[illegible]
京師以其聰敏見知天官留試簿書於是[illegible]已[illegible]奉公[illegible]
[illegible]歷三年無瀆事考功以最稱視民才固綽然有餘也將
[illegible]乃慈然念其親[illegible]而請于所司意
以為[illegible]之曰[illegible]以歸拭舟艤有期

奚傺哉諸彦咸惜其别而為詩歌備寫道情思送餞為八卷其行
于同邑梁廷鎮氏以相與之久為袖卷來請為序其
端予惟仕則慕君既仕於天而能慕父母者古人所難況當進趨
名利之際乎惟其中有所守故不以遠次嗟过而忍遂夫天理
人情之至者而不苟焉廿公任年方將而學日廣惜其他日所
成就不止於此盖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古今之通誼也尚望
勗哉

榕湖軒記

榕樹生閩廣閩葉陰濃而氣高風南方之宜木也其近水者尤
茂盛湖者水之所畜也榕而植於湖傍為尤宜張彦通氏名其
讀書之室曰榕湖軒求記於予按湖在閩之三山郡侯官縣之
沙鄉西南連大江通湖汐泛舟江之滸則有白沙驛玉溪亭在

焉雞興五峙雙桂三峰峙其東北勝槩俱飛可想見矣君是所
者覽山水之佳致蒐經籍之菁華存心養性將以探造化之秘
顯躡聖賢之高致又豈直較富貴忘利達而已哉彦通之言曰
吾之居是軒也安吾身猶如也存吾心一如也讀吾書以求趣
常之實行不務詞華以沽禄也將日於山川平旦之氣得其助
者為多而榕之陰吾軒冬无嚴風夏无畝暑湖之波光蕩漾迎
我日月有自然之趣難以名狀因名曰榕湖軒誌其可名者也
予謝之曰子之言善矣无以加矣將以頌子而勉之焉人之為
軒館者將以游賞而讀書者將以文辭子之軒乃以安身而存
心讀書而務實攬山川之秀而挹其平旦之清所以拔於流俗
者亦多矣然而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此終之無息敬之
無失使榕湖之作與吾心同為悠化不比矣守固不辭而書之

思親堂記

張氏汝陽太守以思親名其堂二郡不當於手顏奉卷而出
以示語曰未嘗不思其親之容儀也人不知之而已釋知之人不
見之而已獨見之爲之存乎堂思之存乎心親之在乎其前鄉由
吾一念之思通於在乎目前思之爲用廣矣然而若[illegible]孫藏
於必欲著其思者則亦有其物矣曰容儀德行以修吾身以爲
誠一以養吾心公忠清慎以奉上勤恕明敏以馭事擇善必當
善惡必審行吾明潔吾誠思无贖吾親之實則雖不見吾親
也豈非其物歟昔周職然嘆曰郁不敢其能實斯言乎將勉諸
以進予焉故受教矣今閩嶺南人登慶州登雲坊乃其家
也父沒而母存礼有祖父年八十餘矣一弟為郡庠生二季
益給奉養是因思而不懈者由其已之心不敢自已也

恒睦堂記

和有世家曰項氏居泉縣之安仁鄉自唐以來奕世相繼六
千年矣至諱某字子永號[illegible]者又以詩書德行爲族的冐蒼
名其堂曰恒睦所以崇友宗族骨肉亦愁又而不廢者也曰居
其義以敦睦之餘特穀若干石以周族里之急歲斂其出之數
而不取其息貧不備者因恐其之來歲不復償如此者數十年
里人皆德之[illegible]之將送審事同邑葉廷鎮來求記其事予時
適謁告[illegible]乃[illegible]曰鄉閭以降民失井田[illegible]鮮
者幾何况能推其家以及人之不足者乎其輕財仕[illegible]爲豪舉
者只此君子之道也若項氏以儒起家而驕[illegible]以儒[illegible]
能存心於愛物觀其宗族譜系可見及其名堂之意將俾子孫
[illegible]永睦[illegible]不[illegible]可謂有物有則者矣[illegible]氏爲人[illegible]

而能讓又能讓[illegible]大[illegible]詩[illegible]子々弱々勿替
副之其必由禮義之途而[illegible]也

竹隱集序

隱以竹名取其節也處中[illegible]幹柔枝翠葉歷霜雪而不悴[illegible]
與而雖凋與松柏同其[illegible]非有節能如是乎[illegible]
然入竹而清且涼知[illegible]不害忘其初之[illegible]往[illegible]之[illegible]大
矣哉士有飢不得而食寒不得而衣蒲輪束帛與馬[illegible]
使趍[illegible]庭衒之以千[illegible]之[illegible]以通衣之卽寧死而不爲亦
義也壯哉[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見用於
朝廷安人濟衆託孤[illegible]臨[illegible]義[illegible]適而不可奪[illegible]
雖殊其爲節一也上居子立身行道不見知於人而不求人之
知閑居獨善[illegible]於物之無情可以寓吾理者而不於人乎

取之抑爲輕世歟非歟抑有得於心之適歟抑可比德而尚之
[illegible]徐生[illegible]成結屋于鶴山之[illegible]樹竹環四圍誦詩讀書於其
中以寂其身而不求人之知[illegible]尚友於節也又以平日所得於
心之適者形諸詠歌名曰竹隱集故爲之序以[illegible]其志[illegible]其
[illegible]之

狂夫傳

[illegible]不知何許人也性不羈好讀書放浪山水與好事者從
[illegible]能大言造玄與雖有識之士亦不能窺其淺深常時與
[illegible]諄々見誠實言行相顧能[illegible]陰陽地理之術其取用與譯
業[illegible]於休[illegible]者[illegible]々在人前日[illegible]所謂狂者歟他日從
子遊有執易以問者曰先生[illegible]者也因[illegible]得艮卦曰艮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何如乃[illegible]爲之言皆
不[illegible]常[illegible]而[illegible]不言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神[illegible]先[illegible]遂直以此自任
人[illegible]謂之狂夫乃[illegible]之[illegible]此固[illegible]名[illegible]若也乃益肆其狂
[illegible]其[illegible]叫曰古之狂也[illegible]吾[illegible]愧於古人[illegible]合不以誠爲
[illegible]以[illegible]耳目[illegible]塞勿[illegible]揚是豈知道者哉[illegible]揚之
夫天地鬼神之秘不可得而言亦不可不言也便皆不言[illegible]
子何述焉人有談之者輒避去不交語或不意知之者則極言
無隱雖皆知其爲有道之士然卒莫能得其要領因以狂夫著
其名或言狂夫天台人姓王氏浪跡[illegible]狂夫不爲人言竟
不知其果然否也

贈[illegible]工 [illegible]

[illegible]與之[illegible]知狂夫若其遺世絕俗而爲之者歟
夫[illegible]心見性成佛[illegible]教固末法也世人不見不信不

形不識含像何徵焉不爲法人無以明證不爲像人無以[illegible]
法焉像爲兩全無礙以至諸法並行[illegible]可也固知如來
能離人我衆生壽者一切相也今[illegible]禪寺因[illegible]以[illegible]
非一有沙門[illegible]捐[illegible]身[illegible]新創造三門大殿及諸[illegible]
房既成已[illegible]其中空々然無是以[illegible]動人之耳目者乃命[illegible]
者其[illegible]如來佛天諸像莫不儼然如真佛現世鐘鼓梵唄香花
[illegible]莊嚴儀衛莫不備具令人[illegible]其地如遇彌陀佛會遊極樂
國此像之不可廢者也傳云葉公好龍真龍游庭豈非因形感
[illegible]乎[illegible]令浮屠氏以相感靈使人皈仰生敬信心是
[illegible]教門之一[illegible]若夫由相以知真因真而離相又非常言[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也[illegible]詩[illegible]序以[illegible]因書其所由
云

恬澹軒記

縉雲城東南十五里所循好溪之南有勝地曰少[illegible]有雲
殿樓閣以祠元始祖炁昊天上帝神仙百神有[illegible]以
居黃冠之士名曰紫虛之觀因山川秀潔飾以金碧形勢壯麗
光耀交輝遊其境者莫不翛然有遺塵御風之想也前人蓋
多記之若華思庶徐泰定爲道之時能致鐘呂與之同游[illegible]以
仙去其地之靈勝而人得以[illegible]若淩可[illegible]爲予少府元[illegible]
遊其所當巫羽士之衆殆百許人少長秩秩皆瀟灑[illegible]
陳君年二十餘善小楷書刻道業甚勤謹不婞世俗[illegible]
君所嘗曰此予[illegible]與赤松子[illegible]者也[illegible]
入山為[illegible]林壑者久之理初為人和易莊重淵默[illegible]
使其靈而不汨於物即其所居在金闕寒陽實殿之[illegible]

曰恬澹軒蓋深得老氏沖寞恬澹之旨故行之專而守之一也
火候之設則鼓琴浩歌太虛[illegible]之中觀造化之運行日月之
行若野馬絲日況於高軒[illegible]與夫世人之所趨慕
而以為得[illegible]之視天地天地猶一物也
他可[illegible]見[illegible]其[illegible]予開河上公善老氏學
其徒蓋公以清[illegible]恬澹寡慾繇致刑措
民從其賜凡數百[illegible]微食而濟之以溫涼不
其大哉商周以後治道[illegible]若也他日以語理初曰子令
遺[illegible]其忘世者或[illegible]澹之要指歸當路使為斯民
[illegible]何良在而不顯也耶理初乃拂[illegible]線鼓梅花之[illegible]而維
[illegible]以[illegible]適微風度于松竹之[illegible]若有和之[illegible]視[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後[illegible]以[illegible]賦[illegible]初乃從提[illegible]以還予

之易溺其神彩清傑於少壯而翛然之度若溺軒孤[illegible]於[illegible]
欲其求是夫[illegible]時昔三十餘年人事變遷不可勝數而有道
之士乃若是神仙果可學耶吾將從理初與太初而爲汗漫遊
述始末聊為之記

易齋稾卷十終

易齋附錄

章縕載書

存厚白仲環內諭閤下南呂□□□仲秋告涼敬諗令閤行□□□
宜 世清道治
聖化光洽詢□情采□□是務近下以神□之□□□□□之□
此陟
大閤伯位□□四海先被其□副此□望弥示小子逖承□□□
本
至音賁降□門 恩過海嶽殊存殁之光榮也□□下□安能
□康□之步以從□驅政恐徒費芻粟終葬
旺□□養□□兄其所以教我國補□□裏□良會言存伯好
□□□□□□□□□□之延領不勝思積□為時節保愛光儀

不具八月廿二日章存厚白

送劉閤門使還

朝序

仲環□□□伯劉公幼子也為人倜儻超邁綽有父風而舉止
言論□□似□為其歲朝正
上望見仲環猶見公
眷遇之優 賜予之渥未有右之者也去冬十月仲環携其姪
多□□誥 闕奏事
上於是以爵公者爵之仲環頓首謝曰
陛下嘉念先臣寵□□其子孫幸莫大焉然有先兄臣□之嫡
孫在□礼而貪榮臣則何取
上顧左右曰儒家子固□与人殊□人不知出此也為□□
門使處之而 賜鞍馬焉明日爲入 見遂使攝為伯爵命書
第宅而賞延于世ゝ且俾歸鄉上冢然後將家屬入奉朝請
上於仲環叔姪如此雖曰篤不忘公抑豈不以其居家以分奉
法可謂劉氏之賢孝子孫哉初
皇上識□誠意伯應聘遂參 廟謨贊 神斷攸成 大業於
功行賞爵在第三位次公侯居開國翊運文臣之首既薨
上嘉念不置而光寵其子若孫蓋非偶然者矣於戲公之德業
仲環寔承之 國之寵祿仲環寔膺之仲環能以公之輔贊和
業者輔贊守文于以追配伊陟巫賢呂伋使天下後世謂公有
子 國有世臣歟不於仲環有望焉亦豈不顧仲環加勉焉伯
衡嘗獲從公遊視仲環異姓兄弟也敢以是為還 朝之贈而
亦以致愛助於叔端云洪武二十四年孟春既望眉山蘇伯衡

在栝蒼之郡學書

送劉閤門使還

朝序　秦府紀善祝廷王譔

皇上承
天御極一四海而統之時則有佐命之臣誠意伯劉公膺勳爵
之賞及爵拜封乃致事歸老以克考終既而
聖眷不忘仍授其元子璉參大政藩垣其授也又俾其季氏令
仲璟劉公歲朝 京師錫賚優渥皆所以報其先功 恩至隆
也歲洪武辛未復命之襲爵而公以其姪□宗孫也在禮法為
宜稽首固讓由是
上孤賢之既允其讓乃別置閤門使職以授之夫閤門近地也
職近者親臣也自非世德之裔賢且才者惟□□之□諸□書

典籍之教周官師氏之訓誨以德行訓諸生先乃欲其繼
前人之烈以世宣力於國家爾 朝廷稽古賚功其勸禱之方
恩既隆焉教亦至矣為世臣之繼體者可不深念之哉易師之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說者曰用師之將君子小人皆可用也若
於師終功成班賞之際惟君子為可以授封而任之政而小人
當之止易致驕盈以喪身惟可優賞以富之爾此古聖王於功
名之[illegible][illegible]係念致戒慎重如是況在其嗣世可不謹身之脩
德之立而承此餘澤哉此漢史所以興感於伐檀也令伊璟榮
孝友之質而有襲爵之賢斯非
天寵之所以隆眷者與斯可以克荷其世賞者與今年得
命予告 寵錫春祠予家行將復職 京師予送別於驪山之
下用述吉甫作誦之義為詩一章并叙其事以致贈勉之私云

詩曰於穆
聖皇統臨萬方謀臣淵深若平曰良勒名丹書登功太常
皇眷弗忘賞延世爵秩存加寵澤丕厚
帝若曰咨爾汝臣璟嚴汝世封循甲乎令璟拜曰皞臣有元孫
豈臣癲謙式礼惟安
帝曰俞哉汝媛襲爵璟汝惟賢德其可畀爰授閤門欽若使職
夙夜匪懈往哉毋忽璟拜稽首
帝德隆優敢不敬承對揚
王休
宗社奠安億世孫久璟拜稽首
皇帝萬壽

送劉閤門還朝詩　梁文範
開國承家
帝念功閤門通籍 大明宮 蒼龍闕下趨朝早 丹鳳樓[illegible]
[illegible]淵然宣贊千官如水靜起居
萬壽與天同升平何幸身遭遇驄馬爭看[illegible]之風

集義堂記　翰林學士王景[illegible]
孟軻氏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又曰集義所生則集義者養氣
之制也夫二儀為氣本吾一體吾身之充然者二儀之氣也故
大[illegible]六合流行不息充有塞隙但庸衆人汨于私慾故不具理
惟君子惟善養之故能與二儀準集義以生之也然義之制事之
宜也集天下之万善而積之於己若事親以孝事兄以弟携幼
以慈安老以敬教族以睦享祀以誠事君以忠取友以信臨民
以莊事以和應天以實接下以慶蒐弋以時祭祀以令以公言
心以不欺万善咸制仰不愧俯不怍然後吾身之充然者盛大
流行充以蔚次譯之長江大河合百川之流內兩我之不謟与
法法滚滚洄洄萬里一合遇險不激觸石不鞭吞呂梁敵龍門
已灘瀨泄漢沔順流而東衆流為之助也而吾身之充然者勃
勃焉淵淵焉不可禦不可以[illegible]敵不可以勢屈油油若雲霧之
升而不可遏盈盈若乾坤之[illegible]不可限若馭虹霓凌太清而
與道為驅若[illegible]培風若光景而以身為興集義之功也故求養
氣白集義始成集義之功含氣何以哉括之[illegible]田劉公仲璟誠
意伯溫劉先生之仲子今□府之長史也好經史諳當世
之故凡事當成敗有父兄風當以集義名其堂思養其氣也來
徵文予訓於義必自家始故先之以事親孝悌之敬事兄次之

弟集矣故安老憐幼又次之敬慈行矣故睦族享祀又次之惇
誠行矣而後出而事君事君忠矣故次之以取友以驗民信雅
立矣故次之以涖事以應天和實孚矣故次之以接下接下陵
矣故用之以蒐弋蒐弋時矣故施之以發令發令公矣故本之
以立心心既立其於義不既集乎義積乎心氣充乎宇非世祿
之胄其孰能之宜乎日近　宗王賛襄庶政而有光于前烈也
斯堂之義庸有既乎是為記

送劉左長史還鄉掃塋序　　右長史江都王友行譔

友行迂儒無似誤忝
藩府長史之命深愧素餐不克補過而寢疾踰年幸青田劉仲
璟父為同僚劉侯以勳賢之胤而富箕裘之學且嘗筮仕
大廷日奉

清光練達時務於是聯者有由然矣予迂謬也則規之衷懷
也則翼之經史之疑趣尚之外則解之導之不獨盍同寅協恭
之義實吾之益友也何幸而獲是哉其先君子於
高皇帝肇基之初累著殊勳榮膺封爵迄今有識之士猶仰高
風況吾劉侯乎茲以宦遊日久叩首請　旨南歸而展省塚塋
歸裝有期遐邇豪於吟事者率歌詩餞之而命予序焉嗟夫昔
陳仲舉云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復萌予可一日無劉侯乎
欲挽留而不得因為說曰丈夫飭身厲行著名於兩間者莫貴
於忠與孝也然此識非二也移孝為忠理則一也故曰求忠臣
於孝子之門侯有以世劉侯之事吾　王也衷衷秉忠蓋之節
今復追念其親於久遠而欲歸祭掃可謂兩盡其道矣且父子
一氣也交感消失悉同其情此天倫自然之性[illegible]

嗚義昭昭矣豈幽顯殊轍可二其心乎殆不敢死其親也故聖
於死聲視於死形若孝心無時無處不致其情也使[illegible]
者於事生之禮且不克真況其餘乎禮曰齊三日乃見其所為
齊者今劉侯濟伏數千里川陸之途同之所仰心之所思亦為
其誠真不如在膝下則愾然聞乎聲肅然見乎面必有得於安
乎恍惚之間矣區區愚臣云乎哉於呼予董此時四郊牧馬[illegible]
蟠衣冠舊族流離奔竄如驚鴻脫矣各逞其生於時貧於鋒鏑
溺凍餒者不一骨肉能相保乎其子姓間有存者或寄養於他
人或苟延異域屢日向背春雨秋霜之感寄先世丘隴之念
哉然莊然不知其所在者何可勝道哉此衆不悲咽而拉泣乎
殆同此秉彝之天也如劉氏父子前後際遇今之不替[illegible]家
上冢其　恩能光顯生順死安何遡窮壤之遂絕耶其祖祢必

陰護碩德於人而遂能食其報乎不然何其若是之榮哉區區
不徒歆羨歎慕而已述此為餞亦增風木之慨懷抱瑩特雖別
而作惡乎故不辭鄙蕪之陋也

贈劉左長史詩　　同前人作

赳人手提三尺起開拓華夷千萬里一時豪傑會風雲群聲既
平天下理劉公白是儒若宗綸巾　賜坐帷幄中學士基翊　運
着奇績潛被伯爵加榮封功成身退枯山裏復指勤臣能有幾
嗟哉處士先故家易稱不愧名臣子繼爵凱家
不謂發講縱復觀
嗟頃舊哉　王分國潢幽與昏論王佐當英年共說長沙得賈
傅毛遂脫穎何為賢鴟忠輔翊日有効業端詞藻充精妙蘇門
客席聽談兵　公府崇車雖論道頒余衰朽惟素餐報効无功

徒厚顏覬若飛蠅附驥尾 王業安如山
贈劉易益左長史詩 [illegible]府伴讀剡溪張宗
閥閱家聲鎭栝蒼箕裘勳業獨芬芳閭門襟後雲霄立 藩府
新恩雨露誇慈竹陰濃書滿屋紫荊花發筠逗森祿
君一寸丹心在汗簡千年有耿光
送劉左長史還栝蒼省墓 奉祠副天台盧廷綱
阿翁已遂赤松歸海内猶稱舊國師萬世乾坤憑整頓一朝
文獻屬綱維家聲未墜山河擔宰木重沾雨露私忠孝百年
臣子職城南草綠更相期
又詩 同前人
紫髯絲草才且雄文經武緯蟠心胸扣頭不受侯伯封職司顧
在金門中前年扈從未訓戎朔漠万里兎逐烽手挾白羽鳴

弸弓指麾壯士如貔風軼門夜深燈火紅吾 王宴坐資啟沃
討論治道輸丹忠出經入史無終窮歸來綺席羅群公浦萄壓
酒玻璃鍾酒酣落筆詞態工命意不與常人同清如氷壺玉盆
貯繁露和如大羹清瀾鶯絲桐疾如黃河懸風卷濤湧麗如錦
江秋水涵芙蓉乃知作手自殊絶往往陳篇羞童蓬昨朝謁
帝蓬萊宮玉階再拜陳哀悃孤臣有父九泉下十年不見心忡
忡
至尊含笑賜歸省特分雨露沾楸松玉關虎頭歸意濃遂東鶴
偲尋舊蹤明年二月花茸茸遲君只在都門東故國雖好休從
容
送劉長史歸栝蒼展墓序 天台王俊華譔
府長史劉仲璟氏廿七年秋從 王朝京師既而得

旨歸展墓栝蒼中朝士大夫與 藩府之舊游咸賦詩以祖其
行又俾余序其右簡余聞元季中州遭亂離逆臣之士迥河海
海散而之四方者踵相接也孰不有鄉土之念哉然而故宮離
黍茫華芸黃所附者一皆與荊棘草蔓同為蒙謝海桑遷化而
先人丘壟莫知所在有識之士言之輒嗚咽流涕也霜露之感
城於中風景之悲悽於外安得不永思長慨哉間有能知其地
而道里遼絶舉足有數千百里之憂資糧乖覆之費既難且難
如是此管幼安所以眛眛焉而為東人也士生其時幸耶非歟
皇上既有天下勞徠還定以滋以息凡出而仕者即得以父母
妻子從或四三年或五六年又許展省墳墓以祀其先意之所
欲為無有不遂其志者亦其生之幸歟非耶仲璟家栝蒼先中
丞以佐 命元勳 賜老里第生榮死哀貴及泉壤仲璟今以

親王長史被 旨南還過家上冢鄉之老人丈父孰不遠來相
勞若亦榮矣哉其抑向時中州之士有間矣此皆
皇上之賜也仲璟亦盍思所以報者乎驪駒在涂 都門送者
咸集酒觴既傾遂挽手以別
送劉易益歸省松楸詩 同郡蔡商翁
扈從 親王覲
帝鑾恩波優渥許東歸龍江霽雪明官道鵞嫩朝暾耀錦衣橋
梓百年深雨露松楸千樹發光輝天涯此日何為贈采得江蘺
紉佩褘
送劉左長史還栝省墓詩 同郡吳珪
山河礪帶紀崇勳鐵券丹書地位尊借筯舊聞籌
帷幄此裙今見入 王門十年忠孝懸名顯百世衣冠及耳孫

壹雜袍新世水綠獨情無計從田錄

易齋記

國子學正朱惟嘉譔

予曩者讀書山中聞青田有劉先生博學洽聞志氣軒豁人豪也而未嘗一造其庭接道德之聲光私竊慕焉後十年天下兵興先生杖策起轅門際遇
真主一言契合屢從伐定軍謀贊成算輒奏殊功天下既定錫賚有功而先生則列爵於　朝予方竄伏林壑終不獲一見而受教焉又十年予亦出而沾升斗之祿承乏成均獲識先生之令子仲璟於　京身其言論挹其襟度信乎能秉其家學者也既而授　王府長史將訓兵幽燕過予胄館道語鄉故款〻不能釋且以其先公所講易齋者屬予記之夫飾屢人之子以過陶穿之門猶不汗下恐縮踰年弗果今茲還朝復請如約辭不獲則爲之言曰天地之道易簡而已人爲中以生有天地之性則有天地之道夫道若大路然平〻蕩〻坦而易也遵而行之不越乎人倫日用庸言庸行之間而已傾欹側詖誕幻幽隱非所謂道也擇之不精用之不審鮮不失矣是故君子守心乎平易之區剪其荄棘鏟其畦町徹其藩隅使之光明洞達以熏酢乎萬變譬之策良驥駕安車鳴和鑾而揮鞭乎九達之衢如輕如軒不亟不徐而範我驅不然則几席之下太行羊腸陰藏百折変生於不測能不覆爾輻輸爾載者幾希易曰履道坦〻詩曰景行行止子思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非擇乎中庸者不能也青田爲括屬邑介乎万山之中連峯倚天穹林複嶺逶迤迴合若石壁立不可躋攀緣崖徑路曲折入雲杪隱〻中闢雖大聲始見居人其地險且隘也而仲璟之堂構獨得夫寬曠之所蓋約束衆險而歸之坦蕩之中遐高而觀天宇廓清萬象呈露黃塵白潦迥在下方天地易簡之情可得而見義以是而名齋不亦宜乎雖然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推而達之以光昭其先人可久之德可大之業夫自茲始予日望焉

集義堂記

秦府紀善黃伯生譔

集義堂者居青田劉君仲璟所居之堂也古人之居前堂後寢而今居者前則聽事而後爲堂也仲璟既揭斯扁乃屬予記將朝夕覽焉庶幾古人不愧屋漏之意予乃作而告之曰道在邇而求諸遠非善求道者也請即斯堂而言之爲堂必高明不高明則卑湫而汚矣必嚴邃不嚴邃則淺狹而陋矣一石之泐一木之蠧則堂斯圮矣而堂之中几席之御匜俎豆罍爵之器琴瑟書策之玩一有不具則日用之間斯愧焉且吾之處斯堂也有父母也備其甘旨時其溫凊樂其心養其志必循於理循於理斯義也有子弟也使令敎告必由於道由於道斯義也迓主而祭也肆筵而燕也齋戒以臨鬼神揖讓以主大賓必誠而敬非義所集能之乎朝而出焉莫而入焉所降于茲爲心之經綸事之酬酢一日而萬變無適也無莫也無苟取無苟予積之充如用之裕如如此則孔顏之學奚假外求推而達之則登瀛稷契之事業豈有別道哉是故義者仁之配禮之制智之斷信之宜天之所予而吾受命於帝雖如祁姚不能加威如湯武不能奪雖入全之愚者失之賢者集而有之夫其集而有之也竊辟諸寶藏之富也寶藏之富三王以前之器物四海以外之祥瑞靡所不備然亦豈一方之貢一日之蓄而有哉今夫千金之子使十人於市不崇朝而獲數寶焉侍以誇人而曰視若有餘

使其闕天府實□則將黯然而餒槪芒然而心失矣故孟軻氏
論浩然之氣必□以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其論集義
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大哉言乎劉氏之先積善好義七世矣
而大發於太史公仲璟夙受家庭之訓其存心處事雖造次未
嘗或舍諸義然則子雖欲言將何以有費於仲璟也哉而猶以
是瀆吾吾欲仲璟毋厭卑近毋忽其所未至當擴充以底聖賢
之域詩不云如切如磋朋友之義亦烏得而无言也夫

贈劉公子文　陳留丹丘生張魯譔

崑山之秀良璧藏焉滄海之大明珠產焉渥洼之馬無凡才鄧
林之木皆巨植地異而物殊者其所從來遠矣夫貴富之家積
頭角目子不居之勳業之門龍章鳳姿者則繼之蓋氣盛而發
陰固然耳无他異也又必祖宗陰理之積垂裕後昆則子孫済

其餘澤滋長繁衍而綿延歟如誠意伯劉公學究天人名溢宇
宙佐輔
聖□創業垂統迺有仲璟公子為之臣後来々手像䇿然玉樹
寳其肩宇髦邦之偉器也
皇上眷眷有功追思老舊故俾其歲歲一來　朝由是公子奉
詔數往至則登　金門步　玉堂　御廚分饌黄封分醖給藏
庫之帑幣　錫倉箱之金帛
恩崇景比亘古无之惟公子有之矣然而未嘗顯擢欲公子毓
德養志將有所待乎公子尚勗諸以慰人望　天台朱孝錫跋　紀書

跋集義堂卷後

氣理無至形性相根而人生爲人一有生事物交接是非混淆
惟義所斷然非義則心無制而事无宜非□□□不狂而物無
成故氣失其養則義餒義无所集必氣餒是以集義爲養氣之
基而爲事物之本也　府長史劉公仲璟以集義名堂蓋有
所自公之先世在宋為名將在令之名儒養氣集義之効已見
於前而不多餒矣夫集義云者非一事一物之偶當非一朝一
夕之矯名必也洪纖不違巨細畢舉義既集而後氣得所養氣
既養則四體寧靜膺平充盈一身之氣浩矣孝友敦睦財貨不
悖一家之氣浩矣推而至於事君理民則中外相孚庶績咸康
而天下之氣浩矣身不餒則恥辱不及家不餒則陵負不至輔
致不餒則外夷欽服孟軻氏以此道行於戰國垂法後世而公
之先君子以此道佐先
皇帝平定天下建萬世不拔之鴻業而公亦集正大之義贊
親王以道藩屛大邦垂譽无窮可見家學有自而孟氏之教不

虛矣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爲古人之法也既
醉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繼前人之志也因書以識之　翰林學士劉三吾跋

跋劉氏家譜

予觀括蒼青田劉氏族譜爲吾茶陵劉氏實通譜諜元盛時仲
璟先翁與余先兄俱為儒學提舉會都下亦嘗講敘今余獲備
員翰林而仲璟職在閣門出入
禁闥未嘗一日不相親也兼獲敘吾兩家所自出吾祖流沖之
楚國公仲璟祖光世光遠兩公自南渡來與宗亦祖四廟公兩
家皆有思陵手勑信知先世之通譜不虛也令復諦族誼于
朝以講同宗之好其情不獲自已因
書云洪武廿有八年閏九月廿六日
坦三吾然蒭翁書